关键词200

文学与批评研究的通用词汇编

KEYWORDS IN LITERARY CRITICAL STUDIES

廖炳惠 编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

乐知博客
www.lezbook.com

关键词 200

[illegible]

allegory absence [illegible] modernity castration complex anamorphosis development theory
discourse essentialism/anti- [illegible] exotism Frankfurt School gender historian interpretive community
magic realism nation- [illegible] Oedipus complex postmodernity racism sex/gender/sexuality
voyeur [illegible] culture/vitality X, Y generation youth culture
zoos world system cultural criticism

建议上架：社科、文化研究

ISBN 7-5343-7654-8

9 787534 376542 >

ISBN 7-5343-7654-8/G·7339
定价：20.00元

关键词200

文学与批评研究的通用词汇编

KEYWORDS IN LITERARY & CRITICAL STUDIES

廖炳惠 编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蘇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关键词200：文学与批评研究的通用词汇编／廖炳惠编著．—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8
ISBN 7-5343-7654-8

Ⅰ.关… Ⅱ.廖… Ⅲ.文学评论 Ⅳ.I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92046号

出版者	江苏教育出版社
社址	南京市马家街31号　邮编：210009
网址	http://www.1088.com.cn
出版人	张胜勇
书名	关键词200： 文学与批评研究的通用词汇编
作者	廖炳惠
责任编辑	熊娉婷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厂址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西庐城黄鹅路西 电话:010-61232262
开本	870mm × 1260mm　1/32
印张	8.625
字数	193千字
版次	2006年8月第1版 2006年8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0.00元
发行热线	010-62223842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作者简介

廖炳惠，美国加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曾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讲座教授，现为中国台湾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其主要著述有《另类现代》、《回顾现代》、《利科》、《解构批评论集》、《吃的后现代》等，另有多篇论文发表于*Cultural Critique*, *Musical Quarterly*, *Postcolonial Studies*, *Public Culture*, *Tamkang Review*等刊物。

在本书中，廖炳惠教授对文化与批评研究领域里出现频率较高的200个词汇进行了界定和解说。他深入社会历史、政治、文化背景，阐述了这些词汇的起源及其意义的发展、流变，概括了相应历史时期主要理论家对它们的论述，同时尽可能地结合当今研究趋势，去演绎它们的理论与实践途径。廖炳惠教授在本书中对每一关键词所勾勒的发展轨迹，所筛选的精当的参考书目，将为读者厘清理论脉络、改善术语理解状况提供极富意义的帮助。

总 策 划○席云舒
责任编辑○熊娉婷
装帧设计○孟 娜

序

2001年秋天，我到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正好遇上“9·11”纽约世贸大楼遭恐怖袭击事件，在校园中大家忽然变得热情起来，每天在路上相遇都会互表关怀，也就是在这样苦难、诡异、压抑的氛围当中，在11月的中旬，王德威教授来研究室找我，讨论出版新书的构想。他认为该有一本文学与文化理论术语方面的专著，提供一百至两百个关键词的精简定义，给华人学术界参考。

关于这个计划，我们很快就达成了共识。我也觉得目前国内学术界在文学和文化理论的讨论与研究上，存在着不少囫囵吞枣的现象，对于许多用语在不同学科中的特殊用法不甚了解；当前流行的跨学科研究，也经常将出自不同学科与背景的观念贸然混用。这些做法，其实首先会遇到的，是学科自身的盲点与习以为常的假设，因此，对于来自其他学科的概念，往往只是轻松且不假细思地加以挪用，而且没能进一步深究其理论意涵。因此，在目前的理论热中，对术语的运用经常会出现肤浅、空洞、抽象的情况。

在这样的情境下，如果出版《关键词200：文学与批评研究的通用词汇编》这本书，应该对初学者在整理自身的观念和厘清理论的思考脉络时，能提供些许帮助，因此，我们开始着手筹备这本书的前置工作。初期有许多助理帮我影印相关的资料，但后来慢慢发现，还是要将重心放在某些重要的理论词汇上，不能贪多，必须针对篇幅的限制、常用术语的出现频率，以及对这些词汇的熟悉程度加以考虑。最早的规划是出版《关键词100》，然而目前已增加了一倍的分量，远比

预期的要多。这两百个词分别按字母的顺序予以精简定义，在篇幅上，除了对某些特定词的解说篇幅较长之外，尽量都浓缩在700字至1000字间，甚至对有些词的解说还不到500字。为了便于读者进一步研讨，在对每一个词界定之后，均附上简单而又基本的书目。

由于市面上已有相当多的文学批评词汇书籍或关于文化、电影、传播、哲学、历史研究等多方面的词典，对各个文艺或历史时期、重要思想家及其理念提供详尽解说，本书只选择目前在文学与批评研究中不断被运用而且在不少层面仍待阐发的词，整理其起源、发展脉络及趋势，借此勾勒出每一词语所蕴含的含义与方法，同时尽可能将其放入历史、文化的背景中，去演绎其理论与实践启发途径。因此，读者会发现有关"另类现代"或"现代情境"的介绍较多，而关于"现代主义"及其代表人物的深入讨论则较少。

在写作的过程中，台湾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博士班的尤美琪小姐，给了我相当大的帮助，她除了整理这些词汇之外，还协助提供关于每个词的参考书目，让我的撰述更加完整，本书的完成有一大半要归功于她的帮助。另外，清华大学外研所的王素卿同学则负责了主要的校读工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围绕200个词，作出16万字的论述，希望为国内的文学与文化研究者，做一些初步的批评词汇厘清与疏通工作，特别希望可以对就读研究所的学生与未来新时代的年轻学者，在未来进一步的学术研究与发展上，能有一些启发作用。这就是本书出版的主要目的。

本书得以出版，要感谢王德威教授的大力协助，尤其感谢多年来许多朋友、家人、助理提供信息与帮助校对，在此向他们致谢。出书之前，部分内容已被选登发表，一些朋友（如波士顿的政锋、堪培拉的东荣、名古屋的英哲）读到之后

或就近予以鼓励(如黛嫚、焦桐等),也有研究生或教授同人纷纷在因特网上将之流传,或张贴在办公室门前广而告之,令人感到振奋与欣慰,希望这本《关键词200:文学与批评研究的通用词汇编》的全貌会让他们满意。

廖炳惠于凤城

2003年3月29日

赠书卡

尊敬的读者：您好！

感谢您选购苏教版社科图书。为了更好地为您服务，让您及时了解我社图书的出版信息，请抽空填写此卡。凡购买我社附有此赠书卡的图书金额累计超过200元者，请将您收集的赠书卡填好寄回，即可获赠价值为您所购图书定价总和10%的图书(购买盗版书不在赠书之列)。请登陆www.likebook.com挑选您想要的赠书，我们将给您免费寄赠。

姓 名		性别		年龄		学历／职称	
工作单位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传真					
E-mail							
是否愿意获得本社其他图书信息	□ 愿意 □ 不愿意	希望获得新书信息的方式			□信函 □传真 □电子邮件		
您选择的赠书书名							
您的建议							
本书信息	《关键词200：文学与批评研究的通用词汇编》 定价：20.00元						

江苏教育出版社北京社科图书出版中心
(北京乐知博克出版顾问有限公司) 发行部
北京市西直门内五根檩胡同11号通华苑写字楼B101室
邮编：100035
邮购热线：010-62223842；62233619-810

裁切线

目　录

[A]

abjection 抑斥 1

aboriginality 原质 2

absence 缺席 2

African American 非裔美籍 3

agency 能动性 4

allegory 寓言 6

alternative modernity 另类现代性 7

ambivalence 模棱 8

anamorphosis 扭曲折射 9

animation 动画 10

anti-colonial 反殖民 11

apartheid 种族隔离政策 12

art as institution 艺术机制 13

art cinema 艺术电影 14

Asian American 亚裔美籍 14

audience 观众 16

aura 神韵 17

auteur 编剧兼导演 19

avant-garde 前卫艺术 20

[B]

binary opposition 二元对立 21

black studies 黑人研究 21

body 身体 23

border 疆界 23

[C]

canon 正典 25

castration complex 阉割情结 26

catachresis 滥用 26

censorship 检查制度 27

center/periphery 中心/边缘 28

cinema 电影机制 28

civil society 市民社会 29

clash of civilizations 文明的冲突 31

class 阶级 33

colonial discourse 殖民话语 34

colonialism 殖民主义 36

commodity fetishism 商品拜物 37

commonwealth literature
大英国协文学 38

communitarianism 社群主义 39

comparative literature 比较文学 40

comprador 跨国买办 42

counter-discourse 反话语 42

creole 混血土著 43

critical theory 批判理论 44

crossing-cutting 交错 44

cultural studies 文化研究 45

culture criticism 文化批评 49

culture industry 文化工业 56

cyberspace 网络空间 57

cyborg 人机合体 58

[D]

decolonization 脱离殖民 62

deconstruction 解构 63

denotation/connotation
外延意义/内涵意义 64

depth hermeneutics 深度阐释学 66

desire 欲求 67

detective thriller 侦探恐怖片 68

deterritorialization 去疆界 68
development theory 发展理论 69
diachronic/synchronic
历时性／共时性 71
diaspora 离散 71
diegesis 叙事引导 73
difference 差异 74
discourse 话语 75
documentary 纪录片 78
domination 支配 80
dyke 女同性恋者 81
［E］
eco-criticism 生态批评 83
ecriture feminine 阴性书写 84
empire 帝国 86
enlightenment 启蒙 88
episteme 认知体系 92
essentialism/anti-essentialism
本质论／反本质论 92
ethical feminism 伦理女性主义 95
ethnicity 族裔 96
Eurocentrism 欧洲中心主义 96
exile 放逐 97
exoticism 异国情调 98
［F］
fantasy 幻想 100
feminism 女性主义 100
fetishism 拜物 102
film noir 黑色电影 103
flaneur 浪荡者 105
flashback 回溯 106
Fordism 福特主义 107
foregrounding 凸显 108
formalism 形式主义 108
frame 框架 109
Frankfurt School 法兰克福学派 110
fundamentalism 基本教义 112
［G］
gay 男同性恋者 113
gaze 凝视 114
gender 性别 115
genre criticism 文类批评 118
globalization 全球化 119
gynocritics 女性批评 122
［H］
hegemony 霸权 124
heterosexuality 异性恋取向 125
historism 历史主义 126
hybridity 交混 127
［I］
identity 认同 129
ideology 意识形态 130
imagined community
想象的共同体 132
imperialism 帝国主义 134
interpellation 召唤 136
interpretive community 解释群体 136
intertextuality 互文性 137
［J］
jazz 爵士音乐 138
jouissance 享乐 138
justice 公正 139
［K］
knowledge/power 知识／权力 142
［L］
lesbianism 女同性恋 144
liberalism 自由主义 144
life style 生活风尚 146
life world 生命世界 147
locality 地域性 147

[M]
magic realism 魔幻现实主义 149
Marxism 马克思主义 150
masculinity 男子气 153
mastermarrative 大叙事 153
megalopolis 超大都市 154
memory 记忆 155
mestizo 欧裔与印第安人混血 157
mimicry 拟仿 159
Mise-en-scene 场面调度 160
modernity 现代性 160
mulatto 欧裔与黑人混血 162
[N]
nation-state/nationalism
民族国家/民族主义 163
national allegory 国族寓言 165
nativism 本土叙事 166
negritude 黑人解放运动 167
new colonialism 新殖民主义 168
New Left 新左派 169
nomadism/nomadic space
游牧空间 170
nostalgia 怀旧 171
[O]
object relation 对象关系 173
Oedipus complex 俄狄浦斯情结 174
Orientalism 东方主义 176
other/otherness 他者 177
[P]
palimpsest 誊写 180
patriarchy 父权 181
performativity 操演 182
personal is political 个人即政治 184
phallogocentrism 男性中心主义 185
pidgin 洋泾浜 186
pluralism 多元论 186
polyphony 复调 187
pornography 色情 188
postcolonial theory 后殖民理论 190
postfeminism 后女性主义 193
post-Fordism 后福特主义 194
post-industrial society
后工业社会 195
postmodernity 后现代性 197
post-nationalism 后国家想象 201
post-socialism 后社会主义 202
post-structuralism 后结构主义 203
primitivism 原始主义 206
psycho-analysis 精神分析 207
public sphere 公共场域 209
punk 朋克 211
[Q]
queer theory 酷儿理论 212
[R]
race 种族 213
racism 种族主义 215
radical democracy 激进民主 216
radical feminism 激进女性主义 217
radical geography
激进人文地理学 218
representation 再现 219
repressive state apparati
压抑性的国家机制 220
resistance 抵抗 221
rhizome 多点延伸的根茎 222
right 权利 223
[S]
science study 科学研究 225
scopophilia 窥淫癖 227
self 自我 228

semiology/semiotics 符号学 229
settler colony 驻领殖民地 231
sex/gender/sexuality
性／性别／性本质 232
situated knowledge
设身处地的知识 234
socialist feminism
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 235
space/spatiality 空间／空间性 236
subaltern studies 底层研究 238
sub-culture 亚文化 240
subject/subjectivity
主体／主体性 241
sublime 雄浑 242
suture 缝合 243
syncretism 交融 244
［T］
textuality/intertextuality
文本性／互文性 246
third space 第三空间 247
third world 第三世界 248
thriller 惊悚片 249
time-space compression 时空压缩 250
transculturation 文化汇流 251
transference 移情 252
trauma 创伤 253
travel 旅行 254
［U］
utopia 乌托邦 257
［V］
visual culture/visuality
视觉文化／视觉性 259
voyeurism 偷窥 260
［W］
world system 世界体系 261
［X］
X rate　X 级 262
X, Y generation　X、Y 世代 262
［Y］
youth culture 青少年文化 263
［Z］
zoom 变焦 264

abjection 抑斥

法国女性主义者及符号学家朱莉亚·克里斯蒂瓦(Julia Kristeva)在她20世纪80年代的著作中经常提到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来自于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与拉康(Jacques Lacan),主要指婴儿在经历"阉割情结"与"原初景观"(primal scene)之后,针对自我与他者之疆界所形成的恐惧、憎恶、排斥,尤其指从一些不纯净的、污秽的事物及其余留的氛围中衍生的防卫及斥责机制。这种恐惧形成于婴儿的无意识状态中,是其对于母体以及客体的一种欲求及排斥,因此在其慢慢成长的过程中,将他者(特别是"母体")界定为需要加以压抑及排斥的对象,进而与本身的欲求产生混淆,变成沮丧(depression)情绪、忧郁症(melancholia)的一大病因。"抑斥"在文学以及电影中的呈现,通常以"外星人"为主要角色,通过将外来者或他者加以对象化,以引发恐怖感及排斥感,借此投射个人的恐怖黑暗心灵机制。如导演雷德利·斯科特(Ridley Scott)所执导的《异形》(*Aliens*),以及其后由詹姆斯·卡梅隆(James Cameron)、大卫·芬奇(David Fincher)与让-皮埃尔·热内(Jean-Pierre Jeunet)所执导的《异形》系列电影,都以里普利(Ripley)与异形间的故事为基础,触及人类对外星人或非人类族群的排斥机制。

参考书目:John Fletcher & Andrew Benjamin (eds.), *Abjection, Melancholia, and Love: The Work of Julia Kristeva*,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aboriginality 原质

源自原住民(aborigines)或原居民(indigenous peoples)的特质。原住民的概念最早出自1667年,欧洲的殖民者与探险家旅行到世界的其他地区(特别是美洲以及非洲),看到当地的土人,也就是我们现在习称的美国印第安人、澳洲土著以及非洲土人之后,就用原住民这一专门术语来指称他们。Aboriginal一词,原义即为"当地出生的人"。自17世纪以来,"原质"的意思通常与落后的地域,以及种种我们所能想象的、违反"种族人权"的种族偏见联结在一起,目前这个词已经有其较正面的意涵。经过20世纪的原住民运动与后殖民运动,"原质"这个概念已经成为原住民建构其族群自觉的主要诉求之一;这个自觉运动,通常以所谓的原初国族(first nations)、本土与原住民的观念展开,南澳的库力(Koori)族、新西兰的毛利族,也都是采用将"族群"等同于"国家"的方式,来宣称其领土与文化的主权与自主性的。但是这个词往往被学者认为是一种文化建构下的产物,将其合法性建立在某种假设的血统纯正性与疆界的稳定性上,因此它经常与多元文化的开放理论产生一种特殊的辩证关系,如泰雅族的瓦历斯·诺干便主张以较开放的方式去界定"原质"。比较激烈的"原质"观念,往往会被认为是基本教义论(fundamentalism),或一种以血统为主要诉求的本质论(primordialism),所以通常必须在社会历史背景下来界定这个词使用的状况,才比较具有准确性。

参考书目:J. Healy, *Literature and the Aborigine in Australia*, St. Lucia: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Press, 1989;Stephen Muecke, *Textual Spaces: Aboriginality and Cultural Studies*, Kensingston: New South Wales University Press, 1992.

absence 缺席(或译"隐无")

"缺席"(absence)经常在文学与文化作品中与"在场"(pre-

sence)呈现出一种辩证的关系。此一关键词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学者(如皮埃尔·马舍雷[Pierre Macherey]、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等人的作品中出现,他们认为文本是以符号的方式,将现存社会中没有真正现形、隐而不彰且未被再现的冲突加以呈现出来的;或是像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所说的"政治无意识"(political unconscious),它以一种隐藏在无意识中,而形成一股驱力的方式出现。因此,文本就是让社会的"政治无意识"以隐而不彰的面向显现出来的媒介。在电影与艺术表达的层面上,影像多半是经常通过银幕,将人们在日常现实中所未看到的东西显现在人们面前的,这即是所谓的"幻象成真"。这个词无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是精神分析的领域中,都具有相当重大的意义。

参考书目:Fredric Jameson,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Pierre Macherey, *In a Materialist Way: Selected Essays*, London: Verso, 1998.

African American 非裔美籍

关于后殖民主义以及黑人研究的著作,已经逐渐将早期的"非裔美国人"(Afro-American 或 African-American)的称法淘汰、排除。主要的研究对象是由非洲移民至美国的奴隶。他们在美国定居之后的生活、文学表达与历史,已经有别于其非洲本源;他们另外形成自身的文化族群,将其生存的重心放置在美国本土的文化历史之中;他们的人权与文化表达,与非洲研究隔绝且渐行渐远,也不再需要用外在于主流白人、美国人的方式来表现一种关联性。借着"非裔美籍"这个词,可以表达出当初远从非洲跨洋而来的奴隶,经过辛酸的漂泊而渐渐落地生根之后,他们已经在美国本土成为融入美国文化的美国人,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独特的文化形态、生

活方式与文学表达。因此在美国历史及文学研究上,“非裔美籍研究”(African American Studies)的研究取向,就和其他许多族群研究,如华裔美国人(Chinese-American)研究一样,将重点放在了种族歧视的层面,以及由种族歧视问题延伸发展而来的文学文化上。这个词的使用关键与诉求则在于:非裔美籍虽已身处美国文化当中,但希望通过扩大人类对美国文化形成的建制想象与意识形态,来进一步强化与丰富美国的文化内涵。这样的诉求,不仅可以将美国是一个文化大熔炉的观念打破,而且也可以将每一个不同文化族裔和美国文化遭遇之际所形成的互相纠缠与杂糅的关系带入深入的讨论。拉丁裔的美国人(Chicano)、美国原住民印第安人(Native American)以及非裔美国人,已经慢慢在美国历史与文学表达的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特别是近几年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如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索因卡(Wole Soyinka),或加勒比海地区泛非裔的拉丁美洲作家,都定居在美国,让“非裔美籍研究”逐渐变成了文学研究的主流之一,它与后殖民研究一起形成一股很大的势力。同时,非裔美国人因为在球类、音乐、媒体、电影上的杰出表现,近几年纷纷在金球奖以及奥斯卡奖等活动中得到全世界的认可。这些杰出成就,都同时提高了非裔美国人在美国的地位,因此“非裔美籍”这个词,已经和“黑人英文”(Black English)一样,在白人的主流文化中形成了具有相当影响力的表达文化。

参考书目:Henry Louis Gates (ed.),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frican American Literature*, New York: Norton, 1998.

agency 能动性

“能动性”(agency)这个词在社会学当中,经常与社会行动的

"自由意志"观念联结在一起;在哲学意义上,特别是在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 *Human Agency and Language* 一书中,则特指人类如何通过"道德意识"(moral consciousness)与责任感这类动物与其他生物所无法具备的珍贵情操,并通过语言的反省意识,来成就一个本身负责的独立个体——"自我"(self)。这个机制(agency),不单只涉及责任与自我成就,它同时也是一个伦理、道德的机制。我们以托尼·莫里森的得奖作品《宠儿》(*Beloved*)为例,谈谈莫里森是如何通过抒写黑人在被奴役的命运中反抗,来写一本政治批判的历史作品的。莫里森运用小说中被杀害的小孩的灵魂向母亲质疑这种直接的叙事策略,使人置身于暴力与种族歧视的机制下,观看人如何在行为和抉择的过程中,产生一种伦理与道德责任,并利用语言的反省,来加深我们对人的限制,以及对多重选择之可能性的深刻探讨。在这个意义上,莫里森所使用的叙述手法,并不只是单纯对政治行为(political act)加以质疑。她并没有在叙事中对黑人的反抗能力加以美化,也并不是在说黑人如何利用杀死自己的小孩的方式来达成对殖民者的反抗,而是回过头来质问小孩的灵魂:人如何在无法避免的恶劣环境中,作出界定自我人格的种种决定,并且捍卫人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尊严。"能动性"在这方面,不仅只是讨论对抗性(resistance)如何被表达,而且也力图勾勒在对抗殖民霸权的过程中,人本身的思考及其语言和道德层面是如何通过各种不同的抉择来建构自我的。因此在《宠儿》一书中,莫里森并没有刻意批评美国的白人,而是将叙述的重点放在"能动性"上,把场景凸显出来,以刻画人类如何在历史的环节中产生种种行为。莫里森不谈政治批判,也不高举人权,而是将故事性提升到"能动性"的层次,也就是阐述人类如何产生行动、如何通过语

言与抉择以区分自我和他人，并形成自己的道德责任。这整个道德抉择与自我负责的过程，即是“agency”的真义。

参考书目：Charles Taylor, *Human Agency and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Toni Morrison, *Beloved*, 何文敬译，《宠儿》，台北：时报文化，2003。

allegory 寓言（或译“托寓”）

在文学批评中，“寓言”（allegory）经常是作为“字面义”（literal）的对立物而存在的。“字面义”是就字面的指涉，讨论文本真正处理的历史与社会脉络；“寓言”则是更加抽象的表达形式，特指在政治上含有影射意义，类同指桑骂槐的方式，如屈原在《离骚》中，对当时的政治现实始终抱持着道德和政治的批判关怀。在这类作品里，道德政治批判存在于“字面义”、“寓言”、“道德”（moral）与“世界史”（anagogic）四个系统当中。第一个层次是“字面义”，也就是字面指涉的意义，如耶稣所散发的面包，这是其具象的实物指涉；“寓言”的层次则指面包所代表的精神食粮；第三个层次是“道德”问题，也就是分食了耶稣发给大家的面包，将其教谕内在化，人通过圣餐的洗礼这个宗教仪式，在具体的生命与伦理的层面上获得新生；第四个层次是“世界史”的层次，说明人如何经由圣餐活动，改变其既定的命运，勇敢迈向最后的审判，并重新对人类整体的历史加以评估。中古时期经常以这四个层次（特别是“寓言”的层次）来讨论作品中的影射，例如在《玫瑰传奇》当中，玫瑰为虫害所伤，就被认为是指涉国家道德败坏，亟待重整。许多西方中古的浪漫传奇及中国的作品中，经常都有这样的叙事手法。在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作品中，“寓言”则是指在种种暴力的摧残之下，历史的片段如何重新发展、形成其历史意涵，如何通过辩证的方式，将历史中具体遭受压迫与被隐抑的部分加以呈现出

来。本雅明在研究德国巴罗克时期悲剧的专著当中，对于“象征”(symbol)与“寓言”有非常具体的讨论。“象征”在浪漫主义的传统下(尤其对于歌德及其同时代的评论家而言)，是非常关键的面向。论者多半认为“象征”因为其多义性、没有具体的指涉，所以成为浪漫主义非常重要的表达方式，而“寓言”相对之下，则多半被视为一种比较狭隘且具有局限性的文学表达方式。本雅明对这种贬抑“寓言”而高扬“象征”的批评传统加以指责，他在理论的建构中，具体提升了“寓言”的地位，将其历史哲学与文学表达中的政治和宗教含义加以提升。本雅明的观点对保罗·德·曼(Paul de Man)的浪漫主义研究与修辞学，也有相当大的启发。

参考书目：Walter Benjamin, *The Origin of German Tragic Drama*, London: Verso, 1985.

alternative modernity 另类现代性

在全球性的现代化过程中，欧美不断提倡以资本主义与科技为导向的“全球化现代文化想象”，也就是个人主义、市场经济、公共领域以及大众媒体的自由化，在这样的文化概念大量传播与渗透的情况下，形成一种超越社会文化差异的进步理念，使历史走向单一且以欧美为中心的世界史。这种观念也同时出现在韦伯(Max Weber)与相当多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的讨论中，已经蔚为现代文化理论的主流。而相对于这种超越文化差异的现代文化理论，“另类现代性”是一种为因应欧美资本主义、科技与殖民主义的大幅度入侵而提出来的观念与策略。“另类现代性”主张不同的社会环境，不单会产生不同的传统与现代观，还会同时发展出种种多元呈现的方式，以再现其出入于“过去”、“现在”与“未来”时间中的纠缠(entanglements)。“另类现代性”也是每一个不同社会，力图因应其内在种种条件及特殊文化所发展出来的各种

"现代情境"。例如内斯托尔·坎奇尼(Nestor Canclini)在其研究中认为,中南美洲没有经历过现代化而直接进入后现代,因为中南美洲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大量引进了美洲现代与后现代的理论,在消费与艺术的表现和市场经济的向度上,已经形成后现代的景观,但在政治、公民权与媒体自由方面,基本上没有达到现代化或民主化的程度。因此坎奇尼称中南美洲的"现代化"是一种没有经历过现代化的后现代。不只中南美洲有其特殊的现代性,在印度的"底层研究"(subaltern studies)中也可以看出,宗教的精神传统如何和殖民政府互相协商(negotiate)及彼此挪用,如何利用传统的精神文明来吸纳殖民文化的特殊转变。在非洲,则有后传统(post-traditional)的表现,把萨满(shamanism)与巫医的宗教传统和音乐、艺术的表现及展演融合在一起。在东方,也有由于引进德、英、法思想文化而"现代化"的日本文化,而又由这一"现代化"的日本文化进一步影响其他亚洲国家所产生的"间接现代化"过程。这些为因应本地传统而发展出不同"现代情境"的现象,即可称之为"另类现代性"。

参考书目:Dilip Parameshwar Gaonkar (ed.), *Alternative Modernitie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1.

ambivalence 模棱

这个词在巴巴(Homi Bhabha)的著作中,被用来描述殖民者到了殖民地,看到被殖民者俨然成为自己的阴影投射后,在道德的层面上形成"罪恶感"与"优越感"彼此交织的模棱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殖民者在自我认同定位上,会产生信心危机与一种疆界的不稳定性,同时又因为对当地文化欠缺更深的了解,经常被谣传、无法理解的噪音和不能预期的社会政治局面所动摇,因而产生自我身份认同的混淆。而对于

被殖民者而言，一方面他们对殖民者文化所带来的“现代化”进程，以及种种具有说服力的权威，有一种本能的爱好，对本身的文明则产生厌恶感与自卑感（inferiority complex），另一方面被殖民者又因为了解殖民者的种种问题，且因殖民者经常会在许多判断上产生错误，所以常常会有机可乘，不完全仅处于劣势或下风。在这样一种被殖民者既厌恶自己的文化，又不能保持自己文化的血统纯正性的状态中，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在优越与自卑、稳定与交织（in-betweenness）、纯正与纠缠构成的模棱情境下，经常产生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而被殖民者在想征服他人的权威性（authority）的愿望、国家的统治权（sovereignty）和国家所面临的外力介入间摆荡，无法产生定位明确的自我认同。巴巴称此种状况为“模棱”。这个词与巴巴经常使用的 hybridity（也就是两种文明在互相交织的过程中产生的交混状态）和 in-betweenness（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在相处的情境中所激荡出的互相纠缠状态）产生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有非常复杂的彼此纠缠与交织的过程。

参考书目：Homi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anamorphosis 扭曲折射

拉康在其所著的《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一书中对此词加以演绎。在这本书中，拉康针对绘画理论提出了一个新观念，并且深入分析了荷尔拜因（Hans Holbein）著名的《大使》（*The Ambassadors*）画像。在这幅画像的前景中，有一个类似胎盘的物品，大多数人都认为此胎盘是死亡的象征，因为丁特维尔（Jean de Dinteville）和塞尔维（Georges de Selve）两位大

使都集权力和财富于一身，因此画家特意画出一个象征死亡的扭曲图像，来提醒世人“人皆有死”，再多的财富与权力环身，仍然无法使人得到真正的幸福。这样的艺术手法，若从精神分析理论的角度来分析，则是：我们将自己所欲求的目标，用扭曲的方式投射到另外一个空间中，借此来形成对自我的“凝视”。这也就是拉康所说的“我自己在看我自己”，通过对欲望的“凝视”，来反身看到我们自己。“扭曲折射”的原理，是欲望与“凝视”间的辩证关系——没有“凝视”，则我们无从得知我们的欲求所在，但若没有欲求的话，我们也无法产生观看的动机，从而去真正完成与“凝视”事物。因此，欲求与“扭曲折射”的关系是无法二分的，拉康利用这个观念来重新解释《大使》这幅画像所运用的手法，并利用这个手法来呈现人如何通过欲望与“扭曲折射”的方式，对自我产生一种幻想，而这种幻想又如何反过来建构一个理想的自我，使这个理想的自我形成一个扭曲与压抑的图像。

参考书目：Jacques Lacan, *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Norton, 1978.

animation 动画

“动画”通常是指将动物或非生物等一些漫画中的虚构角色画入框架，并用快速放映的方式播放，传统的方式是每秒二十四格。特别是在 1902 年，《月球之旅》将月球画成动画影像中的景观，而在 1914 年，动物（也就是恐龙）被画进了动画，这些动画的创新手法，对早期电影的影响都非常大。接下来是沃特·迪斯尼（Walt Disney）于 1937 年所出版的《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在动画史上也占了一席之地。越来越多童话故事中的虚构角色与动物（如宫崎骏动画中的龙猫等），已经慢慢在各地产生重要的影响。包括 1992 年的

《侏罗纪公园》(*Jurassic Park*)、《玩具总动员》(*Toy Story*)与迪斯尼公司的新实验作品,都将人与动画中的角色置换,形成非常有趣的情节。在电影史上,动画对于儿童文学或儿童视觉文化都具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力。

参考书目:Shamus Culhane, *Animation from Script to Scree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0.

anti-colonial 反殖民

"反殖民"指的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第三世界对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殖民主义产生抗拒的独立运动。这一波独立运动的第一阶段,由19世纪的西非民族主义者发起,如布莱登(Edward Wilmot Blyden)、霍顿(James Horton)。这些人是黑人解放运动(negritude)的先驱,主张黑人应该以更加广义的形式结合在一起,对种族歧视与各种殖民奴役的行为作出抗拒,以形成自己特殊的宗教与种族属性,也就是主张通过结合黑人的力量并在行动上抗拒殖民,来建构属于自己的独立国家。第二个阶段则是由詹姆斯(C. L. R. James)与卡布拉尔(Amilcar Cabral)发起的,其重要的领导人物是法农(Frantz Fanon),这些殖民地的领袖,希望能从法国和德国的殖民侵略中争取国家的自由与独立。因为他们本身也饱受欧洲优良教育的影响,他们通常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的理论,利用欧洲存在主义与新兴的人文哲学概念,不只在殖民地提出属于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而且还更进一步推动本土性的民族运动。他们利用在行动与理论上具体对殖民主义作出拒抗的方式,得以加强本土的解放及经济和文化的武装,借此将殖民力量区隔在新兴独立的国家之外。这种反殖民的作为与现象,不只存在于政治的层面上,在文化的层面上,则有重量级的文化批评家赛义德

(Edward W. Said)可作为代表。赛义德在1993年出版的《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一书中,针对欧洲的霸权主义与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劳动力和文化所造成的剥削加以抨击,采用阅读文本的方式(也就是他所提出的"对位阅读"),从主流的文本中阅读出有关奴隶与殖民他者的片段,并从文本中找到与第三世界对话的空间。除了以重访文本的方式对殖民的段落重新作一种批判式的阅读外,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尚可通过"少数话语"(minority discourse),后殖民学者则可通过所谓的"协商"(renegotiation)与"殖民的学舌"(colonial mimicry)等方式,来进一步提出反殖民的拒抗策略。

参考书目:Edward W.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3.

apartheid 种族隔离政策

指南非从民族党执政(1948年)之后,将其他有色人种与白种人分开的政策。事实上在1913年到1936年间,南非在土地政策方面就已经形成了所谓的"种族隔离"歧视,规定黑人农夫拥有土地的比例不能超过13%,但在1948年之后,"种族隔离"在法律上才被真正落实下来,通过人口登记法案,限制有色人种的流动。在种族隔离政策挂帅的情况下,各种法律的制定都在地区、族群与肤色方面形成一种特殊性的隔离——法律规定白人与黑人不能通婚,也不让黑人自由地在公共领域(两个以上白人出现地的方圆十米之内)出现。南非执政当局利用在法律上设限的方式,来约束黑人的行动自由。种族隔离政策是殖民主义最重要的残余,且在南非政治兴革史上受到极度的重视,并因此引发不少政治运动。许多学生为了反对种族隔离与种族歧视,在20世纪80年代发动了大规模的运动,结果在大量军警的暴力镇压下牺

牲甚多。戈迪默(Nadine Gordimer)的《伯格的女儿》(*Burger's Daughter*,1981)与《我儿子的故事》(*My Son's Story*,1990)两本小说,以及库切(J. M. Coetzee)在1990年所推出的《铁器时代》(*Age of Iron*),都以索韦托(Soweto)这个地方的反种族隔离运动为背景,提及种族隔离运动对于黑人乃至白人所造成的迫害。1994年曼德拉(Nelson Mandela)经公选上台,在1995年之后才慢慢开始废除种族隔离政策,甚至将当初造成政治迫害的监狱开放给民众参观。而在学者的讨论中,德里达也曾针对种族主义与种族隔离政策作过十分深刻的探讨。

参考书目:Nadine Gordimer, *Burger's Daughter*, London: Penguin Books, 1980; Nadine Gordimer, *My Son's Stor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Giroux, 1990; J. M. Coetzee, *Age of Ir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0; Jacques Derrida, *Acts of Relig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art as institution 艺术机制

这个概念由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艺术研究者彼得·布格尔(Peter Burger)在其《前卫艺术的理论》(*Theory of the Avant-garde*)一书中提出。在书中,布格尔问及:为什么现代艺术在市场机制中逐渐丧失其震撼力?艺术又如何与市场中的流通及人民的领受观念产生对应?他认为艺术是在某些既定的机制中运作的,艺术家如何在艺术机制与艺术教育体系中被训练养成(recruitment),与其艺术概念的构成及培养息息相关;其次就是艺术家生产作品时,其创作与作品如何在市场上被销售、收藏,如何被艺术评论家评价,又如何在媒体与评价机制中被褒贬抑扬——由艺术家的培养至创作作品的过程中的这种种层面,以及市场机制如何影响艺术的生产与收藏价位,处处都影响艺术作为一种机制性的存在。而现代主义(特别是前卫艺术)在这样的价值下方有其意义存

在，因此艺术与艺术养成、生产及其市场流通（circulation）机制密切相关。

参考书目：Peter Burger, *Theory of the Avant-gard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art cinema 艺术电影

“艺术电影”主要是指欧洲的电影，特别是法国新浪潮电影与德国新电影，它们在技巧的实验与叙事手法上，都有其自主性与独特的目的，而这些和主流的商业电影（特别是美国的好莱坞电影）是有所区别的。这些欧洲电影，对美国的地下电影、日本的前卫电影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新电影，或东南亚一带的电影制作，都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力。艺术电影基本上采取表现主义或前卫艺术的手法，在本质上强调：导演是一个艺术家，可以创作自己的脚本，艺术本身的价值及实验性才是其主要关怀所在，并不以商业的市场流通作为主要的考量。在叙事的手法上则比较偏于零乱、片段化，而且不以情节取胜，声音与许多情节上的对应也不如一般的主流商业电影那么一贯或者融合无间。在艺术电影的诉求与制作中，导演主体与其个人认同如何通过影像来表达呈现，才经常是其主要关怀对象。借由这个方式，观众可以有一个反省的空间，由此产生某种批判的距离，并通过观影来形成其批判的主体性。

参考书目：*Cahiers du Cinema*, Paris: Editions de L'Etoile, 1969~1985.

Asian American 亚裔美籍

泛指19世纪中叶以降迁居美国的亚洲移民，他们主要来自中国、日本、韩国、菲律宾、越南、泰国、柬埔寨、印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他们早期（1840~1880年）因环境或

经济诱因，志愿前往或被拐骗到加州或夏威夷，从事铺设铁轨、淘金、洗衣、烹饪或甘蔗耕植等工作，被视为低下阶层的苦力，备受歧视。中期（1850～1930 年）则因逃避原属国的战乱、灾难或恶劣的生活条件，开始进行较大规模的移民，且移入美国的亚洲人彼此在经济能力、教育程度、居留情况上，产生相当大的差异。后来美国因为在珍珠港事件后宣布参战（1941 年），对境内的日裔美国移民及其家族予以监控，形成另一种新的移民歧视与笼络政治，华裔移民的地位顿时在日裔之上，而各种移民法规的变化及国际冷战局势的新发展，也使得“越战”、“朝鲜战争”的难民与移民，或来自菲律宾、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以及印度的亚洲人逐渐增加，构建出第三阶段因留学、经商、新移民或再移民（先由中国移到南亚再移至加州）之各种动机、途径而形成的地位阶层、教育成就、移民谱系、政治经济资源、社群聚结等方面的差异，他们与当地的其他移民团体或非裔族群，形成互助或敌对的关系，如亚裔与南亚裔、拉丁裔的商业合作，或韩裔与非裔在南加州的紧张局势，其中又以 1985 年洛杉矶的抗争事件——非裔族群针对白人警察毒打黑人青年罗德尼·金（Rodney King）采取反抗行为并发展为暴力冲突，引发韩裔美籍人士经营的超市被洗劫——最为突出。由于亚洲移民族裔的这种不同阶段的发展及其文化经济网络，“亚裔美籍”已逐渐成为美国多元文学与文化表达的重要主题，尤其在近三十年来，亚裔美籍政治人物纷纷取得重要职位（如华盛顿州州长、美国劳工部长），但在赢得公共肯定的同时，在另一方面却因政治献金、军售及偷窃国防机密问题，又饱受新的歧视与反感。1960 年以来，针对移民所经历的压迫及社群的记忆、认同重建，乃至新旧移民之间的差异，男、女性亚裔美籍的不同处境及其家族叙事，亚裔美籍文学、电影、视

觉艺术的成就大放异彩，如黎锦扬（Chin Yang Lee）的小说《花鼓歌》（*Flower Drum Song*, 1957）、赵健秀（Frank Chin）的戏剧《鸡屋华人》（*Chickencoop Chinaman*, 1972）、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的代表作《女战士》（*Woman Warrior*, 1976）、王颖（Wayne Wang）的电影《寻人》（*Chan Is Missing*, 1981）、史蒂文·冈崎（Steven Okazaki）的电影《未尽之事》（*Unfinished Business*, 1984）、黄哲伦（David Henry Hwang）的剧作《蝴蝶君》（*M. Butterfly*, 1988）、郑明河（Trinh Minh-ha）的《姓越名南》（*Surname Viet Given Name Nam*, 1989）、车学敬（Teresa Cha）的《听写》（*Dictee*, 1993）、李安的《喜宴》（*The Wedding Banquet*, 1993）、谭恩美（Amy Tan）的《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 1994），以至晚近包东尼（Tony Bui）的《恋恋三季》（*Three Seasons*, 1999）及各种移民家族传记，都在文坛上造成莫大影响。亚裔美籍人士在经济、科技、音乐、视觉文化方面的特殊精英表现，使得里根、布什乃至克林顿将其标示为“模范少数族裔”（model minority），其地位几乎与犹太裔的地位类似，但也不时有其权益上升之无形障碍（glass ceiling）。在文学与文化研究方面，针对歧视亚裔的移民法规及弱势抗争作为的相关文本与理论阐释被纷纷提出。

参考书目：单德兴：《铭刻与再现》，台北：麦田，2000；Lisa Lowe, *Immigrant Act*,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6; Suchen Chan, *Asian Americ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Gary Y. Okihiro (ed.), *Columbia Guide to Asia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audience 观众

“观众”（audience）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的文化研究与媒体研究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题。特别是在70年代的文学批评中，学者提出所谓“读者反应”（reader response）的问题；在电影与社会文化研究中，也都主张艺术是

不能脱离观众而存在的，特别是强调观众可以在欣赏的过程中参与，成为意义制造过程的主体，因此电影研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在探讨观者的问题。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近期最著名的一本书是汉森（Miriam Hansen）的《胡言与巴别塔》（*Babel and Babylon*），该书探讨黑人观众如何通过欣赏电影的过程形成社区意识，观众又如何通过在电影院观影的过程，在某个特定的时段有所联系，形成某种特殊的文化。利用观者参与其间的方式，许多黑人电影可以成为重要的娱乐、社会教育以及社会运动的媒介。

参考书目：Miriam Hansen, *Babel and Babylon: Spectatorship in American Silent Fil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aura 神韵

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文中，主张早期艺术作品的创造和巫术魔法及宗教崇拜仪式息息相关，艺术作品的“神韵”奠基于仪式的神圣性和崇拜价值（cult value）之上，其“在场”的重要性远高于美学价值。他以女神维纳斯的塑像为例说明：同一尊维纳斯塑像，希腊人认为她是仪式祭典的崇拜物，在中古世纪后，维纳斯对教会人士而言，却成了异教情色的象征，经历了意义上的巨大转变。且不论维纳斯从早期的神秘（magical）价值转向宗教性（religious）的意义，是否只单纯因为宗教上的“祛魅”而已，或维纳斯究竟是作为一种仪式性的崇拜物、偶像，还是作为艺术品而存在，其“神韵”都早已深植在艺术传统的关系网络中了。但是，机械复制时代的新兴科技，使艺术作品可以经由大量复制的方式，被摆放在室内观赏和展示，被人们近距离地拥有，内蕴于艺术作品中的灵光和神韵，因此被复制科技所移除，使艺术作品经历了功能的转换，由祭仪的实用性作品转而成为具有

展示性格的作品，其仪式崇拜的价值取向与神秘性因而荡然无存。但本雅明并不认为伴随复制科技而来的“神韵”消退，是一种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堕落；他同时也宣称，机械复制时代的来临，使艺术品不再只是仪式祭典中的配角，复制品的高度可即性，拉近了人们与艺术作品之间的距离，也开启了民主政治的空间。艺术品得以通过新的技巧再现，不但可以使人们找到作为参与者和主角的位置，也使专业能力对艺术创作而言，不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艺术也可能是一种众人皆有权拥有的公共财产。例如观众可以在观看电影的过程中，化身为对影像进行阐释和再创造的作者；在报刊的读者来信专栏中，任何人也都有可能成为作者。在“神韵”消失的复制化情境下，新的格局也同时开始发展，使艺术品可以跨越时空历程的限制，得以迈向未来，被恒久保存与记忆。艺术品在“量”上的提升，同时也带动艺术的“质”变。我们必须透过这种由“量”到“质”的转变过程，将“神韵”放在往后回溯与迈向未来的历史脉络中，才能了解传统艺术品的关系网络的消失和新兴科技的发展，是如何使“神韵”从仪式崇拜的怀旧中被解放出来，并被重新赋予新的价值和意义的。况且，摄影和电影艺术的发展，也使人们的声音可以以更为多元的方式呈现，若是只单纯将“神韵”的消失视为复制技术所带来的艺术沦落，这和本雅明的想法与着重点是有所出入的。但本雅明也并非主张艺术品的大量复制必然只会带来民主和共同参与的欢庆。利用这种艺术与科技结合的新兴再现方式，“法西斯主义”的寡头独裁者，也可能会以电影和宣传片为中介，将政治加以美学化和宗教化，使大家由衷产生怀旧忆往的情绪，而渴望回到神圣罗马帝国的全盛时期，或是回归没被商业和犹太高利贷制度破坏时，人民所可能拥有但其实从未实现过的黄金时代。通过使怀旧的乡

愁成为一种美学的产物，“法西斯主义”不但得以使政治和战争美学化，也会使艺术沦为传声筒，这才是本雅明所亟欲批判的言外深意。

参考书目：Walter Benjamin, *Selected Writings*, Vol. 3 and 4,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2003.

auteur 编剧兼导演

在 20 世纪 20 年代，auteur 这个词是用来特指“编剧兼导演”这种高尚艺术的创作者的，这和传统的编、导分离是有所不同的。传统电影都是导演借助别人的剧本来制作的，艺术家和制片人往往不是同一人。由于这种区分，“编剧兼导演”这个词，表露出艺术作品由创作、编导到制作，都是艺术家本身无以磨灭的印记所呈现的个人成就，而不是通过他人的剧本来加以编写以讨好市场的商业考虑。在 20 世纪 50 年代，这个词体现出“艺术的制片人”与“非艺术的制片人”之间的区别，特别是借由欧洲的艺术制片人与美国的商业制片人两者间的区别，来表现欧洲编导合一的艺术制片，乃是有别于美国的编导分离的。但后来许多美国的导演，如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福特（John Ford）或富勒（Samuel Fuller）的艺术成就都让欧洲的电影界刮目相看。但 auteur 这个概念基本上仍多半用以指称欧洲的一些导演，如让·雷诺阿（Jean Renoir）、戈达尔（Jean-Luc Godard）、法斯宾德（Rainer Werner Fassbinder）、文德斯（Wim Winders），以及美国的奥森·威尔斯（Olson Wells）、大卫·林奇（David Lynch）等人，这些导演都能在剧本的创作与书写、编导乃至制片的整体创作过程中，坚持个人的创作理念、艺术结构与表演风格，而不轻易对商业市场作出任何妥协。

参考书目：J. Caughie (ed.), *Theories of Authorship*,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1.

avant-garde 前卫艺术

泛指反对成规的新艺术，特别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艺术家，尤其是 1909 年前后形成画派的“立体派”与“未来派”、1916 年出现的“达达主义”、1920 年的“结构主义”以及 1924 年的“超现实主义”等艺术家社群的艺术。但这个词其实受惠于法国诗人波德莱尔(Charles-Pierre Baudelaire)的许多诗作。他在创作题材上，把重点放在城市中的恐怖氛围上，如《恶之花》就打破了浪漫唯美的传统，抒写模式化、平板、无聊的现代生活。“前卫艺术”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所引发出来的种种艺术活动，艺术家们意图与传统决裂，并在艺术的表达上充分显示政治的意涵。这些人的艺术作品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一直到 50 年代，他们仍被称为是“现代主义”的先驱，且其艺术在流派与风格的定义上，和“现代主义”混杂难以二分。如法国已故的哲学家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所认为的，“后现代主义”的许多观念皆是“前卫艺术”的残余，而彼得·布格尔则认为“前卫艺术”有其艺术机制上的局限，是无法被移植到另一个历史时空中，被全然一式一样地等同再现与运作的。有关“前卫艺术”的研究与讨论，多半仍围绕于美学与哲学的层面展开，法国的学者多半将“现代主义”与“前卫艺术”等同模拟，德国的学者则借由断代的划分，将两者加以区分，在这样的区分中，“前卫艺术”被视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所产生的艺术，而“现代主义”则是伴随着工业革命后的“现代化”进程，因为反对“现代化”所带来的科技与非人性所产生的艺术反动。

参考书目：Jean-François Lyotard, *The Inhuman: Reflections on Tim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1.

binary opposition 二元对立

“二元对立”是结构主义中非常重要的概念，且深及各个层面。不管是在语言学的选择、组成与深层结构(deep structure)，还是在神话、语言形式及语义等方面，都有上/下、黑/白、男/女、阴/阳之类的种种二元对立结构，使意义得以在对立的结构中产生。这个概念最重要的代言人，是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与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二元对立”的概念，在后起的后结构主义研究中饱受批评，如德里达就曾以《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Structure, Sign and Play in the Discourse of the Human Science*)一文，批判结构主义以其“结构性”，将所有的意义形成封闭的“二元对立”结构，而使得我们无法在“二元对立”的架构之外看见意义的无以决定性，意义因而只能在种种神话以及语言所预设的结构中运作。德里达认为语言自身存在着一种“自由活动”(free play)，本来就具有一种戏耍的潜能，是无法被意义与结构加以限制的。

参考书目：Ferdinand de Saussur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1966; Claude Levi-Strauss, *The Raw and the Cook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Jacques Derrida, “Structure, Sign and Play in the Discourse of the Human Science”, in *Writing and Differ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pp. 278~294.

black studies 黑人研究

“黑人研究”肇始于19世纪几位在美国的非裔知识分子，如

道格拉斯(Frederic Douglas, 1817~1895)、华盛顿(Booker T. Washington, 1856~1901)、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 1868~1963),乃至后来建立与哈佛大学齐名的黑人专属大学霍华德大学(Howard University)的马库斯·加维(Marcus Garvey, 1887~1940)的研究。这些居住在美国的黑人,以及加维这位来自牙买加的黑人,一同努力让"黑人研究"从白人的领域中,发展出黑人的特殊属性,进而成为大学中专门的学科。他们甚至成立专门的大学来培训、教育黑人学者,让"黑人研究"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二次大战后,许多黑人知识分子,如梅米(Albert Memmi)、法农,乃至加勒比海附近的知识分子,都让黑人解放运动在殖民世界中,不只成为一种全球性、跨国界的世界潮流,而且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力。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之后,民权运动(civil rights movement)的勃兴引发了黑人的自觉意识,"黑即是美"(black is beautiful)的观念被大力倡导,这让黑人对自身在早期所创造出的"哈林文艺复兴"(Harlem Renaissance),以及在美国各地(特别是芝加哥、纽约及南部)产生的黑人文学作品,产生一种自尊与骄傲。80年代起,美国甚至欧美的许多学院都慢慢成立了"黑人研究中心"。在文化研究学科中,也有许多重要的黑人研究学者,其代表言论可见于 *Black British Culture Studies: A Reader* 一书。在电影的范畴中,也有Black Cinema的研究,值得进一步参考。"黑人研究"除了对黑人及其公共形象产生巨大的震撼力与正面作用外,也对其他的弱势团体产生相当大的影响,特别是对原住民运动与弱势族群话语而言,"黑人研究"有着正面的启发作用。

参考书目:Houston A. Baker, Jr., Manthia Diawara & Ruth H. Lindeborg (eds.), *Black British Culture Studies: A Read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body 身体

在文学与文化研究中,“身体”的概念有三个层面经常被提及。第一个层面是早期文学作品中所出现的“国王的身体”,国王的“身体”不单是“肉体”的生理性存在,其“身体”与“政体”,乃至“天体”彼此呼应,形成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及印证关系。国王与王后的“身体”,不单对“政体”和“国家命运”产生重大的影响,也与自然灾变、“天体”、疾病及和谐有着“天人合一”的彼此对应关系。第二个层面则是,在人类学与后起的文学表达中,身体的种种特征与疾病,经常是社会问题出现的征兆,因此身体的干净与否,以及整体的医疗救助系统,都与社会的文明程度有相当大的关联。第三个层面则是“身体”与“性别”之间的关系,在性别研究的范畴中,特别是福柯的理论,以及女性主义对福柯所提出的修正理论中,“身体”与性别角色的调教,以及性别训练的机制,都和“性别认同”的养成有密切关联。福柯在《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一书中,讨论到“身体”与公民、医学、监狱和“驯服的身体”(docile body)之间的关系;他在《性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中,又将“身体”与性别训练及种种权力话语,交织结合在一起,“身体”不单是表面上所见的“肉体”而已,它与文化建构、权力、知识形成的体系都有很密切的关系。

参考书目:杨儒宾编《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气论与身体观》,台北:巨流,1993;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7; 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9.

border 疆界

在文学与文化研究中,“疆界”经常和“越界”、“疆界意识”(border consciousness)有关。疆界因其位于两个地理环境与空间的交接之处,因此有其很特殊的含混性存在。安扎尔朵

(Gloria Anzaldua)的研究认为疆界形成一种特殊的空间,在这个特殊空间中所产生的族群、阶级与新生的时间意识,对于旅经或定居在疆界中的人,都会产生某种特定的影响。性别研究中,由于着装、性别扮演乃至语言方面的性别交混,也经常使用"跨界"(border crossing)作为一个关键词,如朱莉亚·克里斯蒂瓦或露西·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等人所说的"阴性书写"(ecriture feminine)。克里斯蒂瓦曾论及,在乔伊斯(James Joyce)的小说中,存在着一种"阴性书写",这种"阴性书写"经常可以在疆界的传统稳定性中,引发革命与内爆(implosion),即在语言的疆界中,挪用男性的词汇,将其中的霸道与父权成分加以瓦解,借由这样的书写与颠覆来呈现女性的爆炸力。以上种种讨论,不管是安扎尔朵、克里斯蒂瓦还是伊利格瑞,多半都是将其置放在疆界理论的范畴中来进行的。

参考书目:Gloria Anzaldua, *Borderlands/La Frontera: The New Mestiza*, San Francisco: Aunt Lute Books, 1987.

canon 正典

当某一个文本(如《约翰福音》)在新约教会的许多小区中产生重大的影响力时,正统的教会权威就会对这个文本加以评估,并且将其纳入正式的教会仪典中,将其称为"正典"。在文学史中,早期的"正典"多半都以父权和中上阶层意识形态为其主要考量标准,因此在女性主义抬头之后,许多文学正典经常备受质疑,特别是女性与弱势族裔的作品,通常都无法被纳入学院理论与正典的行列当中而成为严肃的学术研究对象。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文学史与正典形成(canon formation)的相关研究与讨论,多半都对其中的权力、性别、知识体系等历史因素加以评估,借此挑战"正典"这个传统观念的思考,并运用女性主义、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思维模式,对文学史的传承,以及阅读过程中所传达的意识形态,重新加以批判与反省。以《美国文学史》的几个版本为例,就可以明显看出,这几十年来,原本被纳入学院中作为教授"美国文学史"课程所使用的教材,不只是其所选择的作家、作品已经有所差异,甚至连讨论文本的方式,也都起了相当大的变化。

参考书目:单德兴:《反动与重演:美国文学史与文化批评》,台北:书林,2001;Harold Bloom, *The Western Canon: 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94(高志仁译《西方正典》,台北:立绪,1998);Paul Lauter, *Canons and Context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castration complex 阉割情结

"阉割情结"一词多见于弗洛伊德与拉康的理论当中，特别是弗洛伊德在《性学三论》(*On Sexuality: 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 and Other Works*)一书中论及：男婴从小欲求母亲而嫉妒父亲，进而对父亲产生一种敌对的情绪，而在婴儿成长的过程中，父亲又转而成为被崇拜与羡慕的对象，因此男婴与父亲无形中产生一种竞争的关系，这种关系转化成为男婴在无意识中深惧被父亲去势的威胁。男婴因其不能再重蹈俄狄浦斯(Oidipous)弑父娶母的故事情节，因此就产生了一种针对父亲而来的，担心被去势与阉割的焦虑和情结。女孩的"阉割情结"则来自于看到男孩身上的阳物之后，发现自己有所匮缺，而进一步认知自己处于劣势的位置。也因为阳物的匮缺，女人自身因此不是一个完整的个体，不能如具有阳刚气质的男人一般征服别人，这就构成了女性的"阉割情结"。

参考书目：Sigmund Freud, *On Sexuality: 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 and Other Works*,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1.

catachresis 滥用

"滥用"的原义是指将一个词用来指称另一个事物，而这个事物是无法确切地与此词互相对应的；这个词在文法上，原本是"误用"的意思。后殖民学者斯皮瓦克(Gayatri C. Spivak)在其许多著作中，特别是在《在教育机器之外》(*O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及相关访谈中，认为被殖民者经常运用"概念隐喻"(concept metaphor)的方式，将殖民者教给他们的知识与制度(如民主国会选举制度等)变成徒具形式而无原初内涵的空壳，要不就是取用宗主国的传统概念，对之加以扭曲、重新协商与挪用(appropriation)，例如将基督教

"三位一体"的神,转化成印度教的梵天(Brahma)、毗湿奴(Vishnu)和湿婆(Shiva)三神。这个概念对许多弱势族群的抗争而言,是有其政治与文化意涵的,因为他们借此可以将欧洲历史文化中的成分与元素,加以扭曲与挪用,从而达成解放与反殖民的目的,形成有自己本土性格的"庶民主体"(subaltern subject),并借由这个方式来重新形塑自己的身份认同。

参考书目:Gayatri C. Spivak, *O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censorship 检查制度

早期封建与古典文学中,不乏当政者借种种有形无形的检查制度,来让其统治下的作家与臣民形成一种内在的自我节制与自我检查(self censorship)的情节。在文学研究中,"检查制度"经常夹带着一种负面的意涵,意即作家刻意以避讳的方式,将原本所想要表达的不满情绪加以压抑、扭曲与变形,但这样的自我检查与抑言不谈有时也会激发某种创意,而连带在阅读的过程中,引发相当具有政治性见解的阅读,形成某种新生意义再生的可能性。如安娜·帕特森(Anna Patterson)就曾在其讨论文艺复兴时代的专著中,谈及有许多艺术家通过某些心照不宣的语汇和意象,使读者与作者产生共识,借此透露国家与当政者的检查制度、机制性暴力如何使艺术家的创作过程产生压抑和扭曲。在现代社会中,特别是种族隔离、种族歧视挂帅的地区,"检查制度"是相当常见且其程度非常严重的。在各种涉及当代文学与检查制度的研究及讨论中,库切的 *Giving Offence: Essays on Censorship* 可以说具有相当全面的参考价值。他以俄国、南非以及其他置身于欧美非各国的黑人作家,如戈迪默与布雷滕巴赫(Breyten Breytenbach)的文学表达为起点,进一步阐述其反

讽伦理与政治，借此看出作家如何与检查制度搏斗，如何让自己的意义生产体系不再在政府的高压下被压垮。库切并认为，检查制度乃是理解当代南非文学的一大关键，且检查制度所激发出的反讽与抗议话语，反而是一种特殊的再现与表达模式，有力地重现了隐藏于官方立场背后的不合理现象。

参考书目：J. M. Coetzee, *Giving Offence: Essays on Censorship*,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center/periphery 中心/边缘

不管是在当前的全球化理论中，还是对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以及其他相信全球经济是由西方七国集团出发的学者而言，"中心"所代表的都是欧洲与美国，其他属于第三世界或在地理空间上离"中心"远的国家，都可称之为"边缘"，这无形之中强化了发展逻辑及现有的社会秩序。晚近的学者在研究中纷纷讨论环球文化经济的不均衡发展，以及出入两三个国家疆界的市民所形成的"远距离民族主义"（long distance nationalism）与"不协调的都会文化观"（discrepant cosmopolitanisms），把全球化视做理想与本土文化的辩证，认为各地区的消费及文化生产就是将跨国的商品、信息、符号、风尚、生活方式等加以挪用并重新赋予意义。目前将欧美视为世界单一中心与主轴的看法已经开始备受挑战。

参考书目：Immanuel Wallerstein, *Geopolitics and Geoculture: Essays on the Changing World-Syste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cinema 电影机制

"电影机制"与"电影文本"（film）有所不同，"电影机制"的涵盖范围十分广泛，希斯（Stephen Heath）在 *Questions of Cinema* 一书中论及，"电影机制"不单指"电影文本"进入电影

院放映前的制作、销售过程，电影至电影院播映后，观众的感觉与视觉经验如何经由观影与领受产生种种转化，及其如何对新的电影制作和市场经济产生种种冲击，这整个电影制作与消费的机制和过程，皆可以统称为“电影机制”。“电影机制”在制作过程中，以写实电影、另类电影与主流电影等电影风格，来产生各式各样的类型与变化。例如纪录片（documentary）、社会写实与种种强调写实主义的电影，通常不太注重也不过度强调编辑（editing）与从中制作出来的场景，也不像艺术电影般，特别侧重于美学效果（如镜头的运用、气氛的营造与配乐的安排），因此其消费观众与政治、社会意义的形成，与主流和艺术电影有相当大的差别。而“电影机制”就涵盖了种种电影生产机制中，电影文本的运作、背景、体裁、景深的设置、制作前的理念、类型的成规、制作与导演的创作理念、所使用的资金赞助、电影文本在各式电影院中上映后的销售状况与流通渠道（circulation）、被大众媒体领受的程度及观众反应，乃至于对此一电影文本的评价问题。

参考书目：Stephen Heath, *Questions of Cinema*, London: Macmillan, 1981.

civil society 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这个词，在文化研究与社会哲学中是经常被提及的关键词。最早在西欧（如德、法）有所谓“中产阶级”及“城民”（在城堡中居住的对城堡的领土安全与利益加以捍卫的市民）的提法。“城民”这个概念早在12世纪的欧洲历史中已有存在的记录，经常被称为“市民”。“社会”（society）这个词，通常强调所谓的友朋与伴侣共同的居住空间。这两个词加在一起，就形成我们现在所通称的“市民社会”。除此义外，“市民社会”也可指在某种市场城市（market town）与家庭和国家间，形成的某种既彼此斡旋又互相区隔

的社会机制。关于“市民社会”的讨论，在学界极为多见，黑格尔(Georg Wilhelm Hegel)在《权力哲学》一书中，提出“市民社会”是隶属于“伦理生活”(ethic life)的特殊范畴的，它处于家庭与国家间的中介位置上，扮演斡旋的角色。“市民社会”包括小区里面的经济生活、法律、警卫、社会安排等方面，这些使得整个社会与小区得以顺利运作。在黑格尔为“市民社会”厘清其定义之前，基本上没有任何哲学家针对“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差异，作出如此清楚的区分。黑格尔在其哲学理论的建构中，认为“市民社会”有其经济、政治、商业与社会的层面，他确立“市场”为一种介于“家庭经济”和“国家统治”之间的折冲桥梁与斡旋机制，这个概念在后起的(特别是东欧的)社会运动中被继续使用，最重要的代言人之一即查尔斯·泰勒。泰勒在其哲学论述，尤其是在《哲学论证》一书中，对于现代情境(modernity)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作了非常详细的分析和交代。除了泰勒，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也在其早期的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认为“市民社会”的功能，与大众媒体及舆论的兴起是密切相关的。除了黑格尔、哈贝马斯和泰勒有关“市民哲学”的研究讨论之外，另一个有关“市民社会”理念的重要探讨，来自于意大利哲学家葛兰西(Antonio Gramsci)。他在《狱中札记》(*Prison Letters*)一书中提出“文化霸权”的说法，试图解释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何以能得到大众的支持。他认为除了政治方式的控制手段与军事、教育及管理上的操纵之外，领导权其实来自于市民的共识。葛兰西认为“市民社会”与“霸权”间的关系，就是被领导者对国家所产生的认同与共识，通过家庭、教会、学校、工作场所、媒体与艺术所传达出的价值观与利益主张，使大家进一步形成共同的见解。这个观念牵涉权力与意识形态的问题，亦即全体市民如何在意

识形态与文化概念上，接受了国家的领导，并通过某些文化形式，强化彼此间的共识基础。不止于此，意识形态同时也会产生支配与被支配、支配与抗拒间的辩证关系。“市民社会”在这样的情境下，产生对于意识形态与权力的辩证和互动，对于霸权，一方面置身其中接受其影响，但一方面也与霸权产生辩证抗拒的关系，得以形成新的文化形式与政治生活。这两种理念，经常在社会运动中彼此交织，在20世纪60~80年代的黑格尔式的社会运动中，多半在国家与家庭（特别是通过自由经济）间斡旋，加强人权与自由的诉求，并针对多元文化在社会中呈现出的种种不合理现象，产生抗拒的策略与行动。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市民社会”的理念经常主张民主化的必要，并强调不单市场不应受国家干预，职业上也应该有选择的自由。这个概念的支流，在20世纪80年代的东欧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特别是80年代末期的苏联、波兰与中南美洲的社会运动，尤其是宗教运动与传统文化联手的“解放神学”与“草根运动”，经常都以“市民社会”的理念为其社会解放运动的运作基础。

参考书目：Georg Wilhelm Hegel, *Philosophy of Righ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2; Charles Taylor, *Philosophical Argument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Jürgen Haberma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9; Antonio Gramsci, *Prison Letter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clash of civilizations 文明的冲突

这个词的最重要的代言人是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他在1996年的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中提出，新的世界秩序与新兴的全球化市场，必然会使各种传统文明对美国式的自由贸易与资本主义所传播的民主观念产生一种排挤，因此在20世纪末，这势必会导致文明的冲突。也就

是说，中国、印度、日本、伊斯兰文明等传统文明，会与以美国作为继承者的欧美经济民主主义产生一种对抗的关系，进而导致许多理念上的交锋与冲突。这些冲突牵涉到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等层面，如印度及巴勒斯坦所发展出来的核爆运动、日本的新管理哲学等。另一种与欧美中心主义产生冲突的文明理念，则是某种强调阶级、等级(hierarchy)，不以民主的方式来拒抗全球化的文明与方式，也就是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所说的"亚洲伦理价值"(Asian values)，它强调和谐，不强调竞争，强调集体，不强调个人，重视被统驭的伦理与服从的观念，而不像西方社会中所常见的，是一种彼此竞争的关系。穿梭于种种文明的冲突间且更加严重的问题是，中东的基本教义派与基督教、天主教信仰产生极端的冲突，以暴力的方式对待与他们的宗教不兼容的异教者与异端文明。自从美国发生"9·11"恐怖事件之后，排斥外来族群以求族群关系的单纯化与国家安全的保障，乃是全球性移民法措施的重点所在，特别是针对中东裔的访客、境内的留学生、境内的"居民外国人"(resident aliens)等的检查制度被加强，刻意抑制任何不正常且情况可疑的"恐怖"活动。在这种反恐怖主义的氛围之下，"文明的冲突"所假定的固定族群文化及其行为模式又再受到强化。亨廷顿对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所作出的区隔，于布什(George Bush, Jr.)的关于"追求自由、反恐怖"/"从事恐怖活动"两大阵营对抗的简单政治修辞中，获得进一步的政治与军事活动的确认，俨然泾渭分明，毫无含混交织的灰色地带。亨廷顿这个有关"文明的冲突"的理论，虽然在美国"9·11"事件之后受到普遍的欢迎，但其逻辑的预设实过于简单，因其假设各种文明都不会因为长期以来的移民、贸易、交流与旅行而产生变化和互动。"文明的冲突"理论在其论证背后，强调的其实是某

一种主流文化对其他文化的焦虑与恐惧，而企图使对方的形象刻板化，将其他文明视为极端的且无法接受全球化的另类他者。

参考书目：Samuel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6.

class 阶级

马克思（Karl Marx）与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其历史论述中，都认为除非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否则阶级问题都是社会阶层无法回避的事实存在。也就是在资本的拥有者与被奴隶的人之间必然会产生统治阶级（ruling class）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阶级冲突（class conflict），此阶级冲突基本上建立于资本与资本所象征的权力上。支配的阶级是中产阶级（bourgeoisie），他们拥有资本，而被支配的阶级，就是属于下层阶级的普罗阶级（proletariat），他们需要通过劳动，甚至出卖劳动力才能生存。而统治阶级剥削的方式，是挪用、贩卖普罗阶级劳动力所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surplus value）与交换价值（exchange value）。由早期的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的概念基本上是通过土地、资本与控制生产方式来产生阶级的稳定性的。针对这种社会结构，西方马克思主义主张提倡意识形态的革命，并引导无产阶级走向解放，使世界变成共产主义社会，不再存在支配与剥削的关系。这个概念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中，是相当重要的概念，但随着新的知识经济体系与科技的发展，我们看到的是新阶级（new class）的生成。这些新的精英阶级，是知识与媒体信息的拥有者，他们不一定是资本家，大部分反而是技术官僚与知识分子，特别是所谓的知识官僚。他们拥有专业知识，能够掌握最先进的信息，可以利用研发与生产，使社会在新兴的生

物科技、计算机技术、网络、新兴的跨国出版等层面产生重大变革，并利用对媒体的操作与控制进行更完密的支配。这就是社会学在后马克思主义之后所提出的“新兴阶级”概念。这些阶级目前是与“知识经济”相互联结的，例如微软（Microsoft）等主要的计算机媒体财团，拥有更多的资源，已经超越马克思主义原本界定的“阶级”，且这种新的支配与剥削行为，以一种更复杂也更缜密的方式运作与表现。这种缜密的控管与支配，不单存在于经济的层面。“阶级”这个观念，在多元文化中，往往也与移民密切相关。不管移民的肤色、种族、族裔，及其移民到一个社会的先后顺序与谱系是否和“祖”国有片面联系而得以产生经济支援，身处国家政治力量与人权问题之下的他们所置身的繁复网络与情境，都和阶级问题密切相关。因为出于贫穷因素之外的其他原因，移民在公民权（citizenship）、医疗（medical care）、教育的权利上都有可能受到非常恶劣的对待，这也是种族歧视与政治迫害的根源，因此在这样的情境下，“新兴阶级”也经常和种族、性别及殖民问题交织在一起。

参考书目：Karl Marx,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06.

colonial discourse 殖民话语（或译“殖民论述”）

诸多后殖民学者皆认为这个词的提出、阐释主要应归功于赛义德，他结合了福柯的权力话语和知识体系的观念，将殖民主义与生活文化的支配形式，通过知识的架构与其工具加以传播，形成一种交织于知识及权力关系中的“殖民话语”。但是实际上，早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就有许多殖民地的知识分子提出有关“殖民话语”的说法，如法农、梅米、塞泽尔（Aime Cesaire）和阿契贝（Chinua Achebe），他们多半来自于

西印度群岛、突尼西亚或奈及利亚等地区，从小在殖民地长大，在法国接受教育，而把在法国所学的知识体系加以挪用，形成反殖民的有效策略。梅米认为殖民所造成的最重要伤害，是使被殖民者从其历史和社群中被彻底"根除"，使被殖民者对自己的生活方式、记忆与语言，产生遗忘与憎恨的情绪，因此形成一种殖民者与被殖民者间优／劣、上／下的二元对立。法农认为，被殖民者在殖民的屈辱支配关系中，势必会采取一种自我憎恨与否定的方式来面对自己的黑皮肤，因而在生活方式、语言、意识形态和文化表达上，被迫去除自己的肤色，在无意识中尽量采用"漂白化"（也就是他所说的"白色面具"）的方式，而形成一种对自我文化与种族的摒弃情感。在这样的自卑情境下，即使殖民者早已离开，不再有直接性的统治关系，殖民地也无法真正扬弃自我毁弃与文化优劣对比的内在意识。因此，阿契贝认为，殖民的支配使被殖民者认为自己是劣等人种，不但在生活与文化上是落后的一群，且无法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自己。殖民者通过这样的方式，继续灌输欧洲中心主义的种族优越论，且将其施加于殖民地之上，借殖民地既有的机制与教育传播"新殖民主义"，使殖民地当地的文化无法存活下来。阿契贝称这种殖民压迫为"老大哥的傲慢"（Big Brother's arrogance）。在"老大哥的傲慢"下，欧洲的殖民者通过对殖民地文化的摒弃，使被殖民者认为自己是低等族群，且无法通过自己的文化获得救赎与重生，除非经由寻找殖民者修辞中有关道德低劣与肤色描述的部分，并将这些支配的语言和权力话语关系加以反转，否则"殖民话语"是无法被彻底瓦解的。所以，阿契贝在 *Hopes and Impediments: Selected Essays* 一书中提出"殖民批评"（colonialist criticism）的概念与问题。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和阿希尔·缅贝（Achille Mbembe）也分

别在 *Provincializing Europe* 与 *On the Postcolony* 两书中针对“殖民话语”的统治提出建言，他们认为“现代性”(modernity)已经在殖民地造成一种政治性的压抑，即以全球性的普遍方式，将当地小区的时间和历史记忆予以单一化，在这样的状况下，时间与空间会形成一种纠缠的关系，因此，我们在讨论殖民文化与脉络时，经常是必须与“现代性”相互对照的。如何在这种“政治化的现代性”(political mordernity)中，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加以区分，如何使殖民者不再用单一的欧洲时间来压抑另一个空间的差异时间，以及消除连带形成的种种发展落差，将这些问题一一厘清，并发现种族主义、政治压迫及文化霸权介入运作与操控的方式，这即是“殖民话语”关怀的主要问题。

参考书目：Frantz Fanon, *Black Skin, White Masks*, New York: Grove Weidenfeld, 1991; Aime Cesaire, *Discourse on Colonialism*, New York: MR, 1972; Chinua Achebe, *Hopes and Impediments: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Doubleday, 1988; Dipesh Chakrabarty, *Provincializing Europe: 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Achille Mbembe, *On the Postcolon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colonialism 殖民主义

“殖民主义”是用来界定这四百年来，欧洲对其他世界所造成的历史、语言、生活形式和文化等方面的压迫的，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imperialism)有时代性区别。在早期文明中，“殖民”行为多半通过武力的侵略征服(conquest)和商业行径来进行，一直到文艺复兴时代，大多数的文化史，多半都用“帝国主义”来描写几个以欧洲城市为主的都市中心，是如何通过经济、政治与军事的侵略行为，来巩固中心对边缘的支配关系和经济上原始材料的取得的。而“殖民主义”则通常是用来泛称文艺复兴后的17~18世纪，殖民者通过将

文化与知识权力架构根深蒂固地植入殖民地，使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文化剥削与常态性的政治压迫变成一种普遍的权力知识机制，并通过全球性跨国殖民的体系建构使殖民变成一种“文化霸权”的宰制形式。但是“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仍在许多方面有重合之处，只是“殖民主义”特别强调种族的区分，也就是殖民者对被殖民者形成一种主奴之间的关系；在肤色、阶级、种族上，都有一种权力的关系，以排除他者，对“劣等”人种形成性别与阶级方面的某种幻想和刻板印象。在这样的形式下，殖民者构建出发展理论之类的进化论模型，将被殖民者视为在智能与知识上未开发的落后民族，以便形成更加体制化的支配方式。“殖民主义”一直要到 1947 年殖民地纷纷独立，学者提出“脱离殖民”(decolonization)与“自决”(self-determination)的观念后，才慢慢地淡出历史舞台，迈向“后殖民研究”的阶段，并重新讨论被殖民的国家与文化，讨论其历史记忆与语言如何重生，如何在知识分子的领导下重新拾回自尊(self-esteem)，并找到其生存之道(art of survival)。

参考书目：Edward W.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3; Patrick Williams & Laura Chrisman (eds.), *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A Reader*, New York: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4.

commodity fetishism 商品拜物

“商品”(commodity)是马克思在《资本论》(*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中所提出的概念，意指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市场所交换与消费的物品。马克思认为，商品仿佛与金钱一样，可以有其自主性，能让人产生一种幻想拥有的快感(phantasmagoria)，并且有其外观，但它又将其自身的本质加以掩藏，以替代式的符号呈现，让事物客观化，而抽空了其真实本质的价值。人们消费这种商品价值背后的文化符

号，即是“商品拜物”。许多文化研究学家与人类学家都利用这个概念为基础点而发展其理论，如陶西格（Michael Taussig）在其讨论殖民与医疗、知觉与感官的专著中，尤其是在其谈论仪式的著作 *The Magic of the State* 一书中，就认为“巫术”与“商品拜物”同样具有使人们产生虚幻、焦虑与畏惧感的能力。后殖民学者如巴巴也曾挪用这个观念来形容殖民认同的复杂形成过程。巴巴认为殖民者对被殖民者存在着一种内心的焦虑与恐惧，因此通过“商品拜物”的方式，以对种族形成的刻板印象，将被殖民者的意象加以取代与内在化。在讨论马克思《资本论》的许多重要作品当中，德里达的 *Specters of Marx: The State of the Debt, the Work of Mourning,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针对“商品拜物”的哲学，也提出了非常精辟的分析。

参考书目：Karl Marx,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06; Michael Taussig, *The Magic of the State*,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Homi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Jacques Derrida, *Specters of Marx: The State of the Debt, the Work of Mourning,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Emily Apter & William Pietz (eds.), *Fetishism as Cultural Discours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commonwealth literature 大英国协文学

泛指从前大英帝国及其国协的文学，包括英国、爱尔兰、新西兰、澳洲、威尔士、苏格兰等地区的文学，更广义来看，连英国从前的殖民地，如印度、南非等地的文学，都可泛称为“大英国协文学”。1940 年之后，这些国家纷纷高扬自治、独立的理念，因此，“大英国协文学”这个概念基本上只能通过杂志与国际性的传播媒介继续维系下来。和“大英国协文学”相关的重要刊物是 1965 年创立的 *Journal of Commonwealth Literature* 与 1966 年创立的 *World Literature Written in English*。

在这样的论述观照下，经常会发展出所谓的“后殖民文学”与“新英文文学”(new literature in English)，对殖民地脱离英国殖民母国的情况，与殖民地受英国文化影响的殖民处境进行反省与再现。

参考书目：Eugen Beutley and L. W. Conolly (eds.), *Encyclopedia of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in English*,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John Hawley (ed.), *Encyclopedia of Postcolonial Studies*, London: Greenwood, 2001.

communitarianism 社群主义

“自由主义”强调脱离文化脉络的个人自由发展，“社群主义”则与“自由主义”有所区别，强调伦理与政治问题是无法脱离其文化社群而存在的，任何道德理念与政治行为也无法脱离其文化脉络而被思考。社群主义学者认为人并不是如罗尔斯(John Rawls)所提出的“个人的自由主义”所说的，是一种完全可以脱离社群的自由个人。持此主张的主要哲学家包括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桑德尔(Michael Sandel)、查尔斯·泰勒与沃尔泽(Michael Walzer)等人。在麦金太尔的理论中，人作为一个行动主体，是不能脱离其社会实践与传统而被考虑的，每一个人作为一个道德主体，在其所分享的意义结构与体系之下，其伦理行动基本上都受社群中善恶理念体系运作的影响。相较于罗尔斯有关“自我”的观念，桑德尔和泰勒都认为许多主要的概念，包括主体性、能动性、伦理学与正当性等，经常都是在文化社群中形成的。在这样的论述下，意义和社群结构，以及其所分享的有关正义的概念(特别是在使用语言的层面上)，都有其社群的特殊性；人是无法被抽离其社会政治脉络而存在的，也不能局限于理性个体的运作范围内被考虑，而是一定要被置放回社会脉络(social context)中重新思考的。“社群主义”对多元文化运动有很重要的影响。社群文化用泰勒的话来说，是被

他人承认,能在自己的文明与社群中享有自尊,并复制自己的社群,形成自己的团体(grouping),拥有自己的权利。这也是"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根本差异。

参考书目: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Charles Taylor, *Philosophical Argument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comparative literature 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在理念上是非常古老的。早在中世纪末期,因为欧洲各种方言、地域性的文化表达逐渐兴盛,各种交流、接触、比较和对话的机会大增,各种地域文化也慢慢产生交混,在这样的情境下,"比较文学"其实早就已经涉及"影响"与"翻译"的问题。从18世纪以来,"比较文学"得以发展为一个具体的学科,基本上是因为歌德所提出的"世界文学"理念。歌德特别强调跨国界文学间的比较,他通常将文学视为以拉丁语言为主导的欧洲文学间的模拟。后来的比较文学学者强调跨国界文学间的交流与影响,如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对意大利文学的影响,或相当多的东方作家(日本与中国的)都在其创作中,借鉴了英国现实主义作家的艺术手法。由"影响研究"到"寻根研究"(stoff),或是侧重文艺的运动与种种流派,如"象征主义"、"浪漫主义"与"前卫艺术"等,这些跨国运动在被接受以及转变的过程中,是否对原来的运动本身作进一步的启发或扭曲,如布鲁姆(Harold Bloom)以弗洛伊德的"弑父情结"为基础,结合比较文学的概念所提出的"误读"(misreading),"比较文学"特别重视对前人文本是否有扭曲与误读之处。也因为美国比较文学与结构主义学者的倡导,"比较文学"慢慢变成跨文类、翻译与理论的比较研究,走向所谓的世界文学、文化研究以及翻译理论的研究。不止于此,"比较文学"也经常和翻译、挪用

密切相关，当文本由一种文字译介成另一种文字时，当文本旅行到社会文化环境大不相同的另一空间与社会时，文本究竟如何被重新解译与接受，也是“比较文学”的重要课题之一。因此，接受研究（reception studies）也提及某些人在自己国土上不受欢迎，到了另一种文化中，反而成为重要的作家这一情况，如拜伦对希腊与意大利的影响力，这些都是“比较文学”所关注的问题。但晚近的“比较文学”比较强调翻译理论、跨学科比较，尤其是艺术、美术、音乐、建筑对文学的再现方式，还有将文学作品谱成歌剧、将小说谱成组曲，以及诗歌与跨文化交流所产生的有趣作品，如马勒的《大地之歌》为李白及其他许多唐朝诗人的诗词谱曲，在德国的社会情境下展现其心境，这些都是“接受研究”、“翻译研究”乃至“跨学科研究”的研究重点。而晚近的文化研究又让比较文学研究有了新的转折，也就是除了经典文学的比较之外，因为新兴的流行文化将从前许多学院中的文本变成通俗的作品，“性别研究”、“电影研究”、“少数话语”，以及新的国际文化交流下所产生的视觉文化都成了比较文学研究的论题，从而使“比较文学”产生了迈向“文化研究”的重大转折。这些研究，吸收了伯明翰学派（Birmingham School）以来许多文化研究的方法论，并进一步加以发展，让“比较文学”有了新的生命。在这样的情况下，“比较文学”究竟是有其新生命，还是已经死亡？斯皮瓦克在其新书 *The Death of Discipline* 中试图为“比较文学”赋予新生命，认为所有的文学研究都是比较文学的研究，或许可以为这个问题提供一个暂时性的解答。

参考书目：Charles Bernheimer (e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Multiculturalis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comprador 跨国买办

这个词在葡萄牙文中被用来指称购买海外产品给本国人使用的购物者。后来马克思主义与殖民主义学者，经常用这个词来指具有特殊身份与特权的买办利用殖民的处境去做跨国的交易。从早期的商人与殖民买办，到知识分子买办，特别是学院的批评家或创作者与艺术家，他们经常和“新殖民”的文化支配形式形成某种妥协的态势，利用这种态势拥有国际文化资本，并利用这个特权将海外的舶来品译介到本地，以打压本地政治文化的独立运动。这个词被用来指称新兴通俗文化媒体的跨国买办，他们由国外中介引进商品，如可口可乐或某些电视节目，来构成某种特权，让自己拥有一种不仅经济富裕，且在“知识经济”中具有优越地位的精英身份。

参考书目：Anthony Appiah, *In My Father's House: Africa in the Philosophy of Cul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counter-discourse 反话语（或译“拒抗论述”）

主流文化以及统治政权通过权力知识的传播方式，在日常生活中让主体变成客体，不知不觉中将主流意识与社会既定（established）的意识形态吸收、含纳并加以复制，这种意识形态复制、形成与传播的作为与过程即为“话语”。而通过抗拒主流意识形态的方式，从文本和“话语”中找寻其矛盾、冲突与漏洞，利用重新解读或解构的方式，把被压抑的女性、庶民（subaltern）与没有身份、没有发言权、没有被再现的主体重新加以阐明，即为“反话语”。

参考书目：Richard Terdiman, *Discourse/Counter-discours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ymbolic Resistance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creole 混血土著

Creole 一词来自于法文，后来在葡萄牙文中被广泛使用，这个词不论在法文还是葡萄牙文中，都是指“土著”的意思。它原指具有欧洲血统，而在赤道殖民地出生长大的白人，但慢慢地被用来指当地的土著与非欧洲出生的人，甚至被用来指不同人种交混的状态。特别是在加勒比海与西非，这些不同人种的语言混血状态，也可称为 creole。19 世纪以后，这个词被用来区分特定的族群，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只要是生于西印度的，都可以称为“混血土著”。但随着 19 世纪血缘问题日益严重，继承权问题也摇身一变而成为令官方头痛的首要问题后，“混血土著”就变成一个既定的范畴，用以界定这些没办法回到殖民宗主国去继承父亲或母亲财产的土著。“混血土著”这个词语，也表现出在殖民通婚与混血的情境下，纯粹文明对殖民宗主国优越文化的威胁，因此这个词慢慢变成具有负面意义的词，通常指黑白混血的人种。根据加勒比海作家布拉思韦特（Edward Kamau Brathwaite）所说：在秘鲁，“混血土著”这个词多半指称出生在新大陆的西班牙后裔；在巴西，这个词则指本地出生的黑奴；在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州，这个词用来指称白种法裔的后代；在新奥尔良，则指黑白混血的人种；在其他地方，指早期奴隶与黑人结合的后裔；在特里尼达则指黑人的后裔，用“混血土著”这个词将其与来自东印度的移民区分；在牙买加，则指生在当地、变成当地土著的西班牙后裔，用以区分白人与黑人、自由民与奴隶。根据布拉思韦特对“混血土著”所下的各色定义，这个词在不同的社会中实具有不同的意涵。

参考书目：Edward Kamau Brathwaite, *Contradictory Omens: Cultural Diversity and Integration in the Caribbean*, London: New Beacon Books, 1974.

critical theory 批判理论

用来特指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两位重量级代言人阿多诺(Theodor Adorno)与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的理论。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对现代化之后"科技理性"让人产生征服自然与他人的野心,也形成"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这个牺牲品的现象加以批驳。而如何在缺乏反省的社会不断地借省思与批判来提升美学的自我觉醒,则是"批判理论"主要的关怀。"批判理论"泛指对霸权、支配、媒体操控提出批评的理论。

参考书目:Max Horkheimer, *Critical Theory: Selected Essays*, New York: Continuum, 1982;Theodor Adorno, *The Culture Industry: Selected Essays on Mass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crossing-cutting 交错

通过替换的编辑手法,使不同的动作看起来俨然在同时发生,或将个别动作放入不同时间框架内并置以形成交错的悬疑、相互纠缠或去除中心的关系,借此强调各种人物、情节、文本在差异时空、社群中产生动作,此一手法以非线性逻辑或因果关系,在视觉场景之中构建不同的位势及力道。通常"交错"的效果是通过电影剪辑、接缝(suture)达成的,相关的手法包括"跳接"(jumpcuts,把不同事件乱接在一起,戈达尔喜欢运用此一手法,如将主角从在乡间枪杀警察的场景接到他在巴黎电话亭中的另一个场景中)、"续接"(continuity cuts,将事件、场景连贯起来,仿佛未曾间断)、"合接"(matchcuts,将相互搭配的事件、场景剪辑在一起,正好与"跳接"之蓄意错乱手法相反)、"蒙太奇"(montage cuts,连续快速剪辑,把不同的取景加以切割、组合,造成昏眩、迷魂、恐怖的效果)、"汇接"(compilation shots,针对一个地点、印象或情景以一连串的快拍汇总出整体观感)、"转景"(cuta-

ways,在一个主要的动作要结束时，将镜头转到外面的场景或另一个时空的处境，带领观众离开主要的场景、动作)。这些编辑、剪辑手法往往会被交错运用。

参考书目:Teresa de Lauretis and Stephen Heath (eds.), *The Cinematic Apparatus*, New York: St. Martin's, 1980.

cultural studies 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学派兴起于1956年,起初针对英国那种"大传统"(grand tradition)以及以白人为本位的阅读传统提出质疑。当时的英国学者如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和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对流行于英国的文学研究和大传统式的精英话语感到不满,而强调劳工阶层在星期天礼拜仪式与教会教育下形成的大众文化,这也就是后来"文化研究"的主题——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它侧重于来自底层的流行文化,认为藏身在阶级的落差背后,"文化"经常只是一种单向度的文化。因此霍加特和威廉斯主张,在社群中所形成的劳动阶层文化,以及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实践,都是20世纪50年代的学院式批评所无法触及的问题。利维斯(F. R. Leavis)就针对文化资本、文化精英的阅读方式提出批判,用来对峙50年代特别重视精英与经典的中上阶层文化。霍加特也在1957年发表专著《识字之用》(*The Uses of Literacy*),认为"文化"是一个重要的范畴,因为它让我们了解到生活的实践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社会的大结构之下,联结了如工作、性别取向和家庭生活等,方能被建构出来的。在这样的情境下,由劳工阶层的问题反映出的社会贫富结构不均,以及劳工受教育机会不等的社会问题,是早期"文化研究"的重心。威廉斯更在其专著《文化与社会》(*Culture and Society*, 1958)中将"文化"界定为"生活的全部形式"

(culture as a whole way of life),以区分"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让"大众文化"成为社会关心的问题。他更进一步通过"感情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以及"残余势力"、"支配性"、"正在形成"这三个意识形态的阶段发展和角力,来探讨文化构成的动力,使"文化研究"脱离传统的社会研究,使文化成为自身本就具有动力和吸引力的媒介,且可以具体建构社会并提供信息,"文化研究"由此登上历史舞台,也成为"文化研究"第一波的研究典范。20 世纪 60 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盛行与发展、阿多诺与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的形成,以及汤普森(E. P. Thompson)1968 年的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都利用了马克思主义和阶级研究的方式,使阶级问题进一步被显题化。这些文化研究学者借鉴马克思和葛兰西的理论观点,针对逐渐形成社会精英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及其教育政策提出批判,成为一股势不可当的抗拒力量。后来,霍加特在 1964 年于伯明翰大学(Birmingham University)成立"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Birmingham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也聚集了一批"文化研究"的理论家,撰写不同范畴和领域的专著,如专门研究通俗艺术的霍尔(Stuart Hall)和华奈尔(Paddy Whannel)写了《大众艺术》(*The Popular Arts*),威利斯(Paul Willis)就劳工研究问题写了专著 *Learning to Labour*,莫利(David Morley)在 1980 年写了有关"观众研究"(audience research)的重要著作 *The Nationwide Audience*,霍尔和杰斐逊(Tony Jefferson)所编的 *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也力图通过仪式形成一种抗拒的力量。这些著作都力图探讨"通俗文化"、"流行亚文化"、消费、劳工问题,以及如何抗拒资本主义盛行下的政治经济文化支配,并将文化置于社会论述的过程当中,视文化论述为社会形成的

重要部分，因此也刻意注重读者在“文化研究”的领域中所扮演的再生产与消费的角色，以加强其批判与对话的力度，并且将此种观念纳入“批判理论”中，在媒体所产生的文化工业及其商品化的现象方面，通过长期的田野调查、访谈、分析，以另外一种方式来研究媒体与弱势社群之间所构成的共谋关系，以及夹在两者之间、可以重新予以开发的空间。这些著作的普及和影响力，也促成了七八十年代的“文化研究热”。我们可以说“文化研究”第一阶段“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研究的主要论题是劳工、教育与文化机制，第二阶段则针对劳工、亚文化、消费与观众提出批驳。迈入 80 年代，因为社会民主党与撒切尔右派思想（Thatcherism）崛起，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和美国总统里根（Ronald Reagan）主倡形成了“新右派”（New Right）政治经济与全球新秩序，“文化研究”就开始针对以这种全球性经济为主导的竞争性与同质化现象提出批评，在信息、商品、性别与知识分子的角色方面也多有建言。90 年代后，“文化研究”开始走向 Global Popular，对全球化的商业和政治经济发展不均（unevenness）亦多有研究，并结合了法国的“后现代”、“后结构”与“后殖民”主义，大量使用福柯与德里达的理论，针对全球化情境下“新帝国”（也就是美国）意识形态的兴起加以批判，在这个层面上，“文化研究”提供了某种跨学科整合与政治实践的可能性。由于此种批判的观点，再配合解构批评、女权主义、后结构主义的发展，“文化研究”将信息、影视、音乐的生产与被消费的过程，以及族群、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都当做其文本研究对象，并利用此种方式来重新思考霸权是如何融入这些作品之中，以产生各种不同形式的表达的，而在表达之中，又如何酝酿其抗争的可能性。因此，不管是早期针对英文教育的研究，还是后来对于性别、

种族、阶级与观众位置的界定，甚至对同性恋问题的讨论，“文化研究”都在不断尝试与形成中的社会现象对话，以批判的方式来研究、挪用或再生产。此种科技整合的研究方法其实对于文学教育有很大的启发，使其从文字的朗诵和解释的层面，进入到对于整个文本在社会中的地位，以及文本在社会中发挥作用的过程有比较深刻的了解的层面。因此，在“文化研究”的冲击之下，产生了“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sm)与“新文化史”，许多不重要的日记、教会的公告、游行时的展示，以及街道、建筑、剧场空间设计及其内外的对比、宗教的世俗化，还有种种原本不被置放在讨论脉络中的题材，都可以被纳入文学教育之中，使文学教育变得更加多元化和多媒体化。在20世纪90年代初到千禧年来临之间，文学与“文化研究”经历了许多典范与解释群体间的争论，各种理论的兴盛与衰颓之势一夕数变。就以美国来说，多元文化论辩(debating PC)、科学论战(science war)、女性主义阵营中的内讧、后殖民理论遭受批判、文学与“文化研究”的界限划分，这些论战与事件本身都让人文科学的科际整合前景充满了疑虑。在众多反对声浪中，伴随着“文化研究”读本众多版本的出版，“文化研究”的困境与弊病却日益昭然若揭。在支持与反对两个阵营的讨论与笔战中，论文也不断地结集出版，但“文化研究”却在这种交互来回的讨论当中，成为无法定义的庞然存在，在这般思路与范围不明确的情况下，“文化研究”已经被“稀释”与正典化了，它已经丧失其早期与霸权抗争的力量，甚至其本身似乎就已经变成了另一种形态的霸权。虽然“文化研究”的方法论因为来源庞杂而一直不是很完整，但其政治效力与其所形成的跨国脉络，确实仍有其可观之处。“文化研究”未来究竟要在什么样的脉络之下发展，其走向又要在什么样的脉络下形成，或许还需要

进一步谨慎地深思。

参考书目:Richard Hoggart, *The Uses of Literacy*, Boston: Beacon Press, 1961;Raymond Williams,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 New York: Doubleday, 1960;E. 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3;Paul Willis, *Learning to Labour: 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 Hampshire: Gower, 1977;David Morley, *The Nationwide Audience*,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1980;Stuart Hall & Tony Jefferson, *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Youth Subcultures in Post-War Britain*, London: Unwin Hyman, 1976;Simon During, *The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culture criticism 文化批评

"文化批评"的起源是与文化危机或公共领域彼此关联的。哈贝马斯将"文化批评"界定为18世纪新闻与公共舆论场所(咖啡厅、茶馆、沙龙或文艺辩论场所)的产物。不过,不太普遍流行但举足轻重的"文化批评"早在人类有书写与读者(或听众)时便已形成(例如希腊的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就对诡辩派、战争与性、希腊的文化提出种种批评),并形成公共舆论,对社会现实及思潮产生制裁或平衡的作用,许多东方的史诗、散文、评论也在更早的时期,即对政治、社会、文化行为有所针砭。不过,一般而言,文化评论是18世纪资本主义、都市生活的产物,也是印刷文化(print culture)兴盛时期的产物。由于市场原则与专业倾向,文化批评家在地位上开始具备独立自主性,而且在媒体、公共舆论的批评与理性论述空间里,拓展对话、辩论及多元思考的余地,将当下的文化生态及其现象当做批评的对象,让读者或听众一起感知或了解切身的文化问题,进而设想其对策或解决之道。从18世纪起,小说就对内在价值、家庭生活、情感伦理、虚拟人物及其共同背景的理解等现代文化现象的向度,以具体、写实的语言与再现方式提出种种形塑组

构(configuration)与重新解读(refiguration)的可能性。这些作品广受仕女与中上消费阶层喜爱,而且在公共空间中备受讨论,对大众文化品位的形成或约束,确有某种程度的影响,例如理查森(Samuel Richardson)的书信体小说《帕米拉》(*Pamela*)、《克拉丽莎》(*Clarissa*)在成书过程中,便收到不少仕女贡献的许多意见,因而对两性关系及女性的自我期许,产生了折中但又颇为扭曲的共识与共谋,左右了许多女性读者的自我再现与生涯设计。18 世纪的英国知识分子纷纷以新闻专栏的文化批评方式投入到以《旁观者》(*Spectators*)、《见闻漫谈》(*Tatlers*)为投稿对象的写作中,将街谈巷议的流言及咖啡厅、茶楼中的讨论,以书面印刷体的形式公之于世。这种新兴中产阶级的公共领域,一方面以家庭、市民社会为其核心结构,另一方面则以资本主义体制下的消费行为与公共利益为主,在法、德及其他欧美地区是通过讨论、制宪及文字共识的方式,于沙龙、文学论坛、书简或文献中发挥大众同时参与公共决策的作用的。哈贝马斯对此段公共领域时期有相当多的缅怀与反省,基本上他在重新整理公共领域"黄金时代"时,其笔锋中都带有理想及念旧的情感,而且对 19 世纪末叶后的大众媒体时代采取悲观而不契入的态度,同时免不了从中上阶层的抽象、统合观点出发,因而其论述有其隐含的父权与种族中心作风等问题。虽然财团、媒体与政府的垄断和共谋,在目前的各国公共领域中乃是司空见惯,甚至是变本加厉的现象,如选举前的民意测验及媒体操纵,不过,除了这种政治权威与财团利益结合的大结构外,小市民与劳工阶层、原住民、妇女、同性恋者或弱势团体,事实上均可能运用媒体及公共领域去发展其抗争或抗衡的话语或社会实践,例如加拿大北部的原住民卫星电视 Meadows。哈贝马斯的见解势必需要其他学者以其观察去修订、批判,

在这方面，内格特（Oskar Negt）与克鲁格（Alexander Kluge）的《公共领域与经验》或克鲁格的学生汉森所写的《胡言与巴别塔》，都从消费者、下层的观点，去分析观众如何发展其个人的想象空间以逃避整合性的垄断、操纵，虽然这种个人消费行为的自由余地已被新电影及交互式的多媒体影像系统所运用，而制作出既富个人创意，但又是设计、操控下的公私交错、文类与经验的界限不断模糊的新兴节目。虽然18世纪以来，大众媒体如何操作新闻事件、艺术展览、影像再现，以及“自然”如何日渐荡然无存而成为“工业革命”祭坛上的献祭，都是批评家重点批评的对象，但现代主义的“文化批评”，仍有另一个层面，力图采取救赎式的美学政治，以诗去取代已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中销声匿迹的宗教——以这种角度进行的“文化批评”，由浪漫主义到新批评，都是某种形式的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尤其又以阿诺德（Matthew Arnold）的“文学试金石”与利维斯所主张的“文学大传统”最能显示出这种文化精英主义对中产阶级及其粗俗的唯物倾向的深恶痛绝，他们希望重振文学、文化的地位，让世人沉浸于“曾被想过或认知的事物中最佳的表达”中，通过阅读、观赏、思索及反省力求完美，从艺术与文学的人文经验中得到精神上的滋润，从而了解人在历史、文化中的地位，培养默契与智慧，运用正当的理性与感情进入民胞物与的境界。对现代主义者而言，文化是由文学、艺术作品彰显的，通俗文化充其量只是堕落的拜金主义（Philistinism）及其包装，而真正能让世人扩大视野、提升精神境界的著作，则非经典莫属，这些白人男性所留下的文学艺术品，历久弥新，不断启发世人追求真善美，是全人类的宝藏。不管是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的“哲学阐释学”，还是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对诗人荷尔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的见解，特别

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盛行一时的新批评，都强调文学、艺术的教化作用或唯美存在的自主性，将文学作品与宗教牺牲仪典或美术作品相提并论，俨然认定其是人文精神的最高典范。事实上，即使在90年代，多元文化论与反正典的学风似乎瓦解了新批评与新形式主义，仍有不少学院中人如布鲁姆觉得文学经典才是最核心的教材。不过，50年代末期，现代主义的文化观逐渐受到质疑，同时女性运动与新社会运动、新史学典范的风起云涌，也迫使文化精英主义不断让步，大众文化与亚文化的问题立刻引起各方学者的注意，一时文化研究、新左派批评、文化唯物论(cultural materialism)、新女性主义、少数话语与后现代主义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在学院内外产生相当大的回响。60年代初期，"文化批评"从侧重人传统与经典研读的层面，转移到日常生活的研究上，威廉斯与霍加特这两位学者是这个"文化批评"重大转折中的代表人物。威廉斯于1958年出版《文化与社会》，将"文化"界定为"不但是心灵状况、知识与道德活动，而且本质上也是生活的全盘方式(a whole way of life)"，明显打破了高下、经典与通俗文化的既定藩篱；他以"感情结构"的见解，探讨小说、戏剧、电视及社会文本中多重交织的意识形态，提出"长期革命"的文化唯物论，使"文化批评"与社会变化密切结合。霍加特则于1957年写作《识字之用》一书，注意到劳工阶层群体及其文化。他于1964年创立"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进一步拓展了亚文化、大众媒体、文学与政治、性别研究、劳工阶层文化史等研究领域。七八十年代可说是这个中心最具影响力的时期，它特别将"文化霸权"(culture hegemony)作为"文化批评"的阅读重点之一，针对爵士乐、小型媒体、各种亚文化或相对公共(counter public)的话语作为及其仪典，作相当具有文化政治意涵的取样与分析。除了

重新发现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葛兰西对“文化霸权”所作出的解释与定义，这个时期的“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也大量受到法国思潮，尤其是巴特（Roland Barthes）、福柯、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德塞尔托（Michel de Certeau）、利奥塔、德里达、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德勒兹（Gilles Deleuze）、拉康等人的思想的影响，对边缘与中心、权力关系、国家意识形态机制、象征资本（symbolic capital）、游牧寄生等观念，往往加以挪用，以便探讨性别、肤色、族群、认同与文化政策之间的关系。葛兰西有关“霸权”的说法，很快就与权力论述相结合，来分析或批判种族以及性别歧视的社会现实，尤其是针对英、美的“新右派”及保守政治（如撒切尔主义［Thatcherism］、里根主义［Reaganism］），从电视、广告、电影及各种影像或社会符号文本中去剔除社会与文化中各种冲突的力量，使受到压抑或扭曲的力量得以重新协商、重新发声。70年代以降，新兴的“文化批评”，挟着女性主义、少数话语、后结构或后现代主义的方法及社会关怀，对好莱坞的电影、新闻广播、电视连续剧、各种娱乐节目的观众、机构历史、生产技术、消费行为及其效果等，均加以仔细研究，在许多方面确实远超过阿多诺与霍克海默这些法兰克福学派早期代表的成果，同时不再与大众保持批判距离；许多亚文化团体的田野调查也应运而生，可说把重点从文化生产逐渐移转到文化消费上。在大众文化的消费上，恩岑斯贝格尔（Hans Magnus Enzensberger）于1970年所撰写的《媒体理论的成分》一文指出，媒体未必制造“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事实上媒体反而诉诸人们真正的需要与欲求。从此，观看的逻辑与欲求之欲求，或电影如何投射出观看位置，并经由时间的展现、叙述形式，与个人或社会的乌托邦冲动彼此搭配或产生辩证关系，遂成为詹姆逊、戴尔（Richard

Dyer)的二度演绎重点之一。另一方面,女性批评家与弱势族群学者(如劳丽蒂斯[Teresa de Lauretis]、劳拉·穆尔维[Laura Mulvey]等),则对媒体的性别再现技术(gender technologies)、窥视情结与支配作用一一加以披露。在文化研究的范围里,霍尔及其学生吉尔罗伊(Paul Gilroy)的表现特别突出。吉尔罗伊晚近对黑人音乐的研究更具有创意,对目前方兴未艾的电影研究颇具启发作用。事实上,18 世纪以降,"文化批评"的重点包括教育机制与大众识字程度(literacy)、艺术与知识分子、媒体与国家文化建设、资本主义或工业发展与人际伦理关系的转变、正统与民间流行文化之间的彼此排斥或辩证互动,乃至科技、想象与社会改革的结合可能性等;它不只注意文化的生产,同时也探讨文化的消费及再生产现象,也就是文化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塑造个人的品位、判断、意识形态、阶级以及性别与肤色认同,使个人进而复制文化所赋予的生活方式及权力关系。最近,这些重要课题又因应新的"文化批评"局势,而加深了对文化与帝国主义、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大众媒体、同性恋和弱势族群等的关系的反省。赛义德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一书于 1978 年问世后,便提醒世人西方如何想象、"发明"东方,并利用各种知识体系达成对东方的支配与殖民,且将东方假设为阴柔、肥沃、非理性的异文明,通常以有色人种的女性来比喻东方,以此突出对之进行征服的西方父权殖民主义。斯皮瓦克提醒道,我们对第一世界理论架构及其文化学术利益不如重新协商,以避免成为数据提供者及第三世界代表,她以解构批评结合马克思主义,深入分析本土声音再现及新殖民主义的内在问题,力图把文字与文化架构的空隙及不可并比性加以发展,进行后殖民的批判。巴巴则以解构批评与精神分析为主,探讨番易(mimicry)与幸存的策略,将重

点放在殖民双方的文化时空落差，及彼此不能自主的交混两难局面上，由无法对译所产生的焦虑与自由发展余地去质疑及扭转既定的权力关系。其他后殖民学者如南迪（Ashis Nandy）与拉什迪（Salman Rushdie）等也对殖民者的自我心灵损害，或被殖民者深入或返回帝国中心后松动或移转文化位势等现象，以较具体的方式作精辟的说明。目前，后殖民理论备受批评，但其见解却发挥了相当大的影响，各地的学者纷纷提出更本土或更具历史脉络的后殖民观点。在这一点上，学科训练、出版机制的作用功不可没，由于愈来愈多的文化学术交流，再加上新兴的刊物或系列丛书不断吸收具多元文化背景的人才，后殖民架构下的"文化批评"及相关研究便与各地区的文化政治发展相互搭配，形成一股潮流，重新评估环球与本土文化之间的多重辩证与互动关系。此外，在多元文化理论的推波助澜下，第三世界的女性主义及各地区的性别、族群认同或"后认同政治"（post-identity），是目前"文化批评"中发展最蓬勃的文化与社会运动。莫汉蒂（Chandra T. Mohanty）认为研究第三世界女性的地位，得由社会与政治生活中错综复杂的"支配关系"（relations of ruling）及其具体历史脉络着手，不能再援用白种女性所提出的"平等解放"理论。她强调政治、社会、经济论述的塑造过程从以下五个层面去批判知识的生产与支配形式，追究社会实践与机制如何被组构以达成压抑及殖民的效果：（1）殖民、阶级与性别；（2）政府、公民权与种族关系之形成；（3）跨国资本生产及社会机制媒介；（4）人文科学（或人类学）与所谓的"土著"女性的关系；（5）意识、认同与写作的抗争作用。许多后续的研究更指出第一世界女性主义者以其启蒙或后启蒙理性，将第三世界及其女性加以贬低或同质化，这事实上与帝国主义存在着某种共谋关系；即使在启发第三世界女

性的过程中，也往往以祈使、领导、支配他人的话语，去“解放”有色人种女性。这种话语又被媒体、电影、舞台剧、电视连续剧加以吸收，成为帝国文化的刻板再现（如 *Shohat*），使第三世界在国际公共领域中，不断经由一成不变的角度被重播。事实上，这种文化成见与再现的问题，在多元文化论辩与性别认同上，也一直被大众媒体片面提出但被多方操纵或垄断，以便打压弱势团体。在华文社群中，“文化批评”其实也早已有其源远流长的历史发展与错综复杂的表现，各区域或阶层甚至也有其特殊语言与表达方式，以寓喻、讽刺的手法，针对当时的社会腐化及危机现象提出建言。“五四”以来，“文化批评”和小说、散文、报纸上的时事及文化论坛，尤其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有时也借挖苦、戏谑、自我解嘲的口吻，野火乱烧，或正面挑战各种弊端。从明清以来的游戏文字至鲁迅与阿城的著述等，“文化批评”的传统与理论想象，都可说在“华人文化圈”与大众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参考书目：Raymond Williams,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8; Richard Hoggart, *The Uses of Literacy*, Boston: Beacon Press, 1961; 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8.

culture industry 文化工业

将社会与美感经验当做日常生活各方面彼此协商或抗拒的余地与自我重新组构的基础，这其实一直是 18 世纪以来文化批评的宗旨，也是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文化研究的重点。不过，在现代主义与批评理论的潮流中，这种自我组构或再生产的空间，往往在“中产阶级的虚假意识”或“文化工业”的理论之下受到质疑；它们认为，大众媒体与资本主义或国家体制，不断通过文化去复制生产关系，把日常生活中的剥

削、冲突、矛盾加以扬弃、改装、否定或片面肯定，以至于让观众与读者将艺术、舞蹈、文学、电影中的虚假快乐意识及其世界观，以物化及商品化之后的欲求与认同位置去吸收、强化既有的资本主义生产与支配关系，而遗忘了真正的社会现实问题。在某种意义上，18~19 世纪以来的商业、工业、科学主义崛起，确实造成了对自然与人文景观的莫大损害，形成人对自然及对他人的支配关系，因此批判理论家如阿多诺、霍克海默、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等人，反对大众媒体包装文化以艺术手法去兜售或大量复制商品，使技术的可复制性成为后资本主义的文化经营原则。这种纯美学或将美感对象生疏化（defamiliarization）的文本政治因应了现代社会急遽工业化与商品化的倾向，然而，一如彼得·布格尔所指出的，即使是最抽象、最反商品化的现代前卫作品，也会立刻被社会与艺术机制吸纳、再生产，现代主义艺术家的个人创意，势必要放入艺术的生产、营销、消费与再生产过程及其机构（institution）中，方能形成其意义与价值。

参考书目：Theodor Adorno, *The Culture Industry: Selected Essays on Mass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cyberspace 网络空间

亦作 Cyberia，为因特网（internet）所构成的数字空间。因特网是美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因应国防战略的需要，在太平洋地区所发展出来的数字输送网络，后来在 90 年代于全世界各地风行，蔚为一种普遍的新知识经济。信息在网络的搜寻下极为便利，形成跨国空间与时间浓缩的新数字空间。因为数字空间所造成的“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许多方面如媒体、生物科技、文化想象，乃至于消费行为都起了极大的变化，人类可以在虚拟的数字空间中到处漫游，开辟各

种讨论空间,形成前所未有的人际关系。网络空间的形成,也是一种游戏与科技信息交融的革命性成就。

参考书目:*The Harvard Conference on the Internet & Socie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cyborg 人机合体

提出这个概念的主要人物,是目前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 History of Consciousness 学系任教的哈乐薇(Donna J. Haraway)。她在收录于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一书的专文《人机体的宣言》(*A Cyborg Manifesto*)中,提到由于科技、社会想象与女性主义在 20 世纪的发展,社会现实已经与政治的建构、改变世界的科技、虚构的叙述相互交混,形成一种新的经验。这种经验存在于"事实"与"小说"的彼此交织中,人类的意识也在想象与社会的多重压抑下,通过越来越精密的技术所发展出来的机器,以及有机生物与基因复制的有机体,将这些因子彼此交织所形成的想象予以再现,这就是哈乐薇所说的"人机一体"的经验。她用这个观念来强调女性主义在 21 世纪来临前可以有无穷的潜力,并通过视觉的幻觉以及生死之间的搏斗打破传统与前人所界定的疆界。她同时也认为当代的科幻小说,都是充满"人机一体"的经验的。由动物至机器,乃至于人文与自然的领域,我们都可以在许多电影中看到相关的"人机一体"的组合与叙事情节。在现代诗创作中,则有林耀德笔下穿梭纠缠于因特网中的都市男女,他们的身体已经与计算机屏幕、科幻小说的魔幻世界和网络世界中的虚拟情欲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新的都市文化。在这样的"人机一体"世界中,性别、时间与疆界的定义,都在既定的想象之外创造了新的可能性,也形成一种既断裂又彼此混淆、交织

的身份集结。我们可以在哈乐薇的图表当中，看出近期在科技衍生中的一个大变化。哈乐薇认为，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之间，形成了一种"支配的知性系统"(informatics of domination)，而有异于早期"阶级等第的支配系统"(hierarchical dominations)。哈乐薇同时认为在时间的过渡和演进中，劳动力变成了机器劳动力，心灵转化成了人工智能，二次大战也变成了星球大战。她对20世纪中叶之前的传统支配观念与20世纪末叶之后新科技与新社会现实形成后的体系，作出明晰的区别，以下根据哈乐薇对两个系统相异之处的说明，列表对照如下表。

阶级等第的支配系统 (hierarchical dominations)	支配的信息系统 (informatics of domination)
再现(representation)	拟像(simulation)
中产阶级小说／写实主义 (bourgeois novel/realism)	科幻小说／后现代主义 (science fiction/postmodernism)
有机体(organism)	生命科技的组合(biotic component)
深度／统合(depth/integrity)	表面／疆界(surface/boundary)
热(heat)	噪音(noise)
生物科学作为一种"临床实践" (biology as clinical practice)	生物科技作为一种"文本的铭刻" (biology as inscription)
生理学 (physiology)	电子通讯工程学 (communications engineering)
小团体(small group)	次系统(subsystem)
完美(perfection)	最佳化(optimization)
优生学(eugenics)	人口控制(population control)

颓废美学／托马斯·曼的《魔山》(decadence/Thomas Mann, *Magic Mountain*)	过时／托夫勒《未来的冲击》(obsolescence/Alvin Toffler, *Future Shock*)
卫生学(hygiene)	压力管理(stress management)
微生物学／结核病(microbiology/tuberculosis)	免疫学／艾滋病(immunology/AIDS)
劳动力的有机分工(organic division of labour)	生物工程学／劳动力的"人机控制学"(ergonomics/cybernetics of labour)
专业化的分工(functional specialization)	模块的建构(modular construction)
再生产(reproduction)	复制(replication)
有机性别角色专业化(organic sex role specialization)	最佳化的基因策略(optimal genetic strategies)
生物决定论(biological determinism)	演化的惰性与限制(evolutionary inertia, constraints)
社群生态学(community ecology)	生态系统(ecosystem)
种族的系统锁链(racial chain of being)	新帝国主义／联合国式的人文主义(neo-imperialism, United Nations humanism)
家庭及工厂的科技管理(scientific management in home/factory)	全球化的工厂／电子地球村(global factory / electronic cottage)
家庭／市场／工厂(family / market / factory)	集成电路中的女人(women in the Integrated Circuit)
家庭收入(family wage)	可比拟的价值(comparable worth)

公共／私人(public / private)	"人机体"公民权(cyborg citizenship)
自然／文化(nature / culture)	差异的范畴(fields of difference)
合作 (co-operation)	沟通的强化 (communications enhancement)
弗洛伊德(Freud)	拉康(Lacan)
性(sex)	基因工程(genetic engineering)
劳动力(labour)	机器人学(robotics)
心灵(mind)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二次大战(Second World War)	星球大战(Star War)
白人资本家父权 (white capitalist patriarchy)	支配的信息系统 (informatics of domination)

资料来源:Donna J. Haraway,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pp. 161～162.

参考书目:Donna J. Haraway,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Thomas Mann, *The Magic Mountain*, London: Secker & Warbury, 1945; Alvin Toffler, *Future Shock*,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0.

decolonization 脱离殖民

在1945~1949年间，全球有两百个左右的国家都从殖民地的处境中脱离，它们通过民主运动及种种国际政治人权力量干预，争取属于自己的独立地位，脱离宗主国加诸其上的压迫与剥削。在政治科学的范畴中，往往将这个断代视为“独立运动”的时代。20世纪60年代，许多人以“后殖民”(postcolonial)来形容“脱离殖民”的情境，但在80年代“文学后殖民主义”(literary postcolonialism)盛行的时候，却将这类独立的机制向前追溯至更早期的运动，在这样的重新定义下，法农早期的论述就变得相当重要了。尤其如梅米等人，强调殖民者与被殖民者间的二元辩证关系，以及在脱离殖民之前，殖民地所发展出来的抗拒活动；由法农到印度的“底层研究学派”(subaltern studies)，都曾对这些论述有所论析，如南迪和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就试图利用文化来对抗殖民者的物质文明与科技，并借精神传统与女性的庶民文化强调口述历史与没有经过污染的记忆，来对抗由上而下的殖民统治。他们在论述的过程中，都将“脱离殖民”的文化机制一一加以理论化，这也是后殖民研究中相当重要的讨论议题。

参考书目：Frantz Fanon, *A Dying Colonialism*,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5; Albert Memmi, *The Colonizer and the Colonized*, Boston: Beacon Press, 1991; Ashis Nandy, *Traditions, Tyranny, and Utopias: Essays in the Politics of Awarenes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artha Chatterjee, *A Possible India: Essays in Political Critic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deconstruction 解构

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德里达曾在访谈中透露，他认为他所提出的“解构”观点，基本上是借鉴了海德格尔“瓦解形上学”的哲学主张，并据此加以发展的。“解构”的思想主要是力图通过密集思辨的方式，针对欧洲语言所形成的中心主义，对哲学在西方的优位化提出一种颠覆的质疑。德里达力图由内部找出彼此差异的因素，将差异的因子显题化，并看出彼此冲突的力量。他认为语言往往受限于中心、结构、形式等框架，因此，将封闭、僵化与冻结的意义释放出来，这就是“解构批评”最主要的力道所在。早期德里达是针对西方语言学、符号学、现象学乃至于西方的哲学知识体系的修辞学、福柯的疯狂与理性的分野、弗洛伊德的书写论等方面，来提出解构性的见解的。美国“解构批评”开始浮上台面并展现其影响力，也是因为德里达在 1966 年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 Hopkins University)主办的结构主义论辩大会上，发表了《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Structure, Sign and Play in the Discourse of the Human Science*)一文(这篇文章后来被收录于 *Writing and Difference* 与 *The Structuralist Controversy* 等书中)。德里达在论述当中，以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研究方法作为批评的对象，分析列维-斯特劳斯提出的“深层结构”，除了将“种族中心论”隐身其后之外，还把某种以“结构”为中心论述的观点无限上纲。列维-斯特劳斯认为语言与各式社会现象背后都有一个“深层结构”，它决定了各种单词与元素以何种方式组成结构。他力图寻找语言背后的“深层结构”，认为将结构意义的中心原则固定之后，才能分别向后与向内找寻围绕于“结构”周围的规律，并进一步找出所谓的“结构”自身。德里达认为列维-斯特劳斯的理论忽略了语言意义亦有其可以自由戏耍的层面。

他和后起的“语言行动”哲学家瑟尔(John Searle)都认为,语言的意义不该是向后追寻其固定统一的意涵,语言的意义也不是文字动机与企图所能容纳决定的结构体,而是如子弹向外射发一般,无法被作者所拘限与控制的,语言活动也无法在作者的意图下被具体掌握,语言与其修辞自身本来就有一种“文本的无以决定性”(indeterminacy)。在80年代之后,解构主义慢慢走向法律与文类等范畴,探讨疆界的分野、暴力与宗教,以及修辞与政治社会现实。德里达也在 *Acts of Literature*, *Acts of Religion* 等书中,具体着墨于符号、绘画、法律、暴力的本质、种族隔离、精神分析的无意识写作等论题。“解构批评”由此开始从早期语言与哲学的层面,转向政治与社会形式的思索。“解构批评”对问题的探讨,往往也通过极端缜密的推演,从过往的历史与文献中,考掘出绕结其后的种种纠缠,从其中释放出问题的场景,剖析隐含于其中的多元意义,让我们看到问题内部的陷阱与困境。“解构批评”虽然在当今看来似乎已经成为过时的理论,也丧失了其理论批判性的力度,但对后结构主义与后殖民理论来说,“解构批评”所提供的视角与策略仍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力。例如,在著名的后殖民理论家斯皮瓦克与巴巴的著作中,“解构批评”的力道就仍在其理论中不断地延续着。

参考书目:Jacques Derrida, “Structure, Sign and Play in the Discourse of the Human Science”, in *Writing and Differ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pp. 278~294.

denotation/connotation 外延意义/内涵意义(或译“表义/深义”)

“外延意义”与“内涵意义”这个对照词组,是语言哲学中相当重要的概念,也是符号学中的重要概念。它们之间的区分主要来自于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后来罗兰·巴特在其《符号学原理》(*Elements of*

Semiology)中,对两者之间的区分再进一步予以精辟的解释和分析,并说明"符号"如何在文化脉络中产生作用。巴特认为"符号"存在着两个层次的意义活动,第一个层次是"外延意义",主要代表文字表面的意涵,第二个层次则是文化的"内涵意义",指涉文字在文化社会背景下的隐藏义。"外延意义"是指符号与其指涉间有直接的关系,比如"树",它对照的是外在实体的"大树",当我们说"见树不见林"时,"树"就化身为比原本实体的"树"具有更深刻的象征意涵的"内涵意义"。文字的选择通常不单牵涉其"外延意义",也会与其"内涵意义"有关,特别是在遣词造句上需要推敲再三的情境下,"外延意义"与"内涵意义"通常存在着非常复杂的互动过程,当"外延意义"被"内涵意义"所推翻时,就会产生文学修辞上的"反讽"(irony)。除了"外延意义"与"内涵意义"两个层次之外,巴特也提出另一个层次,就是所谓的"神话"(myth),而"外延意义"、"内涵意义"与"神话"这三个词,基本上都与一个概念如何在文化中产生意义有关。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则以巴特的理论为根基,再发展出三个层次:factological, ideological, mythological。我们以一个简单的词——"性",来进一步演示怀特所区分的三个层次间的分野。如"性"(sex),代表的是男女两性生理上的差异,且与再生产(reproduction)、显著于外的性别特征,以及两种性别经过生理上的接触而"再生育"的行为有关,这是"性"的表面意涵,也是怀特所说的 factological 的层次。而"性的本质"(sexuality)是一种意识形态,即福柯在《性史》中所强调的:婴孩时代不能养成吸拇指的习惯,不能有不当的性幻想,长大之后要追求理想性伴侣与从一而终的婚姻关系,婴孩要在最理想的状况下出生且始终保持健康,这就是"性的本质"所预设的意识形态与文化教养,也是怀特所说

的 ideological 的层次。而第三个 mythological 的层次，维系种种情感活动的神话基础，就是“神话的文化意义”之所从出，怀特认为这个终极的意义就是“爱”。“爱”让我们超越了性别的不同，不再斤斤计较于性别本质的根本差异，它本身即是一种既浪漫而又超越现实考虑，且不顾文化差异所达成的超越性(transcendental)神话。以另一个例子“工作”而言，labor 是 factological 的具体层面，work 则是 ideological 的层次，它象征对工作的信仰与某种理念，更超越的 mythological 层次，则是神与艺术家的创造(creation)。因此，同一个词出入于不同语义形态的层次时，都有其不同的意涵，“外延意义”与“内涵意义”也就是在这三个复杂的层次与体系下运行的。

参考书目：Ferdinand de Saussur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1966; Roland Barthes, *Elements of Semiology*,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68; 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0; Hayden White, *Tropics of Discourse: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depth hermeneutics 深度阐释学(或译“深度诠释学”)

早在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D. E. Schleiermacher)的 1819 年讲稿中，阐释学的哲学传统就区分出两种不同形态的阐释学。一种是由文本的句型结构与文法来决定其可以被如何解释，也就是后来狄尔泰(Wilhelm Dilthey)和利科(Paul Ricoeur)所提出的“解释”(explanation)，企图借客观的历史因素与因果关系，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尤其是历史学)中的客观数据加以解释，以便还原作者的写作动机在历史背景中的真正意涵。“深度阐释学”强调的则是“人文科学”对意义的温故知新，并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再加以沉淀的活动，这就是狄尔泰与利科的理论所提出的“了解”(un-

derstanding)。将作者写出的文本视为话语(discourse),找出社会、历史与文化想象投射在文本中且尚未完成的深层意义,力图解读"文本中的乌托邦"或想象的现实如何在另一个时空通过重新了解还原当初的文本意义,利用同情的共鸣共感,将文本背后的意识形态与文化意涵加以重新建构,这就是"深度阐释学"所着重的方面。在人类学的范畴中,将这个观念发展得最为透彻的是格尔茨(Clifford Geertz)。他在《文化的诠释》(*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一书中提出"深度描述"(thick description)的概念,他认为透过仪式与社会现象的表层活动,可以深入分析每一个动作背后所隐藏的文化与社会信仰系统(systems of belief)。格尔茨通过斗鸡与赌博现象,探讨社会焦虑与宗教信仰、文化经济、阶级问题对社会所产生的意义,并对斗鸡与赌博的文化意涵加以重新解释与建构,这即是利科所谓的"深度阐释学"。

参考书目: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desire 欲求

在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与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的哲学中,"欲求"是对自己得不到的东西,总是希望占有的渴求。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欲求"是和"无法与母体结合的匮缺感"密切相关的,因此婴孩经常将异性当成欲求的对象,甚至对物象产生符号崇拜、取代与转换的欲求。拉康则将"欲求"这个概念,结合其"象征秩序"(symbolic order)中"想象界"(imaginary)的概念,利用拟像式的投射,将自己所虚拟出的欲望投射至他者(the other)身上。不管是置身于电影院影像冲击下的观众,及其连带产生的幻想与快感(pleasure),还是大众媒体与消费中通过消费物象之商品拜物所得出的逍遥快感(phantasmagoria),都是通过广告美

学来强调“欲求之欲求”(desire to desire),让人类勤于去追求所谓的“物象”与身体所展现的魅力的。

参考书目:Sigmund Freud, *On Sexuality: 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 and Other Works*,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1;Jacques Lacan, *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Norton, 1978.

detective thriller 侦探恐怖片

惊悚片(恐怖片)(thriller)是利用情节的错综复杂,来让观众具体感受到畏惧的,通过这种方式,使压抑于无意识中的幻想与扭曲的欲求,可以通过对影像与画面的“凝视”而得以释放。而在种种恐怖悬疑的状态中,如何通过侦探这个角色来创造出曲折离奇的情节,使观众期待悬疑谋杀案的侦破与解决,这就是“侦探恐怖片”所着重之处。如希区柯克的《西北偏北》和《谜中谜》,还有颇为流行的日本卡通连续剧《名侦探柯南》,就是“侦探恐怖片”的著名代表。这类电影往往通过婚姻与不伦、金钱与仇杀间的情节纠葛,使谋杀案早就存在于错综复杂的预谋中,并被一系列线索缠绕,让观众进入更深层的无意识与资本主义的象征世界中。

参考书目:Tine Modleski, *The Women Who Knew Too Much*, New York: Methuen, 1988.

deterritorialization 去疆界

这个词多半用来形容后现代情境下认同和意义的流动性。“去疆界”也就是人在后现代氛围的环绕下,离开中心与家园的一种游牧行为,是一种去除国家与身体具体疆界的现象。德勒兹与瓜塔里(Félix Guattari)在1986年的著作《卡夫卡:迈向少数文学》(*Kafka: 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一书中,就以卡夫卡为例,主张卡夫卡虽然以犹太人的身份使用德文创作,但德文的许多意义可以在其特殊漂泊的使用系统下,通过激进的距离感及语言自身“能指”(signifier)与“所

指"(signified)的差异,来形成语言的一种流动性,而这种流动性是置身于某些权力的管辖领域当中的。在德勒兹与瓜塔里之后,"去疆界"这个概念继续延伸发展下去,就与漂泊游牧的族群有关,指涉的是全球化的浪潮后,人对于自己安身立命的家国都存在着一种"去疆界"的虚拟想象;随着人口、财经、科技、信息、媒体、音乐和影像等种种符码的流动,意义也在这样的流动与颠覆下去除了既有的疆界。许多女性主义者的自传与批评论述都经常使用这样的策略来批判反犹太主义(anti-Semitism)、种族主义与异性恋霸权,如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和卡朗·卡普兰(Caren Kaplan)等人,在讨论全球化与后现代的漂泊想象与旅行文学时,都经常使用这个词。

参考书目:Gilles Deleuze & Félix Guattari, *Kafka: Toward a Minor Literatur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6; bell hooks, *Feminist Theory: From Margin to Center*, Cambridge: South End Press, 2000; Caren Kaplan, *Questions of Travel: Postmodern Discourses of Displacement*,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6.

development theory 发展理论

在政治经济哲学的语脉中,主张"发展理论"的学者往往将全球的国家分为"不发达国家"(undeveloped)、"发展中国家"(developing)和"发达国家"(developed)三个类型,借此强调"不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之民主资本体系和信息的依赖性(dependency),所以,"发展理论"在这样的定义下,往往将"殖民"与"被殖民"的统治关系合法化,而变相成为"殖民主义"的共犯。许多研究"发展理论"的政治经济学学者,其理论根据多半来自于马克思。"发展理论"在这样的层面上,同时也是一种"经济决定论"。彼得·沃斯利(Peter Worsley)就在 *The Three Worlds: Culture and World Development* 一书中认为,"发展"的观念来自于马克思的"底层与上层结

构”(base and superstructure),其背后强调的是一种进化论式的历史变迁,意即早期人类的文化与生活形态,由游牧、农耕以及封建小区的发展,慢慢走向资本主义的农业发展,并形成劳工阶级和不同物质条件的国家与族群,这样的历程就是一种“发展”。“发展理论”这个概念在政治与经济哲学中已经通行甚久,但沙希德·阿民(Shahid Amin)认为在全球举目可见的不对等关系中,“三个世界”不一定是不同地域上的发展区分,他提出“不对等发展”(uneven development)的观念,主张世界存在着许多殖民因素所构成的发展不均,这个现象不仅出现在彼得·沃斯利所主张的“三个世界”中,往往仅在同一地区或都市中,也都存在着不对等发展的情境。而进一步对“发展理论”的观念与逻辑提出质疑的学者,是埃斯科巴尔(Arturo Escobar),他在1995年的著作 *Encountering Development: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 中,提出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三个世界”的神话慢慢地因为贫富悬殊以及全球资本的不平均分布与力量分散,而逐渐有崩颓之势。特别是在天灾人祸频仍的情况下,我们都可以看出贫富差距的日渐悬殊,“发展”与“未发展”国家间的鸿沟也在逐渐扩大。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发现,“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的空间在现今全球化声浪与潮流的笼罩下,已经彼此交织密不可分,并不能再依照从前的逻辑,将“第三世界”特别从“第一世界”的范域中划分出来。例如我们以前归类于“第三世界”领域的许多国家,都已经慢慢变为“发展中”或“发达”国家,甚至于在物质条件与生活水平上也都早已远远超越欧美某些国家,“三个世界”这个区分全球国家发展进程的逻辑,似乎已经无法适用于当今的世界发展局势。

参考书目:Peter Worsley, *The Three Worlds: Culture and World Development*, Chicago: U-

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Arturo Escobar, *Encountering Development: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diachronic/synchronic 历时性/共时性(或译"异时性/顺时性")这对词组是"结构主义语言学"中非常重要的概念。索绪尔认为早期的语言学,尤其是文献学(philology),通常着重于研究一个字在"历时性"(diachronic)中的意义,而没有讨论在"共时性"(synchronic)中,文字如何在拼凑与随机中被组合且形成其意涵。"共时性研究"是结构主义极为重要的论点所在,认为意义是在差别的原则下产生的,且每个字母的挑选与前后顺序都是无穷抉择下的组合。例如 cat 之所以异于 bat 和 pat,就是因为人们在 b、p 等众多字母中选择了 c 而组成 cat。所以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基本上是一个共时性选择与组合(selection and combination)原则下的产物,是"形式单位"、"语意单位"、"语句单位"乃至"神话单位"等要素在同一时间内的结构组合,且这种符号意义的运作,基本上是一种武断的(arbitrary)、约定俗成且依循常规的方式。关于"历时性"研究则在结构主义晚期再度被提出,传统的文本研究学者开始质疑"共时性"的研究方式,后结构主义及新历史主义者,对"共时"的概念也提出修正,认为"差异"的条件是在书写之中的演变过程里有其历史场景成规的,因此"共时"已不断变成"总已"交错的时空。所以在 20 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间,"新历史主义"等各派理论潮流,慢慢将关怀的重心转移到"历时性"中的种种层面上。

参考书目:Ferdinand de Saussur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1966.

diaspora 离散

diaspora 这个词来自于希腊词 diasperien, dia 是"跨越",而

sperien 则是“散播种子”的意思。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约前 460～约前 400)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Peloponnesian War*)中,描述了伊琴纳岛在公元前 459 年被雅典攻克后,岛民被驱逐到城邦外流浪的情况。雅典人认为伊琴纳岛岛民协助斯巴达发动战争,因此有此灭绝惩罚。伊琴纳岛人民历经五十多年的离散,直至公元前 405 年才复国。另外,《圣经·旧约》的律法书(Deuteronomy)也提及犹太人在公元前 586 年遭到巴比伦“强迫放逐”(galut)。不过较正式以“漂泊”或“四散”(dispersal)来讨论犹太人的无以为家经历,则是在公元 70 年后,也就是罗马帝国征服、占领耶路撒冷,将犹太人赶出圣城之际,从此“流浪犹太人”的意象与“离散”便成为一特定族群的印记与创伤。犹太人之外,最常使用“漂泊”这个词,而且不断以“回归漂泊”为其诉求的,主要是全球的非裔族群。其中以 *Diaspora* 和 *Transitions* 这两本期刊为主导,并由定居在英、美的非裔学者如吉尔罗伊等人,根据 15 世纪以来非洲黑人被绑架、贩卖到美洲及欧洲的奴隶买卖路线,提出了跨大西洋的黑人网络(Black Atlantic)。吉尔罗伊透过音乐、文学及宗教仪式等层面,说明相对于欧美主流传统而言,跨大西洋的黑人族群其实形成了一种所谓的“对抗现代话语”(counter modern discourse):“艺术,尤其是音乐与舞蹈形式的艺术,给奴隶提供了一种替代品,他们在农垦殖民政权之下无法拥有政治自由,因而借此抒发其创意;在奴役制度下,他们的种种表达文化得以发展,他们继续以艺术形式,保存其远超过物质欲求的需求与愿望。迥异于启蒙运动所假定的艺术与生活的根本区隔,这些表达形式一再强调艺术与生活的联系,揭示艺术与社会生活其他方面彼此巩固。”因为“离散族裔”被迫出入于多元文化之间,“离散”在当今的语境下,比早期涉及放逐与大规

模族群被迫搬迁的悲苦情境来说，或许在某个层面上，也拥有其更宽广和多元的视角，因而得以重新参与文化的传承、改造与颠覆。

参考书目：James Clifford, *Routes: 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J. E. Braziel and A. Mannur (ed.), *Theorizing Diaspora*, Malden: Blackwell, 2003.

diegesis 叙事引导

这个词来自于希腊文，原义为“叙事引导”，意即通过故事的叙述来引导事件的展开。在符号学与电影研究中，这个词经常被用来强调事件的叙述过程中，人物与虚构的现实如何通过修辞、语言、声音和意象来达成叙事的目的。这个词用在电影研究中，则指电影的内容、故事中的虚构世界，以及银幕上虚构的现实，如何通过人物、文字、手势、姿态和动作来构成情节与叙事引导。除了动作之外，声音、对白、歌唱与音乐演奏等在画面中自然出现的声音都是一种“叙事引导”。但并非所有在电影中出现的声音皆是“叙事引导”，也有“非叙事引导的声音”(non-diegetic sound)，这些声音并不是因为人物的自然动作而发出的，而是事后所添加的“旁白”(voice-over)和配乐，就不能称之为“叙事引导”。在“叙事引导”下，观众通过电影中的声音、意象、动作与姿态，非常自然且轻而易举地就可以将事件的前后逻辑与关联加以缝合(suture)。不管是否通过引导故事发展的叙事声音或空间，银幕与舞台上的演员，也经常会通过他们的姿态与动作让我们看出主角出场与其动作的重要性。如西部片与歌舞片，多半会通过次要角色的手势来指出重要人物的出场，以便引领观众注意主角和英雄人物的英雄事迹、动人歌唱和演出。“非叙事引导”的声音(尤其是过往的好莱坞电影)，多半都借叙事者的旁白，在事件发生之后用“回溯”(flashback)的

方式加以追记。如希区柯克1940年所推出的《蝴蝶梦》(*Rebecca*),片中女主角在梦中回到故居,过去的记忆始终萦绕在她脑海中,她在片中就用其声音作为一种旁白叙事,来引导我们进入事件的核心和原始场景。另一个代表性的例子是《美国丽人》(*American Beauty*),电影刚开始时,已经死去的男主角就在另一个空间通过旁白引导叙事的发展,并说出他已经遭遇过的事件,比如解聘、认识隔壁的小孩、迷恋上自己女儿的同学与最后的死亡;主角通过回忆的方式,让我们通过他的生命回溯与内在独白,看见他一生中的重要场景,了解故事的精髓与其意义。通过旁白如何使观众了解情节的交织与发展,以及我们如何通过这些元素来重新建构人物的主体性,这些都是"叙事引导"十分重要的关注点所在。

参考书目:Gerard Genette, *Figures I~IV*,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66~1999.

difference 差异

"差异"在现代文学与文化研究范畴中,是相当重要的关键概念,通常用于指称"性别差异"与"文化差异"。"性别差异"主要是针对男女两性的生理性别差异、异性恋与同性恋的性取向差异而言。在文化的深层意义上,"差异"则强调多元文化中,对不同族群的语言、生活方式、社群组合、身份、认同及属性的差异都须予以认可(recognition),并尊重"自我"(self)与"他人"(other)间的歧异,而不是将个人的性别认同、阶级属性、族群属性与既定的价值观,强加于其他人与其他社会。"差异"着重的是在文化与历史脉络的敏感度下,对有不同性取向与价值观的人给予尊重和欣赏,在这样的论述下,侧重"差异"的特殊性,就变成学院与日常政治中的重要实践。"差异政治"在极端的形式下,往往会沦为所谓的"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的论述,"差异"的哲学,

也是目前多元文化、族群研究、伦理哲学和生态批评(eco-criticism)等思想理论中的重要关怀点。在哲学思想中,"差异"多半被用来和"同一"(same)互相对照,也就是海德格尔在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一书中,对 identity 和 difference 所作出的区分。海德格尔在其理论中,主张"差异"完全不可能和"同一"兼容,"差异"是人们对所思考的客体和对象物所赋予的位置,通过将对象的位置加以设定,以便思考本质与非本质的差别。德里达在其重要的著作 *Writing and Difference* 中,透过修辞的语言层面来呈现某些没有被听清楚或看清楚的延异(différance),他借 différance 和 difference 两个音同而有些微差异的单词,来强调"差异"和"延异"的不同。他认为"延异"是不断向后开展、推演出来的差异,德里达利用这样的区分,不只引领我们看到了西方哲学中声音与本体所预先设定的区分,也揭示了没有被耳朵所听到的内部冲突和困境,而进一步将视形而上学为优位论述的先前思考模式,转移到对文字学的关怀,且将伦理学与性别研究也置放在文本研究的脉络下来观看。与"差异"相关的其他论述,可见于露西·伊利格瑞对"性别差异"所作出的分析,亦可参见多元文化论述中强调"文化差异"的著作。

参考书目:Martin Heidegger,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9; Jacques Derrida, *Writing and Differ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Luce Irigaray, *This Sex Which Is Not On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discourse 话语

"话语"这个词,经常是与"殖民话语"和"权力话语"相提并论且互相结合的。在 16 世纪,"话语"用来指涉言谈与交谈的种种形式,后来慢慢转变成一种形式化的言语行动和叙述,或是针对某些重要的课题,作比较专门与深入的讨论,"话语"在这样的意义上,也经常与文献、论说、讲道等活动

联结在一起。18 世纪的时候,“话语”逐渐变成一个专门的术语,和散文、哲学论著之间的区别也逐渐难以分清,如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等人针对“优美”(beautiful)和“雄浑”(sublime)所提出的相关艺术评论,都是用 discourse 这类的词来作为文章的标题。到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语言学家开始用“话语”这个词,来指称比一个单句还要长的语言单位,但在当代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的语境中,“话语”这个词却来自于福柯的著作,尤其是《知识考古学》(*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对“话语”的本质和意涵阐析得最为清楚。福柯在晚期的《规训与惩罚》和《性史》两书中,对“话语”亦有精辟的讨论。对福柯而言,“话语”并不只是传统的“言谈”行为,而是某种社会知识的特殊领域。对他而言,“话语”是一种陈述的系统,通过这种方式,社会的现实世界可以为世人所了解、应用且运作,进一步形成主体与客体间的权力关系。因此,在福柯的系统中,“话语”并不是一种“已在”的对象物,可以被我们的言谈所讲述,而是指我们可以透过“话语”自身,来认知世界并生产意义,进而形成一种隐藏在人际间的权力网络。因此“话语”基本上是通过说话与听话的方式,使读者与作者之间产生某种自我了解的意识与可能,并形成彼此间的互动与关系,进而建构其不同的主体性。用福柯的话来说,“话语”是一种复杂的符号与实践,通过这样的符号与实践,我们可以组构社会存在,使文化有其再复制的可能性。福柯主张,“话语”中也隐含许多不同系统的规则,基本上这些规则是通过分类机制、权力关系与知识系统来具体操作的。例如人类的发展史中,早期“话语”是宗教与政治领袖通过片面的独断之言而形成的,并不构成所谓的正式“话语”。17 世纪末,语言学、生命科学、经济学,尤其是医学等各个新兴学科的发展,让我们了解了身

体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下罹患疾病的，病人又是如何被归类定案为罹患疾病的一群，且在后续的就诊过程中被治疗且痊愈的。福柯认为，通过“话语”的方式，我们可以了解建构知识的体系与机制如何对“健康的身体”定义以和“疾病”互相对抗，又是如何分析传染病与细菌在医疗史中的位置，如何通过政治与医疗的机制对疾病加以隔离和控制的。这就是福柯在哲学中始终强调的“含纳”与“排除”系统，使合法／非法、健康／不健康、有用的身体／对社会有害的身体一一二元对立，并对之加以区分，借各种科学理论的归类与讲述，建构知识体制并设立“排除的规则”(rule of exclusion)。经由这样的学术建构，不管是符号还是实践自身，都存在着一种内在的体系，以某些模式化的想象与规格作为典范，对不合常规的事物作出修正，以保持自我的完整性。不但我们可以通过“话语”这样的方式来了解事件，“社会现实”也多半经由规约来形成并发展，如台风的规模大小，多半与媒体的论述、政府官员的得失、政治资源的分配以及派系的划分有关。我们会发现，在事件被揭示与谈论的过程中，现实与陈述是不能二分的，由此也可以看出“话语”的权威性。“话语”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建立与巩固权力(power)，因此，权力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多半是通过“话语”来进一步深化与传达的，因为通过权力，我们可以决定何者是该被认知的“真理”、谁有权得知、什么是合法的、谁有正确的位置来应用知识，以排除或驯服不具备知识的对象与客体。在这个层面上，“话语”与“殖民”、“新殖民”的社会机制也经常是密切相关的。也因为如此，在福柯的观念中，“启蒙”(enlightenment)不只是西方哲学中的词语与概念而已，更是一个极具政治性格的系统性计划，它力图借“话语”让全世界与落后地区都同体均沾地接受“启蒙”与“教化”的感染，以便形成一种全球性的

新现实环境。世界也因此笼罩在一种“政治化的现代性”中，使“殖民”和“后殖民”之间形成了一种关系上的复杂与纠缠，世人也无法脱离这样的启蒙话语与情境而独立存在。因此在“话语”的背后，存在着一种意图支配他人、建构模式化知识且排他性极强的“真理意志”(the will to truth)，它通过知识体系与社会机构来形成“话语”的主体位置与“权力意志”，使知识成为某种普遍概念的产物，以便创建效用、理性与惩罚的规训(discipline)。在这样的规则引领下，我们在医学领域中多半强调“健康”，在性别研究范畴中主张“正常”，在学问探讨中特别重视“专业性”，在劳动力方面着重于“分工”，在国家的管理体系(governmentality)上则召唤“有用的公民”，力图将罪犯与无用的“身体”重新加以管理、教育与驯化，使他们造成的不良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并经由含纳、隔离与净化的仪式和过程，使他们成为有用的公民和健康的“身体”。这种绵密的监督及无所不在的言语审查体系，使某种模式化的知识价值与观念深植于社会的无意识中，成为理所当然的必要规范，也使每个人都在这样铺天盖地、无所遁形的“话语”网络下，形成其主体与客体间复杂纠缠的权力关系。

参考书目：Michel 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2; 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7; 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9.

documentary 纪录片

“纪录片”最早是用在人类学与旅行的方面的，通常作为一种记游的影像式追记(travelog)而存在。最早的纪录片是1890年由卢米埃尔兄弟(Lumière Brothers)所拍摄的，在美国，最早的纪录片则是用来拍摄记录“南北战争”与“爱斯基摩人”的，如格里菲斯(D. W. Griffith)1915年拍摄的《一个

国家的诞生》(*The Birth of a Nation*),以及弗拉哈迪(Robert J. Flaherty)于1922年为纪录片领域所留下的经典之作《北方的纳努克》(*Nanook of the North*)。1926年,英国导演兼电影评论家格里尔逊(John Grierson)以 documentary 这个词来重新倡言英国新兴的影像制作,主张纪录片是记录现实、提供信息的工具,可以用来作为政治宣传与教育的工具。他力图借20世纪20年代逐渐发展的"大众民主"(popular democracy)观念,将社会中人民的真实生活与处境作富有创意的影像记录与处理。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我们可以看到新的纪录片在背景与题材上多半侧重于英国生活的各个方面,针对当时英国的政府机构与社会问题作深入的铺写与探讨,尤其是矿工、夜晚工作的邮差等劳动阶层人物都变成了纪录片中的主角。大战期间,纪录片多半用来记录盟军与德军在特定战役中的表现。也是在这个时期,伴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超现实主义"的逐渐兴起,纪录片脱离了早期格里尔逊式的自由主义且精英小众化的风格。40年代,许多自由的英国电影人与评论家如安德森(Lindsay Anderson),认为将纪录片仅仅视为一种社会宣传的工具,实际上牺牲了纪录片本身的美学价值,因此他们主张,必须发展纪录片精致的艺术层面,将其从"社会现实"式的包袱底下解放出来。40年代以降的英国纪录片,多半注重男女间的生活琐事与情爱(如1939年的 *Spell Time*),所拍摄的地理空间,也开始由伦敦这个单一城市,扩展蔓延到伦敦以外的北方区域,企图对产业大革命后英国的生活方式加以追记。60年代,意大利与法国有了"写实电影"(cinema-verite)的诞生,"写实电影"强调通过新的技术,用比较轻便的器材(如摄影机),到处拍摄镜头与画面,特别是电视新闻中出现的日常记录,由于器材体型趋向于袖珍型,其拍摄就变得不受阻碍且可以

流动出入于平民生活，通过镜头，得以掌握社会现实中的具体问题，如1976年美国导演考普勒（Barbara Kopple）所拍摄的《哈林区》（*Harlem County*）。70年代之后，有许多导演与独立的电影制作者经常通过纪录片来挑战既定的电影与媒体机制，尤其因为在七八十年代，女性主义与另类电影兴起，且其往往将影像视为一种社会运动的实践，他们就将母亲、女性劳工、妓女与有色人种（尤其是黑人女性）的生活困境搬上舞台，使之成为70年代纪录片的重要题材。80年代随着同性恋问题进入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中，成为被急切关注的焦点，不管是女同性恋还是男同性恋的生活方式与抗争，都是这个阶段纪录片的主要内容。同一时期中，德国的环保运动，以及新西兰与澳洲的绿色团体，都用纪录片为媒介来拍摄生态环境所面临的冲击，这些都是纪录片作为一种社会运动实践可反映的场景与可采取的途径。通过将社会问题显题化，拍摄许多历史画面以记录地方城市的重建，并重新组构身份和认同，纪录片得以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与美学手段。我们可以在拍摄纽约中央公园的纪录片当中，借历史场景的实地回溯与见证，了解早期中央公园由空间的设计、规划案的执行以来的种种变迁，以及其所带来的不同历史感受。

参考书目：Erik Barnouw, *Documentary: A History of the Non-Fiction Fil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domination 支配

“支配”是一个极具“新左派”意味的词，在文化研究的范畴中，强调的是霸权对于其他弱势族群的压迫，使被压抑的人种、性别与阶级在其强硬控制下，无法自我发声，也无法有自己的独立主体性。在帝国主义殖民的脉络中，经常是通过政

治与经济的机制，来形成支配的威权，也就是用武力的方式来征服异域与弱小国家；在文化霸权的层面，“支配”经常借生活方式与知识体系的合法化，来达到全面性的说服、笼络与驯服，将他者重新复制为臣民，使其发挥对帝国与统治阶级的效用(utility)。因此“支配”在政治与经济的层面上，是一种“殖民”与“被殖民”者之间的纠结关系；而在文化的层次上，则是霸权使其支配权威所发挥的普遍影响力。“支配”在文化研究学者眼中，多半是一种抽象笼统的论述，而较少留意于对具体历史和政治经济脉络的重新探查，因此，当“支配”被抽空了内涵，只成为一种普遍霸权的抽象形式时，许多学者也对这样的研究取向加以批判，提醒研究者必须要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探讨人类如何在文化经济的层面上被奴役、剥削，在恶劣的环境之下变成牺牲与献祭，成为不能沿用自己原初生活方式、也不能完成自我实践的被支配者。

参考书目：Karl Marx,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06.

dyke 女同性恋者

20 世纪 20 年代，这个词首度被用来描写美国黑人社群中的女同性恋者，50 年代时，则被用来指称劳工出身和底层阶级的女同性恋者，这时的 dyke 多半已不只限于指涉黑人，而是特别强调对阶级和性别形成的某种成见，指称比较阳刚、行径类同于男人的女同性恋者。dyke 含有一定的贬义，将长得像男人的女同性恋者与劳工、卡车司机相提并论，也衍生出其他同样具有贬义的词汇，如“长得像公牛的女同性恋者”(bull-dyke)、“卡车司机似的女同性恋者”(diesel-dyke)。90 年代后，女同性恋族群认为这个词具有极深刻的敌意和

言外之音，也代表着一种关于性别取向的不平等权。随着“酷儿理论”（queer theory）的出现，dyke 则被用来形容脱轨和不正常的性行为，强调正常的性别意识形态对另一种性别取向的压抑，于是它成为激进的女性主义者在日常生活中，颠覆、抗拒异性恋性取向的力量与策略之一。

参考书目：Elizabeth Lapovsky Kennedy & Madeline D. Davis, *Boots of Leather, Slippers of Gold: The History of a Lesbian Community*,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eco-criticism 生态批评

“生态批评”是针对人类意图征服自然所导致的价值观转变和自然灾难所作出的评论与批判，意图探讨生态不平衡情境下的食物链断裂、不可预知的平衡丧失，以及因为生态的破坏所造成的自然环境的不稳定性。其中，自然生态的维护、人文价值的重新回归、对生物宇宙体系的重新界定，乃至于承认他人之伦理价值的建立，都是“生态批评”的关怀重心。例如最近广为探讨的“转基因食物”（GMF：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或“转基因有机体”（GMO：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这些生物与有机体，虽然可以通过基因的改造增强其抗旱性与抵抗力，以便在恶劣的气候与不断滋生、传播的病虫害下得以继续成功地存活下来，并增加作物的年产量，但是这种与天抗衡的基因改造模式，也制造出前所未有的病毒，进而引起食物链断裂的问题。如1991年，转基因玉米所产生的花粉，使帝王蝴蝶的幼虫发生病变。乃至于人类进食了过多的转基因食物，使原来身体中的抗体不再正常运作，导致免疫系统出现危机；或植物与动物因为基因改造而生成新的生命形式，在生殖繁衍能力上产生了极重大的变化；再加上“器官移植”、“臭氧层破裂”与“能源匮缺”，以及近几年来日益严重的气候变迁、洪水与旱灾的不定时发作，都使人类、自然与动植物面临了严重的生存危机；更不要说诸多的森林火灾与飓风，也都源于人类对中南美洲亚马逊丛林的大肆砍伐与盗采；另外还有工业生产排放大量的废气，使生

态失衡。以上种种，都造成了人与自然的深层冲突，使不同族群与性别间的裂痕、鸿沟也日益加深。这些都是“生态批评”的研究焦点所在。在“帝国主义”的研究脉络中，和“生态批评”研究密切相关的学者是克罗斯比（Alfred W. Crosby），他在1968年出版的《生态帝国主义》（*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 900~1900*）一书中，提到被殖民社会的生态之所以会被破坏，经常是由于殖民者带来动植物（如老鼠、猫狗和奇珍异卉）、细菌与传染病之故。在帝国文化、政治与社会结构之外，阿兹特克（Aztecs）与印加（Inca）文明在短时间内灭种覆亡，很大的因素都是因为“生态帝国主义”所导致的全面性传染病肆虐使被侵略的土地生态失衡，原住民根本无法抗拒外来的传染病，以至于在病变、疾病传播的过程中彻底消亡。当代生态研究中，不管是科学研究、性别研究还是伦理哲学，在许多层面上都互相沟通、支援，在专业知识方面也吸收了不少“生态批评”的哲学，为创造更加自然、平衡与和谐的世界提供了适当的监督与建议。

参考书目：Alfred W. Crosby, *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 900~190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ecriture feminine 阴性书写

“阴性书写”主要是由朱莉亚·克里斯蒂瓦、埃莱娜·西克苏（Hélène Cixous）与露西·伊利格瑞三位法国女性主义者所提出的。她们分别在其著作中批判弗洛伊德与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认为父权文化与“象征秩序”乃是一种有着等级观念的思考方式，通过这种男人自我“凝视”的方式，将女性建构成象征差异的他者，也经由二元对立的方式，来合法化其对女性的支配关系。这也就是约翰·布格尔（John Bur-

ger)在其《观看之道》(*Ways of Seeing*)中所提到的"男人观看,女人出现",利用这种"凝视",使女人成为男人阳刚文化之外无法被再现的他者。而"阴性书写"在克里斯蒂瓦的论述中,则是指现代主义文学家在俄狄浦斯情结出现前、父权制和"象征秩序"语码尚未加诸人类身上时,重新通过符号学的方式,以掌握其感性、原初的牙牙学语与身体律动。如乔伊斯的小说,就是以"阴性书写"的手法来对抗因果逻辑与直线秩序的科学理性和再现体制的。在西克苏的观点中,男人只对他者有兴趣的原因,乃在于他只想回到自身,男人阳刚的欲求对女人而言,只是男人的自恋(self-love)而已,他们将女人排斥在其阳刚父权文化之外,使之成为不存在(non-presence)也没有自身主体性的客体。西克苏主张,女人在社会脉络的建制下远离了自己的身体与欲求,无法通过语言来表达自己,唯有通过阳刚的男性语言才能表达自己,如19世纪有许多女性作家都必须假借男人之名,以阳刚作为一种外在的包装,通过这种扭曲的写作方式来压抑自己,以便使父权社会承认她们的书写和存在。"阴性书写"对西克苏而言,是一种现代的女性再现方式,我们可以借身体经验的书写、歇斯底里和男人眼中的疯狂,来再现父权律法被强加于女人之前的自由律动,而这个律动对西克苏来说,是一种多元性(plurality)的呈现,亦即是利用与母亲之间的关系(m/other),来颠覆父权社会有关主体的看法。她认为,在父权社会中"主体性"是统一而自主的,但"阴性书写"则强调不连贯的层面与多元性别(bisexuality),也就是对单一政治经济机制的拒绝,利用多元性取向的方式,在男人的欲求与乐趣外,通过自传、疯狂、写作中的一语双关、自由戏耍及理论虚构的多元关系,来展现与追寻女性本身的愉悦(jouissance)。对伊利格瑞而言,"阴性书写"是自由且流动不定

的，她通过对柏拉图与拉康哲学等哲学传统的再阅读，发现被理论修辞所压抑、禁锢和沉默的层面，强调身体各部位的彼此爱抚，及从中所发展出来的多元性和特殊力道。“阴性书写”对于女性如何突破单一男性声音的“象征秩序”与父系霸权，具有相当程度的颠覆性策略意义。

参考书目：Julia Kristeva, *Revo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Luce Irigaray, *The Sex Which Is Not On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empire 帝国

“帝国”在早期的用法中，强调的是某些征服与统治别人的武力机制，如罗马帝国通过武力与其强悍的政治统驭达成对其他社会的征服。在中古以后，“帝国”是通过政治、宗教与文化的方式，对异教徒进行征服与支配的。18 世纪至 19 世纪间，“帝国”经常用来指称荷兰、西班牙、法国与英国等在世界上占领众多殖民地的国家，它们通过经济和物流的转移，将东方的茶叶、丝绸、香料与黄金占为己有，而将欧洲本土生产过剩的资源，以高价倾销至殖民地，将殖民地的未加工品（raw material）与低价劳动力，变成经济生产中的优惠条件，利用这种经济依赖方式，形成对落后地区的经济控制。19 世纪末，帝国开始日益衰败，权力也日渐分散。20 世纪时，一如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 Negri）和迈克尔·哈尔特（Michael Hardt）合作撰写的《帝国》（*Empire*）一书所述，帝国基本上是以美国为准，美国是跨国经济中的新帝国体系，利用全球性的经济产品与经济消费行为，来形成某种无所不在的新型帝国控制。在这个意义上，“帝国”不再如早期的罗马帝国、美洲早期的帝国那样，通过纯粹武力与经济方式来统治，不仅在殖民地设统领与总督，有时甚至通过间接管理的方式，来达到远距离的控管。现代的新帝国，基本上是

一种经济与消费行为的同质化结果，也是一种概念。在当前的全球新秩序中，“帝国”是没有疆界的，“帝国”的统治也没有任何地域上的限制，它通过经济、生活与文化的共同单一模式扩延，非常有效地囊括了全球的地理空间，使全世界都归属于其统治范围当中。在当代“帝国”的概念和想象下，支配不再是借用“征服”作为一种手段，而是擦拭、抹去旧有的国家历史，且打破所有空间的疆界，进而使“帝国”得以通过社会秩序的力量深入到社会的底层。“帝国”不只有效管理全世界的人口与地域，还创造了新的世界秩序，不仅是以规范来控制人民互动的程序，而且还将人类的本质加以收编与普遍化。“帝国”同时也通过福柯所谓的“生理政治”和新的权力知识来掌握全球，虽然这种论述经常是指隐含暴力与血腥的战争，但实际上多半是指帝国借“维持世界和平与新秩序”的名义，来拥有武力和常备军队，在全球各地进行镇压与支配。武力在“帝国”的征服手腕中，已不再是唯一的手法，“帝国”更进一步通过经济制裁、政治协商与西方七国集团所制造的舆论和文化压力，来达成其无远弗届的影响。但内格里和哈尔特也同时认为，在后现代的氛围中，随着新移民的增加与公民权的不均分配，以及人民的意象渐渐溶蚀，群众的生活以及“生理政治”的生产与抗拒，将会通过新的“第三世界国际”及移民人口的增加，乃至跨国劳工公民权的诉求，使革命四处蔓延，帝国势必会逐渐瓦解崩颓。继承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概念、主张走游击战路线的革命人士，必将会成群地组织起来对抗并挑战帝国的正当性。赛义德的主张，则比较强调“帝国”是通过文化与知识体系的管理，以及学术和政治体制的全面性压抑及扭曲，使“帝国”与文化间产生一种共谋关系的，并借“东方主义”或“新东方主义”的文化理论再现与想象，用种种文化隐喻及文本

作品来呈现西方对其他世界的教化与权威，使它们观念中的“东方”成为一块附属于殖民帝国且有待启蒙的领域。赛义德始终认为，除非我们在殖民文献与现代、后现代的文学作品中，以“对位阅读”的方式将内在的矛盾与冲突释放出来，否则是没办法松动“帝国”已然坚固的基础的。针对这种类似马克思式的对“帝国”的评断与看法，某些文学与社会史研究者，则将殖民地人员与帝国驻外人员依仗其阶级与权力在殖民地所发展出来的特殊文化，称为“夸饰文风”（ornamentalism），意即是一种阶级性格强烈的政治精英作风。这些在殖民宗主国受到放逐与不受器重的统治阶级与中产阶级，抵达殖民地之后，开始联结当地的贵族与文化知识分子，蔚为一种精英文化，将殖民国的特殊文明在殖民地推展开来，形成一种补偿与升华的作用。“帝国”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形成一种文明之间的互动与夸饰。不管“帝国”是一种剥削征服、生活形式上的全面控管、统治阶级与当地精英的“夸饰文风”，还是如赛义德所言是文化霸权的共谋关系，透过“帝国”在历史的不同阶段中幻化成的不同面貌，我们仍然可以在经济落后、医疗体系不完善，或以叠床架屋为生的第三世界官僚体系中，看到“帝国”的末世遗绪仍以某种形式的影响力，继续掌控着全球的生活形态。

参考书目：Antonio Negri & Michael Hardt, *Empi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Edward W.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3; David Cannadine, *Ornamentalism: How the British Saw Their Empi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enlightenment 启蒙

在欧洲的现代思想史中，现代性理论的发展是相当多元的，就以“何谓启蒙？”（What Is Enlightenment?）这样的论题来讲，最近出版的一本专著，把所有有关“何谓启蒙”的文章收

录在一起，就有将近六百页之多，这里面还漏掉了许多重要的经典著作。比如福柯的文章当中，有一篇是《何谓批判》，另外一篇是谈到有关讲真理的方法的，这两篇文章都是针对康德的《何谓启蒙》这篇文章所作出的回应，但是这本以“何谓启蒙”为标题的书只收了福柯的第一篇论文，由此我们可知，“启蒙”以及现代性的理论可以说是相当繁复的。以康德来讲，他在《何谓启蒙》这篇可以说是关于现代性理论的经典之作中，认为“启蒙”就是人从加诸自己身上的那种不成熟情境中脱离出来，呈现出他个人的独立判断力以及理性运作的境界，这是人朝向独立思考的一个很重要的、跟过去的传统决裂的新发展，这样的过程开启了所谓的现代性，也产生了现代跟过去传统决裂的可能性。就黑格尔而言，“启蒙”是指人类的精神心路历程迈向完整的自我了解，迈向个人的自由。黑格尔这样的观点对“启蒙”观念的发展而言，是一种向前且由外而内（inward turn）的大转折。也就是说，人类从早期文明强调血缘、出身、尊荣（honors）以及等级的阶段，迈向完全是以个人的自我了解、个人对自己的期待，以及追求个人自由和个人自身的发展为主导，而不需要再仰赖血缘、家庭这些其他因素来达成自己的人生目标的阶段。在黑格尔和康德的理论中，个人变成一个自由的人文动作者（human agent），能够对自己的道德及改变社会的能力产生某种责任心和伦理感，这个观念启迪了有关西方现代性的哲学思考。在此之后，韦伯主张，“现代化”是被强加于生命中的，它使人受制于所谓的“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人开始用资本累积和对自己有用与否的标准来看待外在世界的价值，将外在世界等同于效率和用途，因此他认为这才是真正作为一个现代人所应顾及的重点。也因为如此，韦伯主张传统中所强调的神奇和种种宗教观，在现代社会中

已经慢慢“祛魅”，人们开始用更加功利的观点来看外在世界，这就是韦伯所提出的“现代化”观点。当然，目前与“现代化”、“多元现代性”和“另类现代性”相关的理论相当多，查尔斯·泰勒以及“跨文化研究中心”的同人们，曾提出“文化”与“超文化”（cultural vs. acultural）这两种概念来探讨主流，（也就是以社会学与哲学）讨论全世界普遍皆准的、迈向进步科技以及理性批判并尊重人权自由的世界观。启蒙运动开启了全世界的一种单一的历史运动方式，这就是所谓的“超文化的现代性”（acultural theories of modernity）。在这个理论下，文化的差异以及时间、空间性的差距，已不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因为西方的专业化科技所带来的技术改变，以其历史效应对全人类产生影响，以文化生产模式的转变形成全世界的整合观点。在这种视角下，资本主义跟专业的生产消费乃是大家共同追逐的目标，因此，文化差异并不构成真正的判断标准。许多西方社会哲学家，以后现代的方式来反对跨国资本多元流动和都市间的雷同，将文化现象由本土迈向全球性的彼此吸收，乃至于区域性的挪用视为关怀的重点，这基本上也是“超文化的现代性”理论的深度发展。相较起来，文化的现代性理论就特别强调在各个地区、时间与空间中，有相当多的不同逻辑在运作，如在同一个社会里面，不只是地区之间有许多不同的层次、有许多生活文化上的差异，即使是在同一个国家以政治的运作方式来达到某种现代化的过程里面，正如彼得·布格尔所指出的，各种领域比如社会、政治的层面，往往也跟经济运作的层面有着落差。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可能已经达到自由，但是政治可能仍停留在集权以及由精英（或上层阶级）掌控的局面。经济跟政治社会的操作层面，常常有一些时间上的落差（time lag），这种落差在殖民以及被殖民的社会之间更加明

显，因为很有可能在将一个现代性的计划推展到另外一个地区的时候，这个地区还处在一个“前现代”（pre-modern）的环境之中，因此需要通过种种翻译以及再教育来进行现代化的统治与殖民。而在这些再教育理论和现代化计划的旅行过程中，翻译和旅行常常会导致这些落差更为明显可见。而那种“超文化的现代性”理论罔顾文化以及地区在时间上的落差，因此它就没办法真正了解“启蒙”以及现代化的计划并不是一个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现代性如果不在文化的差异中被考虑的话，只是一个没有正确符号指涉的空洞卷标。因此在泰勒等人的论述中，他们认为目前全世界的“文化民族主义”、种种“批判区域性理论”（critical regionalism）甚至后殖民理论，基本上都是以文化的现代性理论来重新反省“超文化的现代性”理论的殖民，以及资本主义的跨国文化景观的。在另一方面，哈贝马斯则强调通过重新开发启蒙运动被历史扭曲的层面，来发展“沟通行动的理性”。他认为韦伯所看到的是系统的专业以及资本的累积，他并没有看到生命世界本身，以及对于沟通理论的憧憬。也就是说，哈贝马斯认为人是一种互动且一直处于跟别人的沟通中的动物，他不单只是在累积资本而已，他还能有其他的沟通冲动；不只是常常在运用工具而已，他也通过他的论述来和别人达成共识。而这些人跟他人的关系的问题，早在启蒙运动中就已出现其雏形，但是在韦伯以后的现代性理论中常常被抹除，在福柯笔下，更是沦为监督与惩罚的论述架构，让个人的生命世界无法发展。“启蒙”的影响力不仅限于现代性的层面，哲学理论、后殖民研究以及市民社会理论，都借鉴于“启蒙”，也对“启蒙”作出修正与批判。我们需要进行更缜密的全盘探讨，才能更清楚地了解“启蒙”在西方文化与历史中的发展脉络。

参考书目:James Schmidt, *What Is Enlightenment?: Eighteenth-Century Answers and Twentieth-Century Ques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episteme 认知体系(或译"知解")

福柯在《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1970)一书中提出这个概念,指称蕴含在理论与实际的社会行为中的为大家心照不宣的一种架构。福柯在其论述过程中,区分出三种不同的"认知体系"。他认为在"前现代"时期,人类是用"关系的逻辑"(relational logic)安排世间的各种事物,使之与天体秩序间有一种天人互应式的联结性对应的;古典时期人们则开始通过一些抽象的范畴,将知识加以归类并予以统领;直到现代,人们才开始以"人的生活"作为核心,形成知识的判断标准与皈依,因此形成新的知识体系,也就是福柯一再强调的"再现体系"。知识能再现真理,这本身即形成一种自我指涉的"认知体系",在这样的体系下,形成了语言学、生命科学以及经济学,也形成了一种新的身体观、秩序和语言。由于"认知体系"所形成的权力和知识的交互关系,许多女性主义者主张,福柯的"认知体系"观念形成了一种无以抗拒的抽象结构,使批判的观点无从找到颠覆与解构的隙缝,也合法化了现代知识体系和殖民文化间的共谋,如斯皮瓦克和巴巴就对福柯的"认知体系"暴力加以批驳,也分别在其专著中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参考书目:Michel Foucault,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0; Gayatri C. Spivak, *O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Homi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essentialism/anti-essentialism 本质论/反本质论

"本质论"假定各种性别、族群与阶级等范畴的成员,有种特

殊的素质是团体外其他人所无法共有的，尤其是在种族与性别研究上，经常假定某一个种族与性别具有一种排除、区分他者且相当有本质性的特征，是不可与他者共有的，也由于这些特质，成员得以发展其特殊的属性与文化认同，也因为如此，不可避免地有时会产生排他的或看似狭隘的文化政治。因此在性别研究和后殖民理论中，“本质论”引起相当程度的争执，论者多半认为有“本质论”和“反本质论”之别；在女性主义的阵营中，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政治性的“本质论”和宗教性的“基本教义派”，其实是殊义而同归的；“本质论”也因其预设的过于区分异己的排他机制而无法引发他者及异己的契入与同情。因此，“反本质论”的学者主张，文化传统是一种重新发明与建构、一种“文化建构论”之下的产物，并没有所谓本质性的形而上内在。但随着“反本质论”高涨，许多女性主义和第三世界的学者又提出所谓的“反—反本质论”（anti anti-essentialism）。“反—反本质论”的女性研究者多半站在第三世界的立场上，认为第一世界的认同建构与其所主张的流动性基本上是后现代主义中消除差异的手段，在这样的思考框架之下，许多受传统束缚而无法使文化自由发展的因子，并没有办法被考虑且包含在内，因此，“反—反本质论”者的确在文化与政治上有其批判的力道。在后殖民理论中，“反—反本质论”的立场经常变身为一种“文化民族主义”的立场，特别是几次大型论战比较突出，如贝妮塔·帕里（Benita Parry）、阿加兹·艾哈迈德（Aijaz Ahmad）与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对后殖民研究代表人物巴巴和斯皮瓦克的批判，他们认为在印度之外的第一世界学院讨论后殖民的课题，以跨国边界的协商和翻译（番易）来介入印度的殖民问题，这样根本无法真正解决印度本土的问题，也不能让人了解仅是穿着不同的服饰，就可

能会招来杀身之祸这样的事情。这些政治上具体而切身的现实，绝对不是“反本质论”者在第一世界的文化脉络下所能体会到的。但斯皮瓦克则在《后殖民理性批判：走向正在消失的现代史》(*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Vanishing Present*)中提出反驳，指出外在的世界最希望社会底层的精英能够充分发展其“本质论”的层面，以便殖民者可以更加巩固其“种族幻想”(racial fantasy)，强化其对“他者”与“异国文化”的想象、成见与贬抑。她主张“反本质论”者其实反对的不是“本质”自身，而是在殖民统治下被僵化、物化与样板化的外在本质，它使其他的可能性相对之下趋于匮乏。况且在“本质论”的大旗下，再现体制的重新挪用与番易往往易于捉襟见肘，因为“本质论”者无法通过文化番易的方式来了解彼此的差异。因此，斯皮瓦克宣称，不要再度强化不同文化间的差异，而使落差与冲突变成一个无法填补的鸿沟，而是要透过看起来类似却实为相异的文化元素与成分，在其中寻找颠覆与抵抗的策略和位置。斯皮瓦克同时也认为，“底层研究者”其实是很难有自身的声音的，因为他们缺乏所谓的媒介机制(agency)，媒介机制是经由语言和权力的知识架构被掌握在知识分子的手中的，因此，“底层研究者”多半被建构为“需要被再现的对象与客体”，而被压抑了内部的差别。斯皮瓦克也并不是意图在她的论述中反对“本质论”，而是要提倡一种“策略性的本质论”(strategic essentialism)，承认“本质”本身是一种在文化论述中被建构出来的产物，在策略的层面上，则必须认知许多不同的发言位置(如第三世界)基本上是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与正当性的，但它不应该只是一种固定的单一本质。文化是在相对的情境下，才能呈现文化自身的价值与特殊文化的尊严的；只有通过策略性的再现手法，才能更完美、更贴切地

掌握本质。随着人们对日常生活中种族暴力、民族主义的日渐习以为常，从日本“新右派”的抬头、美国共和党在新布什政府下所形成的民族主义、中东穆斯林世界在“9·11”之后的反美情绪，以及东欧巴尔干半岛和非洲四处可见的暴力中，我们都可以看出，“本质论”内在确实有其问题与危险性存在，如何仔细看待这个问题并慎重面对，是性别研究与后殖民研究者的重要课题。

参考书目：Gayatri C. Spivak,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in Patrick Williams & Laura Chrisman (eds.), *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A Read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66~111; Gayatri C. Spivak, *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Vanishing Prese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Joan Scott (ed.), *Feminism and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ethical feminism 伦理女性主义

伦理是对于道德意识所作出的全面性反省，伦理学在当前的哲学研究中也引起了如莱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和哈贝马斯等诸多研究者的全面关怀，女性主义学者也在这样的潮流下，进而回观与探讨伦理的论题。本哈彼博(Seyla Benhabib)就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代表人物，她以哈贝马斯式的研究取径为出发点，通过沟通与教育，试图为女性主义乌托邦的发展开辟出一个可能的空间。她意图通过两性的重新教育，在日常生活中具体改善女性的生活处境，使女性主义得以改变既定的社会规范，并对性别政治背后的法律体系、家庭关系、伦理关怀、教育机制以及人的善恶观进行重新调整且加以改写。如何重新建构新的规范与共同的伦理知识，如何立足于社会、文化及政治的伦理向度，使女性的生活更公允地再现，以追求社会的公正、平等，使男女分享平等的教育地位，并反省未来社会的整体功能，这些都是“伦理女性主义”者的重要关怀所在。除了人际间的伦理，对于生态保护

以及人和外在环境的关系，“伦理女性主义”者也多半都有深刻的探讨。

参考书目：Seyla Benhabib, *Situating the Self: Gender, Community, and Postmodernism in Contemporary Ethics*,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ethnicity 族裔

不同的族群、种族、民族以及团体，在实践规范、文化形式和宗教信仰上都有其独特之处，在这样的情境下，他们可以形成某种单一的认同，来陈述与再现他们在主流文化下被建构出的弱势地位。“族裔”也多半用来指称在主流文化之外，弱势族群多半拥有相当不同的生命情调与传统，且弱势族群对其文化差异有所觉醒，进而以“族裔”的概念来自我展现其文化的特殊性格，并以“自我结社”(self-grouping)作为一种认同集结的呼吁，以重新正视文化传承的迫切性。这种特别重视“族裔”性的宣称方式，在主流文化的公共舆论中及其支配下，蔚为一种非常特殊的政治立场。主流文化经常将“族裔”这个概念视为对特定族群形成的刻板印象，并认为这个概念不仅挑战了既有的想象，且对“文化熔炉”这个概念有所伤害。因此，“族裔”也经常与多元文化、知识权力和“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相提并论。在主流的利益下，“族裔”这个概念与文化、政治、性别和阶级都是不可分割的。“族裔”和民族主义(nationalism)、记忆(memory)以及多元文化理论也都可以互为参照，它们之间并且存在着纠缠难分的关系。

参考书目：Montserrat Guibernau & John Rex (ed.), *The Ethnicity Reader: Nationalism, Multiculturalism, and Migra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7.

Eurocentrism 欧洲中心主义

后殖民理论与解构主义的批判理论多半认为在民族志与文

学作品中，充斥着一种“种族中心主义”，它将欧洲视为单一的核心，以贬抑的眼光来看待其他种族的他者。进化论式的时间推展，也视其他种族为停留在古老时间的落后蛮荒族类，而无法与欧洲的“现代化”时间存在着一种同时性的关系。在文化等级上，他者则处于一个未开发的低劣阶段，不仅在价值观上分属野蛮范畴，其思维方式也停留在“前现代”时期，欧洲人可以借由这样的异文化观看与想象，以满足其回溯早期文化模式的恋旧感与怀乡癖。不管是民族志、纪录片、电影还是文学的再现，至今都仍充斥着这种刻板的“欧洲中心主义”。

参考书目：Ella Shohat & Robert Stam, *Unthinking Eurocentrism: Multiculturalism and the Media*,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Jacques Derrida, *Of Grammatolog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6.

exile 放逐

exile 在古代指的是政治性的放逐，如苏格拉底经过公审之后，被迫在两个选择当中择其一，一是受刑，另一个选择则是被迫放逐、离开自己的家园，到外在的野蛮荒地去。而在当前的文学观念与用法之下，此词则多半指在政治迫害之下，自愿与非自愿性的流亡与放逐，如但丁为避开政敌的迫害而非自愿性地离开故土，在被迫远离的情况下，与故土间形成一种距离的美感和惆怅之情。但“放逐”所拉开的距离，也会让被放逐者在文学和意识形态上形成双重视角，得以别出一种创意，形成对故国的反思与批判。随着“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的盛行，许多作家都选择自我放逐，“放逐”因而成为20世纪非常普遍的现象。在赛义德的《流亡的反思及其他论文》(*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Essays*)中，他将“放逐”区分为三种形式：1. 政治庇护；2. 离开祖国；3. 留居者对主其位者作出的抗争，及试图离开中心的活动。赛义德认为“放

逐”是文化创意的产生源泉，也是知识分子“不以家为家”的批判和“对位阅读”方式。他主张知识分子必须要在远离家国的情境下，与他所说的“在位者”（potentate）形成一种对抗的关系。赛义德对“放逐”所下的定义和所作的区分是比较笼统的，按照布鲁克-罗斯（Christine Brooke-Rose）的定义，流亡应该是一种被外力驱逐出家园，并且被放逐到异地的政治性与文化性活动，政治的因素大多是指受到意识形态的迫害，文化的部分则是指由于从祖国被流放到异地所形成的心灵落差与震撼，使流亡者产生不同的视野与观点，并借此来重新反省祖国家园文化，因此“放逐”经常与批判、富创意的见解有某种程度的关联。“放逐”有时也可以是一种“内在放逐”（inner exile），保罗·伊利耶（Paul Ilie）就认为西班牙在佛朗哥政府的执政下，有很多知识分子无法在自己的国家安身立命，只好把自己抽离出原本熟悉的世界和系统，产生某种文化与政治上的抗拒行为，并形成一种内在的自我放逐。

参考书目：Edward W. Said, *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Essay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Susan Rubin Suleiman (ed.), *Exile and Creativity: Signposts, Travelers, Outsiders, Backward Glance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aul Ilie, *The Surrealist Mode in Spanish Literature: An Interpretation of Basic Trends from Post-Romanticism to the Spanish Vanguard*,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8.

exoticism 异国情调（或译“异国记忆”）

我们可以在18世纪法国文学的许多作品当中，看到作家对中国与中东等地存在着许多奇异与绮丽的想象，这些想象多半与肥沃的土地、丰硕的女体和种种开放的性行为有关。因为这些刻板的幻想而形成的对于异地他者的定见，即是“异国情调”。在旅行文学与殖民文学的范畴中，如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的小说文本与福斯特（E. M. Foster）的

《印度之行》(*A Passage to India*),都可以看到"异国情调"不断作为一种反复萦回的主旋律,再现于各色文学描述与书写当中。在音乐的领域里,则有普契尼的《蝴蝶夫人》与《图兰朵》为代表,这两部歌剧都是他对东方的倾慕与向往之情的产物。

参考书目:Chris Bongie, *Exotic Memories: Literature, Colonialism, and the Fin de Siècl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fantasy 幻想

在弗洛伊德与文化研究学者的眼中,“欲望”总和“欲求且不可得”的心灵经验密切相关,并特别强调人们如何在记忆和日常生活的欲求中,以幻想作为一种媒介和过渡,将心中的欲求和冲动,以及当冲动无法实现时所压抑下来的欲力,以一种虚幻的视觉和意象在脑海中再现。“幻想”在这样的情境下,因此和再现的符号有紧密联结的关系,和“欲望”本身,则处于一种对等的位置。因为“欲望”是一种永远无法在日常世界中被实践的海市蜃楼,所以只能通过“幻想”及相关的再现策略,和所欲求的对象(虚构、缺席且永远不可企及的对象)之间,形成一种患得患失的关系,并利用“补偿”的心态与方式,在记忆中形成重复的冲动(repetition impulse),借由意象在脑海中的铺陈、建构与组成来进一步掌握对象。

参考书目:Sigmund Freud, *On Sexuality: 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 and Other Works*,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1.

feminism 女性主义

所谓“女性主义”,是指针对女性自始以来的不平等地位和两性伦理问题所发起的政治运动。“女性主义”的萌芽,最早出现在贵族社会与中古女修道士的著作中,她们企图借由女性和圣母所象征的慈悲与爱欲精神,来强调女性也有其精神性的层面,而不只是男性欲求下的客体。“女性主义”的

第二波，则着重于对两性平等权的要求，由受过高等教育的贵族和中产阶级女性所发动。沃斯通克拉夫（Mary Wollstonecraft）在 1792 年所发表的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一书中企图捍卫女权，她认为女人因为处于受教育不平等的恶劣地位，其温柔、慧黠和装扮的优雅，都全然系缚在取悦男人的单一价值之上；由于被男人的想象及其价值观变相地抬举和贬抑，女人失去了理性自觉与独立思考的自主性和道德观。因此，她强调女人长期以来虽然被视为男人的伴侣而存在，但若要使女性得以在家庭中更完美地行使母职，并扮演好女主人的持家角色，女人也需要和男人一样受同等的教育，并在日常生活中享有平等的对待，才能从内心养成其理性、智性与道德关怀，进而成为一个完整的公民。接下来的“女性主义”潮流则多半延伸了沃斯通克拉夫对平等权的坚持，强调的是“政治女性主义”，主张同工同酬，以社会运动作为一种宣称与实践，力图使女性在其工作场所不受强暴与性骚扰的威胁，并进而得以在薪资待遇上和男人享有平等的地位。后起的“新女性主义”（也就是“文化女性主义”），则是一种对于“政治女性主义”的批判和再思考。“文化女性主义”认为女人应该以不同于男人的思考架构和文化诉求来达成女性的解放。“文化女性主义”者关心的是，如何在“差异”与“阴性书写”的再三强调中，不断凝塑女性在文化再现中的地位，使女性得以借由文本中挑战父权机制的书写再现，探索女性认同与主体性的多元可能。“政治女性主义”往往将焦点置放在如何推翻父权以争取平等上，“文化女性主义”则强调，父权是书写和再现机制所长期巩固的权力架构，女性若想寻求解放的空间，就不能只是在既定的结构和机制中争取平等，也要在教育和文化的建构中争取其自我书写与再现的地位。除了“政治女性主义”和“文

化女性主义”之外，“伦理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和“女同性恋话语”等也都是“女性主义”多元阵营中的构成部分，相关的学者包括塞奇威克（Eve Sedgwick：女同性恋话语）、斯科特（Joan Scott：历史与文化的女性主义）、巴特勒（Judith Butler：文本与性别演现的女性主义）等人。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则有“第三世界的女性主义”，莫汉蒂、周蕾、斯皮瓦克、郑明河都是其重要的理论代表人物。90 年代中期，“新女性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肖尔瓦特（Elaine Showalter）、吉尔伯特（Sandra Gilbert）、古芭（Susan Gubar）等人在报刊上撰写专文去响应以白种中产阶级女性作为批判对象的“第三世界的女性主义”，引发不同“女性主义”阵营间的论辩。虽然“女同性恋话语”下的女性主义学者早就企图向异性恋法统下的“女性主义”学者宣战，但以古芭等人在 1998 年与 1999 年的 *Critical Inquiry* 上撰文评论“女性主义”的没落之势，并针对这样的隐忧对“女性主义”当前的发展提出严正的批判这一事件为例，这一系列的文字虽然引发了“女性主义”者的陆续回应，但也使“女性主义”的理论发展充满其内在的矛盾性。在这场大型的论辩后，许多“女性主义”者都深刻自觉在“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上无以为继，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沃尔科特（Derek Walcott）也认为，“女性主义”在当代几乎已经处于绝种的边缘。“女性主义”的理论发展在未来将行向何方，这或许需要不同阶级、性取向、种族、宗教等的“女性主义”学者更进一步地跨界对谈与协商。

参考书目：Mary Wollstonecraft,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New York: Norton, 1967; Robyn R. Warhol & Diane Price Herndl (eds.), *Feminisms: An Anthology of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1.

fetishism 拜物

“拜物”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个关键概念，指涉的是将

社会中以金钱进行交易的商品予以外在表象包装，借由符号和意象的充填和再现，来掩饰社会阶层关系中的剥削与不平等。在马克思的观念中，劳动力是内在于商品当中的，但是社会将商品化装成一种资本、地位与空洞的文化符号，借由物象符号的营造与书写，将其联结到所谓的阳刚气质上，以达成父权体制与男人对异性的进一步支配。直到最近，女性主义学者才开始探讨"拜物"作为一种象征符号的空洞演现如何将女人和商品等同，并通过欲求和消费来贩卖女性作为一种商品物象的观念。有关"商品拜物"的解说，请参照commodity fetishism 词条。

参考书目：Emily Apter & William Pietz, *Fetishism as Cultural Discours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film noir 黑色电影（或译"黑色侦探电影"）

这个词是在1946年由法国的电影评论家提出的，用来描述美国某种特殊类型的侦探电影。当时，好莱坞电影大量"入侵"法国，侦探电影摇身一变成为法国电影中的主流。在时代的动荡不安中，俨然有某种新兴类型的诞生，我们可以将其称为B类电影，犯罪、侦探与黑道电影等，也因此蔚为一种电影的次类型。在这样的社会脉络下，"黑色电影"主要是指在1941～1958年间，冷战前后国际局势不稳定的冲击下，人们如何借由影像的再现来反映全球性的压抑不安和被迫害妄想症，因此这类电影多半表现出一种黑暗、悲观的层面，最明显的特征表现在对视觉语码（visual code）的操控上。在社会普遍反犹太主义的风潮下，这些移民到美国的导演，通过发展出特殊的明暗对比来构成其风格上的刻板印象，因此不管是地点的择取、相当低调的打光还是精神分析的层面，都可以完整传达大时代中社会的困顿、悲观、怀疑、忧伤

所造成的黑暗、凄凉。“黑色电影”的导演，多半将拍摄场景集中在城市的破落巷道与幽暗街头，利用对阴影与片段、风雨后的幽暗破败气氛，以及屋内黯淡场景的拍摄，暗示着城市其实是充满着黑暗与堕落的，并试图呈现危险暧昧的道德与社会价值取向如何产生种种社会问题。而某种空间上的封闭与气氛的黑色凝重，也投射出当时社会的紧张气氛和道德观念的模棱两可。女人在“黑色电影”中，则多半以主动、聪明、经济独立的“致命女性”(femme fatale)形象出场，这类女人不仅权力在握且具支配性格，在性欲的追求上，也有其自主性与掠夺性。因为在二次世界大战发生时的40~50年代，女人开始在经济上逐步拥有独立地位，而男性却在战争的迫害之下丧失了阳刚的气质，不再具有绝对的主宰权，因而产生一种深刻的被迫害妄想。如弗里茨·朗格(Fritz Lang)在1944年所推出的《绿窗艳影》(*Woman in the Window*)、1946年查尔斯·维多(Charles Vidor)所拍摄的《吉儿达》(*Gilda*)，以及罗伯特·奥尔德里奇(Robert Aldrich)在1955年所推出的《死吻》(*Kiss Me Deadly*)，都反映出此时存在于男人心中的恐惧和阉割焦虑。战后的50年代因为焦虑不再，“黑色电影”也开始在影像叙事中，恢复对家庭价值的肯定，认为男人还是可以重新在职场中意气风发，并救赎自己的国家认同的，借此象征在战后美国被层层压抑的欲望得以释放、信心得以恢复。近年来，此一类型电影大放异彩，如莎朗·斯通主演的《本能》(*Basic Instinct*)，乃至一些科幻与黑色侦探因素汇合的影片，均带出新论题迈向对未来世纪的思索。

参考书目：Alain Silver & James Ursini (eds.), *Film Noir: Reader 1~3*, New York: Limelight, 1997~2002.

flaneur 浪荡者

其阴性的对应名词则为 flaneuse。“浪荡者”这个词，多半被用来指称 19 世纪在巴黎街头与商场漫无目的闲逛的失业艺术家和无业游民。在本雅明的《拱廊计划》(*The Arcades Project*)问世之后，文学与文化研究学者就经常挪用 flaneur 这种人物的角色特质，来探讨城市经验、城市空间与现代性的问题。其实这个词早在 1806 年的法国就已被提出，首见于波德莱尔的《现代画家》一文。波德莱尔认为“浪荡者”是现代文化与艺术中的英雄，因为“浪荡者”既身处芸芸大众之间，却又能以抽离的姿态旁观世事。后来本雅明在研究波德莱尔的著作《查尔斯·波德莱尔：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Charles Baudelaire: A Lyric Poet in the Era of High Capitalism*)中，将“浪荡者”这个概念发展成其理论中的重要关怀。他认为这些波希米亚的无产者，在街头漫无目的地闲逛，这其实呈现出巴黎作为 19 世纪的大都市，其中许多物品都是无用的、二手的且处于衰颓中的，于是借由“凝视”、回顾和闲逛的过程，人和人之间所存在的不是一种竞争和买卖的关系，女人和无业游民也可以在都市的百货公司和商场等地点，重新思考存在于浪荡、观赏和休闲中的各种新兴可能。更因为“浪荡者”本身的不安全与边缘地位，他们不但可以被认为是现代都市中新兴趋势的观察者，他们更可以通过其游客与旁观者的眼光，预言男性中产阶级价值外的新潮流的诞生，因此“浪荡者”的无用闲逛，其实是与服饰、时髦和未来新兴现代性的发展有关联的。后起的女性主义者，则提出 flanerie 的概念和 flaneur 对抗，主张有许多城市小说作家(特别是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和多萝西·M. 理查森［Dorothy Miller Richardson］)，经常透过视觉观赏和感官世界的探索，开放出新的语句与新的公共话语，使被父权

话语所僵化的公共地景，变成流动的且具多元性的自由空间。不仅如此，商场、饮食、时髦的流行服饰和欲望机器，都是女性“浪荡者”在都市中所发展出的新兴可能；通过角色的扮演和参与，女性“浪荡者”也提供了不少新兴都市的文化想象。20 世纪 50 年代之后的法国新电影与好莱坞电影（如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的 *The Blue Angel*），则借由女人在街头拉客，或舞厅中跳舞的女人在商场游荡这样的场景，再现女人的感官经验，凸显出一种新兴文化意识和社会阶级的诞生。

参考书目：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1999.

flashback 回溯

在文学与电影作品中，“回溯”经常被用来指涉在时序上，回到人物早期的生命片刻或事件历史的源头，去了解并叙述那个决定性的片刻；通过回想的方式，人物的记忆和历史的主观真相，得以在“回溯”中呈现出来。在乔伊斯的小说《都柏林人》（*Dubliners*）中，有很多叙述者和主角都借着“回溯”的手法，通过时间的“冻结”和片段的记忆，再现都柏林当时都市经验的贫瘠和人物内在生命的枯竭；在上溯历史长河的历程中，种种矛盾与历史挤压的片刻，都重新浮现在人物的脑海中，于是往昔与现在的行动产生缜密繁复的纠葛，使人感觉无能为力，而在记忆和怀旧间，被激发出某种顿然的了悟。这类手法在电影语言中也被大量运用，因为借由“回溯”，不但可以通过人物的反思和心灵机制的重新运作来重新阐释和组构历史，更可以利用这种方式，回观社会价值和个人生命的某些片刻是如何在时间的坐标上形成决定性的意义的。

参考书目：Paul Ricoeur, *Time and Narrativ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1988.

Fordism 福特主义

“福特主义”和“泰勒主义”(Taylorism)是经常被人们相提并论的一对词组,提出这个概念的主要学者是哈维(David Harvey)。“福特主义”这个词主要被用来指称亨利·福特这个美国汽车制造商在20世纪所带动并使之风行的重要生产体系。这种类型的生产体系,不只是考虑如何将经济的有效性发挥到临界点,它甚至对文化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迁,也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如何在从生产到产出的系列标准化过程中,提供大量生产的便利性,这便是“福特主义”的关怀重点。20世纪70年代后,国际生产线日趋多元化,生产方式也从早期的大量生产,慢慢变成不同产业单位的细致分工。例如早期汽车的生产与制造,是全部由福特公司一手包办的,现在汽车的设计、生产、制造过程分别在不同的地点和国家完成,借由组装科技的发达,来加强跨国人才的结合并有效地降低成本。在设计车款时甚至可以根据消费者的需求,配合不同的生产地,加入不同国家的地方性色彩,以具体增加汽车的销售量。不同于“福特主义”的大量生产概念,“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强调的是分散化和“后现代主义式”的拼装策略,以更经济和更有效的方式来超越单一的生产中心。存在于“后福特主义”中的,是更加多元而严密的掌控,它力图借由细部的生产分工,来强化全球化与跨国性的资本主义联合垄断与主宰,以运用、支配和统合全球各地的工作生产线、劳动力和材料,进而控制更富有弹性的消费市场。“福特主义”与“后福特主义”后来都成为生产、消费和全球化研究中的重要概念之一。

参考书目:David Harvey, *Consciousness and the Urban Experience: 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Theory of Capitalist Urbanizatio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5.

foregrounding 凸显(或译"凸写")

在形式主义的语汇中,"凸显"经常被用来指涉某种修辞技巧,意即将关键的主题在行文时列为第一位,使读者立刻知道文本自身独立的文学性,借由这样的手法提示情节的发展。在另类电影中,"凸显"的方式被经常运用,有时导演在制作过程中会惊鸿一瞥地掠过银幕,使观众对电影制作所隐含的过程一目了然,如美国知名导演希区柯克,就经常刻意在自己所执导的影片中走到影像画面之前,让大家知道此部电影是由他拍摄的。"凸显"是一种用来强调关键文本的策略,使观看和某些文字的意象本身即具有特殊的优位性,使主角在情节发生和进展的过程中,通过叙述技巧将某些动作主题刻意凸显,如利用摄影机和观众的"凝视"来定格某些焦点,利用孤立的特写来凸显叙事进行中的特殊场景,使观众深入了解事件,并沉浸在作为一个事件偷窥者的喜悦当中。

参考书目:Victor Erlich, *Russian Formalism: History, Doctrin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formalism 形式主义

在1914~1916年间,一群莫斯科大学和圣彼得堡大学的研究生组成"莫斯科语言学小组"和"诗歌语言研究会",强调文学阅读的方式应有别于"象征主义"。他们拒绝让作品变成哲学抽象化思维的产物,也拒绝只单纯通过阶级革命的几根轴线,让文学变成反映社会现实的工具,因此他们吸收语言学与诗学研究为其理论基础而提出了"形式主义"的主张。直至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重视社会现实的文本阅读方式兴起,当局对于"形式主义"所宣称的文本自主性和非现实性产生怀疑,因而加以抵制,从此由什克洛夫斯基

(Victor Shklovsky)与艾亨鲍姆(Boris Eichenbaum)等人所创建的"形式主义"才逐渐没落失势。但"形式主义"的理念依然在50年代的欧洲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但刺激了"布拉格语言学派"的兴起,还间接影响了法国的结构主义。"形式主义"试图通过"科学研究"的方式来解读作品中的"文学性"(literariness),他们认为形式的设计(device),也就是主题、场合、叙事手法的凸显等,是可以和作品主题全然融合的;离开了文学作品的形式,就无法具体理解作品的内容。他们也特别重视诗的语言,强调文学是对普通语言和成规语言加以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的过程,是一种针对成规的反动性律动(dynamics),这种律动是文学史得以向前发展,得以有新的文类与表现形式的重要成因。"形式主义"在这样的诉求下,结合了语言学和诗学,主张将科学方法带入文学研究的范畴当中,其代表人物是雅各布逊(Roman Jakobson)、什克洛夫斯基、艾亨鲍姆、托马舍夫斯基(Boris Tomashevsky)等人。至于"形式主义"的后续影响,可以参见"布拉格语言学派"以及结构主义的理论发展。詹姆逊在 *The Prison-House of Language: A Critical Account of Structuralism and Russian Formalism* 一书中,对结构主义与"形式主义"二者的关联和差异,以及后结构主义如何对"形式主义"作出继承和反动,也有极为深入的分析。

参考书目:Victor Erlich, *Russian Formalism: History, Doctrin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Fredric Jameson, *The Prison-House of Language: A Critical Account of Structuralism and Russian Form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2.

frame 框架

"框架"在摄影技术当中,强调的是对关键主题所进行的对焦处理,这种处理借由窗口将要拍摄的主题加以对焦,并去除叙事中不必要的成分,以及细部的特殊取景,将主题予以

强化。“框架”在电影与文学作品中是十分重要的设计技巧，如乔叟（Geoffrey Chaucer）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就运用框架叙述（frame narrative）的手法，借由不同阶级的人在朝圣中所发展出的不同故事，将焦点集中在叙事者及叙事体本身的关联性上，来进一步描述朝圣的仪式，以增加故事的趣味性和叙事的丰富性。在电影这个文类中，我们也可以在侯孝贤的《悲情城市》和让·雷诺阿 1937 年的作品《大幻灭》（*The Grand Illusion*）中，看到导演如何通过静态的长镜头（long shot）、近摄（close up）或仰角上拍（low angle），将主角和景观框限在镜头的焦距中，以整体凸显主角的脆弱表情和内心纠葛。“框架”也多半和其所拍的主题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此德里达在 *The Truth in Painting* 中，就认为所有的绘画都是一种“框架”，阅读更是一种“框架”，如凡·高的《鞋》，海德格尔认为这是农妇和土地间的无言对话，而夏皮罗（Meyer Shapiro）却认为海德格尔的阅读完全错误，因为这双鞋是凡·高离开故乡时所穿的鞋，表现的是凡·高本人的创伤历史。不管是海德格尔认为这双鞋象征农妇和手工密集的劳动力交换所产生的尊严，还是夏皮罗主张这双鞋再现了凡·高离乡背井的心路历程，这两种不同的阅读策略，对德里达而言都是一种穿针引线的阅读，它们通过“框架”的方式将意义投射于绘画之中，因此绘画之所以有意义，多半和“框架”的设定是息息相关的，“框架”也和意义的追寻与赋予密不可分。

参考书目：Jacques Derrida, *The Truth in Paint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Frankfurt School 法兰克福学派

“法兰克福学派”是由和“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机构”相关的哲

学家、文化评论家和社会科学家所建立的，其第一代代表人物为阿多诺、霍克海默、马尔库塞、洛文塔尔（Leo Lowenthal），第二代代表人物为布格尔、弗洛姆（Erich Fromm）、哈贝马斯。“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机构”于1924年成立，直到20世纪30年代（特别是霍克海默于1930年成为机构主任后）才迈向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准的思考。这些学者与专家，基本上都是用黑格尔与马克思的理论思想，来研究20世纪资本主义、种族主义和文化工业对人与城市所带来的影响的。这些学者与当时匈牙利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Georg Lukacs），以及史诗剧场的剧作家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都过从甚密，因此在进行繁密对话与互相刺激的情况下，“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对20世纪的现代主义与写实主义以及阅读黑格尔的新方式，都产生了莫大的冲击。在哈贝马斯的分析中，“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基本上是针对韦伯“现代化”理论中有关“技术官僚”和意义丧失的层面进行研究探讨的，他们并结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以便从“批判理论”的角度，对之作更进一步的深入思考。霍克海默认为“批判理论”和传统理论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传统理论基本上是通过科学和社会学的方法，借由观察和描述，建立假设和法规，以科学和量化的方式来解释外在的社会现象的，并不考虑社会的客观化现实，仿佛人和历史的力量及脉动丝毫无关；“批判理论”则认为科学家也是社会与历史力量作用的产物，因此，科学家不可能外在于社会现实而存在。阿多诺与霍克海默的重要著作《启蒙辩证法》（*Dialects of Enlightenment*），对于科技理性因征服自然与他者而导致疏离、忧郁、病态等负面的文化心理的产生提出有力的批判。哈贝马斯则反对科技文明势必产生“工具理性”的观点，他认为“现代性”仍未终结，“沟通理性”可以带来系统与生命

世界的对话和新视野。

参考书目：Andrew Arato & Eike Gebhardt, *The Essential Frankfurt School Reader*, New York: Continuum, 1982; Martin Jay, *Marxism and Totality: The Adventures of a Concept from Lukacs to Haberma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fundamentalism 基本教义

这个词起源于 1919 年，由美国“新保守运动”中的新教所发起，对基督教根本教义进行了整理。目前这个词已经与其他宗教和文化联结在一起，被用来指涉非常固执、严厉，坚守传统与正统典范的宗教信仰，这种信仰严拒外来人士不按字面意义解释宗教教条的实践。“基本教义派”的宗教活动，往往对多元体系思想及其他生活方式予以排斥；这样的思维模式经常带有一种政治性的意涵，在宗教上则表现出排外与暴力的倾向。女性主义研究也经常针对族群与宗教的“基本教义派”，进行某种抗拒与解构——特别是针对中东地区的“基本教义派”歧视女性，且对女性施以暴虐——并以世俗主义（secularism）的观点，强调女性应该有权接受更为开放的教育以及新社会的各色信息，而不该生活在无知的蒙昧情境当中，把脸孔罩在层层面纱之下，而不能和外在的社会以正常的方式相互沟通。针对这样的批判，中东也有一些女性主义者支持“基本教义派”的价值观念，认为一定要坚守“基本教义派”的教条和仪规，才能凸显“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的力道。“基本教义派”所造成的伦理、排他性的暴力，应该以什么样的尺度来讨论和规范，这是 21 世纪非常重要的课题之一。

参考书目：Michael M. J. Fischer & Mehdi Abedi, *Debating Muslims: Cultural Dialogues in Postmodernity and Tradition*,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0.

gay 男同性恋者

这个词早期是由法文 gai 演变而来的，原义是指情绪上的兴高采烈，在 16 世纪之时，转而被用来专门影射追求放荡行为的特殊人士。这个词原本是用来形容性情和情感层面的放纵的，不知从何时起转为专指“男同性恋者”，我们只能说，早在 1935 年出版的《牛津英文字典》中，这个词就已经成为英国监狱中的俚语，用来指称监狱中非常明显的同性恋性行为，被当做标签来影射男同性恋者。1970 年后，这个词慢慢减消其负面意涵，转而成为一个比较正面的用语，人们也慢慢不再如 20 世纪 50 年代那样把这个词粗暴地等同于社会所不容许的异常行为，如犯罪、医疗上所诊断出的精神失控、不正常的堕落和失常等。60 年代晚期，在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之后，随着 gay（特别是知名文化和演艺圈人士）的“出柜”，男同性恋者有了专属的俱乐部、酒吧等公开化的聚会场所，甚至准许男同性恋者收养小孩的法案也被制定出来了，男同性恋已经不再如往常所定义，是不正常、肤浅，且过于惊世骇俗和浪荡的行为，社会已经接受男同性恋的存在。不管是在性取向还是美学层面上，他们都以独特的表达方式，书写着属于男同性恋的美学观与价值观，因此，gay 这个词日趋中性化，并得以呈现出有意义的戏耍（playfulness），和“强迫异性恋机制”之间，也取得了对话的空间。“男同性恋者”不再如以往一般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味，这个词和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男、女同性恋运动及人权发展的问题有着相

当大的关联。

参考书目：Eve Kosofsky Sedgwick, *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 New York: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1.

gaze 凝视

最常使用这个词的理论家是拉康，他在 1978 年出版的《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观念》一书中，通过视觉理论的观念，将“凝视”定义为自我和他者之间的某种“镜像”(mirror stage)关系，“凝视”不是字面上所呈现的被他人看到或注视别人的意思，而是指被他人的视野所影响。拉康认为，在想象的关系之下，自我如何被置放在他人的视觉领域(field of the other)之中，以及自我如何看待自己的立身处境，是经由他人如何看待自我的眼光折射而成的。人总是会意会到他人与自我之间存在的关联，通过这样的帷幕(screen)，来构成对自我的再现，也就是经由这样的再现方式，“凝视”的关系和权力因此得以形成。拉康通过绘画、摄影和精神分析的理论，特别是“镜像”和“象征秩序”的观念，来构建“男人”和他的凝视对象“女人”之间的关系。在摄影和电影理论之中，劳拉·穆尔维将拉康的理论予以扩充，她认为男人是女性的异己他者，女人经常以被动消极的方式，将男人对她的“凝视”视为自我构建的场景。在电影的观视理论当中，观众的认同位置经常以一种父权的“凝视”方式现身，他们希望女人温柔、美丽且性感，一如已逝的女明星玛丽莲·梦露，而且在风情万种的性感当中，还要显现出某种被惩罚、被男性的“凝视”所禁锢和骚扰的欲求，以便从中得到快感、愉悦和权力。女性主义者就经常利用这种方式，论述“凝视”的暴力是如何成为男性文化对女性的禁锢机制的。“观众研究”与“新女性主义”的发展，也针对“凝视”的单面向暴力，提出“回眸

凝视”(returning the gaze)以作为其理论的修正,利用深刻意识到女性主体性的自觉回观,来颠覆父权眼睛的“凝视”,而形成所谓的“双重回射的凝视”(double reflexive gazes)。从另一方面来看,福柯在《临床医学的诞生》(*The Birth of the Clinic: An Archaeology of Medical Perception*)和《规训与惩罚》这两本与“身体政治”密切相关的著作中,就认为“凝视”是一种“建制化”的过程,把原本看不见的事物变成清楚易见且可掌握的客体,就如空间、医疗与体制,也会将人体变成客观的可以剖析、认知的对象。福柯利用这种方式,来陈述科学如何通过“凝视”的运作,和其对“凝视”的知识与系谱所作出的决定与判断,来进一步发展出观察、监督、掌控和管理的行政体系。福柯从医疗体系、监狱到日常言行的监控等方面,不断地陈述政府机制如何通过监督性的“凝视”,以无所不在的权力话语形成每一个公民对自我的审查和“凝视”。福柯认为“凝视”是一种视觉性的工具,利用这个工具,可以使现代社会无法脱离客观的调查、监督与政治管理,以建构知识体系的霸权位置。关于“凝视”的观念,后来在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理论研究中,都有学者提出新的观点,对之加以修正。

参考书目:Jacques Lacan, *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Norton, 1978; Laura Mulvey, *Visual and Other Pleasures*, Hampshire: Macmillan, 1989; Michel Foucault, *The Birth of the Clinic: An Archaeology of Medical Percep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3; 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7.

gender 性别

gender 是一个不易界定的词,尤其近二三十年以来,女性主义的学术社群对此词有相当不同的见解。法国早期女性主义者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在其 1949

年出版的《第二性》(*The Second Sex*)一书中说:"人不是生来即为女人,而是'变'成一个女人。"生理、长相乃至于经济状况,都无法决定女人的身份,而是社会与文明创造出无以否定的变项,使男女两性成为二元对立且不可共量的两极,以便清楚区分什么是男人、什么是女人,因此男人与女人的差异,多半是社会建构的结果。社会通过教育体系和种种文化体制,来界定"性别"的差异,使"性别"成为本质化的"性别",因此"性别"和"性"(sex)这个由生理差异所决定的两性区分,是有所差异的。鲁宾(Gayle Rubin)在1975年提出重要的观念——"性/性别的交易系统"(sex/gender traffic)。她认为文化、社会以及种种话语机制,设计了一整套完整的体系,将生理上的两性差异,转变成人类活动、性需求的优劣等级与权力关系所导致的交易,并借由教育体系,将性的生理差异加以转变,进而提出社会的习惯与规约,形成所谓的"性别"。通过这样的模式和关系,生理的差异被转变成"性别"特征的种种配置,将"性别"的分野与随之而来的权力位置,与种种福利、工作机会、社会待遇及价值标准等相互配套。这样的"性别"区分,使僵化的性别角色日益正常化与自然化,变成习以为常、近乎本性的通则。"性别"机制不单存在于公共建筑与空间(如酒吧、俱乐部、国会建筑、学生宿舍)之中,通过将女性驱赶出公共领域,使之只能归属于私领域的隔离与排除,都会将两性所应该拥有的权力与权限位置加以区分。在这样的情境下,以琼·斯科特的话来说,"性别"就是基于性别差异形成的社会组织(social organization of sexual difference),亦即"性别"不仅只是生理上的差异,更是一种让身体上的差异产生意义的知识体系、对身体形成种种管理的机制;以这种无所不在的监管方式,"性别"就成为一种僵固的社会机制,与人叙事、权力关系、社会规

范、空间伦理共谋，一起使女人在后续的人权、利益、权利与社会福利体制下，成为被牺牲与矮化的一群。自从“性别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大幅度转向“同性恋研究”之后，对“性别”与私密的“性取向”之认定日趋复杂精细，不管是传统的两性，抑或“跨性别”及其装扮，乃至第三世界黑人与有色人种的性别角色，都让我们对不同地理、不同位置、文化多样性所框限出的“性别”，有了更加细腻的界定方式，不再只有传统男性／女性这类“第一性”／“第二性”的区分，还有“另类性别”、“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和“跨性别”的概念。在80年代之后，随着“第三世界女性主义”与“酷儿话语”的发展，我们已经不能再沿用传统中产阶级异性恋女性／男性这种极为简单的二元对立，来区分不同的“性别”角色。“性别”在当代情境中，可以通过话语与日常生活中的行动，来组构且加以维持。“性别”不只是一种固定的性别扮演，更是一种话语作为，同时也会和扮演、服装、空间、环境及话语产生种种互动关系。在这个层面上，巴特勒认为，身体的“性别”是可以通过“性别”的扮演（gender performance），来解构所谓“强迫异性恋机制”长期以来规范化的虚构话语的，并可具体松动性别建构且形塑新的可能性。她认为通过赋予新的意义（resignification），让意义创生新的意涵，就可以将习以为常的话语虚构与二元对立的“性别”，以颠覆、戏耍的方式加以推翻。因此，她把身体的物质存在视为一种话语的扮演，这样的视角为同性恋与父权教育体制的二元对立提供了种种不同搭配的变量。她甚至认为女人会爱上男人，基本上是借由对父亲的吸引和排斥关系所达成的；若没有异性恋体制传播这样的观念，女人爱的应该是女人，男人爱的应该是男人，社会本来存在的应该是“同性恋机制”，只是因为后来教育和社会的压力，错认了对方的性别

存在，才建构出异性恋的性取向认同。但不管如何界定与区分“性别”，对“性别”生产和社会控制之间的关系的探讨，还是要结合斯皮瓦克近来的讨论和鲁宾的观念，将权力与人类仪式之间的关系，亦即马克思、列维-斯特劳斯的观念，乃至部落、亲属、婚姻等社会范畴中的概念加以联结。鲁宾对“性别”作出界定的方式，比较具有物质性的基础。

参考书目：Simone de Beauvoir, *The Second Sex*,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9; Joan Scott, *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Judith Butler,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genre criticism 文类批评

“文类批评”是一个行之已久的传统文学研究方式，近来“文类”在修辞、写作与创作的领域中，再度受到重视。传统“文类”基本上分为三大主流类型：1. 史诗（epic），后来演变成为叙述体（narrative）；2. 抒情诗（lyric），即后来的诗歌（poetry）；3. 戏剧（dramatic）。除了“小说”、“诗歌”和“戏剧”三大文类区分之外，依照表达模式和叙述方式的不同，又可以区分出种种“次文类”（sub-genre）。如“小说”之下，就有“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这个次文类，以主角在不同地方所经历的启蒙与成长过程为主体，来描述并发展其故事情节；在“成长小说”这个次文类之下，又有以恶棍和行为不检的人物为主人公所发展出来的“浪荡成长小说”（picaresque）；在这些次文类之外，还有通俗且流行的“浪漫传奇故事”（romance）；在畅销书排行榜以及各机场摆置贩卖的流行小说中，“罗曼史”可以说是最受欢迎的文类。在“诗歌”这个文类中，则又可以区分出“十四行诗”、“咏叹”、“赞颂”、“挽歌”等次文类。“戏剧”也可以细分为“喜剧”、“悲剧”、“悲

喜剧”、“闹剧”(farce)等。传统“文类”的分法,依照德里达在 *The Law of Genre* 一文中所说,基本上都建立在排除的暴力之上,是在武断而又不合理的机制和逻辑下运作的结果。事实上有许多“次文类”的定义是相当含糊不清的。因此,在批判语言和“文类”概念的含混性之后,“‘文类’的区分”在许多后殖民与“新英文文学”研究学者的眼中,已经成为相当棘手的问题。“电影类型”(film genre)或各种“类型电影”(genre film),则是我们看电影时的先行机制,让我们在观影之前与观影的过程中,形成“预期感”(expectation)等种种与美学反应相关的机制。如侦探剧、科幻剧、爱情剧、滑稽喜剧等种种次类型,都让我们得以更深入地了解不同电影中的情节设置。当前文学理论的发展,除了论及文类混淆和其种种排外的特征之外,也对“文类”与“修辞”(rhetoric)之间的互动,有极为深刻的讨论。福勒(Alastair Fowler)的《文学种类:文类和文体理论简介》(*Kinds of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Genres and Modes*),以及德里达的 *The Law of Genre*,都是相关研究中的重要文献。

参考书目:Jacques Derrida, “The Law of Genre”, in *Critical Inquiry* 7: 55~81, 1980; Alastair Fowler, *Kinds of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Genres and Mod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globalization 全球化

“全球化”这个词,是指晚近随着族群、影像、科技、财经、意识形态等实体、象征资本的流动以及跨国的移动所形成的文化经济现象。这个现象已经成为文化研究、社会研究与文学研究的重点研究对象之一。“全球化”在相关的讨论中,也经常和“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及疆界的跨越相提并论。在文化研究的领域中,“全球化”的理念经常联结的是

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所提出的五种景观。阿帕杜莱认为,在后现代与全球化的新时空中,族群、财经、影视、科技、理念等五种景观的移动,及移动之后所产生的冲突,已经产生一种新的全球秩序与互动关系;在这样的具体落差和时差当中,各地区在全球化的五大景观中,都存在着种种繁复的杂糅(hybridization)与挪用现象,这是"全球化研究"的方向之一。但实际上,"全球化"这个活动早已行之有年,并不是晚近五十年才开始的新论述,二三百年前奴隶人口的贩卖(slave trade)、殖民及帝国主义的活动,乃至跨国贸易所引发的掠夺、交易与互动,都是"全球化"之下为时已久的现象。我们可以在晚近的研究中看出,"全球化"其实是和奴隶的贩卖,或早期知识分子游学旅行的行为有关的。只是大多数的"文化理论"都以经济贸易和消费为主轴,用"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等已经修正过后的马克思主义经济观,来探讨"世界新秩序",将"麦当劳化"与"美国化"这些观念等同模拟于"全球化",以"新左派"的论述方式来说明"全球化"其实不断在时间进程中复制"西方/非西方"、"第一世界/非第一世界"的对应框架。阿帕杜莱在最近有关"全球化研究"的选集当中,开宗明义就宣称"全球化"是所有学院人士的焦虑之源。社会科学家忧心市场与不规则的全球性生产,会导致更多的价格不均现象,虽然"全球化"已经为这个世界创造了更大的财富;政治科学家则害怕具体的地理空间会被全然消解,国与国之间的疆界也会被消除于无形中,使"国家"这个框架与概念日益消失;文化理论家所担忧的则是"全球同质化"的问题,虽然他们同时也不断强调,"全球化"在消除差异的想象愿景之下,也预示了某种"新平等"的降临;史学家则一味拒绝"全球化"所发展出来的新历史变迁观。学院人士一方面大谈"全球化"的现象,一方面又极

力避免使自己沦为全球跨国公司的买办和公关人。但日益普遍的“全球化”现象，已给一般人民带来不安，“全球化”的资金流动与看不到的资金移转，已经形成无名的恐惧。由菲律宾、泰国、南亚诸国到阿根廷，我们都可以看见这类相当具有毁灭性、蕴含着不平等又不可预知其后续发展的灾难，不断地在衍生与扩散；再加上劳动力市场的落差、本地的失业、工业升级带来的不利和结构调整的不顺，都是使“全球化”现象雪上加霜的严苛现实，也是“全球化研究”的学术谱系中备受关注的重点论题。实际上，“全球化”理论的初祖，即为关于跨国经济、资本信息网络的“世界体系”(world system)和“网络社会”(internet society)。“世界体系”和“网络社会”这两个概念，基本上是由沃勒斯坦、安东尼·金(Anthony D. King)和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等人所提出的。他们提出“世界经济体系”的观念，认为以欧美、日本和西方七国集团所形成的中心，使处于中心之外的国家只能成为弱势的边陲。这个理念无形中复制了“发展理论”的逻辑，也强化了现今以强权为主的“新世界秩序”。后起的文化研究者，特别是罗兰·罗伯逊(Roland Robertson)，则从“全球化”的观念出发，衍生出“环球”与“本土”的文化辩证。他认为以索尼(Sony)等跨国公司的营销手法而言，每个跨国公司其实都必须与本土的资源相互结合，才能壮大其规模；各地区的文化生产与消费，都必须以“本土”民众的偏好为主，将跨国的商品、信息、符号、风尚和生活方式，加以挪用并重新赋予意义。在这样的认知架构之下，“全球化”在文化研究的范畴中，即为一种“本土”与“环球”、“地区”与“跨国”间的文化经济互动。在这样的研究取径中，“后现代”、“通俗文化”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服饰与理念来往，在资本流通的过程间所造成的权力不均，也都是他们的研究重点。因此，

"全球化"之下被遮蔽与压迫的弱势族裔和团体,如何在"全球化的景观"下发展出他们的幸存策略,并进而宣示他们"叙述的权利"(the right to narrate),这都是"全球化研究"极需发展的重要论题。

参考书目:Arjun Appadurai, "Disjuncture and Difference in the Global Cultural Economy", in *Public Culture* 2(2) (spring): 1~17, 1990; Arjun Appadurai,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Arjun Appadurai, *Globalization: Millennial Quartet*,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0; Immanuel Wallerstein, *Geopolitics and Geoculture: Essays on the Changing World-Syste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Anthony D. King (ed.), *Culture, Globalization, and the World-System: Contemporary Conditions for the Representation of Identity*, Binghamton: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inghamton, 1991; Manuel Castells,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Cambridge: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6; Mike Featherstone, Scott Lash & Roland Robertson (eds.), *Global Modernities*, London: Sage, 1995; Mike Featherstone, *Global Culture: Nationalism,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ty*, London: Sage, 1990; Stanley Aronowitz and Heather Gautney (eds.), *Implicating Empire: Globalization and Resistance in the 21st Century World Order*,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3.

gynocritics 女性批评(或译"女权批评")

这个词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女性主义学者伊莱恩·肖尔瓦特所提出的。肖尔瓦特1981年在*Critical Inquiry*第8期发表了*Feminist Criticism in the Wilderness*一文,提及20世纪70年代男性批评家所发展出来的后结构主义,多半以戏耍、颠覆性的意义表达来嬉游于多元主张之中(play for pluralism),她对这个现象感到忧心,因而提出了一些质疑与批判。她认为如果只是一味沿用男性的手法,对"阴性书写"加以评论,那么属于"阴性书写"的特殊观点将付之阙如。肖尔瓦特重视的是:女性如何使"阴性书写"这样的颠覆策略摆脱种族

和性别的偏见。她认为女性自身应该设计出一种独特的批评典范，以这个有别于男性文学传统的典范规约，来了解自身的语言和文学。因此，肖尔瓦特提出“女性批评”的概念，主张不应该把重心放在男人的作品与男人的方法论研究之上，而是要以“女性的经验”为研究的重点，不再使用男性的理论和架构来阐释女性特有的生命经验与文学笔触。她认为“女性批评家”必须把自己从男性文学批评史的束缚中解脱开来，不要再相信这类父权式的线性哲学与论述，也不要把女人置放在男人的文学史传统框架当中，更不要用某种既定的成规来看待女性的存在，而是要以女性文化所建构出的新颖世界为重点，建立以“女性经验”为主体的批评与典范。但“女性批评”这个概念，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备受批评。女性主义者认为这种二元对立的僵化方式，在形塑共识时会是莫大的阻碍，因此“文化女性主义”与“多元女性主义”(feminisms)的方法论取径，起而取代了传统的“女性批评”。“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的崛起，也挑战了传统“女性批评”的观念。诚如诸多“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学者所指出的，肖尔瓦特仍然是以“欧美中产阶级白人异性恋女性”的观点为其论述主轴的，虽然肖尔瓦特在后续的研究中也进行了自我修正，认为女性主义在90年代之后，应该以“第三世界有色人种”的女性经验为理论出发点；她还认为“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的活力方能为女性主义的理论发展提供一个松动的空间。“女性批评”这个过时的观念，因而只能成为文学史研究中的象征性里程碑。

参考书目：Elaine Showalter, "Feminist Criticism in the Wilderness", in *Critical Inquiry* 8: 179~205, 1981.

hegemony 霸权

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在他的《狱中札记》中提出这个概念，主张支配阶级往往会通过非武力和非政治的手法，借由家庭、教育、教会、媒体与种种社会文化机制，形成市民共识，使全民愿意接受既有的被主宰的现况。“霸权”在这样的意义下，俨然是社会文化规范和标准的推动者；它不只是一种柔性的说服手段而已，更经常通过复制统治阶层所彰显的社会利益，来使统治的权威暴力合法化和正当化。因此，“霸权”是深刻缝织在日常生活纹理当中的。通过教育和宣传，它不只会使人们在意识形态的呼吁和召唤（interpellation）中，把许多主流文化的假定、信仰和态度视为理所当然，它也同时超越于所谓的政治经济体制（如国家或市场）之外，在平民生活中形成微妙且无所不包的力量。不管是在电影、教育还是殖民传统的文化再现中，“霸权”都居于主导性的位置，它以无形的方式来建构民主国家的文化属性和认同，所以，挑战与批判“霸权”无所不在的支配性意识形态，就是后殖民研究者的关怀重点之一。如印度“底层研究”学者古哈（Ranajit Guha），就曾针对“支配”和“霸权”作了许多深刻的探讨，晚近的性别研究和科学史研究，也对“霸权”的一统性与一致性加以批判和质疑。虽然许多理论家都认为，“霸权”其实经常处于某种不稳定和脆弱的状态中，不过在许多文化传统的深层结构当中，“霸权”基本上仍然持续性地以某种可见的形式恒久存在，“霸权”也经常在政治经济

的层面之外，如家庭、媒体与教育等分析范畴内，建构其主导性的框架(framing)作用。

参考书目：Antonio Gramsci, *Prison Letter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heterosexuality 异性恋取向

Heteros 在希腊文中的原义为“他者”或“不同”的意思，“异性恋取向”则多半泛指对于异性所产生的生理与心理欲望，借由这种导向，传宗接代的生殖维系得以代代传递。“异性恋取向”和人类及家庭繁衍的社会功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此在人类文明中成为主导性的社会与性别取向。直到晚近女性主义与同性恋话语蓬勃兴起，并对异性恋法统的单一暴力加以批判，被认为正常且普遍的“异性恋取向”才慢慢开始备受质疑。如性别研究学者巴特勒就认为，“强迫异性恋机制”的规范，纯粹是后天教育与文化建构下的产物，它使男女两性压抑其原本针对同性产生的欲望和投射，转而被“矫正”成拥有异性恋的性别取向。“酷儿理论”对“异性恋取向”也有着和巴特勒极为类似的批判。对“酷儿理论”的研究者来说，“异性恋取向”基本上是对同性恋基因和性欲望的深层压抑，“异性恋”是社会话语建构下的产物，并不是自然的与本质性的存在，因为“异性恋”除了是社会外加的强制规范之外，更是一种压迫性和排他性极强的话语与社会实践，也因为如此，它经常和机制化的生产有着相当密切的关联。无论如何，对同性恋话语的研究者来说，“同性恋”是比较趋近于自然天性的，“异性恋”终究只是一种制度化的社会建制；只是因为社会实践的正常化与规范化过程，人们才将“异性恋”视为普遍的常态，而将“同性恋”看做是异常、病态或邪门歪道的性别取向。除了深刻批驳异性恋法统的无所不在之外，当代的同性恋话语也借由探讨“恐同症”

(homophobia)的形成机制,对"异性恋取向"的强势建构加以批驳。研究者主张,社会规约与主流话语往往利用媒体和卫生教育等意识形态机制,将同性恋与艾滋病画上等号,对同性恋者的形象加以扭曲、打压,使人对同性恋心生畏惧,视同性恋为艾滋病的化身与代言者,认为"同性恋"者因为违反"正常"的"异性恋取向",而遭受患艾滋病这样的天谴。这种"恐同"话语的建构,是知识权力体系运作下的暴力产物,社会事实与真相并非如此。通过对意识形态、性别角色和医疗体制的深入揭露和批判,"异性恋取向"已不再是稳如磐石且无法松动的社会机制。

参考书目:Eve Sedgwick, *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historism 历史主义

"历史主义"指的是盛行于19世纪,试图以客观的证据为基础将历史予以重新还原和建构的主张,其代表人物是兰克(Leopold von Ranke)和德罗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等学者。他们强调本质性的历史真相是可以被重新发现和回溯的;通过科学观念、材料和工具的介入,我们可以重新发现过往的历史档案,将历史凝固成永远以某种客观形式存在的对象。在这个层面上,"历史主义"的取径基本上类同于知识的考古,尼采在《历史的用途与滥用》一文中,也曾提及带有考古癖的历史。但历史毕竟不完全只是史料与文献的客观再现而已,狄尔泰和施莱尔马赫等阐释学者,就针对"历史主义"的刻板观念提出挑战,他们认为要解读历史性和个人生命情境的表达,就不能不考虑社会的结构面,以及"如何"和"为何"叙说历史。人之所以为现在的样子,更不只是事件串联的外在表象而已,我们也经常会透过现在的阐释观

点和需要，来重新解读过去的历史和记忆，历史因而不再只是一种“本质性”的历史，同时也是阐释、建构与不断修正中的产物。这个观点对后起的“新历史主义”学者，也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参考书目：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

hybridity 交混

17 世纪时，“交混”这个词语所指的是，不同“种”的植物或动物交配之后所产生的新品种；在目前的跨文化研究与后殖民研究当中，“交混”则是十分重要且使用频繁的词，因为“交混”不但可以去除模式化的想象和疆界，在交混杂糅的暧昧地带间，更可以提供各种多元想象与抗拒力道的发声空间。我们可以由加勒比海和非洲后殖民所产生的“洋泾浜语”(pidgin)，以及拉丁美洲的“混血上著”在种族、文化、语言、政治形式上，都打破了身体的纯粹性与单一想象这一现象，看到人种的“交混”对既有殖民文化所造成的新兴刺激与反动。在后殖民研究的领域中，“交混”这个词大量借助了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的“复调”(polyphony)观念。巴赫金认为，在文艺复兴时期之后，因为各种方言互相交混，所以产生了跨身体疆界的全新组合。巴巴将巴赫金的“交混”与后殖民研究融合在一起，主张殖民与后殖民的情境彼此交织难分，将会形成“第三空间”(the third space)，并进而发展出存在于语言认同和心理机制之间，既矛盾却又模棱两可的崭新过渡空间；“第三空间”的开启不但足以产生新兴的创意和力道，还可以将阶级等第的纯粹性与权威性予以粉碎。因此，巴巴认为多元文化的交混杂糅，不但使异文化之间有彼此交织(inbetween)与交错(crosscutting)的可能，在这种跨

疆界文化的能量释放过程中，许多新的意义也得以诞生。巴巴利用这个方式，将原本存在于生命有机体中的“混种”状态，转换成语言和文化的“交混”情境，进而主张殖民者的优越文化可以经由“第三空间”的开放，以及拟仿、学舌和杂织文化的抗拒想象，被颠覆和取代。许多学者都认为巴巴的理论太过乐观，尤其是第三世界的后殖民研究者，他们主张“交混”这个概念完全无法排除让主流文化强势介入弱势文化的可能，所以在种族与文化的同化和混血之后，弱势文化自身的抗拒空间，极有可能随着文化本质性与纯真性（authenticity）的消失，也跟着消失而无从发声。“交混”在后殖民研究的范畴中，依然是面临诸多挑战的观念。

参考书目：Homi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Robert Young, *Colonial Desire: Hybridity in Theory, Culture, and Race*,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identity 认同

“认同”这个概念在20世纪90年代后，成为跨学科研究的重要课题。但实际上，“认同”并不是一个极为晚出新兴的概念。在哲学的研究范畴中，从柏拉图到海德格尔等人，均将“同一”(identity)和“差异”(difference)相互对照。直到60年代后，因为多元文化的身份开始备受关注，且政治、文化与公民权也时常因为身份认同的差异，而出现各种不同的组合，人们开始发现身份与“认同”之间，存在着不固定性与复杂交混的多元性格，因此“认同”才从早期哲学与人类学式的固定单一想象，慢慢转移到对社会、性别、国家与文化属性认同的探讨。特别是在有关个人生活风尚与文化公民权的选择方面，“认同”往往与政治取向和社会运动息息相关，因此对于个人认同与集体认同的探究，经常有许多不同的见解和争议。据利科所言，“认同”基本上有两种类型，其一是“固定认同”(idem identity)，也就是自我在某一个既定的传统与地理环境下，被赋予认定之身份(given)，进而借由“镜像”式的心理投射赋予自我定位，这种“认同”基本上是一种固定不变的身份和属性。另一种“认同”，则是通过文化建构、叙事体和时间的积累，产生时空脉络中对应关系下的“叙述认同”(ipse identity)。“叙述认同”经常必须通过主体的叙述以再现自我，并在不断流动的建构与斡旋(mediation)过程中方能形成。“叙述认同”是随时而移的，它不但具备多元且独特的节奏和韵律，也经常会在文化的规范与预期形

塑下，产生种种不同的形变。也就是在这样的意义下，许多女性主义学者特别侧重性别认同与文化建构的重要性；弱势团体也提倡多元文化下的自我认同，借此强调族裔认同的差异，以及不同文化位置和地方所形成的独特地方认同（place identity），甚至也进一步挪用后殖民研究的话语，来强调交混杂糅的认同位置。在电影研究中，观者与受众也会在"读者反应"的情境与银幕屏映的投射下，借由"凝视"和观影的过程，形塑其"认同主题"（identity theme）。例如，借由观看玛丽莲·梦露的性感女神形象，以吸收女性化的阴柔、娇媚特质，或借由认同约翰·韦恩的男性豪迈，来增加自己的阳刚气与男人味，乃至于影像如何使观众对片中人物有所模拟、仿效与认同，都在晚近的文化研究和电影理论中成为重要的研究内容。伴随"认同"这一词而生的，则有"认同政治"。在多元文化与多元社会的情境中，"社会运动"所必须面对的，不只是社会公正或"分配政治"方面的现实问题而已，也必须同时兼顾如何在日益个人化的现代社会中，经由意识形态的宣传和理念的传播，倡导弱势族群认同的正当性与其对相关权力拥有的合理性。特别是同性恋话语崛起之后，如何在认同、性别与社会形塑的体制间，形成不同论述的角力关系，就成为"同性恋族群"在不友善的舆论氛围中争取公共空间和权力时相当重要的政治社会活动。

参考书目：Paul Ricoeur, *Oneself as Anoth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ideology 意识形态

提出"意识形态"此一概念最重要的理论家是马克思。马克思认为统治阶级往往通过社会关系的生产，来复制、巩固其既有利益，使其统治得以自然化与合法化，而"意识形态"就是这种复制社会既有关系，将原本不对等的社会资源分配视

为理所当然的话语实践。统治阶级不仅会通过外在的支配与主宰，来确保其政体的有效性，还通过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制造与生产，来形塑国民对统治阶级的忠贞与认同。统治阶级也会利用“意识形态”的宣传，使各个阶级各居其位，接受已被提供之再现与定位方式的思考架构。因此，“意识形态”在马克思的观点中，除了意味着扭曲和不真实的再现方式，也是一种“虚假意识”，因为这些被支配的底层阶级在媒体和文化体制的制约下，不断在日常生活中吸收“虚假意识”，认为剥削和异化是不容置疑的，因此在这样的意义下，“意识形态”和统治阶级如何奴役其他阶级，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联。阿尔都塞在《列宁和哲学》(*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一书中也曾主张，“意识形态”会通过呼唤主体(interpellation of the subject)的方式，让主体误将其处境和身份，想象成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因此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本身就是一种想象的扭曲，使个人将其在社会中的话语位置，想象成一种真实的关系，同时也借由家庭、学校、教会、媒体和工会，形成“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制”(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i)；国家也会通过军队与警察等“压抑性的国家机制”(repressive state apparati)，以暴力和武力来巩固统治，并进而以这种软硬兼施、双管齐下的方式，来达成“意识形态”的严密控制。许多后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瑟尔伯恩(Goran Therborn)就对此一理论提出质疑，他认为阿尔都塞这种强调科学真知、反对扭曲与异化式的“知识分子的觉醒”，基本上无法描述与解释社会现实。瑟尔伯恩认为，各阶层都会通过“主体化”(subjectification)和“资格化”(qualification)找寻自己的定位，虽然在意识形态的建构上，统治阶级与主流话语可以用召唤主体的方式，来形成统治者与臣服者之间的模式化关系，但实际上，每个位置的主体都

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想象其最佳的组合与可能，而诸多存在的可能性使得主体性与其自我定位进一步深入发展。在这个层面上，历史与政治的包纳性，与人在社会中的话语位置方得以形成，被统治阶级也可以在自我认定的历史与话语位置上，对“意识形态”与“虚假意识”加以质疑和批判，清楚看出这种外在现实的扭曲和异化阐释无法和其真实的主体性互相对应，因此可以在“意识形态”近乎无所不包的控制中，形成一股力量，来抗拒统治阶级种种压抑性的体制。在这样的架构下，“意识形态”就不单纯只是一种对被支配阶级加以洗脑的“虚假意识”，它同时也会是动态变迁的历史过程中十分具体有力的抗拒形式。

参考书目：Louis Althusser,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 Goran Therborn, *The Ideology of Power and the Power of Ideology*, London: NLB, 1980; Terry Eagleton, *Criticism and Ideology: A Study in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London: Verso, 1982.

imagined community 想象的共同体（或译“想象社群”）

班纳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一书中提出“想象的共同体”这个概念，用以说明民族国家如何通过印刷资本主义（print capitalism）、小说、记忆、官方语言、人口普查、博物馆等象征资本，和国旗、国歌、国家型的纪念仪式，以及种种音乐和节庆活动，以本雅明所说的水平式的“空洞时间”（empty time），让所有在国土疆界之内的国民都在阅读、想象、记忆的同时性与实时性过程中设定大家同属一个共同体，通过想象与建构共同的生活和行为规范，形成国家与公民的观念，并因而产生强烈的归属感与同胞之爱，以达成巩固民族国家既有体制的目的。在“想象的共同体”的概念被

提出之后，许多女性批评家纷纷指出：安德森阳刚与模式化的想象，过度侧重公民观念的同一性，而忽略了多元性与移民所带来的异质性和松动可能。安德森则在其1997年的新作《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s: Nationalism, Southeast Asia, and the World*)一书中，扩充了"想象的共同体"形成的不同方式。他认为"想象的共同体"还会通过日常生活中"贯连与非贯连的连续性报道"(bound seriality and unbound seriality)，来形塑一体感与共同的想象。报纸杂志等印刷资本主义的媒介，通常会采用连续报道的方式，不单报道国内的新闻，还同时通过外电翻译来报道国际的消息，因而扩大了"想象的共同体"之外的联系。安德森以新闻、媒体、市场、戏剧、生活方式、财经、生活风尚的报道和翻译为例，以媒体、市场和戏剧三个层面作为分析的主轴，来讨论外来的文化形式、文学再现、政治体系与商业机制，如何借由翻译及对应的论述作为，对本地的民主思想产生影响，并进而扩大其视野，形成跨文化与跨社会的比较框架，引介其他社会中的新兴进步观念，以幽灵与魔魅般的抽象想象在本地文化中具体落实。如中国在"五四"时期，就试图挪用"德先生"与"赛先生"等抽象理念和"幽灵"，以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论述和诉求，以达到强国目的。安德森引渡这样的观念和思考，对原来刻意着重民族国家与"空洞时间"之同构型的"想象的共同体"加以扩充，使其具备异质性和跨国界的层面。但安德森同时也认为，在固定的国家疆界内，这种固定、模式化与同构型强的"想象的共同体"依然是屡见不鲜的。除了同在固定疆界内的国民之外，在许多移民社会中，移居到国外的海外侨民，往往也会对祖国产生一种遥控的"远距民族主义"，以漂流海外的身份，借由租借录像带、汇款、政治献金、在国外发挥舆论效应，

乃至参加政治运动或回国从事竞选等活动，来影响国内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形式。这些不同的层面，都是“想象的共同体”此一概念被提出之后，再度延伸、发展与扩充时产生的新兴想象，值得进一步加以反省和思索。

参考书目：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Verso, 1991; Benedict Anderson, *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s: Nationalism, Southeast Asia, and the World*, New York: Verso, 1998；班纳迪克·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台北：时报文化，1999。

imperialism 帝国主义

亦请参考“帝国”词条。“帝国主义”在19世纪中期，被用来描述拿破仑三世政权对法国邻近地区的侵略行为。1870年，“帝国主义”的统治在英国国会中备受关注，争论点是是否应该延续其在海外殖民地的剥削和政治经济活动。19世纪80年代之后，“帝国主义”开始转型，改以文化、政治和经济为其主要支配形式，也就是赛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所说的“文化帝国主义”。赛义德认为，“文化帝国主义”强调支配性的都市中心如何对遥远的地区行使其意识形态的宰制与监控，“殖民主义”则是殖民者通过远程控制，或是使行政官僚定居殖民地，以便进行具体的统治，因此“文化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是有区别的。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分野，已经越来越难以清楚划分，特别是1885年在柏林举行的“刚果会议”，就开始争论英、法两国介入西非，乃至埃及在1882年被全面占领，究竟是否符合人道精神；欧美国家针对帝国统治是否合乎道义和人权，也展开了全面性的探讨与协商。因此，是否该称某种帝国的统治形式为“帝国主义”，不能只追究支配形式与时间点上的差异，应该要配合“帝国”此词在不同时期的意义转换来加以讨论，才能得窥全貌。学者一般认为“帝国主义”和政治、

军事与商业行为的统治，比较具有密切的关联，而“殖民主义”则是殖民者通过说服、象征、生活方式等制度的介入，和被殖民者的文化间展开权力的斡旋与争斗，这也就是福柯所说的介于权力与知识之间的角力，“殖民主义”在当前的研究中，一般被放在这样的脉络下来加以讨论。但是，“帝国主义”不只是在19世纪末才开始成为重要的讨论议题的，早在神圣罗马帝国时代，帝国就已经通过统一的中心，借由行政官僚和政务官代表，对被殖民者行使其绝对的统治威权，恺撒大帝(Julius Caesar)就是通过这样的军事统治，使外族对中央持续效忠与输诚的。当前指称的“帝国主义”，则往往是指欧洲、美国或日本，不管是通过15~16世纪以降的商业主义，还是17~18世纪挟军火与市场威力，在全世界进行的宗教、文明和经济侵略，让当地人民的生活方式慢慢在统治中被扭转、消灭与同化。接续着这样的统治形式的，则是麦当劳等以美国为主的跨国企业所主导的“新文化帝国主义”(new cultural imperialism)或“新帝国主义”(new imperialism)，相关的讨论可以参见迈克尔·哈尔特和安东尼奥·内格里所撰述的《帝国》一书。另外，在许多重要的理论文献中，霍布森(John Atkinson Hobson)于1902年所撰写的《帝国主义》(*Imperialism*)，针对南非国家如何受外来的经济势力左右，其内部人民的生计因而大受影响，以及列宁在1912年时，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待“帝国主义”的生成这样的问题展开了论述，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层面。

参考书目：Eric J. Hobsbawm, *Industry and Empire*,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90; Edward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3; Michael Hardt & Antonio Negri, *Empi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John Atkinson Hobson, *Imperialism*,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5.

interpellation 召唤

阿尔都塞提出 interpellation 这个概念，说明意识形态如何召唤人成为一个主体，将自己被给定的社会话语位置与关系视为真实，并因此产生相关的社会对应与联结。请参见“意识形态”词条。

参考书目：Louis Althusser,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

interpretive community 解释群体（或译“诠释社群”）

“解释群体”这个词是由费什（Stanley Fish）所提出的。费什认为，透过读者反应的方式，比较具有权威的专业读者或“理想”（ideal）读者，不但可以借由其解释和论证过程，形成具有说服力的阅读策略，也同时可以在学院殿堂与课堂中，使某些文学作品经由阅读和选择性的策略，在社群中蔚为一种经典与规范。而这种典范的形成与建立，在某种程度上是具有自我巩固性和排他性的，“解释群体”因而随之生成。在“解释群体”当中，观念和理论可以通过知识分子所组成的阅读团体，以彼此互相认定的方式来巩固其原始假设，并进一步推展其知识权力与影响力，因此对于局外人而言，“解释群体”经常无异于主流性的解释霸权。因此，若要在已然颠扑不破的经典建构中找寻抗拒空间和颠覆策略，就必须另外形成也同样具有影响力的“解释群体”，来对主流解释所形成的话语和假设方式进行进一步的挑战与响应。费什以弥尔顿（John Milton）的《失乐园》（*Paradise Lost*）为例，说明对史诗的不同解释如何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中衍生：浪漫主义者认为撒旦是失乐园英雄，新人文主义者则视之为人类傲慢的投射，后来因为战争的需要，以及战后很大程度的不确定性与荒芜感，人们对世界的未来远景产生严重的质疑，

因此对《失乐园》的解释，也经历了一种典范的转移，特别是神与撒旦之间的征战关系，被重新加以解释，让从前不被关注的章节（如第十一、十二部）及其末世、放逐论题重新受到重视。这种种变化，见证了文学史中的阅读过程其实就是"解释群体"不断在历史动态长流中变迁的结果。

参考书目：Stanley Fish, *Is There a Text in This Class?: The Authority of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intertextuality 互文性

克里斯蒂瓦的《多元逻辑》（*Polylogue*）和里法特尔（Michael Riffaterre）的《诗的符号学》（*Semiotics of Poetry*），都将巴赫金有关"复调"和"接触域"（zone of contact）的理论加以发展。他们认为，文本会利用交互指涉的方式，将前人的文本加以模仿、降格、讽刺和改写，利用文本交织和互相引用、互文书写，提出新的文本、书写策略与世界观。后现代诗中的"引用的诗学"（poetics of quotation），或是故意采用片段零碎的方式对其他文本加以修正、扭曲与再现的做法，都是具有颠覆性的"文本政治"，这是"互文性"之所以受到后现代文学创作者重视的主要原因之一。

参考书目：Julia Kristeva, *Polylogue*, Paris: Seuil, 1977; Michael Riffaterre, *Semiotics of Poetr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8.

jazz 爵士音乐

"爵士音乐"的来源有二:其一是在19世纪的美国底层社会,特别是和色情行业有关的环境中所发展出来的肢体摆荡与表演;另一个起源则来自于北非与阿拉伯,与奴隶被贩卖前的宗教活动颇有渊源。"爵士音乐"在19世纪之后的发展,往往和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埃林顿公爵(Duke Ellington),乃至于克利斯汀(Charlie Christian)、霍金斯(Coleman Hawkins)、扬(Lester Young)、帕克(Charlie Parker)等音乐家有关,它借由吉他、萨克斯等乐器,以一种具有创意和舞蹈性格的表演方式,呈现自由随机的节奏律动。自戴维斯(Miles Davis)这位杰出的小喇叭手以降,"爵士音乐"也经历了从cool jazz、bebop以至于晚近的hip-hop的转变。在古典音乐史上,"爵士音乐"对德沃夏克(Antonin Dvorak)第九号"新世界"交响曲的创作有很大的影响,在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和格拉斯(Philip Glass)的音乐中,也可以看出"爵士音乐"和古典音乐的彼此感染和互相启发。

参考书目:Mark Levine, *Jazz Theory Book*, New York: Sher Music, 1996.

jouissance 享乐(或译"畅爽")

"享乐"是拉康和克里斯蒂瓦这两位法国精神分析学家经常提到的一个概念。在拉康的理论中,"享乐"是无法只用"愉悦"(pleasure)形容的过度欢愉,特别是在法律、精神与性爱的层面上,"享乐"指的即是大权在握的快感。拉康认为,女

性因为无法接近父权律法所主导的“象征秩序”，只能透过幻象与“镜像凝视”，和主体间产生一种超乎阳物秩序想象之外的快感。而女性主义学者则把“享乐”这个概念，扩展成为女性如何在阳刚秩序主宰外的女性空间，获得女性独有的快感。如埃莱娜·西克苏就认为诗的语言是一种歇斯底里的舞蹈，克里斯蒂瓦也主张，“享乐”是指借由诗歌和艺术回到“前俄狄浦斯”的阶段，两者都认为女性可以在诗的语言中寻得快感。露西·伊利格瑞也宣称，当女儿回归与母亲结合时亲密的“前俄狄浦斯”阶段时，女儿可以借由这种绵密、统合且超越父权文化系统的力量，将“象征秩序”的一致性予以爆破，演示女性抗拒的多样可能，在这种自在且属于女性节奏的韵律中，展现出“前象征秩序”的力量。

参考书目：Julia Kristeva, *The Kristeva Read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J

justice 公正

从苏格拉底(Socrates)、罗尔斯到道尔金(Ronald Dworkim)，都曾对“公正”这个词语有相当深刻的哲学论述与探讨。苏格拉底将“神圣的公正”(divine justice)与人的善良人生结合，认为不管人的出身和教养为何，所谓的“好的生活”(good life)与市民生活，是必须以理想和普遍法则的分享为基准的。在法律的层面上，“公正”则从诉讼和重新分配的角度，来探讨人民在经济地位、法律地位与公民权上是否平等。除了文学家、哲学家歌颂所谓虚构世界的神圣正义，以及诗世界的正义(poetic justice)之外，和“公正”此一论题有关的研究，多半侧重于人是否能在法律诉讼的过程中，享有正当再现的权利保障，在行使自身权利的程序(procedure)中，是否能得到公平的对待。如道尔金就强调哈贝马斯在

《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的商谈理论》(*Between Facts and Norms: Contributions to a Discourse Theory of Law and Democracy*)一书中曾经提出,法律如何通过真相的寻索和说服的方式,来建构其"事实性"(facticity),若能将此种"事实性"和法律自身具有的"规范性"(normality)结合在一起,以表现权势和规范对自由的追寻及其运作方式,或许就可以更进一步地落实"公正"。女性主义学者弗雷泽(Nancy Fraser)则扩充了罗尔斯在其重要著作《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中的主要观点,将"公正"由经济的视角下,转到政治哲学的分析范畴中。她认为"公正"是"资源之公平与平等的再分配"(fair and equitable re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必须将经济性的物资与非物质的人权、自由和机会重新分配,使所有的人可以一体均沾地分享彼此同等的权利。但弗雷泽对"公正"所作出的设定太过于理想化,乌托邦想象的色彩也过于浓厚,所以罗尔斯在其晚年的著作《政治的自由主义》(*Political Liberalism*)中对此提出修正的意见。罗尔斯主张,讲究秩序等级和理性的不同社会团体,可以通过对"公正"的共同追求,来产生"重叠的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通过共识的建立和形成,慢慢使"公正"成为全球性的普遍观点和追求目标。后来许多社会学家和马克思主义学者,也通过女性主义和后殖民研究的理论,批判在公共空间和工作职场中的性别歧视,主张同工同酬,打造无强暴、骚扰与暴力侵犯的无障碍空间,主张对各种肤色人种以及残障人士的歧视和差别对待,也都可以通过政治文化机制的重新建构与话语建构逐渐消除,以确保性别、族群平等关系,保障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因此,对法律学者和"伦理女性主义"而言,"公平"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概念。在多元文化研究和后殖民论述的范畴中,如何通过政治体系和教育机制的方式重新分配

资源，如何维持不同族群间的工作机会均等，如何挑战种族主义和对某些族群的成见，而不只是在程序正义上容忍异己，也能使彼此在协商斡旋的过程中，获得真正的平等与公正，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对弱势团体而言，拥有诉说自己立场的权利（the right to narrate），并借由叙事探讨以往历史中的不公现象，以便争取并伸展人权、自由和机会，就成为追求和平正义的世界秩序所必须采取的重要策略。

参考书目：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John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Jurgen Habermas, *Between Facts and Norms: Contributions to a Discourse Theory of Law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MIT Press, 1996.

knowledge/power 知识/权力

“知识就是权力,权力就是知识”,这是一句古老的西谚,福柯也在其理论建构中,考掘“知识”与“权力”间的合谋关系。福柯认为,“权力”借由严密的“凝视”与监控机制,使人在“权力”的制约中被规训为驯服的心智和身体,各种幽微的身体控制,也因而得以借由看不见的“权力”操控而得以运转。而福柯最为人诟病之处,就是他的理论使人类只能屈服于监督和训诫体制之下,对知识权力的运作体系全无抗拒能力。相对于福柯的论述,女性主义学者哈乐薇则在许多著作(特别是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一书)中提出“设身处地的知识”(Situated knowledge),使人类重拾反动与颠覆的主体性。她主张,我们必须深究社会关系脉络下所产生的知识,以便对局部知识中的环境有所了解。她认为“设身处地的知识”,是将“知识”这个对象物描述成一个行动者和“能动性”,它不只是外在的表象、帷幕、立场或资源而已,也绝对不是用主奴辩证的方式,将“权力”与“知识”间的辩证关系简化成只有特定的主体才可以拥有客观的知识,而是必须要批判藏身于“知识”体系建构背后的支配权力关系,也就是在这样的意义下,才能将种族、父权和意识形态的传统,加以重新组构和运作,并从中形成新的概念与想象。换句话说,“设身处地的知识”是一种经过反身性修正并重新组构过的知识,通过对田野与当地的信息和知识进行分类,将公共/个人、家庭/工作区域的知识,

以设身处地的女性认知重新加以建构。哈乐薇的观点和福柯认为“知识”就是“权力”的主张，在某种意义上是相当不同的。

参考书目：Michel Foucault,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0; Donna Haraway,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lesbianism 女同性恋

“女同性恋”指涉的是女人对女人产生欲望的性别取向。随着晚近女性主义学者和同性恋话语对异性恋法统的批判，“异性恋”霸权的规范已经开始广受质疑。虽然女同性恋者在当代仍然处于极为弱势的地位，且在许多公开场合中备受歧视，但随着婚姻制度、法律以及工作权方面的呼吁和诉求的提出，女同性恋者在许多国家已经日渐享有某种程度的平等权和“可见性”。在文学作品的书写中，里奇（Adrienne Rich）则以“女同性恋连续体”（lesbian continuum）的主张，来联结女性认同与姐妹情谊。她通过创作诗歌和四处演讲，使异性恋的话语与再现方式备受挑战。在许多女同性恋者、学者与作家的共同努力下，女同性恋社群在文学史和社会的脉络中，慢慢也形成和发展出属于自己的再现与认同。

参考书目：Marjorie Garber, *Bisexuality and Eroticism of Everyday Life*, New York: Routledge, 2000；Felice Newman, *The Whole Lesbian Sex Book*, Pittsburgh, Pa.: Cleis Press, 1999.

liberalism 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的基本信条，就是“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因此，公民理应不分阶级、肤色与性别，都能一体均沾地共同享有。“自由主义”从17世纪开始发展，直到20世纪才蔚为重要的思想潮流，相关的重要理论家和思想家有洛克（John Locke）、亚当·斯密（Adam Smith）、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孔多塞（Marquis de Condorcet）、穆勒（John Stuart

Mill)、罗尔斯和罗蒂(Richard Rorty)等人。这些思想家都认为,"自由主义"是对父权社会和国家权威的颠覆与排斥,如女性主义自由主义学者穆勒在1869年出版的《论女性的臣服》(*The Subjection of Women*)一文中,就认为女性并非天生就是臣属于男性的。随着"反殖民"与"市民社会"等观念的发展,"自由主义"在言论自由与平等权的诉求上,都提出许多相当具体的建议。"自由主义"也主张,运作良好的政府体系,必须保障人民合法拥有其身体与财富的权利,人民也应具备足够的自由,得以在不受外力干预的情境下选择自己的目标,所以政府机制应该被用来保障人民的独立自由,国家也应该少介入人民的个人生活。在"自由主义"的主张与规范下,这类自由平等的理念,往往假设了普通个体的权利,因此,不管是妇权的解放、女性选举权和参政权的合法化,还是备受压抑的人种、国家和弱势族裔如何通过彼此尊重的方式来争取主权独立,基本上都受到了"自由主义"理念的启发。但"自由主义"的理论,往往过度强调单一个体的自由与权利,而忽略了社群集体性的文化存在与教育,因此在多元文化的社会中,"自由主义"经常被拿来和"社群主义"互相对照。最明显的例子是,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认为,个体的集合就组成了群体,因此个人利益的保障就能确保群体利益的维系,而且个人无须知道社会秩序所隐含的知识如何对自己的社会地位加以分类和进行等级排序,就能够在"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背后,拥有社会公正的无条件保障,并享有普遍的理性自由和权利,不会因其对自己的处境一无所知而受到歧视。查尔斯·泰勒则对罗尔斯的论点有所批判,他认为"自由主义"者往往将个体抽离于社会脉络之外,以至于使权利自由的原则成为一种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遍准则,使得我们无法透过"自然原则"(principle of nature)来

L

具体讨论在各个差异社群当中，权利与自由之间存在着什么不同类型的角力。“社群主义”者也同时批判“自由主义”者所关照的个体自由无法兼顾社会结构和文化生活的集体性与社群性，特别是在教育体系方面，个人和传统积累下的歧视与不公，往往也不是单一个人可以通过个人自由权利的拥有就能完全推翻的。

参考书目：John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Charles Taylor, *Philosophical Argument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life style 生活风尚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时，在公共文化与“文化社会学”的再三强调下，“生活风尚”成为一个相当时髦的流行词语，被用来指称消费象征资本与商品的格调和行为模式，因此“生活风尚”不只和社会阶层密切相关，更和某些通过营销渠道营造出来的文化价值互通声息。不只如此，个人也可以通过“生活风尚”的展示与传达，呈现出许多有意义的品位、风格与选择，借由这种方式来表述个人的象征语码，并为种种时尚流行提供各种可能的选择和意义。因此，“生活风尚”的选择，也可以是对某些具主流支配性且行之已久的风尚展开对抗与颠覆的个人政治。比如借由观看“琼瑶式”的文艺浪漫剧、聆听美国流行的摇滚音乐，或是上有名的异国餐厅……种种选择和决定，都足以在大众文化和公共场域中，塑造新的意义、风尚和可能。但是“生活风尚”也往往和媒体广告的宣传品位，以及跨国公司借由因特网和诸多无形渠道所塑造的形象息息相关，因此，“生活风尚”成为“消费”与“文化再生产”等相关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参考书目：David Clark, Kate Housiaux & Marcus A. Doel (eds.), *The Consumption Reader*,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life world 生命世界

德国现象学家胡塞尔(Edmund Husserl)引介了“生命世界”这个概念,来指涉在人和外在世界产生有意义且理论性的接触前,人其实早就对这个世界的走向了然于心,并且发展出某些实用性的技巧作为因应。“生命世界”中本来就蕴含了某些信仰和理念,这些理念就建构了人类面对外在自然世界所采取的态度。往往越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时刻遭遇却又习以为常、不假思索的基本概念,就越会沉淀、积累在我们心中,成为一种颠扑不破的常识,这些稳如磐石的常识,就是他的学生舒尔茨(Alfred Schutz)所说的“塑造意义的实用议题和知识”,让我们对置身其间的社会世界,给予组织并赋予意义。哈贝马斯将“生命世界”此一概念加以延伸,他主张人可以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对外在世界的观察,来创造和呈现某种意义。相对于韦伯所谓的被强烈操纵的世界中,只能全盘接受外在的客观系统,并在资本主义和技术官僚的统治下行动的主体来说,相对于“系统世界”的“生命世界”,不但使行动者能主动创造新生意义,并在“生命世界”中重新复制理念,也使其得以在从个人到家庭的连续空间中建构文化认同,并适切地因应社会的变迁。

参考书目:Jurgen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84.

locality 地域性(或译“在地性”)

“地域性”这个词在人文地理学的范畴中所指的是各个不同的地方如何因应外来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发展的势力,因而在作业、制造、生活与习尚上,发展出各自有别的表达方式。近年来,“地域性”往往被用来和“全球化”互相参照,以具体谈论“环球”(global)与“本土”(local)的互相渗透与影

响。经济和文化的全球化，不单使本土文化和其他文化混合与被同化，更会导致本土文化采用求取幸存的竞争策略，来发展本土独有的新兴产业与文化，产生抗拒全球化侵扰的本土社会运动。在这个层面上，本土的群众如何运用跨国的信息，如何因应跨国公司所造成的环境生态破坏，及其对女性与劳工的强力剥削，并形成一种交织在对立与因应之间的生存策略，就成为"环球"与"本土"辩证中的当务之急。因此，"地域性"、"地域化"与以地方为基础的本土想象及信息，主张环保、文化、政治、伦理、市场、生产、服务和消费等都必须由本地的媒介来重新组构、运作。在"全球化"所造成的贫富悬殊情境下，"地域性"的思考俨然已经成为一个反抗与重新出发的基点。但也因为对地区与国家的定义重新有所界定，并具体批判全球性的支配及跨国消费、生产与再生产，"地域性"的呼吁与主张，难免会落入"基本教义派"或"文化民族主义"那样的极端表达形式中。如何在"环球"与"地域"的杠杆上，寻求一个不过于激进的平衡点，是"地域性"未来所必须思考的方向。

参考书目：Arjun Appadurai (ed.), *Globalizati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0.

magic realism 魔幻现实主义

提及“魔幻现实主义”时，马尔克斯（Gabriel Garcia Marquez）的著作往往会被视为典型代表。但“魔幻现实主义”实际上可以追溯到1956年亚历克西斯（Jacques Stephen Alexis）的一篇重要文章《大溪地的魔幻现实论》。他认为在大溪地与拉丁美洲的文学表达中，战后的知识分子往往会采取社会写实的手法，从神话、传奇或是魔幻的传统中，找寻文学书写的意象与再现方式，利用“魔幻现实”的策略，将魔魅的想象予以通俗化和精致化。因此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魔幻现实”就成为拉丁美洲重要的文学表达方式，特别是大量的作品在经过英译之后，许多文学批评家，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家，往往会将加勒比海与大溪地的文学和电影视为一种革命话语与解放实践。典型的例子是詹姆逊的论述，他以“魔幻现实”作为分析的基点与主轴，探讨电影中的乡间传奇、象征、音乐与舞蹈传统如何形塑存在于拉丁美洲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不协调暴力关系。在这样的意义下，“魔幻现实”变成一种相当激进的社会实践，人们可以挪用传统的魔幻故事与传奇，发展出流行的艺术和文化，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也可借由“魔幻现实主义”的辅助，完成其改革的阶段性任务。因此，如何将口耳相传的文化传统纳入当代文学的叙事体中，如何将殖民前的文学文本纳入用以质疑西方哲学的线性思考逻辑，以便对殖民者和压迫者作出严厉的批判，这些都是“魔幻现实主义”的关怀焦点。重量级的著作

包括拉什迪的《午夜儿女》(*Midnight's Children*)、欧克瑞(Ben Okri)的《饥饿之路》(*The Famished Road*)、休姆(Keri Hulme)的《骨族》(*The Bone People*),以及托马斯·金恩(Thomas King)的《草长青,水长流》(*Green Grass, Running Water*),这些作品都是"魔幻现实主义"的杰作。在这些小说文本中,西方的理性论述往往和第三世界的论述互相交织,并利用虚构的神秘魔幻世界,质疑理性世界的线性逻辑和以因果累积作为思考线索的叙事体。除了在文学再现的层面上,"魔幻现实主义"也已经成为科幻电影和第三世界电影当中十分重要的表达方式。例如将死去的小孩埋葬之后,没隔多久发现其复活,小孩于是被天主教僧侣拿来作检验,这类情节怪异的片段,显示出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关系的突兀、荒唐与其背后的文化政治。

M

参考书目:L. P. Zamora and W. B. Faris (eds.), *Magic Real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Marxism 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指的是马克思及恩格斯有关社会、政治、经济、哲学乃至于国际关系的论述。他们的著作的出版,对全世界有着相当深远的影响,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流变与发展作简明扼要的梳理,将是一个相当浩大的工程。简单来说,马克思主张经济活动是主宰社会变迁的决定性要素,生产模式与资本运作等"下层结构"(base or infrastructure)不但可以决定生产关系,也会带动"上层结构"(superstructure),如宗教、文化、政治、社会等方面的发展。因为资本拥有和生产模式各有差异,社会因而产生"支配的统治阶级"与"从属的劳工阶级"之间的对立。从早期的游牧、农业、手工到机械生产,乃至到今日的因特网与计算机信息产业,生

产模式的改革带动着经济基础的变迁，因而在资本不对等积累下，形成了资本家与劳工之间的阶级冲突。也因为工业革命，产业走向商品化、机械化与物化（reification），人的劳动力被资产所剥削，人的尊严也在疏离和物化的状态下日益异化。因此，唯有通过阶级革命瓦解“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被剥削的人群才能生活在无剥削的社会之中，社会的各种不平等才能被瓦解。所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提倡历史变迁的动力主要来自于革命，并主张针对阶级冲突形成无产阶级联盟，强调对“虚假意识”的反省，使无产阶级在意识觉醒的过程中，起而抗拒资本家与合法化政权，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因而得以实现。马克思主义采用“镜像”的“反映论”，来说明经济条件的改变如何影响社会的变迁。例如在早期的游牧部落中，就会产生史诗此种对应的文学表达；封建社会则会形成浪漫传奇与武士爱情故事；文艺复兴晚期资本主义兴起，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纷纷成立，随之而来的是家庭伦理小说的诞生；乃至于当资本主义成为巨型的破坏体制之后，人的心灵备受摧残，艾米丽·勃朗特（Emily Bronte）的《呼啸山庄》（*Wuthering Heights*）以及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现实主义小说，就通过抒写展现资本主义的非人性层面；在产业革命发展出新的技术之后，摄影、电影、广播乃至电视逐渐形成新的影视文化，而跨国资本主义与跨国公司，也通过多国材料与人力的结合，创造出后现代的建筑与后现代的文学表达。马克思主义主张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会带动政治、文化、文学与宗教的转变，这是以现实主义为主流的“文学反映论”（reflection）。许多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如卢卡奇、戈德曼（Lucien Goldmann）等人的理论基本上都是用“文学反映论”的观点，来说明现实主义如何和社会互相对应的。通过抒写彰显典型的英雄人物，以响应社会的变

迁,帕斯卡(Blaise Pascal)的《沉思录》(*Penseés*),以及莱辛(Rasine)的剧作,展现了神祇已死的情境与资本主义垄断下的空洞伦理。虽然阿尔都塞提出"多元决定论",企图为这种宿命论式的"文学反映论"解套,但这些文学批评家的观点仍然被批评为"因果的结构主义论",依然无法摆脱"文学反映论"的弊病与限制。詹姆逊为此提出了"政治无意识"(political unconscious)的概念,此概念结合了福柯、德勒兹、巴赫金等许多学者的后结构主义理论,将马克思主义转换成一种折射(refractionism)的文学文化观,不再沿袭以往的"文学反映论"。詹姆逊同时也吸收了阿多诺等法兰克福学派学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论述,揭露在"工具理性"的背后,文化如何被意识形态所操控,主张人们可以借由对"生命世界"的全面关怀,以"国族寓言"(national allegory)来传达政治无意识,并反写一己与国族的命运。不只如此,他还吸收了布洛赫(Ernst Bloch)有关乌托邦的渴望,对马克思主义加以修订,强调文化和经济各自有其相对独立的自主性(relative autonomy)。他并将马舍雷、阿尔都塞、拉康以及德勒兹的观念作整体的综合,从文本指涉乃至于社会和历史的层面,进一步将马克思主义具体化和文本化,并解读小说文本所透露的政治无意识和社会冲突,以便建构对未来社会历史想象的新格局,且通过一种乌托邦的冲动,来投射革命与解放的可能。德里达利用欧洲共同市场的观念,来探讨资本主义中有关资本流动的观念,并解构革命、阶级冲突与乌托邦的想望。德里达的理论引发了后续许多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也激发了马克思主义对后现代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响应与批评。

参考书目:Jon Elster (ed.), *Karl Marx: A Read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masculinity 男子气(或译"阳刚")

"男子气"这个词多半被用来指涉男性本质,且被视为与男性的权力和社会文化形式息息相关。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男子气"开始和精神分析的象征体制有所联结,并被用来和女性的阴柔特质(femininity)互相对照。在同性恋话语大量发展的 80 年代中期乃至 90 年代,对"男子气"加以阐述的重要学者是康奈尔(Robert Connell),他于 1995 年出版 *Masculinities* 一书,书中将"男子气"界定为一种社会实践,是在性别与社会关系的网络中被建构的产物,因而和女性的经验以及女性所承纳的社会经济对待是截然不同的。康奈尔强调,"男子气"作为文化强有力的塑造工具,它不只有能力重新建构主体,也可以挑战且颠覆传统的性别意识形态;"男子气"虽然是建构论的产物,但它不一定只能和性暴力等形成固定的联结,也可以随着社会局势的改变而有所调整,在某些意义上,"男子气"也会因文化地理和空间谱系的差异,而衍生不同的意涵。相对于康奈尔的理论,在女性主义学者的论述中,"男子气"则是一种备受批判的支配性教育机制,它通过张扬男性本质,来贬抑女性的独特思想和经验。显然女性学者和男性学者对"男子气"的定义有别,或许也正因为如此,"男子气"的概念才会在历史论述和社会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地被提出来检讨。

参考书目:Robert Connell, *Masculinit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masternarrative 大叙事(或译"大论述")

有时候亦被称做"后设叙事"(metanarrative),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一书中,则代之以 grand narrative(大叙事)。"叙事"(narrative)在过往的文学理论传统中,经常被用来指称小说或日记因为对个人或地方存在着某种深刻的认同和某

种情结，而展现出来的特殊虚构性与故事性。“大叙事”相对于强调某一特殊地理环境的“小叙事”（petit récit）而言，总是将相对于本土话语的历史和地理空间，加以普遍化、抽象化，以形成一种放诸四海而皆准的规则，并通过某些抽象的韵律，以及本雅明所说的“空洞时间”来形成国家型的普遍话语，并组构、巩固国家民族的大业。因此，在支配与主导的层面上，“大叙事”通常和白人、男性与异性恋的话语息息相关。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则对“大叙事”的暴力屡屡提出批判，特别是“女性主义科学史”学者哈乐薇，就强调一种“设身处地的知识”，也就是在谦虚的见证过程中，了解自己的观点始终只是破碎的断简残编，借由这样的认知解放，来拆解知识与权力的迷思。哈乐薇认为，“大叙事”这种包山包海的粗暴结构将国家、叙事、公民权等论题都包含进来，却忽略了差异人种与地理空间的抗拒形式是会有所不同的。因此，“大叙事”在这个意义上，也多半被批判为是一种“普遍真理”（universal truth）或普遍主义（universalism）。

参考书目：Jean-François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Donna Haraway, "Situated Knowledges: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and the Privilege of Partial Perspective", in *Feminist Studies* 14(3): 575~599.

megalopolis 超大都市

“都市”（metropolis）指的是相对于殖民边缘地区的中心都市，如在罗马帝国或18世纪之后，伦敦、巴黎等殖民宗主国的现代都市如何以其中心都市的身份对殖民地产生影响。“都市”的另一个重要意涵，则来自于大都市的快速增加。随着殖民和现代化的进程，大型都市文化在全世界已经蔚为普遍现象，直至目前为止，已经有许多人口超越一千万的大都市，如纽约、洛杉矶、墨西哥城、布宜诺斯艾利斯、开罗、德

里、孟买、北京、上海、马尼拉和东京。据估计,20 世纪初期,有 10% 的人口集中在城市中,2000 年的城市则拥有大约全世界 50% 的居住人口,而其中又有一半以上的人口住在这些大型都市中。到 2025 年,预计将会有 50 亿左右的人口成为超大都市的居民。目前我们已知,全世界有 22 个人口超过一千万的"超大都市",这些城市已经成为贫富悬殊等诸多社会与族群问题发生的集中地。随着殖民与后殖民情境日益受到重视,大都市文化也成为重要的社会研究论题。

参考书目:Rem Koolhaas et al, *Mutations*, Barcelona: Actar Editorial, 2001.

memory 记忆

晚近由于多元文化的兴起,"记忆"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但实际上,"记忆"的研究早在远古时期就已经占有一席之地。在古希腊时代,"记忆"往往和空间秩序形成一种知识上的连续体,因此,弗兰西斯·叶芝(Francis Yates)在其重要著作《记忆的艺术》(*The Art of Memory*)中,就从古希腊开始谈起"记忆"这门技艺的流变。早期"记忆"指的是从空间知识与过往事件中所累积起来的知识,到了中古时期,"记忆"成为一种宇宙与空间的对应秩序,后来印刷文化的出现,使人们的"记忆"成为书本版面间固定页面配置下的物质性空间,人的"记忆"也开始为文字所取代。随着"记忆"的意义在历史长河中的变迁,早期和感官相联结的"记忆",从空间感知到世界秩序,从音乐的韵律到身体的节奏,乃至于到嗅觉与触觉所引发的"记忆"氛围,都慢慢为印刷文字和视觉(perception)文化所取代。视觉官能让我们将"记忆"固定在书页上有形的印刷字体间,身体的官能也慢慢被视觉与摄像式的"记忆"所取代,早期和空间框架、时间转移以及身体秩序有关的"记忆",更是处于日渐萎缩当中。

M

直到精神分析理论兴起，人们才发现“记忆”与创伤和过去所压抑的无意识症结息息相关，神话与原型研究的理论，也同时被带进“记忆”研究的领域之中。例如20世纪60年代，随着多元文化的发展，学者纷纷以荣格（Carl Jung）的“集体无意识”（collective unconscious）为基准，追溯不同人种的多元文化与精神传统，如何生产不同的“记忆”与“集体无意识”，并进而影响空间观念与民主文化认同的打造。在这个层面上，“记忆”经常和叙事（narrative）与故事（story）有关，它不只是一种受教育与文化体制影响的不稳定存在。借由重新追溯各种不同性别、性别取向、阶级和人种对“记忆”的差异建构，以科学技术性为基准来研究“记忆”的取径也随之受到挑战与质疑。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因为不同族群与文化都会建构其不同的“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记忆”的建构与再现因而对“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的确立与巩固十分重要，它也和弱势族群自我构述的权力有关。以这样的方式，“记忆”不仅和多元文化族群中的语言、叙述、权力和地方景观（landscape）有关，它和仪式、图腾、公共建筑、纪念碑、纪念馆和遗址之间的关联，更是难以一分为二。也因为80年代之后盛行的多元文化论述特别侧重于地方景观所建构的“记忆”，“记忆”因此经常和博物馆及公共纪念物紧密相连。如“越战”纪念碑、加拿大的印第安文化博物馆，都夹带了族群的深层文化与战争的创伤。不只是纪念景观，影像的追记也是一种“集体记忆”的再现与展示。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对大屠杀记忆加以回溯与访述的《辛德勒的名单》和《消失的1945》，或斯派克·李（Spike Lee）有关黑人文化的电影，都刻意强调“记忆”和族群及社群间的关系，因此，“记忆”和多元文化之间的联结不可谓不紧密。在都市文化研究和人文地理学的范畴中，对“记忆”

的探究则经常伴随着都市景观的迅速变化。人们在公共空间的快速被取代中不得不被迫失忆，无法通过固定的地标、景观和空间想象来巩固既有的记忆，这种丢失历史与过往记忆的失忆症候，不仅会造成深沉的忧郁和失落，更会使人无法找到借以固锚的定位点。“记忆”对后现代文化研究而言，则是一种“历史众生的失落”。詹姆逊提出“对当下的怀旧”(nostalgia for the present)这一概念，他认为早期基于地图和印刷术(typography)所产生的“记忆”，现在都已经为音乐和视像所取代，什么时候听过哪些音乐看过哪些电影，都是区分不同世代认同的原则和线索。因此“记忆”在后现代情境中，往往和音乐、唱片和老歌经典怀旧有关。也因为人们如此健忘，在如此失忆的年代，犹太人或移民第二代的族群的民族与世代的历史“记忆”就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如何在失忆的世纪里，铭记、镌刻过往的历史与事件，如何回溯各族群在不同时间点上各受主流文化侵袭、洗脑、压迫与支配的创伤，这种追述“文化记忆”和“文化创伤”的历史记录，就成为族群宣示其主体性并重新叙述过去历史的重要手法。

参考书目：Francis Yates, *The Art of Mem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6; Andreas Huyssen, *Twilight Memories: Marking Time in a Culture of Amnesia*,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mestizo 欧裔与印第安人混血

这个词来自于西班牙文中的 mestizaje，原义指的是种族与文化交混下的混血族群，除了和 mestiza 一样被用来特指拉丁美洲的欧印混血者之外，也经常被用来形容加勒比海、南美、印度乃至于美国印第安人的混血者。Mestizo 通常被认为比 mulatto(美国黑人和白人的混血)或 quadroon(多元混血的欧、美、印第安与黑人)在地位上要来得优越，但相较于纯粹西班牙裔的统治者而言，他们仍旧是等而下之的劣势族群。

由于墨西哥和中南美洲在16世纪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因为殖民通婚以及西班牙人对当地土著女人的性侵害，所以混血的后代日益增加，这对西班牙和葡萄牙统治阶级来说，是特殊殖民情境下的现象。因为这些混血土著和当地印第安人文化与族群也有所交流，因此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也在文化的交织与融合中被"内地化"。在"内地化"的过程中，虽然存在着不对等的权力支配关系，但它同时也开启了某些交织和混合的新兴空间，乃至于在疆界和异文化间，形成了安扎尔朵在 *Borderlands: The New Mestiza* 一书中所描述的新混血。她主张：在新旧文化交混共生的过程中与未定的彷徨间，多元的认同会随之诞生；mestizo 不但可以创造出新的知识论，让我们得以超越许多既定的族群刻板印象与二元对立，如男／女、主体／客体、黑／白、殖民者／被殖民者、压迫者／被压迫者，并可以在诸多的二元对立项之间，创造出"第三空间"，让我们跳脱非人化和压迫的机制，形成新的抗拒策略和创意，也可以利用"第三空间"和疆界间的含混暧昧，发展出新的文化位置。女性主义与后殖民理论宣称，对族群交混和暧昧身份的容忍，可以形塑新的多元认同；混血不只意味着"原质"或"本质性的认同"受到挑战，疆界的崩溃也使新的过渡与会合空间得以形成。也因为如此，拉美混血者经常在本地的文学作品中被描述为一个不可信任的背叛者。对这种不友善且要求人种纯粹性的暴力论述，许多重要的作家如沃尔科特或金凯德（Jamaica Kincaid）对此都有所批判，他们对混血抱持相当正面的态度，认为这些女人和后代不该被视为族群和种族的背叛者来对待。

参考书目：Gloria Anzaldua, *Borderlands/La Frontera: The New Mestiza*, San Francisco: Aunt Lute Books, 1987；Gloria Anzaldua & Analouise Keating (eds.), *This Bridge We Call Home: Radical Visions for Transform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mimicry 拟仿

凯卢瓦(Rogers Caillois)在1935年推出重量级的论文 *Mimicry and Legendary Psychasthenia*,对"拟仿"这一概念有所申述。凯卢瓦主张,对昆虫等生物世界中的生命而言,因为生态环境和空间不只是一个猎食的空间,也会使它们同时成为食物链中被猎捕、吞噬的一环,因此昆虫往往会发展出和周遭环境全然无分别的保护色,来确保自己不被发现。通过"过度模拟"的美学,以及与外在环境混为一体的共鸣魔术(sympathetic magic),昆虫将自己的身体与外在的空间情境合而为一,在空间中毁弃、磨灭其主体性的功能,形成一种不被空间发现其异状的 space out。这也就是通过交融的机制,使其和空间合一,利用这个方式,将自己的皮肤及身体机制和环境混为一体。在这样的情况下,"拟仿"是一种过度行为,使同类昆虫往往也难以区辨真假,因此,蚱蜢和蜥蜴会将"拟仿"中的同类吃掉。拉康则在《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一书中认为,"拟仿"是一种"变色龙机制",昆虫会随着空间环境的需要调整自己的肤色,通过对外在环境的模拟和翻译,使自己的身体有所变异和转化(transformation),借由这种让敌人无法分辨的伪装欺骗手法来打击敌人,这是生物在竞争严酷的丛林哲学中所发展出来的幸存策略。巴巴则挪用拉康的观念,提出"殖民拟仿"(colonial mimicry)的理论,来讨论被殖民者如何通过阳奉阴违的"似是而非"(almost white but not quite)使西方的知识权力成为自己的筹码,如何利用复制和学舌来介入殖民支配的模糊空间,并在这个不稳定且高度含混的间隙中,找寻帝国主义的弱点和死穴。利用交混和翻译的机会,被殖民者将殖民者的行为风尚和价值观念加以挪用复制,使殖民权威的内部就隐含着某种内爆的可能性,以颠覆殖民者所主导的现代性计划。因此,在许

多重要的文学作品中，都可以看到故事中的主角如何利用“拟仿”的空间对殖民权威加以反挫。如在吉卜林、福斯特和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小说，以及奈保尔（Vidiadhar Surajprasad Naipaul）的 *The Mimic Men* 中，我们都可以发现被殖民者与被压迫者如何对地主维持着假性服从的表象，通过表面的顺服而对主人的霸权和压迫有所理解，并从中获得利益以逃避剥削。

参考书目：Jacques Lacan, *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Norton, 1978; Homi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Mise-en-scene 场面调度（或译“入景”）

在戏剧中指的是将人物、动作纳入排场、服装、灯光的框架中的设计（staging）。1951 年以后，在非主流的电影里，此一词语有其特定意涵，也就是：导演不接脚本，而是通过框架手法以个人风格拍摄，将场景当做表达的入戏装置，把人物、事件带入特定的框架之中。在后结构主义里，此词往往是指文本如何被安排进入意义展现的细节框架之中，强调文本细节、语言如何再现、建构其意识生产过程，并引导读者将眼光放在文本框架之上，仔细玩味其语言活动、戏耍的错综复杂的迷宫排场。在新小说的领域里，“场面调度”成为一种叙事手法，它把现实的复杂交织、无以厘清的事件以藕断丝连的方式一再纳入情节的错综发展中，如奥利耶（Claude Ollier）在《场面调度》（*The Mise-en-scene*, 2000）中叙述的那样。

参考书目：John Gibbs, *Mise-en-scene*, Wallflower, 2002.

modernity 现代性

“现代性”大致是指以启蒙时代或 17 世纪末为分界点，随着启蒙和工业革命的来临，经济、社会和文化随之产生变迁，同

时伴随着市场消费、个人主义、公共领域和大众媒体的发展，人类以“进步”(progress)作为理想和目标，渴望和落后的过去决裂，而迈向开放的未来。“现代性”强调创意、进步与阿多诺所强调的“工具理性”。“现代性”的发展也间接促成新教伦理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的积累，所有人们依赖的旧传统价值以及固定不变的观念，都逐渐处于消失当中，这也就是伯曼(Marshall Berman)所说的“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现代性”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下登上历史舞台成为主角的。相对于“现代性”而言，“现代主义”是工业进步和科技理性的社会中所发展出来的文学与艺术再现。“现代主义”主要想对抗的是非人性、非个人化的官僚与科技的抽象体制，并进而通过英雄主义式的个人神话与梦幻无意识的表达，以及立体主义、后印象派和超现实主义的方式来加以展现，因此，“现代”与特别重视普遍、共通的社群经验的“前现代”是截然相反的。例如卡夫卡、乔伊斯与艾略特(Thomas Eliot)，就分别在《变形记》、《都柏林人》和《荒原》中，批判传统文化水平式的线性逻辑，这种主张精英化而不愿和群众合流的 high modern 对大众文化存在着一种敌视的态度。阿多诺与霍克海默所提出的“批判理论”，可以说是对“高度现代性”(high modernity)的重要批判。但是，随着电影和收音、录音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强调功能性的公共建筑被捣毁，如1972 年以后，单一的旧公寓建筑被摧毁，取而代之的是联结消费与居住、艺术和生活等多重功能的建筑。此类新兴建筑把公共空间和个人梦想合而为一，如可以映射外在环境生态的玻璃帷幕建筑、时髦的摩天商业大楼、仿真美术馆造型的公共建筑，乃至于将科技和人文合而为一的后现代建筑，这些都是“后现代文化”的具体展现。

参考书目：Peter Brooker (ed.), *Modernism/Postmodernism*, London & New York: Longman, 1992.

mulatto 欧裔与黑人混血

这个词在1595年的《牛津英文字典》中就已经出现，在西班牙文中 mulatto 指的是"年轻的骡子"，具有相当强烈的贬斥意味，通常和种族主义下对奴隶的论述和指涉有关。随着欧洲人和黑人通婚的现象增加，mulatto 和 mestizo 的定义经常有所交混。而欧裔黑人混血的女性 mulatta，因为其身体与血液中同时存在着"黑""白"基因，其暧昧与不稳定性更使白人萌生出焦虑不安与特殊的性幻想。不只是因为经常被视为在性欲上特别发达，再加上其混血的肤色，mulatto 和 mulatta 往往比纯种的欧洲人和黑人更具有性吸引力，因此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的小说《八月之光》(*Light in August*)运用主角名字与耶稣之名的谐音，去演化受迫害意象和残暴层面，来铺写混血人种。而描写 mulatta 的代表作中，最重要的是好莱坞电影《演出船》(*Show Boat*)。在电影的情节中，当女主角的身世被发现后，她被宣判从此不能在公共场合歌唱而被迫要结束演艺生涯时，其爱人借由吮吸她的一滴血，也从此宣称自己因为身体中也流着黑人的血，所以也应该同样被等同于黑人来看待，他利用这样的方式以挑战传统种族主义对混血的迷思。人们一方面对 mulatta 存在着某种性幻想，一方面又畏惧和排斥混血人种的暧昧与不纯粹，这种错综复杂的心理和表达文化是美国文学与南美文学非常重要的题材之一。

参考书目：Hortense Spillers & Marjorie Pryse (eds.), *Conjuring: Black Women, Fiction, and Literary Tradi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5.

nation-state/nationalism 民族国家/民族主义

“国家”这个词据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在《1780年以来的民族与民族主义:计划、神话、现实》(*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Programme, Myth, Reality*)一书中所述,应该是相当晚近的概念,大约在18世纪80年代才被使用。1882年,法国的东方研究者勒南(Ernest Renan)对法国巴黎大学的听众讲演“何谓国家”时,即提及“国家”这个词的使用是相当晚近的事。勒南认为,古代中国人和埃及人都有着天子、皇帝或法老等神圣领导者或传人,但整体国家的观念却是不存在的,中国与埃及的子民并不认为在其固定的疆界中,有着共同的记忆、同构型的时间或“生命共同体”的存在。他同时也主张,族群、固定的疆界、仪式和宗教信仰、国歌和语言等文化形式都只是充分条件,不会必然导致国家的诞生。国家的建立依然必须通过历史与文化的建构,来分享共同的经验并形成“生命共同体”,这才算是一个正式的“民族国家”。这也就是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所说的“想象的共同体”,强调通过共通的想象,尤其是经由某种叙述、表演与再现方式,将日常事件通过报纸等印刷资本主义传播以强化大家在“水平空洞的时间”中每日共同生活的意象,将彼此共通的经验凝聚在一起,形成同质化的共同体。因此,通过仪式事件、媒体形象和宏伟典章(monument)的形塑,往往可以建构同是一国人的亲密联结感和同胞之爱,使人民愿意万众一心地为国家的未来而共同奋斗。所以,“想

象共同体”经常通过地图、博物馆、共同的仪式、国家既有的文化传统、人口普查、环境调查和日复一日的媒体报道，以统计数字来强调在国界之内的同构型面貌，一方面缅怀黄金时代的过去，并借由调查与普查来掌握现况，一方面也迈向“明天会更好”的想望与未来，以形成“民族国家”感，增进同胞之爱和忠贞爱国的热忱，并进而促使“民族主义”的发展。但有关“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形成，尚有许多不同的理论可资解释，例如许多东欧的“民族主义”者从族群的层面切入，发现族群与国家分裂的基本原因，都是族群认同与阐释方面的根本差异。另一方面，格尔纳(Ernest Gellner)在*Nations and Nationalism*一书中则认为，借由交通(transportation)、沟通(communication)等底层结构的硬件设施发展，以及经济、教育和传媒的渠道，如铁路、电话和无所不在的信息网络，国家现代化的经验得以传播到疆界内的每个地方，这才是“民族主义”得以发展的因素。当然，也有不少学者从文化传统着手，或是透过后殖民主义对帝国主义的反动，来说明在大战前后(特别是1945~1949年)全世界成立的新兴国家都是“国家自觉运动”的结果。霍布斯鲍姆则认为，“民族国家”的成立是历史脉动的必然结果，在1780年后，随着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运动的开展，以及巴尔干半岛的问题日渐显化，“民族国家”的成立在近两个世纪内成为蓬勃发展但又无法进一步条理化叙述的政治现象。不管是通过文化、想象、交通还是战争等层面进行论述，这些理论基本上都认为“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是文化社会建构的产物，虽然面对着全球化的强势介入与跨国贸易体系的经济威胁，但税收、教育、族群纠纷、社会保障与国防等问题，依然是各“民族国家”内部必须独力面对的问题，在这些方面，“全球化”并无法完全吞噬“民族国家”的“地域性”。但是，众多

"民族主义"的论述的确都偏重以男性阳刚的意象来想象国家的未来,只有在描述过去的历史、文化和土地记忆时,才会代之以女性阴柔的想象,如南迪和查特吉都将本地被殖民的传统和女性的身体与记忆作联结,称国家为"母国"(mother-land)。从各国对文化公民权、移民法规、国防与战争、国家安全体制的想象,以及对异文化的贬抑与敌意,也都可以看出"民族主义"的阳刚特质其实在本质上具有相当强烈的排外性,这种特质也备受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学者的挑战。他们认为"民族主义"往往忽略了地方、族群、多元文化、性别与阶级的复杂历史积累,只单纯通过同质化的教育政策,将许多差异予以压抑和消除。女性主义则认为国家计划往往和战争、国防武力竞赛、对国内弱势族群的压抑有关。在伦理层面,"民族主义"如何面对多元文化理论的学者如查尔斯·泰勒,以及黑人学者对白人"民族主义"学者(特别是理查德·罗蒂)的挑战,都是当今"民族主义"在发展的过程中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参考书目:Eric Hobsbaw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Programme, Myth, Realit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Verso, 1991; 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Gopal Balakrishnan (ed.), *Mapping the Nation*, London: Verso, 1996.

national allegory 国族寓言

詹姆逊在 1986 年于 *Social Text* 第 15 期上发表了《多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Third-World Literature in the Era of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一文,主张第三世界的文化生产与第一世界的最大差异是第三世界的文化本质上必然是寓言性的,也就是说,每个个体的愿望、命运和私下的活动都反映出第三世界公共文化与社会的重要象征层面。因此,詹姆

逊举鲁迅、王蒙、王文兴为例，也在分析杨德昌的《恐怖分子》时，指出剧中夫妻间的冲突与片尾突兀的发展其实和城市笼罩在全球贸易体系下的深沉压力有关。针对詹姆逊的说法，阿加兹·艾哈迈德在1992年出版的《在理论上：阶级、国家、文学》(*In Theory: Classes, Nations, Literatures*)中，认为詹姆逊对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的界限是以粗暴和普遍化的逻辑加以划分的。不过，詹姆逊并不是通过压迫／非压迫、支配／被支配、主流／非主流的划分方式来区分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差异的，而是通过文本中的阐释来探讨公／私、个人／国家间的寓言关系，分析的重点在于文本叙述和情节的发展。因此，虽然詹姆逊以纪德(André Gide)和杨德昌两个例子作为分析的佐证，可能说服力不足，但他并不是以普遍归纳的方式来进行讨论的。

参考书目：Fredric Jameson, "Third-World Literature in the Era of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 in *Social Text* 15, 1986, pp. 65~88; Aijaz Ahmad, *In Theory: Classes, Nations, Literatures*, New York: Verso, 1992.

nativism 本土叙事(或译"本土论述")

"本土叙事"所指的是：希望借由本土实践和文化形式，摆脱殖民和新殖民体制的控管，以恢复殖民前的生活方式。许多盛行于第三世界的"本土叙事"，都以本土的"圈内人"(insider)的观点来批判后殖民理论。如贝妮塔·帕里就曾发表论文批判后殖民研究者斯皮瓦克和巴巴。贝妮塔·帕里主张，远离第三世界且身处第一世界学术殿堂中的学者无法全盘掌握原母国在日常生活中所面临的压迫，也不能了解问题的重要性、切身性和急迫性，他们所提倡的第三世界观点和后殖民论述根本不可能具体解决第三世界当今所面临的困境。斯皮瓦克则针对贝妮塔·帕里这类本质性的"本土主

义”展开批判，她质疑底层是否有媒体资源和中介渠道足以发声，并进而探讨“本土买办”是否也可能摇身一变而成为西方人类学者所偏爱的本土信息提供者（native informant）。斯皮瓦克同时也提出“策略性的本质论”，主张本土文化本来就是文化建构的结果，本土力量必须借助这种“策略性的本质论”来面对全球化对本土文化的深层威胁，才能具体发展抗拒的力量。

参考书目：张诵圣，*Modernism and Native Literature*，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1；Gayatri C. Spivak，*O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New York：Routledge，1993；Benita Parry，“Resistance Theory/Theorising Resistance or Two Cheers for Nativism”，in Padmini Mongia（ed.），*Contemporary Postcolonial Theory：A Reader*，London & New York：Arnold，1996.

negritude 黑人解放运动

“黑人解放运动”倡导非洲黑人的特殊文化，其主要代表为受法国思潮影响以法文写作的作家，如桑戈尔（Leopold Sedar Senghor）、比拉戈·迪奥普（Birago Diop）以及西印度的作家塞泽尔。他们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针对法国殖民者崇尚将非洲同化的主张，强调各个不同的殖民地可以反抗欧洲的殖民势力，因此在巴黎、美国各地，提倡非洲人的自觉运动，认为非洲人应该团结在一起以形成黑人种族，来强调非洲人的特殊性。此运动引起了相当多的欧洲知识分子如萨特的同情，主要的论述如1947年阿利翁·迪奥普（Alioune Diop）的《非洲的现存》（*Presence Africaine*），以法文提倡非洲和加勒比海的非洲人能以自己非洲的特性，来对分散于全球各地的非洲人种形成团结运动，使非洲世界的全盘文化价值可以在世界上得到认同。这个运动展现了非洲文明与其他文明相当不同的本质性特征，也引起了之后陆续的发展。就整个影响层面而言，除了塞泽尔、梅米、法农在思想史上占有一定的

地位之外，因为领导者的利益冲突以及每个非洲国家对非洲人人格与文化的认知不同，这个运动反而引发大规模冲突，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只是变成了口号而已。在美国以及其他地方的黑人形成内部认同之后，美国非裔、英国非裔等族裔认同逐渐林立，整体性的非洲文化价值运动已经变成了一个太过于抽象的梦想。

参考书目：Shireen K. Lewis, *Race,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Francophone West African and Caribbean Literature and Theory: From Negritude to Creolite*, Peter Lang, 2003.

new colonialism 新殖民主义

第一个提出"新殖民主义"的学者，应该是加纳（Ghana）独立之后的第一任总统，同时也是泛非洲主义的倡导人之一夸梅·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他在1965年出版的《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New Colonialism: The Last Stage of Imperialism*）一书中，将列宁所提出的作为资本主义的最后一个阶段的"帝国主义"，再继续向前推演。他认为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在技术上虽然独立，但在经济和文化上还依赖于新兴列强和财团，因此在世界市场、跨国公司乃至教育和文化体制方面，殖民地在脱离殖民后，更受阻碍，更没办法真正抗拒新的殖民文化，而且与对抗旧的殖民主义显而易见的剥削相比，情况变得更复杂。"新殖民主义"通常通过市场和经济力量，以及全球化的机构，从教育、文化、媒体到技术性的输入，对早期的殖民地形成更为全盘性和更加无形的侵略，乃至于像安东尼奥·内格里和迈克尔·哈尔特在《帝国》一书中所说的，它是一种更为全面性、更加日常化且无所不在的帝国存在。"文化帝国主义"也被用来形容通过文化产品的输入、媒体的掌控（如CNN在全球的发展），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教育体制中和"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金融组织在经济领域中对资源的掌控,使被殖民者和殖民者的贫富相差更加悬殊,更无法脱离被殖民的状况,这也就是德里克所说的:买不起的人是没有抗拒能力的。

参考书目:Antonio Negri & Michael Hardt, *Empi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New Left 新左派

20 世纪 50 年代后,许多欧洲的知识分子对传统的左派论点感到失望,特别是几个事件—— 1956 年匈牙利的革命、1968 年的"布拉格之春",乃至于 1968 年的"五月风暴"——更让"新左派"的知识分子形成了共识。因此在 1967 年后,就出现了《五月天宣言》(*May Day Manifesto*),以及在英国出版的《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这些刊物都使不同的社会运动结合在一起,对帝国主义进行抗拒。他们反对战争、提倡人权,反对"越战"以及殖民法令对其他人种的压迫。这些结合在一起的运动逐渐变成了国际性的运动。在这个层面上,劳工阶级的工会运动和社会结构的转变,变成了"新左派"的重要论题。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它逐渐吸收了许多女性主义的论题,对性别关系、公私空间中的文化教育伦理都有所批判,因此产生了第二波的女性主义。其重要的关键点,就是对于社会的公正与平等的坚持,希望能将技术通过科技想象的方式来发展更有意义的、激进的社会改革,也希望能通过学科的改造,来让教育和研究更加民主化。在这样的层面上,"新左派"的论题其实非常繁杂,知识分子们往往利用葛兰西所提出的"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概念来比较笼统地阐释"新左派"的理论。在英国,从威廉斯到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乃至于霍尔,在美

国，从早期的左派一直到詹姆逊、赛义德和弗兰克·伦特里基亚（Frank Lentricchia），随着90年代新局势的形成，在多元文化论述中，早期提倡激进的学者忽然转趋保守，也即出现了“新自由主义之罪”（new liberal guilt）。“新自由主义”学者在看到性别论述、多元文化、新兴英文文学和同性恋话语在校园中流行时，他们对新时尚发表言论时的激烈态度，反而趋向于抵制性的保守；为了让各种言论都能自由发声，他们反而阻挡激进的主张。因此“新自由主义之罪”反而成为“新左派”的尴尬转向，“新左派”在面对多元文化发展时，反而成为改革进步的阻力。

参考书目：John McMillian (ed.), *The New Left Revisited*,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nomadism/nomadic space 游牧空间

德勒兹与瓜塔里在《反俄狄浦斯》（*Anti-Oedipus*）以及后来他们合著的《千座高原》（*A Thousand Plateaus*）中，对此概念进一步加以阐述。逃逸流放的概念指涉的是无根的主体可以在全球化的空间中自由穿越，也就是在现代化之后，人的主体性形成了一种文化的驱力，它必须超脱固定且无法流动的限制而形成多元流动的主体位置，将疆界以及许多固定的定义和生活方式予以颠覆。在这样的能动性为主导的情境下，游牧与流放的主体可以在时空中形成一种确切的运动轨迹，能以某种流动的话语来组构存在。因此，对于既定且僵化的思考论述而言，它们是一股抗拒、革命与解放的新生力量，在这样的方式下，形成去中心（decentering）与残缺的主体性，拒绝以整体的观念思考。因此它们形成妄想的欲求，把疆界内部的限定和压迫性的机制予以内爆，使我们从被压抑的欲望中解放出来，能够形成流动不居、精神活跃的欲求，使固定

整合的主体以及既有的疆界区分都为之消失。这种“去疆界”的方式超越了疆界的限制，将整合、含纳的体制颠覆，针对饱受管理与控制的贫瘠与阶序化空间（striated space）形成流动、去疆界的顺畅空间（smooth space），能让主体具有流动性与多元变化。它通过流动空间如网络和无疆界的信息科技，使女人和弱势团体也能获得权力，从而形成抗拒和无所不在、自由逃逸的自由空间。但许多女性主义学者和后殖民研究学者认为这是将抗拒加以浪漫化，因为对信息的掌握权和空间的移动权依然控制在掌权者手里。因此，“去疆界化”和权力的几何学，以及“时空压缩”的观念乃至于贫富悬殊的全球化现象都要一并考虑，才能理解逃逸空间的拒抗可能。

参考书目：Gilles Deleuze & Félix Guattari, *Anti-Oedipu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3; Gilles Deleuze & Fél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

nostalgia 怀旧

“怀旧”是在 17 世纪末由奥地利的医生提出的。在异地征战的士兵在异乡都能看到本土的城镇，从这种病征可以看出思乡的症候（homesickness），“怀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提出的，它所指的是离乡之后因思乡情切而误把他乡作故乡的疾病。到了 19 世纪，这个词的所指逐渐变成远离现在而对过去的黄金时代产生憧憬，所以它对“现代化”有所反动，将过去的记忆通过女性话语与女性形象加以美化、浪漫化与阴柔化。当代的不少文化理论则利用这个词对“现代主义”和“现代化”形成话语反抗的抗拒作为。某些时候，“怀旧”是个贬抑的词，但在后现代话语中，詹姆逊提出“对当下的怀旧”，因为后现代文化时尚的迅速发展使人在日不暇给的变迁过程中，感觉每几年的时间就仿佛超越了一个世代、一

个世纪,从 century 到 age 再到 decade,怀旧感产生的时间量准日益缩短。突然之间,每个人对去年的流行时尚都会产生怀旧感,"怀旧"就成为某种回顾与收藏中的特殊而复杂的情愫,在品位、评价、收藏品的市场消费和流行文化中,它都形成了特殊意涵,这是"怀旧"在当代比较含混暧昧的特殊发展。"怀旧"也是电影中的重要题材,特别是在都市建筑景观为新的商业办公大楼所取代的情境下,人们往往在电影中通过怀旧的方式重回现场。如伍迪·艾伦的《开罗紫玫瑰》(*The Purple Rose of Cairo*)和《那个时代》(*Radio Days*),都是用"怀旧"的方式来开展主题的。许多科幻电影如《回到未来》(*Back to the Future*),也展现主人公如何回到过去去解决未来的问题。在这个层面上,"怀旧"和现代文明之间也形成一种意欲改写历史的张力,因而"怀旧"也衍生出了一种特殊的力道。

参考书目:Svetlana Boym, *The Future of Nostalgia*,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2; John Boardman, *The Archaeology of Nostalgia*, London: Thames & Hudson, 2003.

object relation 对象关系

“对象关系”的理论往往和梅拉妮·克莱恩(Melanie Klein)这个英国精神分析学的第二代学者有关。克莱恩修正了弗洛伊德的理论,将母亲的身体作为幼儿发展主体性的重要客体对象。但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对象”也是一个重要的主体和驱力。特别是关于异性恋的欲求及其发展方面,通过再现、意象、梦想和幻想等性欲力发展,人类的主体性和心理发展基本上是用这个方式来达成心理或性别的现实(psychic reality)的。“对象”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指的是异性,尤其是他对弑父娶母的“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的界定,对于异性占有和掠夺的驱力。在梅拉妮·克莱恩的理论中,她认为当幼儿由母体分娩出之后,和母体间就有一种互相依赖的紧密联系,在其成长的过程中,幼儿会对母亲形成“第三人称”的关系方式,和“母亲”这个通过奶水对之滋养与给予其慈爱的照护者产生对应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幼儿开始时对自己的身体疆界全无概念,几个月之后,他会慢慢了解“对象”关系是针对母体的,于是产生一种区分互动的关系,而不同于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幼儿和母体间的关系是一种占有和禁忌关系。梅拉妮·克莱恩认为,在区分和互动过程中,幼儿会形成具体化(embodiment)的概念,他知道如何和母亲这个对象互动,以转变的方式了解自己和外在世界、我与非我、婴儿与母亲间的身体差异。因此,梅拉妮·克莱恩强调幼儿对母亲身体的依赖,以及母体照护

幼儿的必要性，以取代弗洛伊德理论中母体和幼儿间的支配与压抑关系。南希·乔多罗(Nancy Chodorow)在 *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 Psychoanalysis and the Sociology of Gender* 一书中，也认为母亲才是照护幼儿的重要角色。特别是在西方社会环境下，母性周而复始地被重复其实是对性别认同的复制，女性的身体是维系家庭与工作、主体和客体、生产和复制的重要角色，性别作为一种文化和社会的形塑过程，和母亲形成一种流动却又交错的关联。因此，在这个层面上，这些论述和弗洛伊德所强调的父权压迫关系是相当不同的。"对象关系理论"对晚期的精神分析、艺术作品和女性主义的发展，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力。

参考书目：Nancy Chodorow, *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 Psychoanalysis and the Sociology of Gend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Oedipus complex 俄狄浦斯情结

希腊剧作家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创作的《俄狄浦斯王》(*Oedipus the King*)一剧，叙述了国王俄狄浦斯发现全国受不知名的疾病所感染，阿波罗神要他出发找寻当初杀害拉伊俄斯(Laius)王的元凶，于是俄狄浦斯就开始召唤证人，对历史真相重新加以组构，后来发现原来自己就是凶手。俄狄浦斯原本认为自己是在另外一个国家成长的孩子，不知道自己就是拉伊俄斯王的亲生子，只不过因为拉伊俄斯王受神谕影响，认为此孩子将会弑父娶母，因此母亲将俄狄浦斯的脚踝用针刺伤，托侍卫将其送往野外杀害。但侍卫于心不忍，就将孩子交给邻国的人家领养，而当地的国王与王后恰好并无子嗣，于是就将俄狄浦斯收纳为养子。俄狄浦斯因为知道自己将会"弑父娶母"的命运，因此逃离柯林斯城，但途中不慎杀害了一位老人，后来因解开了人面狮身兽的谜语，受万民

拥戴为王，娶王后为妻，却不知王后原来是自己的亲生母亲。这个故事相当曲折也具有震撼力，弗洛伊德利用这个神话来解释人类如何在成长过程中压抑通奸、乱伦和谋杀的欲望，也就是婴儿和父亲同时争取母亲宠爱而彼此成为对手时，婴儿内心长期无意识累积的想与母亲通奸并杀死父亲这个敌手，以便独占母亲宠爱的欲望。因此，弗洛伊德提出“俄狄浦斯情结”这一概念，用以解释原罪、宗教禁忌与通奸乱伦的观念为何会在许多古文明的诞生中，成为不断出现的情结和主题。这样的过程，特别是儿子对父亲产生无意识的敌对关系，希望取而代之，而对母亲产生强烈的欲求并渴望将其占有，这种“弑父娶母”的情结对婴儿产生异性恋倾向有一种转化作用，受压抑之后便形成了种种精神的病征，刺激文化升华，导致许多文明、艺术的活动产生。在许多层面上，远离母亲的怀抱和子宫羊水中的海洋感觉(oceanic feeling)，使艺术家在穷而后工的情况下，有一种升华的冲动，而产生虐待与被虐待、歇斯底里与妄想症的心理状况。家庭的规范是通过异性恋的机制来构成约束力的，从幼儿的身体、主体乃至于其社会化的发展过程，到家庭、社会、文明的出现，弗洛伊德都用“俄狄浦斯情结”来解释文明的进程。但弗洛伊德也同时提出“恋父情结”(Electra complex)，来解释女儿如何为父亲报仇而想杀死母亲的欲求。但“俄狄浦斯情结”对于文化的重要性还是胜于“恋父情结”，而且也形成了某种主导性的阐释框架，让这个词变成了相当重要的概念。德勒兹与瓜塔里在《反俄狄浦斯》一书中，强调疆界如何被破解，以及欲望的精神分裂状态，将家庭、国家、文明的模式化“家庭罗曼史”予以扩充修正。而梅拉妮·克莱恩所提出的“对象关系”以及许多女性主义学者的探讨，也都对“俄狄浦斯情结”的理论有所修正。

参考书目:Sigmund Freud, *On Sexuality; 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 and Other Works*,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1.

Orientalism 东方主义

赛义德在1978年出版了重量级著作《东方主义》(*Orientalism*),强调东方作为一种实际上的存在,已经沦为西方学术地图中的想象物。西方通过语言学、历史学等人文学科,以及艺术创作和性别想象的客观化,将东方想象成丰硕的女体,利用本身历史典范的发展、学科机制的逐渐扩充和自身的主体性以及典范的自我验证,巩固了西方世界对于东方的建构。因此,"东方主义"基本上和西方如何自我合法化和征服他者有关。西方将东方当成研究的对象,利用科学分类、档案归类,把文化、商业、学术、军事、政治、经济等西方霸权结合在一起,产生有关"东方"的知识和权力。因此赛义德提出"东方主义"来批驳西方对东方的暴力想象,如以埃及艳后、后宫、东方的妓女等意象,来区分我们(us)与他者(them),并将东方视为处女地。许多学者的伟大民族志、语言学和艺术作品,在完全缺乏实证的情况下,扭曲、压制当地观点,提出许多欧洲自我验证的大学问,用以强调本地/异国情调、无系统/有系统的理性与等级之别。西方学术利用这些想象再现的方式,把这些再现系统学术化、典范化、规范化,俨然掩盖了欧洲的帝国主义对东方的掠夺和其非人道的行径,企图将东方学变成一门科学性、系统性、累积性的学问。晚近的发展更通过美国的军事情报、学术等辅助机构,联合媒体对中东加以丑化,不断强调中东是落后、不民主、基本教义派充斥、对女性施暴的非理性社会。中东成为18世纪以来欧洲的权力网络行使支配权的地方,它不断地边缘化,甚至连其本土的语言都被掠夺、收藏,如要想研究埃及,往往要到大英博物馆才能真正"看到"当初埃及的原貌。在这方面,东

方往往被视为无法发声的第三世界，如威尔第（Giuseppe Verdi）的《阿依达》、普契尼的《蝴蝶夫人》，乃至《花鼓歌》、《樱花恋》等，都通过视觉文化的传播持续复制“东方主义”的观点。赛义德的理论当然在许多方面都具有说服力，但他往往把权力放在西方的学术结构之中，而没有真正讨论到被边缘化、被沉言默语化的中东实际上是存在的，他们也会用自己的方式来重新发现自己的传统。如印度的“底层研究”或第三世界的女性主义研究，都对赛义德所提出的“东方主义”作出强烈的批评。在后殖民理论兴起后，从赛义德对斯皮瓦克和巴巴的理论不谅解中，都可以看出“东方主义”的见解虽然有其力道，但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在晚近的“文化帝国”被提出之后，已有不同的观点来取代赛义德所谓的“东方主义”。他也在 1993 年发表的《文化与帝国主义》以及和巴伦波英（Daniel Barenboim）合著的《对偶与矛盾》（*Parallels and Paradoxes*）一书中，对西方霸权和艺术政治机构提出具体的分析，但基本上还是停留在霸权的框架之中，这是赛义德理论的力道，也是其局限所在。

参考书目：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8; Edward W.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3; Edward W. Said & Daniel Barenboim, *Parallels and Paradoxe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2002.

other/otherness 他者

针对性别与地理方面的差异他者，在人类学与文学中，都假设了自身与“他者”间的对立，特别是面对无法真正理解的对象时，包括在性别、肤色、年龄、性取向乃至于身体外貌，或行为规范上无法理解的方式等方面，都以“他者化”的方式来建构他者，如认为有些人之所以是残障人士是因为上辈子无福荫、同性恋者会传染艾滋病、女性先天就居于低劣位置、黑人低劣白人优越等。特别是由古典到现代的过程中，因为

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发展，对“他者”的想象往往通过艺术的再现来加深刻板化印象，因而形成阶级、种族和性别范畴中的“他者”。而在晚近的伦理学研究中，特别是莱维纳斯或女性主义学者埃莱娜·西克苏与露西·伊利格瑞，都强调关切和爱抚，人对“他者”的身体掌握可以用二元对立之外的复杂过程来探讨如何为“他者”设想，如何了解“他者”的立场和想法。这种意欲了解“他者”的渴望是哲学理论及教育机制下的产物。由柏拉图至黑格尔，如何解构对“他者”的想象、摆脱一律背反的观念、开放更多元的差异而不单局限于人文与自然对“他者”的刻板成见，一直都是一个重要的论题。因此，目前对“他者”的想象又发展出“另类他者”(alterity)的概念。在拉康的理论中，other 是孩童在镜像阶段发现自我作为一个“他者”的认定，指的是以一种再现和相像的方式来发现自身投射出来的虚构，并透过镜像中的影像他者来设定主体的认同，也就是借由理想的我来发展自我作为一个他者。后殖民理论经常运用拉康的观点，认为被殖民者往往会通过帝国主义的论述，由权力中心发展出“他者”的形象，将这个镜映中的理想自我(虚构的他者)予以内在化，来认知、掌握自己。拉康同时也建构了 grande autre (大写他者：the Other)。通过“象征秩序”的“凝视”，在拉康的理论中，主体才得到自身身份的认同。Grande autre 是一个超越的、绝对的“他者”，可以将主体定位成一个欲求的对象。母亲往往是婴儿时期的“大写他者”，当婴儿进入“象征秩序”时，父亲就取而代之成为 grande autre，通过语言规则、文法和权威的约束与规范，来形成主体形塑过程中的无意识结构。因此拉康认为，无意识和语言在结构上极为类似，因为 grande autre 通过语言、文法和“凝视”来形成自身的认同。因此，在拉康的理论中，“大写他者的凝视”(the gaze of the

Other)是一种无所不在的督导和指挥力;在殖民理论中,殖民者背后的知识权力也是一种 grande autre。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观念基本上是延续了"大写他者"的观念而继续发展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往往将"大写他者"给予我们的信息视为真实的存在,而不知这种"凝视"原来只是一种虚构的幻象。"大写他者"的成立和父权律法、社会化的机制和规范、知识权力系统都息息相关。许多阶级、性别上的弱势族群,往往会被"他者化","东方主义"就是借由对异族的"他者化"、刻板印象化、边缘化来将其物品化的。库切在《白色书写》(*White Writing: On the Culture of Letters in South Africa*)中也强调,南非白人往往认为当地的黑人深具背叛和野蛮的天性,且其对懒惰与不上进习以为常,这是受天谴的,这种观点就非常明显地将被殖民者视为对象,将其"他者化",来将当地的人种和殖民政体加以分隔,并以这种"他者化"的方式将权力合法化,也合理化自身的残暴统治行径。帝国往往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进一步巩固统治的。

参考书目:Emmanuel Levinas, *Otherwise than Being: Or, Beyond Essence*,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1998;Sean Hand (ed.), *The Levinas Reader*, New York: Blackwell, 1989;Jacques Lacan, *Ecrits: A Selection*, New York: Norton, 1977;J. M. Coetzee, *White Writing: On the Culture of Letters in South Afric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alimpsest 誊写

“油纸誊写”是一种书写的设计，可以在油纸上不断地涂写，并将原始的字迹抹除，这对许多后现代或后殖民的书写而言是一种重要的策略，也就是将多元的书写并置，将原来单一方式的书写消除，从而留下各种层次的痕迹，让我们了解历史的沉淀过程。它原本指的是附在书写板上的油纸在写完后，可以将其上的痕迹去除并加以重写，英文称之为 overwrite。这个方式也可以被用来指涉在许多文本中与土地上，殖民累积的经验往往对当地的文字、风景、族群关系加以重新铺陈、改写与抹杀，因此后殖民与后现代的叙事策略往往通过“誊写”的手法，来呈现历史在某一个限定的压缩空间中如何展现出累积的层次（layering effect）。各种层次累积交错在一起，有些虽被抹除但仍留下了前人书写的印记，虽然已经没办法辨识，仍有某种魔幻般的令人想要继续探寻的轨迹和暗示（hints），因为被誊写、抹除的痕迹，在文本上留下了许多待人追寻的意味。我们从这些被改写与誊写的符号中，依然可以看出许多后殖民的题材。在这样的过程中，重新被命名、重新被书写对当地居民以至于叙述者产生了累积的影响，重新挑战了某种既定的、被书写出来的历史，也就是在历史底层还有许多没有被压抑、抹除、磨灭、改写的书写轨迹，以及之前残留的遗址或痕迹。从这种层次累积的书写符号和遗迹中，可以看出某些以往没有被完全成功抹除或消灭的轨迹；某种在视觉上或书写上所留下的淡淡符号，当它

几乎要淡出时，反而开启了某些抗拒和反思的空间，提供了种种颠覆的可能性。也就是在过渡的过程中，某些轨迹并没有完全被改写与消灭，在这样的情况中，有许多口语文学与乡土记忆也往往用“誊写”的方式，来表现出当地的记忆是如何通过外来的语言书写和宗教仪式，来重新改写当地的风俗习惯、地方景观和生态历史的。在这样的方式下，过去誊写的遗迹和当下文字的并置，可以呈现出某种再改写或对过去产生针锋相对的批判作用的力道。在许多层面上，从“誊写”这个词和卡特(Paul Carter)在 *The Road to Botany Bay: An Essay in Spatial History* 一书中所提到的文本过程中有些空洞而未被殖民的空间如何重新成为记忆的地址这一现象可以看出，地图、命名与虚构的历史叙述，是如何通过外来的殖民力量一再地篡改、誊写历史并让改写的痕迹留下，而让我们重新发现某些历史上当初无法展现的空白板块，以及几乎完全被磨灭的前殖民时代文化与空间的。

参考书目：Paul Carter, *The Road to Botany Bay: An Essay in Spatial History*, Boston: Faber and Faber, 1987.

patriarchy 父权

“父权”的原义指的是父亲的领导，女性主义者借以指涉社会的各个方面都由男性所支配，从家庭到社会律法和国家都是由男性为主导的结构，在家庭、性别取向、国家、经济、文化与语言等种种机制中，都有种种物质的和象征的资源方式来区分男性和女性，如男女同工不同酬，男女经济能力、继承权和身体力量都不同，以这种程式化的论述来压迫女性。因此，女性主义者在生理、文化、社会机制等方面往往都以父权机制作为其反抗目标。由女性的孕育到幼儿的教养，乃至于幼儿成长后的人际关系方面，人们都被教导要以父权的支配

结构为主。所以在精神分析理论中，儿子有“俄狄浦斯阶段”(Oedipus Phase)这种意图模仿父亲的冲动，以扬弃母亲、迈向父亲律法并企图取而代之，而拥有语言、法律等方面的权力，拉康和弗洛伊德都以此种方式来看待“父权”。而克里斯蒂瓦在论及中国女性时，从中国神话中有关女娲、妈祖和观世音菩萨的女神崇拜中找到了“前父权文化阶段”(pre-patriarchical stage)；克里斯蒂瓦的看法在目前“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理论中已经无法成立，特别是贝尔·胡克斯的理论和有色人种女性理论，与克里斯蒂瓦对父权的论述相当不同。在阶级、种族与性别论述日益复杂的当代情境中，“父权”虽然是相当封建且显见于各种社会的权力结构，但其发展与以前相比是相当不同的，“父权”已经结合了地域的经验被重新探查，因为“父权”对全球女性的支配和剥削并非是全然相同的。父权结构往往会结合宗教、政治以及文化形式，将其粗暴的权力本质加以包装，所以我们光考察一个大写抽象的“父权”观念是无法窥其全貌的。在许多社会中“父权”未必会被视为单一同质的社会结构，“父权”在社会各阶段中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后现代的“父权文化”中，随着失业率增高、男女平等的提倡和女性事业家的逐日增加，我们都可以找到男人在家中当“小男人”的“男人婆”现象。社会的改变也使“父权”得以松动，而展现出不同的面貌。

参考书目：Jacques Lacan, *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Norton, 1978.

performativity 操演

“操演”在当代剧场理论中是重要的词语，在文化人类学的范畴中往往和时间、仪式联结在一起，也就是指自我理解或主体认同的塑造过程，常通过戏剧性的演出来强调其意义与

效用。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通过某些表演的方式来呈现自我，许多小剧场或社会运动，都会利用这个方式在公共空间中将某些认同的问题加以操演。而从更正面的方式来说，“操演”往往是通过规则化的形式或不断出现的活动，来构建某种地方或认同的建构过程的。在这个层面上，巴特勒于《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一书中认为，“操演”是一种虚构，乃主体有意识地认知自己在进行“操演”的过程，它也就是用这个方式，通过对社会上许多男欢女爱事例和情欲论述的建构，认为男性拥有权力、女性则柔顺妩媚，且以好莱坞电影中异性恋与日常生活教科书的操演，来建构出一种规范。这种规范对巴特勒而言，基本上是一种虚构，也就是主体被“操演”的过程，是建立在虚构的场景中的，因此，这种真确性（authenticity）其实是一种社会虚构的产物。巴特勒提出，借由“性别操演”可以重新赋予性别以新意义，提供某种性别颠覆的空间。她不断强调和异性恋话语相反的性别演出，从中使虚构与虚拟的场景得以解构而发展出某种矛盾，如异性恋经常强调男阳女阴的二元对立，而在同性恋话语中，其戏剧化演出、其将同性恋婚姻和性爱中的各种位置变换，都将操演的社会场景加以扭转、颠覆。后殖民理论家中特别重视“操演”概念的则是巴巴。在后殖民理论中，“操演”和虚构与被殖民者如何阳奉阴违是息息相关的。巴巴在其重要论文《播撒：时间、叙述与现代民族的边缘》（*DissemiNation: Time, Narrative and the Margins of the Modern Nation*）的结论中，提及“民族大计”（pedagogy）和“叙事操演”（performativity）的差异。巴巴主张的“民族大计”指的是，国家通过大叙事、民族认同的塑造、仪式、国旗、制服、教科书等种种集体记忆来消除差异，强调某种同构型和空间的

一致性。殖民者往往利用 pedagogy 的手法来巩固统治合法性。而 performativity 则是通过叙述的方式,来强调弱势群体在国家大计中所发现的矛盾,也就是:弱势族群在"殖民戏剧"中的位置何在?是否有其发声的机会和位置?其发声是否一定要通过重复某种被教导的规约?Performativity 所主张的是"重复而带出差异"(repetition with differences),国家是没办法通过意识形态的强迫教育来巩固民族主义的,performativity 强调分类、矛盾、翻译与改变,希望在再现的过程中产生差异和反省的转换空间。Performativity 和 pedagogy 在民族叙述的范畴中是有所不同的。利用"操演"的方式,弱势族群得以理所当然地宣称自己有不属于群众的权益,并演示其独特性与不同的时间和社群历史。

参考书目:Judith Butler,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1990;Homi Bhabha, "DissemiNation: Time, Narrative and the Margins of the Modern Nation", in Homi Bhabha (ed.), *Nation and Narratio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pp. 291~322.

personal is political 个人即政治

在女性主义的理论中,女性的亲身与个人经历都和社会、政治及生活息息相关,私密空间(private sphere)是政治非常重要的层面。利用这种亲密而又私人的方式来设身处地给自己力量,这才是最根本的政治论述方式。这意味着随着女人的经历在时间与社会中的不停变化,其身份与认同逐渐形成。在这样的过程中,穿过时间和空间的经历,才是政治上可以运用的"能动性"。利用这个方式,政治在个人的经历中无所不在,它在从个人的经验到个体所经历的空间和历史方面来作主动的介入和交锋,并以身体为主,和外在空间形成一种建构的关系来转变社会政治。因此,身体是政治的舞台和"能动性"。

参考书目:Chandra Talpade Mohanty, Ann Russo & Lourdes Torres (eds.), *Third World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Feminis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1; Catharine MacKinnon, *Feminism Unmodified: Discourses on Life and Law*,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hallogocentrism 男性中心主义

德里达在批判拉康对爱伦·坡(Edgar Allan Poe)的小说《失窃的信》(*The Purloined Letter*)所作的评论时,将重点放在王后的信如何被偷窃、意义如何被发现、书信如何和王后的身体联结在一起及其如何被解读、侦探杜宾(Dupin)如何以无所不察的"凝视"像一具阳物般穿透王后所意欲隐藏的秘密并识破机关将信件取回这些环节上。拉康则重新运作杜宾的"凝视",将文本的意义和真相,也就是德里达所说的"理念"(logo)固定化了,通过叙述的疆界和封闭性的结构将意义解读为只有单一而没有其他阐释的唯一阅读策略和权威。因此在分析的过程中,拉康忽略了这一点,即书信不一定会被送达,意义可能是无以决定的。在叙事过程中,拉康也并没有讨论到,书写如何被传递,故事如何被流传,文本中的场景在作品中又是如何被展现的。他的关注点只在于书信如何到达王后的手中、真相如何被揭露、书信如何在被偷窃之后又物归原主。拉康将故事的场景视为一个考掘真相的过程,将书信视为一个"纯粹能指"(pure signifier),因此,在重要的论述中,他认为一对一地通过阳物去刺穿文本、找寻真相的阐释之举,事实上是一种阳刚而又独断的行为。女性主义者往往把德里达的解读方式视为一种有趣而且重要的阐释策略。在德里达的论述中,"男性中心主义"始终是一个关键论点。

参考书目:Jacques Derrida, *Of Grammatolog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6; Jacques Derrida, *Margins of Philosoph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pidgin 洋泾浜

当几种人群聚在一起，使用同样的语言，但均是用非常不同的方式来述说，其文法和词汇也各自不同，且任何一个族群的人原来都不是用母语的方式来运用该语言的，此时他们用以沟通的语言就可以称为“洋泾浜”。例如阿尔及利亚的英文，非洲以及新几内亚土著将当地语言转换为官方语言让所有族群吸收，使其变成新的语言，这些就是“洋泾浜”。约翰内斯·费边(Johannes Fabian)在 *Language and Colonial Power* 中指出：当许多不同的族群没有共同的语言时，官方的语言就是“洋泾浜”，在许多时候，“洋泾浜”的英文(如新加坡的英语)就是官话。但在不少地方，他们所使用的英文或官方语言基本上都和当地许多不同语系产生混杂或交流，这就形成了“杂汇语”(creole)，它和“洋泾浜”是有所不同的。在理论发展上，“洋泾浜”和“杂汇语”很难区分，因为很多时候“洋泾浜”变成了大部分族群共同运用的语言，如在加勒比海地区，因为贸易、通婚或其他需要，许多语言已经和西班牙殖民背景下的语言联结在一起，形成了混种现象，通常当地居民都是用交混的方式来说加勒比海的英文，或者是印度的英文的，而“洋泾浜”只被用来描述新加坡、新几内亚、阿尔及利亚、中非等地的语言。

参考书目：Johannes Fabian, *Language and Colonial Power*, Rp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pluralism 多元论

英国的自由主义者在20世纪初提出“多元主义”的说法，认为力量、权益的分配是应该在各种团体和机构中，采取由小团体形成共识并尊重彼此的差异，且没有任何一个团体支配决策这样的方式而得以实现的过程，应以尊重各个小团体的

价值为在社会规范方面形成共识的基本原则，这种政治哲学即为“多元论”。在多元文化论述中，有相当多的见解已逐渐抛弃“多元论”而走向“多元文化论”（multiculturalism），但是许多学术期刊如 *Critical Inquiry*，基本上还是以“批判的多元论”（critical pluralism）为主，也就是从各种文学和批判研究的方式中，都可以得到共识，通过平衡利益和对各种理论的尊重来强调公共参与和各种论点都有种种权力来组织或提出抗议性的见解。因此，在存在主义、后结构主义与精神分析等理论并存的情况中，*Critical Inquiry* 以这种方式作为其目标。但许多“多元文化”者如费什，就认为“多元论”只是一种花瓶式的“多元文化论”，只在表面形式上提供一个标准，而未能做到内容上的多元化。

参考书目：Peter Wood, *Diversity: The Invention of a Concept*, New York: Encounter Books, 2003.

polyphony 复调（或译“多音交响”）

“复调”是巴赫金所提出的概念，他在《小说的论述》（*Discourse in the Novel*）中主张小说世界与史诗世界、抒情世界的不同之处在于，小说文本的论述之中充满着各种阶级、性别且来自不同地方的人物的声音，它们在你来我往的交界位置上交织与对话。因此，小说之所以能成为一种处于开放、发展中的且富有律动性的新文类，可以在主体间对话交流，而不是停留在封闭、独白式的史诗式单音结构中，且其中各种信仰和权力关系彼此交织形成错综复杂的脉络，并通过聆听与互动来构成新的世界观，巴赫金将这些都归功于平民、节庆、戏谑、嘲讽式的话语形式。“复调”这个概念，和巴赫金在《小说的论述》中所提及的另一个词“异质声音”（Heteroglossia）彼此互动，他利用这两种概念来描述相对于专断与

统一的史诗意识形态，小说这种新兴的再现形式可以让开放而具有解放性的对话得以在新的社会秩序中形成互动、流通与对话的可能性。利用这个方式，传统一言堂式的主流概念被宣告太过独断与僵化而面临死亡，进而利用身体排泄、生殖繁衍的手法来粉碎霸权与主流文化的封闭性系统。因此，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巴赫金被美国与英国学者重新发现之后，"复调"启发了许多后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理论，形成了非常重要的语言哲学理论，作为某种文本实践对主流权威话语(absolute discourse)提出了挑战。

参考书目：Mikhail Bakhtin,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1.

pornography 色情

原来指妓女性交的行为，对许多文学研究者来说，暴力与唯美的色情文学(erotica)，包括此类小说、笔记与诗歌，在西方和东方都有悠久传统，具有讽刺性的例子是拜伦写的《唐璜》(*Don Juan*)一剧。许多文学史的编辑者顾虑小孩在成长过程中接触唯美的色情文学会对身心有很大的伤害，因此将古典英美文学中有关唯美色情的叙事与描写，在正文中予以剔除，但又担心这样会伤害文本与经典的文学价值，便将其列入附录，因此便利了许多学童不看正文只观附录。比较起来，唯美色情在文学描述中强调两性之间的浪漫关系和爱抚伦理，暴力色情强调的是以强制形式或将他人降格到非人与动物的低层次，来将异性或性爱对象(特别是女性、幼童和有色人种)放置在被骚扰与被支配的位置上加以宰制，使其臣服在权力关系之下。因此，暴力色情往往和强暴、权力乃至于异性恋的性幻想有相当大的关系。女性主义者如安德烈娅·德沃金(Andrea Dworkin)在《色情文学：男人摆布

女人》(*Pornography: Men Possessing Women*)一书中,针对情色暴力使女人沦为被强制服从、被命名与被压抑的性对象,将这些文本作仔细的分析,但在书中,德沃金同时也主张,暴力色情文学其实对于男人疏解其阳刚的暴力欲望、使强暴冲动被转移不无贡献。后来许多女性主义话语与同性恋话语甚至强调暴力色情的美感,尤其20世纪90年代由于萨德(Sade)与巴塔耶(George Bataille)被重新发掘与阐扬之后,暴力色情和性政治、文化都有了更加复杂的关系。因此,女性往往被描述为在强暴中得到乐趣,呈现出对传统性别角色位置的重新界定与颠覆。许多激进的女性主义者的著作对暴力色情有很不一样的看法,也导致伦理女性主义者对文化女性主义者的批判。其中反暴力色情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密歇根大学的教授凯瑟琳·麦金农(Catharine MacKinnon)。在另一方面来看,暴力色情有其正面贡献,如其对新的医药发展与生产伦理能提供一些新的见解,特别是生命科学的新发展、对不孕症的研究,或是许多电影通过借用精子或暴力色情的画面来刺激欲望,这些都使家庭通过子嗣的诞生得以延续。色情在20世纪80年代引发了许多女性主义者的注意。情趣和暴力的分野不容易厘清。在情趣商店中,暴力色情往往有某种被升华的商品化现象。因此,许多色情节目在有线电视以及电话系统中逐渐成为文化商业中相当受重视的财源,许多原本没有工作机会的女性也从事拍摄色情片或暴力色情的行业。学者也纷纷主张暴力色情可以被保护,而不应用传统的一言堂方式对之贬抑并刻板化其形象。但不管是"伦理女性主义",还是"文化女性主义",都对恋童癖式的儿童暴力色情影像、文学与漫画,甚至网络色情予以不遗余力的批判。另外,在法律上并有相关法令与监管程序来对儿童加以保护和制裁相关行为,因为儿童不同于成年人,他

没有任何选择的权力，可能会沦为被强暴、主宰和操纵的性对象。在文化与批判研究越来越模糊的状况下，特别是因为同性恋话语对传统暴力色情话语的转型作用，文学文本中的性虐待情节也备受争议。

参考书目：Andrea Dworkin, *Pornography: Men Possessing Women*, New York: Dutton, 1989.

postcolonial theory 后殖民理论

"后殖民"这个概念有各种界定方式，并不容易厘清。在20世纪60年代时，它指的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许多国家在独立之后进入脱离殖民的阶段，因此，特定政治与历史的阶段被用来指称本地人将殖民者的势力、法治与文化予以驱逐并形构民族自觉的活动阶段。在这样的阶段中，"后殖民"是自我独立的历史性阶段。但在当代文学研究、文化研究与批判研究中，"后殖民"大致上指涉的是斯皮瓦克在《在教育机器之外》此一著作中所主张的："后殖民"的"后"(post)不一定指"之后"，而是指由于殖民影响而产生两种社会文化的接触。在此发展中，许多卫生、法律和物质方面的"理念隐喻"(concept metaphor)，如科学、民主、资本主义、自由、个人主义、浪漫主义这些观念，从西方殖民文化中被传播到被殖民文化中，但双方在实际执行和接受上有落差。这也就是巴巴从法农的《黑皮肤，白面具》(*Black Skin, White Masks*)的概念中所发展出来的"white but not quite"的观念；也是他从拉康有关认同危机的含混的认同结构中所阐发的观点，即通过将自己的肤色遗忘或白人化的方式来戴上殖民者的面具，接受外来文化的移植与文化价值，并否定和扬弃本土理念；乃至于是通过本雅明的翻译理论所提出的"殖民番易"(colonial mimicry)的论点，即被殖民者通过拟仿和阳奉阴违的方

式，利用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在当地的文化机制产生某种改变的过程中谁都无法占上风的情况，而提出富有创意的颠覆。这类话语强调转变和重新改变（transforming and remaking）在这类权力关系中重新作调整。依照这样的方式，比尔·阿什克罗夫特（Bill Ashcroft）等人在《帝国反击：后殖民文学的理论与实践》（*The Empire Writes Back: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一书中提出混血、挪用与颠覆的可能性，强调边缘与中心已经在目前后殖民的情境中被重新书写，因此，在传统的边缘或殖民地中，已经有加勒比海、印度、澳洲、加拿大等地的许多作家用不同的英文写作方式，来让我们重新理解所谓的主流与正统表达。在这个层面上，加勒比海与黑人英文对中心所提出的官方语言及其背后的权力与价值观，都予以相当大的重写与颠覆。后殖民理论对女性主义者也有相当大的影响，特别是第三世界女性，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莫汉蒂。但是在后殖民理论中，除了赛义德、斯皮瓦克和巴巴以从巴勒斯坦、印度到波斯的背景作为后殖民理论的发源地之外，非洲也有安东尼·阿皮亚（Anthony Appiah）、曼汀贝（Vumbiyoka Mudimbe）、阿希尔·缅贝等人提出相当重要的论点。曼汀贝以创作、阿皮亚以黑人音乐与非洲新艺术的再现，来重新探讨非洲文化对后殖民、后现代艺术与文化表达的影响。而缅贝则是非洲裔的后殖民研究学者中最具有理论原创性的。他运用巴赫金的“对话语言学”，特别是其有关于“嘉年华会”（carnival）仪式的探讨，来强调在殖民过程中，经常有权力的变化、重新书写的可能与空间，因此在“狂欢节”的仪式中，虽然权力也在其中得以展示，但是通过当地的舞蹈、旋律、宗教传统进行某种内部的改造，新的韵律也得以产生，从而将日常生活中殖民文化强加于后殖民社会与文化之上的旋律重新加以界定。缅贝

在其著作 *Of the Postcolony* 中提出 entanglement 的看法，认为当地被殖民文化的时间、空间与身体通过宗教传统、舞蹈和生活方式，可以在被殖民的过程中产生后殖民的抗拒与挪用，甚至能以累积的方式形成多重时间的概念，它们彼此互相纠缠在一起。特别是在消费文化中，可以把传统的精神文化观念和新的殖民消费文化联结在一起，这是缅贝的创见。而在众多后殖民理论之中，有许多更为广泛的论点将帝国与中心加以解构之后，对许多目前仍存在的新殖民或文化帝国现象，也就是全球范围内许多依然无法因为殖民之后或脱离殖民而有所改善的国家，提出比较具体的分析。因此，后殖民理论往往被批评为一种"文本主义"，只是把重点放在论述、翻译或隐喻概念的误用之上，而没有真正注意政治与经济的剥削问题。因此，贝妮塔·帕里、阿加兹·艾哈迈德、阿里夫·德里克乃至于安妮·麦克林托克(Anne McClintock)，都质疑后殖民理论只在美国学院中发展出文本研究，而无法照顾到西方之外各种不同的殖民方式，即在世界各国中仍有许多新兴的殖民势力通过跨国公司和环球经济体制，在许多早期的殖民地里继续利用普及、隐形且更无法拒抗的市场消费进行更进一步的殖民。在这个层面上，他们与后殖民理论有许多类同之处，都认为抗拒是最为重要的。抗拒的机制以及抗拒如何和"以地方为基础的想象"(place-based imagination)互相联结，这是持两种不同立场与属于不同阵容的批评家同时都强调的，只是他们的论点在许多方面有所不同。

参考书目：Gayatri C. Spivak, *O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Bill Ashcroft, Gareth Griffiths & Helen Tiffin, *The Empire Writes Back: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89; Achille Mbembe, *Of the Postcolon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David Goldberg & Ato Quayson (eds.), *Relocating Postcolonialism*, Malden: Blackwell, 2002.

postfeminism 后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到了20世纪90年代之后，已经逐渐不再以认同或政治立场来发挥其力量，女性主义的政治已经和当前的社会发展产生落差，并引发了男人乃至整个社会吸收及片面挪用女性主义后所进行的反击。特别是苏珊·法吕迪（Susan Faludi）在1992年所出版的《反挫：谁与女人为敌》（*Backlash: The Undeclared War against American Women*）中指出，在新兴的男人的强调中，女性的自我定位逐渐成为一种阳刚的自我定位，甚至跨国公司也将女性主义作为经营的卖点，逐渐使用传统阳刚的手法来压抑，甚至扭转女性主义当初所提出的观点。这是政治上新兴的种族主义，如新纳粹或白人精英主义结合了阳刚的诉求，在华盛顿特区就曾有四十万男人抗议示威，希望能恢复其阳刚的传统，甚至公司的总裁也跟着去示威抗议以争取商业权利，在这样的情形下，可以看出女性主义已经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政治力道。而在社会实践上，同性恋话语的兴起、"第三世界女性主义"与"白人女性主义"之间的针锋相对已经让许多白人的女性主义理论逐渐被忽视与边缘化，特别是白人女性主义者如伊莱恩·肖尔瓦特等人，尽管她们十分努力，不断呼吁要对欧美之外的第三世界有色人种女性提出一些关怀，但无可否认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白人中产阶级学院派的女性主义者仍逐渐成为第三世界女性的攻击目标。如 *Critical Inquiry* 在1998年至1999年，就发动了女性主义之间的论辩。针对白种中产阶级的女性教授在学院中提出比较精英式的发展，被批的学者之一苏珊·古芭就非常感慨地说，女性主义（特别是新兴的女性主义者）不但不对父权的提倡者进行攻击，反而以"母亲"为敌人。因此，新女性主义者虽然在70年代大肆提倡女性主义，但在八九十年代反而成为新一波女性主义

者的眼中钉。在这样的纷争下,女性主义的理论逐渐丧失了比较激进的发展,也难以形成共识。因此,一如简·弗拉克斯(Jane Flax)在 *Thinking Fragments: Psychoanalysis, Feminism, and Postmodernism in the Contemporary West* 中提出的,各种女性主义让许多以前无法发声的论点逐渐地片段化,不再那么能激发社会的普遍共鸣。在这个意义上,女性主义虽然持续地处于发展中,但是它已经丧失了原初的力道,因此有不少学者在90年代初期提出"后女性主义"的概念。但是,有许多女性主义者对于提前宣布女性主义的式微或死亡,深表反对。这就如同后现代理论发展到90年代初期时,也有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从建筑和消费习惯的角度提出"后后现代主义"(post-postmodernism)的概念,指出后现代主义已经结束一样。这些观念可能都言之过早或只是片面的解释。

参考书目:Susan Faludi, *Backlash: The Undeclared War against American Women*, New York: Crown, 1991; Jane Flax, *Thinking Fragments: Psychoanalysis, Feminism, and Postmodernism in the Contemporary Wes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

post-Fordism 后福特主义

亨利·福特(Henry Ford)在汽车产业中,是非常重要的标志性人物,他强调大量生产和消费,提供通用质材以及统一操作,在不同的厂房中都运用同一方式来进行大量制造,因此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时,福特汽车及其生产消费方式在世界上蔚为一种新的革命。而这基本上是一种现代主义式的,也就是统一、整合、不加细分的规格式生产。到了70年代,工商业进入了另一个阶段,福特汽车的生产架构也已经逐渐重新调整,因为世界各地的生产、消费习惯以及资金的来源不同,同时也形成了后现代的文化逻辑,它强调具有弹性的生产技术,要求在各地运用不同的方式对许多不同的规格与

地方的需要作有针对性的规划，不再运用统一规格的方式，而且在生产上也不以大量生产的量化方式来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跨国公司也视福利国家的盛兴程度、后现代的文化消费形式的不同，乃至地方的不同需要量身订做不同的产品。因此，“福特主义”强调的是单一、统一与一贯化的作业，而“后福特主义”则强调弹性、差异与地方化。对于许多学者，特别是人文地理与文化研究的学者来说，大量规格化生产仍有其重要性。所以他们认为适用的是“新福特主义”(Neo-Fordism)，或是在某些方面运用由福特发展出来的新调整机制，来强调大量生产、跨国发展、一贯化作业的福特生产消费方式，从而对其他世界进行掠夺这样的方式。如Nike鞋类或计算机设计，其理念都出自第一世界的工程师，并由跨国公司作为全盘操控的主导者。在这个层面上，大量生产与降低成本的模式，仍以某种借尸还魂的方式在各地推展。因此，对新兴的世界经济情境而言，“福特主义”或“后福特主义”可能都不如“新福特主义”来得贴切。有关“后福特主义”的经济和文化形式的发展，可以参考大卫·哈维的著作。

参考书目：Davi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Oxford: Blackwell, 1989.

post-industrial society 后工业社会

阿兰·图雷纳(Alain Touraine)在1968年发表的*The Post-Industrial Society: Tomorrow's Social History: Classes, Conflicts and Culture in the Programmed Society*和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在1973年出版的*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A 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这二书，可谓是提出“后工业社会”这个概念的肇始之作。图雷纳对“后工业社会”产生的精英阶级，以及精英对于通识教育和人文价值的丧失兴趣，

都感到忧心忡忡，而贝尔则对“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颇具乐观的信心，认为它可以导致更好的消费系统形成、引发良好的社会整合，并减少政治冲突。基本上，“后工业社会”观念认为战后资本主义起了重大的转变，也就是工业在战后产生了一个技术的重要性远超过传统劳动力、生产已不如消费和服务业来得重要的转变。“后工业社会”所指的是跨国资本主义在战后所形成的新工业社会，也就是新的消费与服务业兴起后，劳工阶级中从事粗糙劳动的技术阶级转变为白领，不以传统劳动力而纯粹以技术和专业取胜，也就是所谓的知识精英来领导生产与服务。新的服务业以及后来出现的计算机产业、太空科技、生命科学、文化观光产业所激发的商机都远超过传统的工业生产。这时候，社会需要的是更专业、更高等的教育，而资源纯粹都被放在高等教育和商业的研究、发展上。研发、消费和服务业占了后工业社会经济发展中相当大的比例，因此，相较于从前以生产产品与加工原始材料为主的状况，目前知识经济以及服务业的生产占了主流。在这种形势下，专业知识以及知识精英在决策、教育资源利用或整个社会规划方面，均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通过提出这种概念，这两位“后工业社会”学者提出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就是服务业的专业化以及技术的信息化等。这已经不再是通过传统的密集劳动或纯粹将重心放在资本和生产上能达成的，而是变成通过技术的提升与信息的提供，通过微软、IBM 这些跨国公司的信息网与服务网，乃至于技术资源和百货公司的服务，或因特网的销售和售后服务，这些网络都可以说是“后工业社会”中的“部门”。“后工业社会”的说法，不管是在图雷纳或贝尔的论述中，基本上都强调知识精英的重要性，而知识精英很显然在其论述中并没有讨论到有关性别角色与女性主义的问题。欧美之外的各地区在

后工业时代如何利用信息、技术与教育资源，在当地产生某些改革的可能性，关于这些方面，在女性主义、文化研究与后现代研究的讨论中，有许多学者修正了图雷纳和贝尔的说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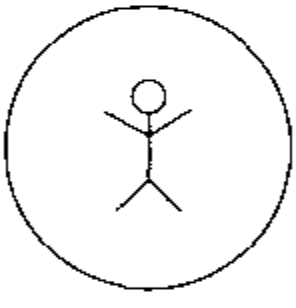
参考书目：Alain Touraine, *The Post-Industrial Society; Tomorrow's Social History: Classes, Conflicts and Culture in the Programmed Societ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1; Daniel Bell,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A 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postmodernity 后现代性（或译"后现代情境"）

"后现代性"经常被用来指涉社会的某种条件或阶段，其中后现代的生活风尚、消费习惯、艺术表现（特别是文学与建筑方面的）已经变成了文化的主流取向。"后现代性"基本上是指信息化以及全球化下的文化形式的普及与商品化。它往往作为一种与"现代性"相互对话而并非相互对立的形式而存在。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人充满了对统整性（totality）和一致性（unity）将消失的焦虑，因此产生了某种希望能完整拥有个人神话与统一性、一贯性、优雅、纯粹的风格，因此，现代主义与现代性的表达，往往强调某种国家或英雄式的论述（national and heroic discourse），强调艺术家和一般人在创意上的差异，如在波德莱尔或乔伊斯的作品中，大众与艺术家的分野是非常明显的。相较于"现代性"，"后现代性"则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缺乏统一性的观念，变成既定的事实，不再对之感到焦虑，反而为之庆祝，并强调流动、多元、边缘、差异与暧昧含混。因此，"后现代性"不再强调英雄神话、族群中心主义与欧洲中心主义，且扬弃了二元对立，也将国家与普遍化霸权的大叙事加以舍弃，强调地域与小叙事的多元和无以预期，因此它对于传统的理性与权力这些客观的标准提出了相当多的批评。当社会进入后现代之

后，在资金、材料来源等方面都已经实现跨国化，并形成所谓的跨国文化形式后，时空的压缩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虽然在许多方面，信息、技术、消费与全球化带来了诸多方便，但也制造了不少严重的社会、生态与地理环境发展不均的问题。“后现代性”在这样的状况下，形成了以地方为主的认同，产生了族群多元文化主义的关怀，以及传统与现代、技术和思想、物质与精神传统之间的再协商。因此，“后现代性”和几个重要的理念，如“反根本论”（anti-foundationalism）、“反本质论”，或后结构主义反二元对立的观念，往往互相联结。“后现代性”所创造出的后现代建筑，通过扬弃早期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功能主义的方式，而强调比较折中的戏耍式的建筑美学。后现代的小说则强调没有固定封闭结局的实验小说，而一直用累赘或重述的方式来增加读者参与或想象的空间。在许多哲学层面上，如德里达、福柯、露西·伊利格瑞、利奥塔、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或意大利的哲学家瓦蒂默（Gianni Vattimo），都强调重写从柏拉图、马克思、弗洛伊德到海德格尔的主流传统，认为传统的知识根据是置放在某些真知与本质之上的，而这些系统其实是一种随机与修辞的运用，大致是政治利益主导下的结果，因此这些后现代思想家主张通过重写的方式，去重新发现尼采与康德，重新发现从前为“现代性”所片面发扬却被大幅压抑的力道。据利奥塔的说法，“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差异，不一定是时间顺序上的先后之别，“后现代”也不必然就在“现代”之后，事实上，“后现代”的“后”在拉丁文中，是“由于”（due to）的意思，因此，在时间顺序中，“现代性”中可能就隐藏了许多“后现代”的因子。若将本雅明 *On the Mimetic Faculty* 一文和陶西格 *Mimesis and Alterity: A Particular History of the Senses* 一书的理论合并，按照本雅明文章中提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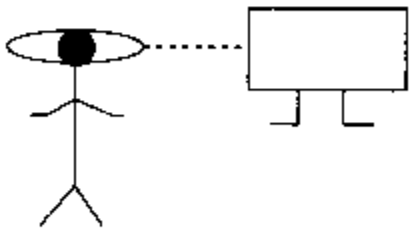
的三个阶段——(1)早期模仿官能与外在世界形成共通经验的前现代;(2)观念随着科技和商品化的发展,慢慢走向人和外在隔离的过程;(3)从电影、舞蹈和随时出现的不同符号间所能激荡、迸放出来的光芒中,不同形式的符号突然能找寻到一种集体性的"后现代经验"——进行划分,可以画出和"前现代"、"现代性"、"后现代"分别相对应的三个图。在"前现代"中,人站在中间,展开双手向上,与自然呼应。"前现代"世界是一种接触的世界,是大小周天的神奇密合(magical contact),通过一种同构型和某种对应的形式,来形成人的身体与外在政体、天体和大小宇宙间的呼应关系,这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天人合一"。天上的星星和世界的英雄、四种液体的流动和宇宙成分、人的疾病和分泌失调间的关系,都属于"前现代"的世界,如图一:



(图一)

第二个阶段是"现代性"的阶段,人和外在事物产生距离,人面对外在的资本、商品和物品时,通过东西和物象的交流及价值的取代,也就是伯曼所说的"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使物象被"拟像"所取代。如看气象预报,在"前现代"时,风雨和人的呼吸及器官形成对应,现在人们则通过计算机和电视屏幕,看见天上的云层、雨水和暴风形成特殊的符号,符号的流动是物质性的,这种影像世界的框架屏幕能取

代外在世界，这种语码、符号、意象可以产生交换的意义，在这个阶段中，科技和资本形成人与外在世界的复制（copy）关系，如图二：



（图二）

第三个阶段是“后现代”的世界，因为电影时代的来临，所以舞蹈、爵士音乐乃至于街头所流行的黑人舞蹈和饶舌音乐，通过集体创作和都市中的景观，产生某种交流性与呼应性的“共鸣魔术”。图三中显示的马蹄形图形，一方面象征南半球的臭氧层大洞，一方面形容后现代电影院入场与出场的缺口，而对于可预期或不可预期的族群、财经、科技武力的暴力事件，这也都是一个可以逃脱的出口。大小和肤色不同的人在图中跳舞，这已经不再是一个整合的系统，系统已经出现了大裂隙，有许多可以拟仿和逃逸的路线。世界仿佛一个巨型电影院，人可以从意象中找到“集体的呼应”（copy and contact）。人在公共的景观、建筑、空间中与街头随性表演，又重寻集体性的魔魅，并从身体的韵律中重新寻得新的节奏和出路，这种情景也充满种种多元的变量。这样的空间已不如“前现代”只是一种对应关系，也不是“现代”的疏离异化，这就是“后现代”，如图三：

（图三）

参考书目：Jean-François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Walter Benjamin, "On the Mimetic Faculty", in *Walter Benjamin: Selected Writings*, vol. 2,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720~722; Michael Taussig, *Mimesis and Alterity: A Particular History of the Senses*, New York: Routlege, 1993.

post-nationalism 后国家想象

在全球化的过程之中，国家疆界以及民主文化实践逐渐丧失其封闭性力量，"后国家想象"成为后殖民与全球化理论中相当重要的发展。特别是联合国、相关的文教机构、军事制裁力量与商业的封锁渠道，随着跨国公司组织、联合国政治机制的发展形成了相当大的力量。因此，国家慢慢消减其有效统治，除了在税收、武力、医疗保障以及教育等种种制度上，国家还能继续维持其一贯作业与统治之外，国家之外的势力、商业机制、文化生活风尚都逐渐渗透进国家原本颠扑不破的强固统治。因此阿帕杜莱就以"后国家想象"的概念，来形容在疆界消除的情境下，国家慢慢步入另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有许多国家之外的人口、资金、信息、技术、意识形态理念、媒体、音乐、电影、新生命科技、医药与生态的发展，都让国家只能成为一个小单位。利用这样的方式，阿帕杜莱提出"全球化的文化经济"（global cultural economy）概

念，来描写“后国家想象”。在政治与哲学领域中，“后国家”往往和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协商机构的发展相关，从跨疆界的劳工、移民、非法移民乃至于难民的管制等方面来讨论传统国家观念的整体疆界，其封闭性的结构已经备受质疑。另外，在公民权以及多元文化的观念方面，哈贝马斯提出其他族群如何在国家之内被保障，如何形成教育和人权的机制来维护不同国家文化的历史与精神传统；班纳迪克·安德森则以多元文化的方式来强调“远距离民族主义”，因为不同国家的公民可以回到自己的想象祖国，去运用其资源与权力来进行跨国的政治与文化运动。在这样的形式下，“后国家”很重要的资源来自于因特网的发展，网络超越具体的国家疆界，在信息、购物、消费、技术与国防侦测力上，都超越国家所能管辖的范围。因此，“后国家想象”在许多方面，对民族主义或民族国家等民族想象产生了相当大的修正，且扩充了我们在全球化疆界下从事历史书写的方式。如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其所提出的“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理论中指出，在“后国家”的架构下，国家的市场与资金、材料的来源，都让国家无法维系其既有的历史框架，使人不能再用固定的想象来教本国史，“本国史”的概念已经被跨国史、国际史、全球文化经济的理念与教科书所改变、取代，在这个意义上，本国历史与本国地理都受到重大的冲击和影响，这些都是“后国家想象”中重要的思考问题。

参考书目：Jurgen Habermas, *The Inclusion of the Other: Studies in Political Theory*, Cambridge: MIT Press, 1998.

P

post-socialism 后社会主义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逐渐出现了“后社会主义”之说。在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后，这些原社

会主义国家开始用推行自由市场的经济改革方式来取代旧有的计划调控。从苏联的戈尔巴乔夫(Mikhail Sergeevich Gorbachev)以后,都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自由经济体系,而不再用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来塑造人民的信仰,经济与消费习惯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这种崇尚西方风格的消费观念逐渐进入后,也产生了贫富悬殊的问题。尤其是家庭与工作权利的保障也受到经济力量的巨大冲击。俄罗斯、东欧各国等原社会主义国家对于太激烈的经济消费所导致的社会不均,产生许多激烈的讨论。这些问题都是他们在探讨异质性、社会发展不均与人权问题时需要慎重考量的。如女性主义学者认为性别不平等与转型经济,特别是小孩教养的问题,以及东欧国家的族群纠纷问题,都逐渐成为社会的重要论题。尤其在全球经济的发展下,如何维持社会主义理想,而又在经济发展上不落后,这就是"后社会主义"亟待思考的课题。

参考书目:Adrian Smith & John Pickles (eds.), *Theorizing Transi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st-Communist Transformations*, London: Routledge, 1998.

post-structuralism 后结构主义

20 世纪 50 年代,随着结构主义达到高潮,许多结构主义的宗师如索绪尔的著述所倡导的去除历史人文书写倾向的深层结构系统研究,也就是结构主义倡导的共时与差异的语言学,或人类学在列维-斯特劳斯的架构下的抽象普遍的二元对立结构这些理论大为盛行。在这些著作外,突然发现了索绪尔的著作 *Anagrammes* 主张文字书写的互相指涉,因为这个思想的发现,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关系其实不是谁先谁后的问题,"后结构主义"其实是对"结构主义"的再深入思考,并提出去中心与去系统的观念。对于书写或论述

的过程中所牵涉到的主体位置、权力以及文化等种种层面而言，通过想象、演现等方式，真理以及结构所依赖的二元关系，往往是一种虚构，在这样的理念下，其实许多结构主义思想家的著作已经隐含了“后结构主义”的影子。因此，如罗兰·巴特在其《神话学》(*Mythologies*)中，已经强调了文化、符号、时装、烹饪、电影、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喷射机、爱因斯坦的大脑，他通过对书写与符号学的研究，使结构主义的文本分析迈入另一个阶段，将早期二元对立叙述意义的结构解放开来，迈向更为戏耍与去二元对立的形而上语言学结构，而将其置入社会书写过程中，论述书写与意识形态交织的状况。因此我们很难确认“后结构主义”在当时是否已经萌芽。但“后结构主义”往往和德里达在1966年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主办的结构主义论辩大会上，发表的《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Structure, Sign and Play in the Discourse of the Human Science*)一文有关，他指出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早已预设其结构性，也就是在生/熟、自然/人文、男/女、上/下等二元结构下断定其结构意义。换句话说，二元对立的结构是被想象与建构出来的，亦即阐释是在迈向封闭结构中被解释出来的，而不是自然的成品，它是一种阐释暴力的结果。因此，德里达主张，意义应该是要迈向未来而不是迈向封闭性的过去与定性结构下的思考，他强调意义的无以决定性。在类似的脉络下，福柯对传统史学也提出考古与论述的见解，发展出新史学，将权力与知识置入史学研究的理论中。年鉴学派则将叙事与日常生活史带入史学领域。而拉康在精神分析中则强调主体通过镜像时期产生的想象，以投射的方式塑造出虚构的自我主体，进而在社会上形成一种意识形态，这个观念在他的学生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设置中，进一步发展。从福柯、拉康到德里达，

我们可以看到权力与知识、主体以及意识形态、权力书写、阐释与无以决定性，如何在中心结构及强制封闭的系统中被制造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性、知识乃至于主体和客体间的关系，就是文字和事物、人文科学自我再确认的方式，是人类学以及精神分析的学问如何对自我以及他人形成一种冷静的暴力，并和殖民与现代性互相联结；或是通过书写的方式，使哲学所想塑造的真理看到其中的修辞与书写层面，看到故事性，也就是叙事（narrative）及演现（performance）如何和哲学中的真相（truth）联结在一起。在这样的方式下，重新探讨哲学背后所引用的隐喻学或书写学，乃至于人类学中所隐含的种族中心主义，或西方文化所蕴含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以及拉康在德里达的分析下所表现的“男性中心主义”，将阳刚的真理视为人对阉割的焦虑和对阳物的崇拜，将真相视为在封闭的意识形态下所发展出来的力量与宰制。而在女性主义方面，有露西·伊利格瑞与埃莱娜·西克苏，探讨柏拉图、弗洛伊德或黑格尔如何通过将女人看做对立或被压抑且歇斯底里、未被真正面对的他者，以制造所谓的阳刚哲学传统。这样的理论蓬勃展开，对西方的理性、本质主义或认同，乃至于中产阶级观念产生了许多质疑。若以一个词来形容“后结构主义”，那就是加深思考的“反根本论”，也就是将人文科学中的基本主体／客体、男／女、观察／真相的中心位置，通过多元、流动的论述过程的观察加以解构，并了解阐释与权力间的关系。也因此，许多“后结构主义”的思想家重新回到尼采、海德格尔、康德、黑格尔、谢林或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处，通过重新解读的方式，阐释传统中未被释放出来的能量。因此，“后结构主义”在这样的方式下，往往以解构与去中心的方式，对权力与知识的关系加以考察，借由对权力谱系的考察，来了解多元的空间，以及如何将压抑的

意识形态解放出来并创造“第三空间”，大致是以书写的方式来重新检视“大叙事”，由此来重新反省被压抑的与主流的利益位置，这是“后结构主义”的主要贡献。20 世纪 70 年代后，后结构思潮逐渐被许多人类学、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以及新史学的发展吸收挪用，已经不再那么有统一性或可见的发展，“后结构主义”已经成为一种共识或通用的方法，它基本上已经是“科际整合”概念的代名词。

参考书目：Beatrice Hanssen, *Critique of Violence: Between Poststructuralism and Critical Theory*,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Glyn Williams, *French Discourse Analysis: The Method of Poststructuralis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rimitivism 原始主义

这个词在艺术史、文化史与文学表达中，通常用来形容前现代所隐含的单纯形式或主题，有时候也和文学家与现代人的不同阶级、对农村和田野风光的怀旧或殖民社会中未受欧洲文化所影响与迫害的淳朴前现代光景有关。高更（Paul Gauguin）、卢梭（Henri Rousseau）与米罗（Joan Miro）等艺术家，都喜欢用绘画或雕刻去重塑来自于其他文明的在现代文化之前的丰硕淳朴之美，利用这个方式来强调民俗艺术或农人的健壮，以便与现代都市文明笼罩下的腐化与不健康，或因和大自然过于隔绝，甚至因过度文明而丧失生命力与生殖能力的病态，产生一种对照。在这样的方式下，“原始主义”让许多艺术家重新发现了早期人类在洞穴中遗留下来的有关大自然的崇拜与叙述的文物，乃至于“洞窟艺术”（cave art）所隐藏的许多神圣题材，并利用其来怀旧或作文化批评。但随着晚近相关多元文化理论，以及非洲太平洋群岛乃至拉丁美洲与印第安研究逐渐兴起之后，“原始主义”往往被批评为一种对他者的想象，也就是利用这种方式来强调清纯的、如小孩般无法成长的纯真意象，因而它往往和“种族

幻想”以及“种族中心主义”彼此联结，意欲将他者异国情调化、矮化且清纯化，而没有真正面对他者在殖民与现代化的过程中，被剥削的物质与历史过程。因此，在这样的考察下，许多强调天真、无邪与童稚的艺术的背后，往往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复制，或在自己的文化下，形成某种自身所需求的自我解放力，和他者往往没有任何直接的关联。因此，“原始主义”这一词语在被使用时，往往也和“他者化”、“异国情调”、“记忆”乃至于殖民理论相互联结。“原始主义”是一种暧昧且有待质疑的观念，虽然在艺术与社会运动上有其正面的影响，但无法脱离殖民与后殖民的阴影。

参考书目：Torgovnik, *Gone Primitive; Savage Intellects, Modern Liv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psycho-analysis 精神分析

“精神分析”是医疗诊断的一种科学、医学手段，同时也和主体形塑及家庭罗曼史的形成过程有关，尤其针对家庭罗曼史形成过程中所压抑的无意识，发展其心灵历史的阐释方法。因此，“精神分析”一方面是生理经济与身体的性本能，并和“力比多”(libido)形成描述性的关系之外，它也是往往通过阐释的换位，通过叙述以及对于症状进行了解和阐释，来将分析师和被分析者重新加以建构的过程。按弗洛伊德的话来说，病人的症状是相当复杂的，分析者一定要去了解这些症状背后的本能冲动，这些冲动使症状得以发展，这些症状背后往往有病患无以理解的情境，就像在分析化学成分时一样，许多状况都是使用者所无法完全了解的。他强调某种科学性对本能欲望的经济发展学说，在这个层面上，无意识的制造机制如梦、错位或歇斯底里的症状，都是主要的线索。在弗洛伊德的分析案例中，梦境往往呈现出压抑性的机制，

如压缩、易位、戏剧化或二度演绎修正的方式，将许多精神病征通过压抑的机制加以正常化。因此要重新了解这些隐喻和托喻，就需要通过语言阐释的方式，去重新理解当初无意识在原初场景，如何透过被阉割的焦虑与家庭罗曼史所发展出来的历史场景。在这个过程中，压抑的场景形成拉康所说的“象征秩序”，父亲成为一个敌手，而母亲成为一个和婴儿想象结合的幻想对象，无意识成为一种语言性的结构，进而将欲望放入“象征秩序”中，和父权律法与弗洛伊德所说的“俄狄浦斯情结”，以及语言乃至于意识形态等种种机制联结在一起。在弗洛伊德的分析中，从家庭罗曼史中的原始场景，也就是小孩被置放在另一个空间，远离母亲，觉得遭遗弃，丧失与母亲合为一体、如鱼得水的海洋般感觉，在这样的挫败和失望下，转向某种升华与压抑，文明得以产生。但被母亲抛弃且父亲强占母亲的创伤，在人类界定性本质上，留下了许多印记与病征，如歇斯底里或被迫害妄想症，种种神经质的病征导致了精神的失调，在许多方面，因此有所谓爱(eros)与死(thanatos)的微妙、错综复杂的结合，如得不到爱就想要破坏之，或是有一种死亡本能(death instinct)。精神分析就是要透过本能和欲望，透过家庭罗曼史如何累积下来的创伤，以叙述和谈话治疗(talking cure)的方式来解析、重新造访(revisit)过去的问题。而“精神分析”在文化与文明的研究方面，也是通过“力比多”的方式，与经济发展、文明的创造力、艺术的升华结合在一起，来讨论文化的无意识的。如詹姆逊所提出的“政治无意识”，透过欲求与叙事，将无法在日常生活中呈现而被压抑的乌托邦想象显现出来并投射到文本中，建构一个可能在未来历史中可以成形的虚构理念，这个虚构的现状可以在读者的想象和梦中重新实现，得到一个未来有所发展的想望与实现。因此通过“精神分

析”，可以将文本中许多社会历史所压抑的层面重新解放。在这个方面，德勒兹与瓜塔里修正了弗洛伊德的理论，并主张不用封闭性的“俄狄浦斯情结”来形容身体与家庭所导致的神经质，取而代之的是用精神分裂的方式，来强调社会中各种语码所导致的在主体塑造过程中的流动性，他们以这个方式来修订弗洛伊德有关欲望的观念，也将此观念扩展成为一种文化解读或自我逃逸的可能性。在“精神分析”的晚近发展中，德里达就对拉康有所批评，但在许多研究创见上，也受到拉康的启发；也有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义者对于“俄狄浦斯情结”以及拉康和弗洛伊德有关“性本质”（sexuality）的理论提出质疑。在许多方面，这都让“精神分析”发展出诸多新的可能性。

参考书目：Gilles Deleuze & Félix Guattari, *Anti-Oedipu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3.

public sphere 公共场域

“公共场域”的概念往往和德国社会哲学家哈贝马斯联系在一起，虽然欧洲在早期就已经开始讨论“公共性”（publicity），在罗马帝国时代甚或更早的希腊，就已经对“公共”有许多讨论。但在哈贝马斯的论述下，18 世纪因为中产阶级长期以来累积的都市经验，以及核心家庭的逐渐成长，面对市场以及国家，希望能通过没有私利欲求与私心的公开斡旋的中介机制（buffer zone）、介于国家和市场之间的中产阶级机制，也就是通过媒体和公共舆论的方式，来形成“公共场域”。在哈贝马斯的历史分析中，他主张“公共场域”和 18 世纪所兴起的“阅读的大众”有很大的关联。特别是英国的茶馆、法国的沙龙、德国的文学论坛等方式，在公共空间形成舆论，在报纸等媒体方面通过大众的阅读、小说的叙述，特别

是家庭小说对于伦理和美好生活的探讨，构成了中产阶级的“公共场域”，它独立于经济利益与国家管辖之外，发展出对于公共事务的关怀。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了所谓的理性而又批判的话语（rational critical discourse），认真讨论何谓大众利益，而不以某些阶级或性别为主要的考虑。因此，在“公共场域”从18世纪以来的发展中，媒体与舆论形成了一种互动关系。但随着19世纪末期产业革命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的集中，财团与国家密切配合之后，哈贝马斯认为“公共场域”已经沦陷，慢慢地通过民意调查与媒体的操纵，制造出不属于公共的舆论（manufactured non-public opinion）。通过政党与国家机器，财团在利益方面可以找到某些固定的团体，以假装、伪造的方式，制造出某些数据，因此19世纪之后，哈贝马斯认为“公共场域”已经产生一种结构性的转变，也就是财团操纵公共媒体。对这种悲观的论调，南希·弗雷泽以及许多同性恋理论与批评理论的学者，提出所谓的“另类公共场域”（alternative public spheres）的概念，意即通过公共电视、地下渠道或俱乐部发展出对抗的“第三空间”。在这个层面上，南希·弗雷泽针对美国在1992年所发生的大法官骚扰其旧部属被告案，发展出所谓的女性与族群如何在公共问题上被重新考虑的可能性。南希·弗雷泽并不如哈贝马斯那样悲观，在同性恋论述中，也对于哈贝马斯的“公共场域”的观念，提出相当具有批判性且可以重新加以挪用的新理论，特别是针对异性恋通过公共媒体与国家机器将艾滋病予以丑化和妖魔化，以此来主导民意、使大家对同性恋者产生畏惧之情这种问题。对于这种见解，同性恋团体往往通过另类渠道提出他们的看法，从而能够有抗拒的空间。因此，除了“公共场域”之外，有许多半公共或另类公共场域都可以进一步发展。

参考书目:Jurgen Haberma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9.

punk 朋克

"朋克"是流行音乐与年轻亚文化中非常重要的运动和象征,基本上是在 1976 年夏天由英国的一些年轻团体,特别是音乐界的人士所带动的。尤其是摇滚音乐乐团"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等的成员,强调对中产阶级的虚伪或新保守主义的概念的反叛,主张重新回到最基本的层面来建构真正有用的知识。他们主要想将中产阶级的幻象拉回到最基本的层面上,即许多年轻人无法找到工作,他们的生活非常多元化,但在片段的状况下,无法产生整体国家文化的意识。相对于新保守主义所强调的自由竞争,这些年轻人对于自己的生活和服装方面的独特主张,以及自己如何看待自己有更大的兴趣,而不注重新保守主义所谓的社会地位或主流文化所强调的价值观念和爱国活动。糟糕的是,"朋克"早已沦为一种风尚并很快就为主流文化所吸收,因此,在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内就推出了"朋克"的服装、"朋克"的发型,而且变得不再具有震撼力。但"朋克"对于通俗音乐和高尚文化都有相当大的影响,而且在摇滚音乐中也有相当长远的影响。

参考书目:Dick Hebdige, *Subculture: The Meaning of Styl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88.

queer theory 酷儿理论(或译"酷异理论")

从20世纪70年代起,同性恋研究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研究课题,在90年代有许多重要的女性主义者与同性恋研究者,都将queer这个原本具有贬义的词重新阐释,来解释性别认同基本上是被建构出来的,并利用这样的方式,来了解认同的构成往往是和另类的经验、基因或生活风尚,以及经验如何在历史与文化理论中被压抑、取代与边缘化的过程有关的。因此在理论上,塞奇威克的《衣柜认识论》(*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与巴特勒的《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乃至于90年代许多学者关于想将地球同性恋化的著作出版之后,就有不少重新探讨同性恋理论的著作出现。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同性恋慢慢从理论和历史的层面,走向同性恋团体如何面临意识形态和媒体的压抑的层面,特别是在许多公共场所与行政资源中所引发出来的"恐同症"(homophobia)的层面,并利用这些研究对生理、认同与政治的层面作进一步的分析,来挑战异性恋作为正常而又占主导地位的范畴中所隐含的问题。

参考书目:Eve Sedgwick, *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Judith Butler,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race 种族

“种族”是指通过生理的依据来区别不同的人种特征，往往是指借由肤色、面孔的特征以及遗传基因这些近于自然的特征，来强调某些人种和其他不同肤色的族群在文化传统与生活习惯上的差异。因此，肤色、面貌、身材等非文化的方面，往往被用来强化差异。在这个意义上，“种族”和“族群”(ethnicity)是有所不同的。“族裔”或“族群”是用来强调社会建构、文化传统以及族群团体在自我建构本身认同，并通过这个方式来排除非我族裔时的种种行为和社会性的自我巩固过程的。也就是说，“种族”的区分往往是以最简单的外在生理特征为依据的，如有白种人、黑人、黄种人和其他人种之分，或以混种的方式来区分；“族群”上的划分则特别强调亚裔、非裔、华裔美籍、非裔美籍等族群的文化认同与自我界定，及他们作为一种社群有其特殊的身份，在文化传承上有所差别。“种族”往往在历史的层面上，形成非常简单却又客观的描述，如西方对东方人的描述就通过强调棕色或黄色的皮肤、黑发与金发的对照，形成或褒扬或贬抑的替代理论和政治修辞，来推行“种族主义”，由此引发了许多政治迫害与不理性的屠杀，如希特勒反犹太的种族屠杀将犹太种族与社会问题加以联结。在人类学与社会哲学的范畴中，很多时候“族裔”和“种族”是重叠难分的，因为这两者都牵涉权力关系与排斥他者而巩固自我的情况，也都产生与疆界、条

件或文化认同引发的公民权问题相类似的问题，与相关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实践等都彼此呼应与强化。很多时候在社群区分上，“族裔”和“种族”往往很难区别。尤其在历史上被歧视的人种，逐渐在移民社会中形成“族裔”的结社与社群时，如美国的非裔美国人或爱尔兰人，往往是“种族”和“族裔”混淆的标签。在这个层面上，许多“族裔”和“种族”又和国家的本源有关，往往会以欧洲、印第安、亚太、阿拉斯加等的背景为种族区分依据作最基本但又颇有问题的本质论区别。因此，对“族群”和“种族”的界定，往往和他人的再现方式以及自我的标签，如何通过这个方式来强调本身的文化差异和文化传统有关，并利用这个方式来强调自我和他人的分野，对于社会文化规范、主流和非主流、强势与弱势的区分都是在这样的方式下形成的。“种族”与“性别”间的交织也是非常复杂的关系，特别是“族裔”背后的社会实践，往往以父权的方式将主流文明强加在某些人种之上，对亚洲人往往是用父权的观念，如华人文学中的关公，或将女性作为一个桥梁，提出女性在父权文化中的发展空间，如代父从军的花木兰。这往往和性别以及阳刚与阴柔的区分，作某种形式的结合。最简单的区分就是将东方人与后宫阴柔、阴险的女性特征联系起来，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可以参考赛义德的 *Orientalism Revisited* 一文。他指出：在种族和性别上，西方人认为东方人因肥沃的土地或性能力特别强以致会造成某种威胁，在这样的情境下，“种族”、“性别”和“种族主义”往往难以区分。特别是从通过肤色与外貌的区分将异族人加以丑化，如爱尔兰人的鹰钩鼻、华人的黑眼睛，以及东方文学作品对于“洋鬼子”的白皮肤和蓝眼睛所作的妖魔化的联想与丑化，我们都可以看出“种族”的分野往往和排斥他们的政治与文化差异的行为联结在一起。

R

参考书目:Gail Dines & Jean M. Humez (eds.), *Gender, Race, and Class in Media*, London: Sage, 2002.

racism 种族主义

相信某些身体表面上的、脸孔与肤色方面的差异能够具有某些根本的区别作用,并借此来认定某些能力、品质或行为的思想和文化价值,来区分孰优秀孰落伍、谁是社会的败类与问题制造者,乃至于用这样的方式将其他种族视为具有威胁的他者且是疾病的携带者,并根据种种特征将其思想、文化规范与传统作某种形式的联结,进而将这种信仰加以系统化,或通过科学研究将脸孔与某些思想、行为、文化和超乎个人身体的想象的联系,作更进一步的归类或刻板化,这就成为所谓的"种族主义"。最明显的例子是将黑人看做一种无法有智慧的种族,因为黑色皮肤代表了其内心灵魂的幽暗无知,或看到黄种人就认为黄种人是东亚病夫,乃至于将犹太人视为专放高利贷和视钱如命的商人,或是社会所不愿意接受的疾病、阴谋与某种贪婪、阴险的来源。因此在纳粹的意识形态下,就对于犹太人形成了"种族主义"式的偏见,这也就是所谓的反犹太主义,他们通过达尔文进化论式"适者生存"与遗传基因有别的论述,宣传基因新科学,以优生学(eugenics)为种族选择和排斥的原则,以种族优选论为出发点,将有病和具有威胁的种族加以灭绝。在这个层面上,当今的光头族(也就是新纳粹主义)或美国的3K党,甚至许多高喊族群沙文主义者,都隐隐有着对其他族群的畏惧(xenophobia)。"种族主义"在更深的层面上基本上用基因和某些文化规范中的意识形态,不假质疑地对不同种族形成刻板的印象与成见,用阶级等第分明的标签与分野对不同的种族作明显的界定,以此来强调谁高谁低的种族优劣等级,来确定道德上的价值、文化的内涵,以及在智商和社会地位、文明重要

R

贡献上作种种模拟与等同。不同的种族类型中，各种阶级以意识形态建构的特征，作为进一步的规范或社会提供福利条件的依据，并利用这个方式将种族的刻板印象运作在媒体、政治决策和经济发展上，以提防其他族群与种族有任何参加决策的权力。如在马来西亚，马来人对华人与穆斯林教徒作出种种限制。"种族主义"不一定就意味着对其他人的歧视，有许多时候它通过意识形态机制和社会实践又是一种比较正面的保护，如美国的 affirmative action，对于弱势族群的教育和就业机会就作出了种种保障，这个保障虽然是正面的，但在目前多元文化的理论下，经新保守主义的批判，又成为了某种形式的"种族主义"。其代言人之一是美国的总统小布什，他认为密歇根大学设定保障弱势族群入学的名额是一种"种族主义"的表现，这可以说是主流文化对"种族主义"进行了某种扭曲和反讽的表现。

参考书目：Albert Memmi, *Raci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0; David Theo Goldberg, *Anatomy of Raci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0.

radical democracy 激进民主

传统民主的观念，是希腊城邦制时所发展出来的，主张市民或其代表有决定公共问题的权利；而在现代民主体制建立后则有所谓选举，也就是直接和间接的代表制度，它通过宪法规定的保障人权来实现个人的自由发展，在这样的制度下民主得到保障。民主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往往形成了某种普遍或代理制度的专断方式，因此它和男性、政党与媒体的权力，以及其在公共领域中的分工有关。这种民主都将社会看成一个整体，而无法照顾到不同的立场以及多元政治。因此，在社会运动中，往往需要通过比较激进的方式，而不是通过选举来达成共识。后马克思主义的架构认为在社会团体

与论述的争斗中，政治往往通过策略性的结盟与应用，经常和平面、整合、统合却又向现况妥协的传统民主形成一种差异。拉克劳（Ernesto Laclau）和穆夫（Chantal Mouffe）两人提出在自由主义的民主架构下，应该还有许多不同的议题和活动来进行社会改革，因此他们的“激进民主”与社会运动之间是具有相当明显的关系的。这种理论在多元文化理论下，已经丧失其激进性，社会运动往往还是受到许多群众与激进人士之间的立场纷争的影响，谁较为激进往往也颇有争议。因此在社会运动慢慢朝向公共场域发展时，特殊团体（如原住民、反暴力、反恐怖主义、反战、反堕胎团体）的利益往往会经历相当复杂的内外争斗，激进民主的观念的力量已经慢慢消失。

参考书目：Ernesto Laclau & Chantal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London: Verso, 2000.

radical feminism 激进女性主义

主要是在北美，由文化女性主义学者在 20 世纪 60 年代晚期、70 年代初期针对左派的激进政治，以一种批判性的方式提出的。认为女性是在政治的机制下被压迫的一群，且不能只把这种压迫看成是男人权力下的资本或知识压过劳动力与身体，许多时候权力的关系不能只用父权或政治资本的方式来运作。“激进女性主义”强调的是“性本质”、母亲、家庭与暴力，长期以来在文化社会体制的建构下，如何由对女性曲解而产生再生的理论科技与技术，也就是所谓的“性别理论技术”，或如何通过对意识形态的掌控，来界定女人就是要尽母职，将母爱与家庭子嗣的繁衍、男主外女主内的角色分工，甚至性与性别系统加以体制化。因此，“激进女性主义”不把重点放在政治上的反压迫或同工同酬上，而是注重

于文化与意识形态、家庭伦理以及复制后代的过程中的文化与社会机制，如何通过再现体制的打压和扭曲将女人纳入文化体制，使女人完全成为一个接受阴柔观念与传统价值的个体，无法有被释放与翻身的可能性。“激进女性主义”者不单反对针对女人的再现暴力，还建立女人的庇护所与强暴危机中心，或是针对小孩的育幼中心以及日间照护中心（day-care center），同时也反对暴力色情将女人的健康问题或身体和政治互相联系起来。学者主张以提升女性意识的方式，在日常生活中达到文化与社会上更深层的解构，因此这往往和社会及政治女性主义强调政治机制上的体制不同，而是强调对差异文化建构的批驳。在许多层面上，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女性主义受到法国精神分析理论，以及法国女性主义者的启发，并和与之相关的活动有很大的关系。80 年代因为“激进女性主义”和“政治女性主义”、“第三世界女性主义”针对同性恋问题有激烈的交锋，尤其是在女同性恋问题上，“激进女性主义”者的工作虽然继续处于维持中，但发生了许多论辩，从伦理学到“性本质”、同性恋的扮演等方面，都无法产生交集，因此引发了“多元女性主义”，或朝向“伦理女性主义”和“环保女性主义”等方向的新发展。

参考书目：Joan Scott (ed.), *Feminism and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Sandra Kemp and Judith Squires (eds.), *Feminism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radical geography 激进人文地理学

通常和 1969 年由美国麻省克拉克大学的学者和研究生所创办的期刊 *Antipode* 有关，主要的诉求是反战、反贫穷与反帝国主义。特别是在 70 年代来临前，美国的学界已经充斥着专业而又缺乏激进思考的空间，因此对于许多问题，如反“越战”、反种族隔离、反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城市的贫困、

美帝国主义、国防预算乃至全球的不平衡发展，他们认为应该将其置入人文地理的范畴中来详加讨论，不能只通过左派用文化政治的方式来讨论。从环境地理方面来探讨全球的发展不平衡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大卫·哈维。在人文地理研究逐渐萎缩的情况下，90 年代还是有许多学者通过批判而不再用激进的方式，来讨论许多大城市的问题，如荷兰的建筑师库哈斯(Rem Koolhaas)或从后殖民的角度来谈论"第三空间"的巴巴，以及许多新兴的文化地理研究者，都继续延续着这样的发展精神。

参考书目：David Harvey, *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Cambridge: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6.

representation 再现

意义往往是需要通过叙述或意象来表达的，因此在传统意义上，"再现"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政治的代表，这个词和选举或间接的代表制度联结在一起，斯皮瓦克在其论文《从属阶级能发言吗?》(*Can the Subaltern Speak?*)中特别提出如何站在从属阶级的位置替他们设想，来再现他们的想法以替他们发声。而另一个意义则来自于文学的叙事表现，在这个意义中，"再现"往往和意象与模式有关，不认为意义是透明的，而是模拟的再现(mimetic representation)，认为一定要通过故事叙述或意象，以文字来表现世界发生了什么事。后结构主义和文化女性主义者，都强调"再现"不只是一种修辞行为，更是一种政治性的活动，许多哲学真理、社会现实与日常生活都不能脱离"再现"。包括国家，在班纳迪克·安德森的分析下，也是通过"再现"与叙述体来形成共识的，如利用家庭小说或报章杂志在每一个时间、每一个地区将全国的新闻报道出来这个方式，将空洞水平的时间纳入人家能想象的空

R

间，将自己“再现”给每一个社群中的成员阅读和想象，以凝聚共同体的意识、形成民族国家的概念。在许多方面，“再现”的观念重新让我们深入了解到历史与民族志，乃至于传统上客观的自然学科的研究方式，其实和“再现”以及“再现者”的地位、权力、性别、阶级等有关。在这个层面上，“再现”往往也在自我与他者之间，形成一种自我深入省察的必要手段。赛义德在论知识分子的著作中就将此概念加以延伸。“再现”在许多后殖民理论中，也是相当重要的概念。而在社会运动中，“再现”往往和再现的策略有关，如何争取弱势族群的自我表达，如何将其表达文化作策略性的运用，这些都和视觉艺术或“第三空间”，乃至于和弱势小众媒体息息相关。

参考书目：Gayatri C. Spivak,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in Patrick Williams & Laura Chrisman (eds.), *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A Read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66～111; Thomas Mitchell, *Picture Theory: Essays on Verbal and Visual Represent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Stuart Hall,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London: Sage, 1997.

repressive state apparati 压抑性的国家机制

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制”(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i)之外，提出国家通过军队、警察与审查等常设而又具威吓作用的机制进行政治统治，以强化国民的同质化及其就范倾向，进而压抑、抹除异端、差异、抗拒势力及其理论实践。相较于意识形态机制如教会、学校、工会、媒体之柔性说服，压抑性的国家机制往往更加具暴力性、阳刚、短视、干练，且与国家的法律刑罚、政治迫害、商业垄断机制密切配合。强权政治或外来政权均以此机制来作为国家宰制的手段。

参考书目：Louis Althusser,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

resistance 拒抗

“拒抗”指的是个人或团体的行为，用意在于挑战、改变或保留特殊的社会关系、过程，乃至于机制、权利、利益以及价值，传统的“拒抗理论”往往认为其是公开的针锋相对，但晚近的研究如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的《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或巴巴的“殖民拟仿”理论，都告诉我们“拒抗”可以是一种日常生活中，通过不明显的隐藏文本的方式，来对主流文化或宰制机制以扭转或协商的方式产生一种翻译与转变的做法。斯科特就认为，农夫可以通过破坏工具或偷取谷物，乃至于故意将工作进度放慢，或让地主无法真正侦测工作进度，或在天候不良的时候，让地主付出很大的代价，看似没有力量且被边缘化的人，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对抗宰制的权威。在这类理论中，有颇多层面都运用到巴赫金有关“嘉年华会”的观念，认为在仪式进行的过程中，可以以“嘉年华会”的欢乐与放纵，将有权者的贪生怕死心理、僵化的疆界以及固定的等第秩序观念予以粉碎，通过性欲、饮食、舞蹈、服装乃至于不正经的欢笑、戏耍或群众式的不负责任的性行为，并伴随着不洁的排泄和生殖功能，以对抗正统文化所代表的束缚与制约。种种体制在“嘉年华会”的仪式中无法再运作且被颠覆。年轻的文化往往通过发型和服装，同性恋团体则通过其对异性恋角色的翻转，产生在性别、生活习尚以及权力位置上的转变，以此来抗拒主流文化。在文化研究的理论中，女性主义从福柯“对抗记忆”（counter memory）的理论中发展其讨论，来对知识与权力间的关系加以翻转，找到一些被压抑、边缘化和以前从未发声的女性，让她们重新在历史中现身，也就是通过日常生活的实践，来发展“拒抗”，让以前没有出土的日记、档案、名不见经传的作家，或不登大雅之堂的文本，重新释放其力量，利

R

用这个方式来拒抗主流。因此在后现代的文学中,随着福柯与女性主义的理论中有许多学者着意探讨"拒抗文学"(resistance literature),一些后殖民和同性恋的文学以越界的方式来表达不同于主流的文化。在文本中,力量及其不均的发展结构往往被提出来讨论且加以批判,以此强调知识分子不能被驯服,不能成为跨国公司或财团的御用学者。在第一波女性主义中,"拒抗"针对的是父权文化,而到了第二波女性主义中,针对的则是阳刚社会与女性所能够扮演的有限角色,第三波女性主义针对的是性别关系,并特别对第三世界的肤色、阶级和性问题提出讨论,对于第一世界或新殖民主义以及对肤色形成的刻板印象提出拒抗和进行重写。

参考书目:James Scott, *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Stuart Hall & Tony Jefferson, *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Youth Subcultures in Postwar Britai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rhizome 多点延伸的根茎

"地下茎"这个词是德勒兹和瓜塔里在其 1972 年的著作《反俄狄浦斯》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德勒兹和瓜塔里认为,弗洛伊德的错误来自于认为力量是沿着在家庭与身体的垂直罗曼史中去找寻情节的方向发展的,而忽略了力量也有可能多点扩散、以水平延伸的方式发展,并在各地形成不对等发展的网络联系以及种种纠缠。因此,相对于弗洛伊德的统一、阶级等第分明且有核心的观念,德勒兹和瓜塔里认为,权力不是一种简单垂直的方式,不是由机制向下扎根,而是由下而上的发展,不是直线性的发展,而是律动、水平且无计划的发展。因此,权力是通过无以得见的网络、心理内在化的过程,以及无意识的共谋协调和搭配来发展的。利用这种观念,许多文化研究者与后殖民主义者发现,权力并非二元对立、有主奴之分,或从核心垂降的,而是多点散播、吸收内化

或拒抗、用新的形式来发展的交织纠缠的网状结构，并非是垂直的线性结构。因此不断流动却又多点散开的状况，可以导致产生于各地的发展，去挑战一神论或某种殖民者、有钱有势者想要发展的神话，因此由根往下的发展，所谓的正典、标准，乃至于直线的权威，都被质疑。在网状多点的根茎理论中，许多边缘的网络不停地彼此重叠且相互纠缠，它们一方面联结一方面又可以逃逸，形成具体的操作网，在这个方式下，权力的运作与拒抗变成更加错综复杂的形式。因此，"多点延伸的根茎"这个观念，在后现代与后殖民的"拒抗理论"中，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理念。

参考书目：Gilles Deleuze & Félix Guattari, *Anti-Oedipu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3

right 权利

现代的自由主义者如洛克和卢梭，以个人的权利作为一个基准，来反驳所谓的力量与权威是自然所予的理念，利用权利的观念来挑战教会与帝王的威权，主张权利就是市民以个体的身份，来享受某种社会契约所赋予的种种自由和平等利益，主张在许多社会不公的状况下，权利是人们可以提出诉求，用来保障个人财富、信仰，免于匮乏和威胁的自由。因此，"权利"在18～19世纪，通过自由主义的思想，对女性主义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但随着多元文化的发展，"平等权"(equal right)变成了一个有问题的概念。因为"权利"往往是在自由平等的架构下运作的，而没有关照到弱势团体的权益(minority right)，包括他们有"自我结社"和发展自我语言的权利。这种权利不一定是卢梭和泰勒等人所说的平等自由的权利，有些时候反而是需要通过社群中的某种协议，利用资源、服务和种种文化价值的重新评估以及社群之内的

共识来达成的。因此,随着多元文化理论与弱势团体的权益主张日渐兴盛,权利已经不再限于"个人的权利"(individual right),也涵括"社群"以及传统的保存权利。在这样的情况下,有许多新的机制和社会行动都逐渐产生,包括所谓的产假、育婴假以及特殊的教育和训练机制,或育儿中心,以及针对弱势和残障族群的公共空间使用和便利措施,以及聘任方案,这些都让政策在特殊的需求和弱势的权利之间实现良好的搭配。在许多有关权利的理论中,越来越多学者主张反暴力、反战或反性骚扰。换句话说,权利不单指涉个人的权利或所谓的平等机会,现在它已经和"社群主义"、多元文化有着良性与微妙的互动。亦可参考"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词条。

参考书目:Charles Taylor, *Philosophical Argument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science study 科学研究

“科学研究”于20世纪下半叶逐渐兴起，是在科技想象与科技政策上逐渐具有影响力的跨科际研究。主要的研究方面是身体、医疗、科学知识的发展以及历史，特别是对人类爱好科技的热情，以及科技发展之后对于生态的影响，研究中所使用的非人类的替代品（如早期所使用的猩猩、猴子、白老鼠与青蛙），以及转基因食品对人体影响的研究，乃至于对宇宙的气候、臭氧层污染或国家科技发展以及贫富悬殊的问题，乃至于对科技发展对于种族、性别与殖民地的影响，特别是对公共卫生、新药物的实验与新实验室的设立、国防科技在殖民地进行的核爆与生物武器的研发等问题，通过工具、社群、赞助、公关以及概念等方面的发展来加以探究。比如科学研究在工具上从早期运用目测、归纳到观念论的哲学方法，逐渐发展到运用研究式的解剖与实验以从谬误中确认真知，以及后来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所说的“范式”，通过跨科技的研究来扩展这些概念，从工具的发明到验证，以及工具的修订和进一步的扩展，顺着这些工具的规模日渐加大，从人为思考到“人机合体”，以及纯粹用大规模的计算机计算，并通过卫星来模拟真实的推演和实验，这些都是工具方面的发展。而在同侪研究群的发展中，特别是研究小组、实验小组与跨科际、跨国界的整合的发展中，在性别、族群和人种的排除方面，早期的研究社群往往将女性放在次要的地位。这些种族与性别歧视，成为桑德拉·哈丁（Sandra

Harding) *Whose Science? Whose Knowledge?* 一书探讨的关键主题，哈丁并从知识、科学与历史的发展来探讨性别。哈乐薇则从早期对动物如猩猩所实施的实验，来看人类对科技的爱好背后的殖民色彩，以及从这样的观念中所推演出来的学术视野的发展与知识史、文化传统、自然科学，特别是所谓的知识的欲求、热情和情欲之关联。在这个层面上，身体的概念如何被放入性别、种族和自然等范畴，在多元化与全球化的情境中如何发展，这是在以往研究社群的组成时，以及中性、客观的实验室架构下所不加深究的。另外，根据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发展的科技史研究的五大层面，其中第三个层面就是国内外的赞助团体，这些团体往往根据科技政策、国家发展、经济利益与国防需要如新医药的发展，对国外厂商和科技研究在科技发展的政策或资源上提供支持或予以排斥，如一些实验往往排除对第三世界的生态的考虑，而在人类学的研究中往往去印证这些实验对当地的生态影响并不大，并通过国内外的研究和数据资源，采取种种自我巩固和排除他人的作为。第四个层面就是“公关”(public relations)，为了提倡科技、技术想象或科幻的概念，科幻小说在某些方面往往通过媒体、电影或在国家中取得优先地位的基金会奖助，如诺贝尔奖，以高等研究的名目来提升自然科学的地位，将人文和生态的问题加以排除。如当对臭氧层和斐济群岛核爆问题的研究和美国的能源科技发展发生抵触时，前者往往就被置入括号之中不加讨论，因此“公关”往往是科技政策上必须运作的问题。而这些新工具的发展与其引发的争议，乃至于研究社群、国内外的赞助网络以及公共问题对科技政策的挑战、刺激或正面的反馈，都对我们如何进行科技研究在概念上提供相当多的互动，这也就是第五个层面：“科技理念”(concept)。从这五个层面来看，我们可以说

科技发展涵盖的内容主要有科技史发展、科技政策、身体与医疗、社会知识、性别与科技、科技想象与媒体、科技与不同社会的劳动力的配合。如安德鲁·罗斯(Andrew Ross)最近认为,从第三世界来的高教育水平知识分子被放到所谓的劳动密集的小计算机室中从事网络工作,进行网络新产品的设计和销售,虽然他们不再像早期一样置身于流血流汗的加工厂房,其地位也被提高了,但被剥削的情况是极为类似的。甚至由于人类的高科技发展,石油、煤炭的燃烧以及种种有毒气体的排放,或种种含重金属的物质的焚化都造成了"全球变暖"(global warming),或臭氧层的破坏、气温的急剧上升,以及全球的冰河逐渐溶解,甚至造成飓风与水患,也就是罗斯所说的"坏天气"(bad weather),这些都是"科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中相当重要的问题。而在 *Social Text* 这本重要的期刊中,由物理学家所投稿引发出来的文化研究与科学之间的论战(science war),导致许多人对科技与文化研究之间的鸿沟产生了许多质疑。在 1994 年文化与科技论战之后,现在的"科学研究"越来越系统化,结合了不同的研究领域,通过更加专业的田野调查,在知识社会史或知识史、性别研究等方面来拓展其研究领域。在新的领域中,后殖民与新的全球文化观念也被放在了"科学研究"的脉络中。

参考书目:Sandra Harding, *Whose Science? Whose Knowledge?: Thinking from Women's Lives*,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1; Donna Haraway, *Primate Visions: Gender, Race, and Nature in the World of Modern Science*, New York: Routledge, 1989; Donna Haraway, *How Like a Leaf: An Interview with Thyrza Nichols Goodeve*,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scopophilia 窥淫癖

弗洛伊德以这个词来形容小孩子的"力比多"欲望,强调其对父母的做爱场景进行愉悦的偷窥和观看以实行主体的建

构。这个理论后来在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中，以“镜像期”的方式来说小孩子如何通过从镜中看到自我，来区分自我和母亲的差别。在这方面，拉康的理论对于后来的电影研究有深刻的影响，特别是针对观众的视觉享受及其父权欲求的研究。例如在劳拉·穆尔维的精神分析的架构下，观众从银幕上所取得的位置，通过“凝视”来观看性感的女性，如玛丽莲·梦露，将其视为性幻想的对象（sex object），使婴儿时期累积下来的对性别差异的“凝视”逻辑被重新强化。梅茨（Christian Metz）或穆尔维的论述都发展出所谓的“偷窥”（voyeurism）概念，以此来探讨男性将女性予以物化和异化的“凝视”，而女性往往将这种物化逻辑内在化，将性感与对男性的吸引力，特别是将女影星的服装、面貌与说话口吻视为模仿对象。在这样的情况下，女性的身体在无意识的“凝视”逻辑下自我建构，形成一种欲望的客体，在这样的方式下，来形成某种对于女性的扭曲，因为女性放弃了自己的“能动性”。在另类电影中往往通过对于视觉欲求的强化，或在许多女性主义者的电影中，工会中的女性通过相当阳刚的拒抗方式，来倡导女性不再是弱者或性欲求的对象。在同性恋电影中，往往对这些视觉的欲求加以质疑，将其转变为一种视觉的分裂或畏惧，将“凝视”的快感转变为一种焦虑与不安，以解构男性作为“凝视”主体所引导出来的位置上的困境。

参考书目：Laura Mulvey, *Visual and Other Pleasures*,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89; Christian Metz, *The Imaginary Signifier: Psychoanalysis and the Cinema*, London: Macmillan, 1982; Teresa De Lauretis, *Alice Doesn't: Feminism, Semiotics, Cinem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4.

self 自我

许多文献都反映东方社会是崇尚无我的社会且强调礼貌，因此邦弗尼斯特（Emile Benveniste）在《通用语言学之问题》

(*Problems in General Linguistics*)里就指出东方文字中没有人称代名词及时态,而格尔茨在《文化的解释》中也认为东方人虽有"人"己之分但并没有"自我"的观念。这个观念现在已经备受争议,有许多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自我"在西方往往和个人主义的发展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因此,"自我"往往和主体性及认同有关,当人们追问"我是谁"时,由笛卡儿(Rene Descartes)以下,这往往是在追问作为一个思考的主体如何和自己形成一种物质性的存在,来了解本身的价值和本身的经验如何是一个变化的范畴,每天在变化中形成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对自己的本质与价值形成一种连贯性与发展中的情境(state of becoming)。在拉康的理念当中,"自我"是一个6~18个月大的小孩在镜中所看到的幻象,并以这个假想和理想化的大我,来设定自己的发展,因此,这是一个想象(imaginary)而不是一个真正的"我"。从维特根斯坦、利奥塔到德里达,"自我"都是一个语言所演现的发展,在利科的《时间与叙事》(*Time and Narrative*)中,以及他后来的《作为他人的自我》(*Oneself as Another*)中,"自我"都以叙事的活动对自己的过去作回顾而建构"叙事认同"(narrative idenity)。

参考书目: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Paul Ricoeur, *Time and Narrativ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1988; Paul Ricoeur, *Oneself as Anoth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semiology/semiotics 符号学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在有关结构语言学的系列演讲中,针对传统的历史语言学,提出有关深层结构的普遍语言结构的方式(langue),以及在不同文化中所展示的语言行为(parole)。他主张语言系统是一个相当独断的系统,且文字和对象间不

必然具有对等的关系，它纯粹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成规、随意且习以为常的语言系统运作，能指和所指之间并不具有一个完全可以对应的关系。就是因为这种不对应性，语言可以成为一种通泛的符号科学，通过这种方式让其他的语言系统一起被并置且同时观察。这种观念在更早时已经由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家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提出，他从符征（icon）、符码（code），以及从一个符号（sign）变成一个抽象的符征，乃至于通过语码被解释之后等方面表明，我们通常是以不同的符号来解释已有的符号，这就是“阐释性的符号”（interpretant）。我们利用一些解释性的符号，来解释其他的符号，就如玫瑰作为一个符号，当我们将其置放入文化的脉络中时，就成为一个符征，而这个符征又往往会通过某些文化的成规和符码来被解释，而这些解释的单位就是与玫瑰相关的语汇，如爱情、色彩、阶级乃至罗曼史小说所蕴藏的意义，这就是皮尔斯所说的“阐释性的符号”。根据索绪尔的理论，罗兰·巴特在其1957年出版的《神话学》或1971年的《S／Z》中，都进一步通过系统来了解符号如何运作和符号之间的关联。他还特别将其放入游戏、摄影与通俗文化中，在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是他通过将日本的符号如生鱼片和西方的牛排互相对照，来了解东方人使用筷子夹一些不受切割的自然食物的餐饮文化，不同于西方人纯粹运用理性、分割来切入肉排的分析性方式，且通过烹饪对原始食材加以破坏，巴特利用这个方式来区分东西文化的差异。“符号学”对于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文化研究都有决定性的影响，特别是巴特提出了“外延意义／内涵意义”的观念，讨论到意识形态以及文化的许多神话，在其背后对符号所进行的论述建构作用。许多女性主义研究者与符号学家，往往将“符号学”和新历史学、意识形态研究以及文化翻译的研究

来加以整合，通过这个方式对符号作深入的探讨。如巴巴在 *Signs Taken for Wonders* 中，就研究了基督教在传播到印度的过程中，其圣餐礼如何被当地人吸收、与原来的符号意义系统产生一种纠缠，并产生意义认定与认同的困难，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又如何在其中产生交涉。因此“符号学”对于艺术史、人类学、历史研究与后殖民研究都有相当大的贡献。

参考书目：Roland Barthes, *Elements of Semiology*,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73.

settler colony 驻领殖民地

在殖民论述中，欧洲殖民地大体上分为两种，一种是欧洲人所占领的殖民地，就是“驻领殖民地”，另一种是由外来政权所占领的殖民地（colony of occupation），如阿尔及利亚或印度在被殖民的情况下还是以当地人占人口中的大多数。而“驻领殖民地”的情况是，欧洲人等殖民者在到达一个殖民地时，通过传染病与恐怖的政治军事手段，将当地族群整体消灭或强迫其搬离原来的故居，因此在“驻领殖民地”中，殖民者占人口的多数，并利用多数暴力与特权来掌控殖民地所有的资源。阿根廷、加拿大、美国和澳洲都属于“驻领殖民地”。但“驻领殖民地”和“占领殖民地”两者间的区别并不那么明显，如在加勒比海地区，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因为传染病的关系，许多加勒比海人在一百年中被完全消灭了，而欧洲的驻领者虽然在人口数量上居于弱势，但却具有很大的势力，在耕作和制糖工业上，占了相当有利的地位。因此“驻领者”虽占少数，却将外来的非洲奴隶以及当地外来的其他族群视为奴隶，在某些意义上，肯尼亚、爱尔兰、南非、莫桑比克、阿尔及利亚等地，都可以说是居于“驻领”和“占领”之间的殖民地，也就是“驻领”的人口虽然不多，但基本上用相当有权力的方式来对当地的殖民地形成支配，并进

S

而对当地人种进行隔离或作政策上的区分。殖民者以“驻进者”(settler)的身份往往和自己的国家与家园形成一种脱节的关系,同时也在新的土地上有着某些认同上的错综复杂的问题和调适上的困难。因此他们往往会在文化差异或认同危机上,与原来的故乡形成一种比较拙劣或自卑的位置。在许多层面上,现代学者在对殖民地形成看法时,往往通过流放与夸饰的方式将驻进者放入异地,认为新的文化与地点会让他们形成新的文化、社会想象和实践。也利用这种方式,后殖民者对这些驻进殖民地的领导者会形成认同结构上的含混与矛盾,有其焦虑和水土不服,以及内在的仇敌,也就是南迪所说的“亲密的仇雠”(intimate enemy),即内在对自己的厌恶、憎恨和不谅解。在这种情况下,“驻领殖民地”的主流统治阶级往往对于新的殖民地与自己的作为,产生许多含混与毁灭性的行动。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及其他许多作品,乃至奈保尔的《浮生》(*Half a Life*),对于后殖民的观点以及在殖民地居住的统治阶级的内心矛盾,和其易于被欺骗的状况都作出了描写。

参考书目:Anthony Pagden, *People and Empires*,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2001; Albert Memmi, *The Colonizer and the Colonized*, New York: Beacon, 1991.

sex/gender/sexuality 性/性别/性本质

“性”(sex)在传统研究中,往往被看成是一种生理上的分野,虽然在20世纪后半叶之后,逐渐变成性别差异上的重要层面,而且和社会心理的差异息息相关,但“性”往往被当做一个标签,用来强调生理上的某些基本的事实性质(factological)差异。因此,我们用“性”来区分本质上的男性/女性、阳刚/阴柔,通过这种方式,发展出所谓的“性”的研究,来强调复制人类的生理动作背后的欲求和生理层面,因此有

所谓关于性高潮或性无能的种种性知识研究，而许多医学性的报道，也常透过“性”来强调生理上的基本差异。而相较之下，“性别”(gender)就是指文化建构、社会再复制的教育和文化社会体制，通过法律、语言以及意识形态的方式来强调差异。而“性本质”(sexuality)在19世纪变成了一种性别表达与研究，它与再现、认同、欲求等行为息息相关。在这样的背景中，“性”强调生理，“性别”强调文化，“性本质”的重点是“意识形态”。对处于肛门期的小孩来说，吸引他的有玩具、母乳，长大后社会不断教导他不能有自渎行为，青春期时不能手淫，恋爱或谈婚论嫁时，则要找寻理想伴侣，让自己的下一代在更完美健康的环境中成长，“性本质”因此受到可行/不可行的行为规范的约束。历史上对于女性的歧视，通常是以阳刚身体的近乎事实“性”的根据，来对女性加以蔑视的，认为她们比较低劣，没办法做男性的精神性偶像，就如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中所引用的英国大主教所说的“猫可以上天堂，因为猫有灵魂，但女人有灵魂吗”，用这种方式来强调男性沙文主义，而这样的歧视行为，往往在文学文本与文化实践中备受挑战。如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透过巴斯太太对男性的支配性行为，来挑战传统所认为的女性一定是臣服的或是阴柔的，乃至于不能当家的错误观念。女性主义兴起之后，往往将性别歧视与“性观光”(sex tourism)、性骚扰、性暴力联结在一起。通过观光或旅游，许多经济优裕的人到第三世界与当地的女性或儿童进行色情交易。因此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女性犯罪或其身体因性交易而感染艾滋病或性病等医疗与治安的问题，都是女性主义、国际人权或医疗组织相当重视的问题。而性暴力也是家庭暴力问题中相当重要的一个部分，特别是随着暴力色情视觉节目的猖獗，性暴力往往是

日常生活中极为普遍的问题，因此对当代女性主义而言，性暴力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研究课题。

参考书目：Catharine MacKinnon, *Sexual Harassment of Working Women: A Case of Sex Discrimin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Nancy Fraser, *Unruly Practices: Power, Discourse, and Gender in Contemporary Social Theor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9.

situated knowledge 设身处地的知识

哈乐薇这位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女性主义与科学史研究者，在1991年提出“设身处地的知识”的概念，对传统客观理性的科学史提出批判和修正。她以“设身处地的知识”来指涉一种新的认知论，也就是对社会脉络的相对了解，来重新理解不同文化在全球化的各种处境中形成的知识。她主张通过非阳刚且非观念化的方式来了解知识对象应该被视为一个行动者，而不只是一个对象化的立场和资源而已，因此不能以主人奴役外在的方式，来产生客观的知识。在“设身处地的知识”的概念中，科学家应该对认知的暴力通过放诸四海而皆准、以主人面对奴隶的角度来对待外在的认知对象这样的情况有敏感度，以了解科学史本身的历史，以脉络化的方式，让自己成为一个谦逊的见证者，反省本身如何被自己的文化和历史所限定，用这样的方式对沙文主义或种族主义父权的意识形态加以深思，了解这些思想与意识形态背后有其脉络必须被重构与厘清，并以非暴力的方式进行研究。在哈乐薇的论述中，人文地理以及精英式的学院知识，其实也是在某种脉络下被建构的，有其相对性，因此有公共与私人的层面，以及工作与家庭间的伦理层面，这些都必须加以考虑。特别是越来越多的研究是由政府、财团、跨国公司所赞助的，在表面上看来科学是在渐进发展，其实只强调累积与创意的商机，因此有其脉络可循。我们必须重新理

解知识是社会构建的层面，并在这个方面加深思索。

参考书目：Donna Haraway, "Situated Knowledge: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as a Site of Discourse on the Privilege of Partial Perspective", in *Feminist Studies* 14 (3): 575~599, 1988.

socialist feminism 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

"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者将女性所受的压迫与资本主义的运作紧密结合，并利用这样的方式将父权作为攻击的目标。她们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性别分工往往是被用来支持领导阶层与统治阶级的利益的，因此，对于女性的压迫是通过廉价劳动力和弹性运用实现的，特别是将女性对家庭、工业等的服务视为理所当然，将其对家庭复制的功能视为是无酬的。因此，"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坚持双重的系统理论，也就是指资本主义与父权体制两种系统相辅相成来压迫女性，在理论上她们往往将阶级与性别视为是同时存在的，而没有孰先孰后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她们和马克思主义及政治女性主义者稍有不同。"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者往往也结合劳工阶级的工会团体与社会抗议，通过阶级来让女性对于工作场所中的酬劳、待遇不均，性骚扰，或性别剥削的问题提出示威或严正呼吁。在这方面，她们往往强调同工同酬、养育婴儿的权利（如产假、哺乳的空间）、雇主对女性的保护、社会保障的利益，或者聘任、晋升方面的平等地位。除了这几个问题外，"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对城市内部的空间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如何更加适合女性与人类生态都有激进的主张。尤其是在学院式教育中目前女性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如何改造教学环境、学科本质与知识社会学有关性别的本质，这些都是"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非常关注的议题。

S

参考书目:Linda Mcdowell & Joanne Sharp (eds.), *Space, Gender, Knowledge: Feminist Readings*, London: Edward Arnold, 1997.

space/spatiality 空间/空间性

"空间"是目前人文地理学的范畴中相当重要的研究课题,而且在不同的学科中,往往和"地方"(place)形成一种相当复杂的关系。电影研究与人类学领域往往对空间的抽象、相对性、隐喻性和想象性的用法提出质疑,因此,在晚近有许多"以地方为基础的想象"的理论。有关空间的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论题是"空间的分野"(division of space),这和福柯对现代性的讨论密切相关。"空间的分野"让固定的空间变成一种同构型的空间,和其他地方形成一种隔绝,进而产生其论述作为。在这样的理论中,社会变成一种几何形的空间关系,而空间形式是一个空间化和社会化的过程,劳动分工与空间分野塑造人的主体性,因为这样的空间分野,形成他人的"凝视"以及视野的范畴。因此在绘画中,前景和背景的空间设置,会形成一种视野的纵深,在这样的层面上,空间与地理的知识,以及社会结构的监控,乃至于现代社会中有关都市的设计都密切相关。因此,列斐弗尔(Henri Lefebvre)于1991年出版的《空间的生产》(The Production of Space)中认为,空间基本上是通过这样的社会生产的方式,来建构、组织社会的,特别是都市、资本主义的运作过程需要通过地理与空间的物质形式整合。列斐弗尔将之分成三个过程,第一个是"再现的抽象空间",也就是国家的都市设计和经济分析等将空间再现成为一种可以被管理、控制的空间;第二个是"再组织的日常空间",也就是在社会生活中,每个市民在自己的空间中,对自己空间的不透明进行私下运作的再现与再组织的方式;第三个是"空间的实践",这包括生产、再生产以及特殊的地方场所、空间设置,以这样的方式来建构个别

的社会认同与实践的范围。他认为在日常生活中，空间往往被再现成为一个都市设计的抽象空间，而对这样的抽象空间，日常生活会透过个人的实践形成抗拒并重新建构。因此他用这样的理念来批评福柯的观念。福柯认为空间的分割和监控无所不在，以致忽略了个人作为一个主体在私下半透明的空间中，如何重新建构再现性的空间，以及自己的实践。在这方面，有许多人文地理学者如大卫·哈维或索雅（Edward Soja），都强调资本主义中空间与时间的压缩，在这样的方式下，强调阶级以及个人如何运用空间的资源。女性主义学者，则讨论到主体与性别，利用这样的方式来挪用、创造自己的空间，这方面最重要的学者是多琳·马西（Doreen Massey），她在 *Spatial Divisions of Labor: Social Structures and the Geography of Production* 里，对性别与种族这些成分如何影响一个人运用空间，提出了相当深入的分析，特别是关于从不同性别者的记忆与日常实践中去运用个人的政治观念。多琳·马西认为目前的空间理论定义混淆，但大致上所有的学者都忽略了空间的文化、性别政治以及此一政治的可能性。根据多琳·马西的说法，空间往往是在和时间作对照，时间往往和历史、进步、文明、科学、政治与理性形成一种联系，而空间则经常和静态、复制、怀旧、感情、美学、身体形成另一种隐喻关系。对她而言，空间其实是兼具以上两种层面的，而且在这方面，应该也要考虑女性空间有另类的想法，也就是在"时空压缩"下，应该有第三个女性的切入空间和社会层面。她首先强调的是要研究"女性地理"（geography of women），因为女性和男性应用空间的方法往往不同；第二个强调是女性主义在谈及空间与性别关系时，应该注意到女性的空间往往被社会生活和空间的分野，区分成公共／私密空间，在私密空间中，女人的空间就是家庭、复制生命的空间。

在这个层面上，琳达·麦克道尔(Linda Mcdowell)同样也认为现代城市中的发展，往往将女人放到郊区，产生公共和私密空间的距离，女性在这样的空间中，往往只能过消费、流浪和观赏的生活，而非真正从事都市中的生产工作。在这样的情境下，女人被社会化的结果是，她们相信都市空间对她们而言具有危险性和威胁性，也就是她们可能在都市空间中被强暴、骚扰，且城市中的建筑物和她们身体运动的节奏格格不入。因此在第三方面，多琳·马西认为女性主义应该要重新解读、解构将时间与空间予以区分的二分法，她认为这种分法是阳刚父权的分类方式，因此应该重新去界定空间关系与空间认同，借此了解在阳刚的社会空间实践外，有女性重新界定的空间，它是流动、无法掌控且无法为男性理性所理解的，在这样的方式下，对空间所影射的阶级等第，以及政府的管理、都市设计的监控和软禁，提出另一种女性解放与重新思索的可能性。在这样的观念下，"空间性"被认为和阳刚的思考形成一种共谋关系，而许多新的批判研究，基本上都通过"地方"、"认同政治"、"地方记忆"(place of memory)，来探索认同与主体形塑的过程，逐渐把"抽象空间"(abstract space)的问题加以扬弃。

参考书目：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lackwell, 1991; Doreen Massey, *Spatial Divisions of Labor: Social Structures and the Geography of Production*, New York: Methuen, 1984.

S

subaltern studies 底层研究

"底层"概念来自于葛兰西的《狱中札记》。Subalterno 强调无产阶级，但南亚与印度的"底层研究团体"(subaltern study group)运用葛兰西、马克思、汤普森有关历史中没有发声的声音，以及福柯有关"对抗记忆"的论述与说法，来作为其基本的方法论取径。古哈、查克拉巴蒂、南迪、大卫·阿诺德

(David Arnold)和斯皮瓦克都属于这个团体,但他们在见解和做法上往往有许多分歧,其讨论及研究对象往往包括农夫、磨坊工人、女性劳工或所谓的原住民部落中人,这些群体是在历史之外没有被真正记录的,他们利用底层没有受到知识分子精英启蒙与污染的情境,保留了真正的记忆。因此他们通过重新书写这些从底层来的声音(history from below),让这些没有在历史中出现的底层人士的记忆,通过口述的方式呈现出来,也用这样的方式来建立印度的民族主义,借此对抗官方精英的历史观点,也为穷人和被驱逐的底层人民及其论述挣扎作出见证。因此在许多研究方面,他们往往将殖民政府与官方历史所忽略的文献,通过口述或"通俗记忆"(popular memory)的方式挖掘出来,利用这个方式来进行自我反省、提供新的观点,来重写精英和学院激进式的历史。因此他们认为,社会运动往往由来自底层的民众、女性所推动,并从民间、家庭出发,产生精神文化作为,反对科学主义与启蒙意识,以此种建构来否定欧洲的形而上叙述,从边缘下层来了解被抹除、被视为不能自我再现及宣称的本土声音。重要的著作为古哈在 1983 年发表的 *Elementary Aspects of Peasant Insurgency in Colonial India*。在众多的影响之外,有许多学者对"底层研究"运用女性和原住民为研究对象,视其为同质的、无差异的且没有发声空间,并利用口述的方式来再现他们的声音以代表他们这样的研究,提出质疑。最重要的批评来自于斯皮瓦克的《从属阶层能发言吗?》,她认为我们应该重新思索:"底层"是否是一个同构型的概念,贴上这样的标签,是否忽略了最底层的"碰不得阶级",且这在阐释方法上是否又沦为一种知识分子强为解人的迷思。但同时,斯皮瓦克也认为,某种实证的本质主义可以作为策略性的运用。许多后殖民研究吸收了"底层研究"成员的成果,此一研究群也逐渐迈向后殖民理论,如科恩(Bernard

S

Cohn)、迪克斯(Nicolas Dirks)、查特吉或查克拉巴蒂,他们都更深入地吸收了殖民的论述以及口述历史的方法论,加深了"底层研究"的概念,并且发展出某种新的看法。在这方面,普拉卡什(Gyan Prakash)、巴巴和斯皮瓦克都可以说由"底层研究"中吸收了许多重要的观念,发展了后殖民论述并使之具有历史纵深度,而又在解构批评与后结构方法论的视野下,深化了"底层研究"思索的理论。

参考书目:Ranajit Guha, *Elementary Aspects of Peasant Insurgency in Colonial India*, Ind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Gayatri C. Spivak,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in Patrick Williams & Laura Chrisman (eds.), *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A Read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66~111;Ranajit Guha (ed.), *A Subaltern Studies Reader, 1986~1995*,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sub-culture 亚文化(或译"次文化")

"亚文化"早期指的是弱势团体,特别是边缘的文化团体,借此描述他们不为人知或不受重视的价值、信仰、态度与生活方式,这个概念的所指慢慢开始变成主流文化对其他文化的描述,尤其是用来描述年轻族群,特别是一些低收入群、光头族、朋克族、无壳族、萝卜族等在族群、性别、性取向上与主流产生差异的族群。早期这个概念基本上被用在一些主流比较无法接受的失常、犯罪或吸毒人群上,但逐渐被用来描述劳工阶级以及一些低收入、反叛父母的年轻族群,他们在服饰、生活习尚、消费习惯等方面与主流文化有着极大差异。如光头族的项链、年轻族群在身体特殊部位穿洞,与父母亲所代表的阳刚及缺乏任何冒险精神的文化产生对照,他们通过自我否定和狂欢的方式,来强调社会秩序与福柯所说的训诫(discipiline)之外的生活方式。

参考书目:Dick Hebdige, *Subculture, The Meaning of Style*, London: Methuen, 1979.

subject/subjectivity 主体/主体性

“主体”往往在哲学论述中和“客体”互为对照，这在早期的希腊哲学中就已经相当明显，而笛卡儿以“我思故我在”的方式，更加深了主体性的思考，也就是针对思想的来源，思考者的主体如何去作深入自我的反省，以“我”和思考的对象——“它”，形成一种自我了解的关系来再现“它”，这形成了笛卡儿式的个人主义与主体间的观念。这样的观念在启蒙时期之后，特别针对过去他人强加于自己身上，或自己将他人内在化而强加于自己身上的思考，作重新的批判和反思，因此带动哈贝马斯对所谓“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subject-centered reason)作出批判。从笛卡儿到康德、黑格尔、尼采，主体性的概念得到完整的发展，而进一步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中，通过无意识所累积的心理创伤和记忆，形成精神的主体(psychic subjectivity)。许多当前的文化研究理论，往往会通过马克思与阿尔都塞有关意识形态的看法，来描写所谓的主体在意识形态中如何和主流的结构，特别是通过语言、社会符码和成规的召唤，产生社会与个人的存在条件的关系，将想象视为真实的方式，其中有教会、教育、媒体、工会等“意识形态国家机制”来召唤主体，使其成为驯服的市民。因此，在召唤的过程中，个体的自我意识被召唤与建构，主体由此而形成。拉康在分析中则是以语言来扩充阿尔都塞的观念的，认为形构主体性的过程是通过一种语言性的结构来构建主体的。这也就是拉康所说的，无意识往往是语言式的结构，“我”是在“镜像时期”中，通过投射与理想化的方式来建构主体性的。而在福柯的论述中，主体与客体是权力运作的结果。在后结构主义的思考下，主体往往和语言的演现有关。在后殖民论述中，主体往往针对殖民体制之物质、历史结构，衍生出错综复杂的心理与文化认同。

参考书目:Frantz Fanon, *Black Skin, White Masks*, New York: Grove Weidenfeld, 1991;Louis Althusser,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

sublime 雄浑

康德在其《判断力批判》(*Critique of Judgment*)十八节以下,提到"雄浑"这个概念,将其和优美(graceful)或美丽(beautiful)互相对照。"雄浑"的认知片刻,是指对象让心灵无法完全吸收、含纳与理解,因此对此神奇、巨大的对象无以掌握,从而产生敬畏、恐怖的美感。相对于雄浑,万物显得微渺。康德将这个概念与人类心灵的认知、体验的层面相联结,强调唯美与感觉上的错愕、痛苦、畏惧和无以名状的恐怖。康德在论及对象的"雄浑"时,提出两种不同的类型:"回肠荡气的雄浑"(dynamic sublime)和"超乎衡量的雄浑"(mathmatical sublime)。"超乎衡量的雄浑"是指巨大或在数量与尺寸上无以掌握的伟大,它包括某种特大的对象,如海天一色的景观,在我们的了解中无法被衡量或评估;而另一方面,"回肠荡气的雄浑"更加具有力量和某些无法在身体中平息的畏惧和敬畏,因此它以自然景观如火山、暴风,或当我们到美国的大峡谷往底下一看时的那种敬畏和恐惧,让我们的整个身体产生鸡皮疙瘩或无法理解的感觉,在想象力的范围中对之无以含纳,无法以整体的方式来了解,这就是"回肠荡气的雄浑"。康德认为,我们基本上必须通过想象或观念来达到"回肠荡气的雄浑",也就是让我们了解自己的无能为力、无法通过知识的力量来掌握对象,在这样的情境下,我们突然之间被自然或对象所支配,在过程中产生理性的丧失,或身体的某种无以名状的自由与超越。在这个层面上,"雄浑"往往与"恐怖"(terror)或齐泽克(Slavoj žižek)所说的"雄浑的客体"(sublime object)相关,如科幻与恐怖电影通过内心深处无以理解的暴力再现的方式,使我们产生莫名的恐

怖。在这个观念的发展中，在康德之后，利奥塔在其 *Lessons on the Analytic of the Sublime* 一书中通过对康德的仔细分析，来了解后现代情境下，随着计算机与新的游戏规则的逐渐发展，传统的理性、科技与逻辑已经不再能体会、含纳或掌握新兴的文化，在这方面，“恐怖”和“雄浑”是联结在一起的。在康德的论述中，“雄浑”往往和身体的感官经验有关。而后现代的电影、音乐、舞蹈、艺术，往往将“雄浑”放入心灵深处无以承受的经验中，如《异形终结者》、《黑客帝国》、《第五元素》这些电影都加深了我们对于未来世界的敬畏，利用特殊效果产生“雄浑”感，而这些效果往往和德勒兹所说的“身体感受机能的扩充、渗透与超越”息息相关。早期对人体的压抑和施加的残暴(horror)，如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所描述的，国王与贵族通过拷打与折磨(torture)来呈现他的暴力与权威景观，到了20世纪逐渐迈向“恐怖”(terror)，也就是通过影像和多媒体的方式来呈现，在人的普遍的肉体感官经验上引发无以名状的敬畏与雄浑的感觉，和声光的特殊效果联结在一起，形成特殊的解放和实验。

参考书目：Immanuel Kant, *Critique of Judg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5；Slavoj Žižek,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London & New York: Verso, 1989；Jean-François Lyotard, *Lessons on the Analytic of the Sublime: Kant's Critique of Judgmen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S

suture 缝合

在医学中原指“缝合伤口”，目前则在电影研究中被用来说明电影如何将观众带入电影文本中以缝合无间，尤其是当20世纪70及80年代，电影叙事与观众之间的关系成为研究的焦点时。乌达尔(Jean-Pierre Oudart)在1977年通过拉康所提出的想象与“象征秩序”并存于婴儿身上此一精神分析理论，说明观众如何以“眼线接合”的方式，认同电影人物的

位势、观点，把主角所“凝视”的对象或先前银幕已出现的场景加以汇总，赋予其仿如亲临而又一贯的意义，一如拉康笔下的婴儿通过想象投射方式，认母亲与自己为一体，后来（6到18个月大时）又在镜中看到本身的映像，建构其统合、一贯的自我意象。拉康以“镜像期”探讨婴儿如何离开母体并发展自我认同，进而产生空间、距离、位置等概念。其实，这种认同位置乃是虚拟的，而且父权、意识形态、霸权等体制往往以无形的方式，在背后操纵这种认同过程，特别是在观察、注视女体或欣赏好莱坞所美化的美国生活，并将之认定为具吸引的位势时，常忽略其中的性别政治、矛盾及其剪辑手法。不过，随着观众研究的进一步发展，90年代以来学者已推翻了“凝视”与“缝合”的固定认同位置，西尔弗曼（Silverman）、罗斯曼（Rothman）、希斯等提出电影的意义的产生过程并非一贯的或被理想化的意象操控，观众常将早先视像与虚拟位势重新建构，提出本身欲望的“场面调度”想象投射，借此形成多元而具弹性的认同位置。

参考书目：Bill Nichols, *Movies and Method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Stephen Heath, *Questions of Cinema*, London: MacMillan, 1981.

syncretism 交融

在宗教研究与神学研究中，这个词被用来说明不同传统可以彼此交融，形成一种新的力量和新的整合。因此后殖民研究往往以此强调不同传统可以产生具创新性而又特殊的整合，来将传统仪式上的力道和新的文化消费行为以及新殖民文化，形成一种杂糅的新可能性。罗伯特·扬（Robert Young）和安东尼·阿皮亚在其著作中都对文化交融表达详加评论。但在当前的分析中，有关“交融”的力道与对其中的不均衡成分的处理，往往变成讨论交融过程时十分重要的考虑要

素。“交融”和“跨文化交流”(transculturation)或“交混”在意义上相当接近,不容易作细部的区分,因此在运用上往往以拉什迪或奈保尔的著作作为分析的架构来探讨此类作品。在非洲的许多所谓后传统的思考,往往将传统与现代的表达方式联合在一起,如蛊、医术、舞蹈和非洲艺术的发展。

参考书目:Anthony Appiah, *In My Father's House: Africa in the Philosophy of Cul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isty Press, 1992.

textuality/intertextuality 文本性/互文性

“文本”指的是意义的空间或文化实践，尤其是版面、地图、绘画、景物和社会机制上面的文字。“文本性”就是指通过批判的阅读或解读的方式，将文本的脉络及其批判的意义加以释放。因此通过对文本的分析，也就是阐释的作用，文本发展成为一个未来的历史中或在社会实践上形成其文本的历史效验（effects），通过这样的方式，读者被带到文本的想象空间，通过话语的实践而将它实现，并伸展它的意义，这即是“文本性”。“文本性”基本上有考古和权力话语的方式，由福柯所代表，而另一种方式就是德里达所运用的方式，即文本里面的文字和概念交互指涉的观念，也就是交互指涉的意义形成一种现实（reality）。解构主义批评针对传统的二元对立观念，如语言／书写、生／死、灵魂／身体、内／外、主人／奴隶、历史／未来、生／熟的对照方式，提出文本内在就有一种互文和冲突的矛盾逻辑，利用这样的方式，将文本内在的互文与其中遭到压抑或彼此纠缠的成分释放出来。德里达的论述和福柯那种强调权力的社会脉络，从概念、理论到社会实践中了解和掌握意义的结构的论述是相当不同的。按照德里达和德勒兹创造意义的脉络来看，身体、文本的内在分类与矛盾，会形成许多互文的现象。有关“互文性”的讨论，迈克尔·里法特尔在《诗的符号学》中，基本上是运用了巴赫金所讲述的文字引用的内在声音，包括来自各个不同世界、不同人物、不同时代的对话，因此“互文性”往往是指

正文引用其他文本，彼此形成一种网络关系，在这样的方式下形成意识形态的针锋相对，或在形式上产生“降格讽刺”(parody)等作用。在许多后现代与后结构的文本阅读中，“互文”的阅读方式阐发了文本彼此的关系，确认了每一个固定概念均非封闭的世界，因此，所谓的人本中心、族群中心或“男性中心”的概念往往无法自圆其说，因为文本是一个引用其他文本且与之互相参证的开放系统，在这样的互文空间中，会产生矛盾与缝隙，也会产生可以被质疑的“第三空间”。

参考书目：Michael Riffaterre, *Semiotics of Poetr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8; Edward Said, *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third space 第三空间

在公共／私密、男人／女人、左／右等二元对立的空间之外，有所谓的“第三空间”，它由巴巴和索雅提出，是指在这些二元对立之外的知识与拒抗空间，也就是被这些二元对立的系统排除或原来是虚空的论题，可以进一步发展。如贝尔·胡克斯和托尼·莫里森通过黑人奴隶在主流公共／私下、有／无对立之外所形成的另一种空间，来探讨以往被压抑、片段化、不完整或是被忽略的场景，对之加以重新发展，以扩充话语的争斗或抗拒的可能性。在巴巴的理论中，“第三空间”是语义翻译的转变空间，也就是殖民文化与被殖民传统之间所产生的不对应落差空间，是在差别的时间和空间的罅隙中所产生的“第三空间”。索雅则以美国南加州的洛杉矶作为一个典范，来思考时间与历史性，随着多元文化的发展以及科技的可能性，吸收了许多关于性别、阶级、肤色、后殖民的理论。在他的见解中，“第三空间”具有弹性，能够一直自我调整以适应新的理念、事件、形象、风格以及意义等的变化，

特别是随着不同族群的流动，各种风尚、服饰和生活方式对于公共空间的安排与运用，都产生了相当多元的用途，“第三空间”因而成为一个比较富有弹性的空间。在巴巴的阐述下，“第三空间”则是具有杂混性的空间，但许多批评家都认为这样的阐述忽略了物质与历史的条件，特别是性别的问题往往和社会或身体乃至于跨国经济等物质条件息息相关。因此许多边缘化的族群，虽然可以去抗拒和重新组构认同与空间，但他们的位势往往沦落到边缘性的位置上，如第三世界的艾滋病患者与同性恋团体，虽然在同性恋酒吧中有其“第三空间”，但是这些重新发现自我的行动，往往受到警察与外人的监视。因此“第三空间”这个概念虽然在南亚与拉丁美洲为许多学者所运用，以提供某种另类的地理环境来创造空间、政治与混杂的认同，不过关于拒抗以及权威间的协商，仍需要被更进一步探讨。

参考书目：Edward Soja, *Thirdspace: Journeys to Los Angeles and Other Real-and-Imagined Places*, Cambridge: Blackwell, 1996.

third world 第三世界

“第三世界”概念是政治与经济学家索维（Alfred Sauvy）在冷战时期1952年所发表的论文中首次提出的。在1955年于印度尼西亚万隆（Bandung）召开的会议上，它已成为一个习以为常的概念。在索维的阐述下，“第三世界”指的是美国与苏联之外的不属于两大阵营的国家，但“万隆会议”之后，“第三世界”则被用来描述西方经济力量之外，经济落后且政治尚未开发的国家，“第二世界”则指苏联与其在东欧的卫星国家。“第三世界”往往被用来强调“第一世界”与殖民地乃至于苏联之外的落后地区，特别是非洲、亚洲或拉丁美洲的不发达国家形成的对比。联合国体制认为全世界有三

分之二的国家属于“第三世界”，这基本上是以经济发展水平为评判标准的。而“第四世界”被用来指称最落后的亚洲国家，虽然这个词并不是特别有意义。“第三世界”逐渐在女性主义与电影研究中，变成流行且重要的课题，特别是在世界电影节上，许多来自第三世界的电影与主流的好莱坞电影或欧洲的艺术电影相比，有着相当不一样的题材，电影制作者通过自传、政治观察、魔幻现实与纪录片的方式，制作了相当多的政治电影。如拉丁美洲、非洲、亚洲以及中东，特别是越南、伊朗或拉美的电影，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都在第三世界电影节上，引起相当大的震撼。“第三世界”这个概念并不是一个无须质疑的概念，它往往依据经济与政治的发展，或“发展理论”的限制，来支撑关于世界分野的看法。实际上有越来越多的文化理论家认为在美国、加拿大等第一世界资本主义国家中，甚至在欧洲的许多国家中，都可以看到第三世界中那样的移民、罪犯与贫困的社群。许多村落被银行、超市与其他社会服务所唾弃，基本上已经变成第三或第四世界那样的落后地区，这种现象在第一世界中其实相当普遍。而以往所谓的第三世界经过全球化的发展之后，其实蕴藏着许多发展不均的问题，如中国的深圳与上海的消费水平远超过美国或日本的许多城市，在这种意义上，“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分野其实存有疑问。

参考书目：Peter Worsley, *The Three Worlds: Culture and World Developme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thriller 惊悚片（或译“恐怖悬疑电影”）

这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电影类型，往往通过有关侦探、悬疑、黑道、科幻、恐怖的剧情，将恐怖的气氛与悬疑的情节传递给观众，使观众在悬疑的心理期待下联系起自孩提时期就已压抑

和畏惧的幻想，通过偷窥的方式，一方面感到相当紧张与焦虑，一方面又感受到某种快感与对这种感觉的熟悉。因此，“惊悚片”往往与性感女主角在电影中被追杀、迫害、强暴或产生种种焦虑与被迫害妄想症的情节息息相关。此电影类型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希区柯克，他通过恐怖的情节将悬疑的气氛带入影像叙事当中，使我们不断地在预期与受挫中，将作品与观影的快感加以延伸，如其 1960 年的《惊魂记》(*Psycho*)、1963 年的《群鸟》(*The Birds*)以及他的成名代表作《迷魂记》(*Vertigo*)或《后窗》(*Rear Window*)。在电影类型上，“惊悚片”往往被视为对偷窥、性欲求或疯狂之举的体现，从心理深处的莫名焦灼情节去强调冲动，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i)则是另一个代表。“惊悚片”一直到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甚至晚近都在持续发展，特别是夹杂了许多杀人魔故事的实地改编，都为此电影类型增添了十分令人震撼的内涵。

参考书目：Neil D. Hicks, *Writing the Thriller Film*, Michael Wiese, 2002.

time-space compression 时空压缩

大卫·哈维在 1989 年提出“时空压缩”的概念。他将马克思有关“资本”的观念进一步加以发展，认为后现代的科技发展，已经大幅度改进了沟通与交流的科技，因此资本主义更能够通过全球化的途径，克服时间与空间的距离，让生产与消费迅速可及，而几乎没有时间障碍。全球化过程中的后现代文化，可以说是一种“时空压缩”、地方联结全球化的景观，也因为如此，通过信用卡与因特网，人们都可以迅速取得资本与信息。哈维以此宣称这个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地球村，以修正马克思所提出的“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论断，认为当代社会已经成为全球化与后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其运

转、沟通等可以通过传真机、计算机与信息网络来达成。但有许多批评家认为,"时空压缩"其实是一个不均质的过程,只有15%左右的少数人尤其是中上阶层的白人,或少数东北亚的白领阶层,才能受到利益均沾的影响,全球化之后住在城市的大多数居民,并没有真正享受消费与生产的便利,反而被更加边缘化与隔绝。在这样的发展下,有许多人的资金与能动性都受到更多的限制。

参考书目:Davi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Oxford: Blackwell, 1989.

transculturation 文化汇流

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在《帝国之眼》(*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中大量运用这一概念,她认为都市与殖民地之间由于旅行与文化的交流,已经产生一个接触界(contact zone),在此接触界中,原本臣属或边缘的团体,可以接触来自于都市的文化,并且从中加以选择与重新发明,利用这个方式来进行重新的整合。"文化汇流"和旅游及文化接触形成一种互动的过程,因此与旅游和全球化的活动息息相关。但这个词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由古巴社会学家奥尔蒂斯(Fernando Ortiz)提出,他指出了非洲与古巴的文化在古巴这个地区形成交流与汇整的情况。乌拉圭的文化批评家拉玛(Angel Rama)将这个词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因为文化往往在接触间产生吸收与去除现象,将另一种文化加以转换,产生新的互动可能性。在这样的方式下,不同的文化可以交汇、产生冲突,并且你争我夺,而形成一种支配与臣服关系之外,相当不一致或不均质的关系。因此在目前全球化的过程中,可以看见非洲奴隶的音乐成为爵士乐,以及来自加勒比海的服装设计,虽然它们早期是殖民

与奴役的产物，但逐渐成为后现代文化汇流中相当重要的卖点。在许多后殖民研究者的著作中，这个观念也成为学舌、翻译方面的重要概念。但在普拉特的论述中，主流的都市再现如何通过文化的汇流在边缘地区被挪用，文化政治如何对其他差异的可能性加以排除，这些“他者”如何被再现，如何针对自己臣属的地位重新作调整，特别是在物质和历史的条件下，如何建构自己，这些都是这个概念下应该讨论的问题。

参考书目：Mary Louise Pratt, *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transference 移情（或译“传会”）

弗洛伊德在1900年出版的《梦的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中第一次用到“移情”的概念，借以指称语义曲解的机制，也就是指人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但却经过折射、扭转，在梦中将情感转移成为另一种形式的一些意符。后来他继续发展这样的概念，但基本上是在谈论无意识的形式，如在梦、笑话与失言的症状中形成的“移位的模式”（mode of displacement），也就是无意识的希望（unconscious wish）通过掩盖与遗留的形式加以表达。而在杜拉（Dora）的个案中，弗洛伊德不只用“移情”的观念来指称精神症状的语义移转，还以其指称治疗过程中，被分析者如何针对分析师形成移情作用，即通过情感的移位，将其欲望、爱恋或无法整理的情感投射到分析师身上。因此，弗洛伊德提出“移情”往往需要通过“反移情”（counter-transference）的方式来加以矫正。在杜拉的案例中，弗洛伊德将“移情”定义为新的冲动、想象的复制形式通过分析与再分析，被引发或被意识到。但是“移情”也有另一个特性，即在分析的过程中，病人往往会将医生等同于早期创伤记忆中的人物，也就是被分析者往往将其

冲动与幻想移转到医生身上，这也就是为什么弗洛伊德会认为杜拉对他有爱恋之意。拉康所提出的关于“移情”的见解则往往假设主体已经知晓实情，或通过移情作用，将其不想面对的真知，投射到假设的对象——分析师身上。因此在这样的定义下，“移情”与认知和诊治有关，分析师应通过“反移情”，让自己与被分析者的关系变得更加具有意义而不是纯粹做替罪羊与替身，因此它成为一种认知与伦理的模式。“移情”是指一种对于真知的爱不因被分析病患者移情的爱而停顿，反而应在移转的作用中，将被分析者的言语加以打断，对其自由联想和爱情投射的错误移情予以纠正，这样创伤才能被回忆与重新理解，并发展出伦理的苏醒。因此“移情”的作用在于去除个别的理想化投射，将主体去中心化，让被分析者知道爱是不可能的，不能投射到治疗师身上。在弗洛伊德的架构下，“移情”是对过去经验的重复，是对父母亲的态度以及原来拒抗的经验如何在真实存在的关系上被真切地重新体验，也就是真正该被移转的是心理现实。无意识的希望与幻想，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在“移情”的运作中被真正地具体化，将“移情”过程中象征的对应物予以厘清。这个观念对于精神分析、民族志研究或跨文化分析相当重要。

参考书目：Jean Laplanche & J. B. Pontalis, *The Language of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Norton, 1973.

trauma 创伤

由于事件过于恐怖、激烈而一时无以理解或忍受，便突然丧失言说、记忆能力，这反而造成空白、困惑、焦灼或痛苦感，但却不明所以，以至于留下不可磨灭但又不愿面对的记忆，它不断演变为“创伤之后的失序”（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

der,简称 PTSD),形成无法疏解的忧郁、烦躁、恼怒及神经衰弱。从个人的家庭历史中,幼童因见到父母亲做爱或被放到另一个房间而感受到的遗弃、孤独、黑暗感及俄狄浦斯情结被无意识的梦扭曲、转化为内心伤痛,到车祸、事故、突然失业等,或集体创伤事件,如反犹太大屠杀(holocaust)、广岛原子弹爆炸、美国纽约市的"9·11"事件等所引发的失忆、无端恐怖、生理或精神失调(如呕吐、喑哑或疯狂、精神分裂等),这些都需通过医疗手段去重新厘清真相,苏醒其记忆及伦理秩序。在目前新世界秩序失控之时,创伤及许多事件的关联,乃是极其重要的研究课题。

参考书目:Cathy Caruth, *Trauma: Exploration in Memory*,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travel 旅行

"旅行"指的是跨越空间与时间的运动,以及与离开家园相关的经验书写。旅行的动机不外是克服空间距离及逃避工作以形成新的乐趣与经历。在旅行的过程中,有许多"能动"与"不能动"的政治经济。"不能动"的方面指的是个人在旅行中,往往会将其他文化作刻板的再现,或以距离来重新想象,以回返自己的家园。在"不能动"的经济下,往往产生性别、权力、知识以及认同的塑造过程,也因为如此,有许多旅行是和国民的身份、资金、阶级等有关的,如女性晚上就不能出入黑暗、危险的地方。在这方面,旅行往往会强化权力、阶级与特权,并引发某种自觉。而在"能动"的政治经济方面,因为人到了异地,会因为外在的景观而形成时空上文化差异的感受,对于异地、异国情调与当地的风土人情,产生吸收或自我改造的过程,甚至进一步对自己的文化产生恋旧感,或对异地以反征服的方式保留现状,以数码相机的拍摄

或通过投资于环保生态运动的方式，使当地景观不遭破坏。许多被迫或被遣送出国的旅行者，往往也成为批判研究中相当重要的对象。特别是背井离乡、放逐与疏离，都是非常重要的过程，而且旅行的过程往往牵涉到文化翻译和对文化差异的感觉。因此，在时空能动的方式中，经常发展出流动、多元的主体位置，形成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所说的“不协调的都会文化观”。旅行者往往对于异地有新的感觉，并反身对自己的狭隘地方观加以修正。但“旅行”也会产生一些观念上的转变，如赛义德就认为理论经过旅行到了异地之后，往往会产生转变，如由马克思的理论，到卢卡奇的阶级与物化观念，乃至于戈德曼的小说理论，透过宗教与阶级来分析，变成是17世纪小说发展的特殊观念，借此形容对应神的消失，这种观念“漂流”到英国，成为雷蒙·威廉斯所谓的“情感结构”，虽有新的发现，但已经丧失了许多原来重要的力道，政治的考虑完全变成阶级美学与感觉的发展。但在许多方面，理论旅行到异地可以发展出原来没有的力道，如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观念，到了东欧发展出社会运动的概念。但不管如何，旅行在当代的讨论背景下，往往与流动、中心和边缘知识、认同与性别的转变相关，特别是对支配产生了新的见解。后殖民的理论，从旅行与帝国的发展，特别是晚近对于女性、帝国与传教士在其他地区的发展的论说这些方面，来修正“白人女性主义”的观点。尤其在这些旅行者对外地文化的“凝视”、商品化与物化的倾向上，常有更深的搜集、分类、田野收罗、展示他人的欲望，有所谓的“东方主义”或“帝国主义”作为。但除了对阶级、性别与文化差异进行讨论之外，也有许多论述在讨论“旅行”对于疆界模糊的影响，与跨界所带来的多元位势，以及开放与对话的接触空间，在这样的方式下，新的敏感度与文化形式得以产生。因

此在20世纪许多艺术家的表现上，都可以看到“旅行”对其发展新的体裁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参考书目：James Clifford, *Routes: 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utopia 乌托邦

“乌托邦”的概念基本上来自于希腊的两个词根，即 eutopos（快乐或幸运）和广为大家使用、并与“乌托邦”概念相互联结的 outopos（乌有之地：no place）。“乌托邦”的想象往往和现实社会形成一种对照，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评论中，詹姆逊提出“政治无意识”就是对现状所压抑的一些幸福快乐的憧憬与想象。例如在资本主义兴起后，小说往往对于未来社会通过“乌托邦”的方式来加以描写，特别是美国、法国与英国的许多实验性社会主义社群，往往成为小说的题材。另一方面，由于“乌托邦”过于天真且不可能实现，因此在小说世界中也形成“反乌托邦”（dystopia）与“去乌托邦”的想象，如《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女性主义也往往通过“乌托邦”的想象，来铺陈新的政治运动以及社会想象，并讨论新的性别关系。但在莱辛（Doris Lessing）的 *To Room 19* 这一短篇小说中，家庭主妇在找到自己的空间并可以在旅馆中得到安静之后，“乌托邦”反而变成全家人猜忌的空间。这个空间早期是家里一个安静的房间，大家十分在意要维持宁静，这使母亲感到压力沉重，后来她移到外面旅馆的第 19 号房间，但也不能安身立命，反而遭到先生的猜忌，以至于最后自杀，莱辛用这个方式来反对“乌托邦”的想象。通过对“乌托邦”的建构，许多通俗文化以及新的后现代家庭、建筑、城市，往往将“乌托邦”的想象加以实现，如马林（Louis Marin）所描述的迪斯尼乐园，或拉斯维加斯的许多建筑。在

许多方面，这些“乌托邦”的情节往往和人类的梦境和幻想有相当大的关系。

参考书目：Burin Bennett (ed.), *Formations of Pleasure*, London & Bost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3; Louis Marin, *Utopics: Spatial Pla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8.

visual culture/visuality 视觉文化/视觉性

在所有官能中,视觉是现代文明中最受重视的,而且视觉也和理解、权力与知识形成密切的关系。但看东西的方法往往和社会实践、机构与权力关系有关,形成福柯所说的"正规性的凝视",也就是知识在"凝视"与再现的领域中形成。福柯在《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中就指出,画家通过在自画像和画面之中看见自己的再现方式,了解到自己的位置,并知道自己可以为郡主作画,形成了自己书写的知识位置,有其双重了解的特殊地位。因此,通过视觉的文化表达来了解再现的技术以及种种艺术形式,如绘画、摄影、电影与混合多媒体的新科技,都是视觉文化处理的重点,因为人(特别是科学家)通过视觉和对象产生距离,利用这样的视觉及视角可以形成知识与观赏位置。位置以及知识如何和视野形成一种关系,就是"视觉性"与"视觉文化"研究中相当重要的论题。在性别与阶级方面,有许多题材进入视觉文化表达空间中,这都是由异国想象,或是对于性别有特殊的政治态度这些因素所造成的。如肖像画多半都画美女,或已被当做情人的仕女,利用这个方式,可以通过"视"(seeing)与"知"(knowing),形成一种物质客观性。也因为"视觉文化"往往和所谓的文化观光,或国防、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科技发展息息相关,因此在"视觉文化"与"视觉性"的研究中,艺术史与视觉史中的隐藏对他者再现的方式,特别是针对男性的

"凝视"以及视觉空间所表现出来的权力与文化价值,往往是一个重要的论题。

参考书目:Thomas Mitchell, *Picture Theory: Essays on Verbal and Visual Represent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Norman Bryson et al (eds.), *Visual Culture: Images and Interpretations*, Hanover: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94.

voyeurism 偷窥

"偷窥"对精神分析而言,代表一种想要观看的积极欲求。通常在没有被看到的正常状况下,"偷窥"会带来一种快感。许多女性主义学者如劳拉·穆尔维就在其有关电影研究的分析书籍中,利用这个词来论述电影传统中,视觉的快感和电影的叙述往往以偷窥的方式来引导观众形成某种观看的位势,并进一步将意识形态与性别关系正常化。以这样的方式,观众与电影形成一种社会化关系,也就是观看电影的地方电影院往往是制造"阳刚异性恋"/"臣服女人"对立关系,或将女人视为性欲求对象的观念的场所。在这样的屏幕动作当中,观众不知不觉将男性的意识形态与偷窥快感正常化与内在化。随着许多新的观众研究的发展,如汉森的《胡言与巴别塔》,许多弱势族群在观赏电影的过程中,参与情节的发展,将观看视为一种社会运动和都市生活中相当重要的另类欲望。汉森修正了早期学者对"偷窥"建立的分析架构,但"偷窥"无疑仍是弗洛伊德学说里相当重要的性别研究课题。

参考书目:Laura Mulvey, *Visual and Other Pleasures*, Hampshire: Macmillan, 1989; Miriam Hansen, *Babel and Babylon: Spectatorship in American Silent Fil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world system 世界体系

“世界体系”是由沃勒斯坦在1974年提出的。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的体系已经让全世界的经济系统成为一体，因此在16世纪之后，我们已经不能再用国家、社会与发展理论的方式，来探讨“世界体系”，因为我们从17世纪的欧洲开始，已经看到现代的世界经济完整的发展，也就是市场交易的经济支配完全扩充到了各地，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系统。资本主义与世界经济变成了一体两面，在这样的系统下，国家不再是现代化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关怀对象，因为国家已经继续朝向业界和跨国市场发展，在全球经济和资本主义的系统下，国家、政治、阶级、族群等，都必须重新加以考虑。在这样的观念下，沃勒斯坦只讨论了欧洲共同市场的架构，并没有讨论到亚洲、非洲与拉丁美洲，因此这个理念慢慢被“全球化”或“跨国主义”观念所取代。特别是目前又发展出所谓的“另类现代性”的理论，在本土与环球的背景中，针对国家、历史、地方的经验继续发展出对各地现代化经验的不同考察，这对沃勒斯坦所提出的世界一体的概念，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修正。

参考书目：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 Stanley Aronowitz & Heather Gautney (eds.), *Implicating Empire: Globalization and Resistance in the 21st Century World Order*,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2.

X rate X 级

在各国审查机制中被归类为 X 级的文本、杂志与电影，和色情、暴力有关，是不适合 18 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观赏的，而且视其程度而言，有 2X 或 3X 级之分，以及被禁的优先级。但随着文学以及电影的发展，X 级已经慢慢变成不十分适用的分类标准。因此各国新的电影审查办法，往往以 R 级来对之进行区分，而 X 级则被特别用来指涉不宜常人观赏的色情暴力电影。

参考书目：Robert J. Stoller, *Coming Attraction: the Making of an X-Rated Video*,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

X, Y generation X、Y 世代

指新新人类，尤其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晚期以后出生的世代，按 60、70 年代则分为 X、Y 代，大致是取其字母靠近尾端之年轻意义。其义接近于 E(Electron)世代或六七年级二用法，可以互相通用。目前，则逐渐以 E 世代为较通行的说法。

参考书目：Bruce Tulgan, *Managing Generation X*, New York: W. W. Norton, 2000; Douglas Coupland, *Generation X: Tales for an Accelerated Cultur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2; Andy Stanley, *The Next Generation Leader: Five Essentials for Those Who Will Shape the Future*, Sisters, Or.: Multnomah, 2003.

youth culture 青少年文化

"青少年文化"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成为社会学的重要论题,也就是指青少年,特别是在十多岁与二十多岁的早期,在价值观念、生活习惯等方面是与父母亲及其他社会群体不一样的。青少年文化往往是在许多条件下产生的。50年代学校结构发生明显的变化,特别是年轻的移民与黑人渐渐在欧美社会中成为主要的人口组成,在这种状况下,他们和其父母亲的文化产生相当大的差异;另外则是因为在迅速的社会变迁之中,青少年的想法往往无法和成年人的统一,因此父母亲失业或单亲的家庭逐渐产生问题,形成崇尚摇滚乐、朋克、另类服饰或穿耳洞等不同生活方式的青少年文化。多元文化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展扩散之后,各种生活时尚、舶来品式的消费习惯、异质化的空间、另类的生活方式成为相当时髦的发展趋势。因此"青少年文化"往往通过青少年亚文化的方式,在不同阶级、性别与族群分布上,形成特别的展现方式。他们的音乐表达、服饰以及性别扮演,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了特别的景观。

参考书目:Jonathan S. Epstein, *Youth Culture: Identity in a Postmodern World*, Cambridge: Blackwall, 1998.

zoom 变焦

这个技巧以及这样的镜头，是在20世纪50年代时发展出来的，特别对于当时的特殊效果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同时也对宽银幕彩色电影的发展有重要作用。因此在“变焦”的摄影技术中，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焦距镜头，来近摄或向后对焦，形成视觉的变化。不同的摄影技术通过非常迅速的动作可以形成时空之上的幻象，让人感觉到时空异位。因此对焦、近摄、远摄、拉后，可以对摄影与电影体裁、人物、情节加以冻结，或者电影可以通过去除地方的方式，以远镜头拍摄来产生一种距离。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扩大其社会脉络，并操纵观众对这些景物的美学反应。因此在许多方面，变焦与摄影技术、特殊效果、运镜角度及其背后的美学艺术形态有相当大的关联。在某种意义上，“变焦”有时候也和“偷窥”有某些层面上的关系。

参考书目：Paul H. Davis, *The Complete Guide to Close Up and Macro Photography*, David & Charles, 2002.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关键词２００　文学与批评研究的通用词汇编
作者=
页数=２６４
ＳＳ号=１１７５０７６４
出版日期=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